武俠世界



$2.00

769



·特別介紹·

新潮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金拳頭** 馮嘉·著



他的拳頭被稱爲金拳頭，因爲他的拳頭威力强大無比，而且還配以一副機靈的頭腦，好在司馬洛不是與他爲敵，祇是要幫助他。但助人有時也是不容易的，爲了幫他，司馬洛被人打得死去活來，差點沒命，這不禁使司馬洛懷疑，究竟助人是否眞的是快樂之本？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金拳頭（新潮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八方風雨 四面楚歌
拳如鋼硬 心似鐵堅
窮追猛打 死拚爛纏
刀光匝地 槍聲震天……………………馮 嘉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九臯鶴唳（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二）
幾番風雨幾番愁
飄飄慧眼識晚秋……………………高 臯 40

情 仇（俠情恩仇中篇連載）
一招除禍患 萬衆享清平……………………孫玉鑫 47

素手颺香（綠林英豪傳奇故事之三）
藝成身出困 情牽恨難忘……………………臥龍生 74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刀 客
妙排香餌計 喜遂殺賊謀……………………慕容美 54

朱唇令
八方風雨會 四面楚歌來……………………諸葛青雲 60

無影毒神
忠肝求同死 就計創魔王……………………蕭 塞 68

神眼遊龍
雙姝遭殘暴 少俠護嬌娥……………………臥龍生 81

紅 鏢
雪夜現雛鳳 火窟走鐵龍……………………倪 匡 85

長 嘯 ◀大結局▶
玄門金光閃 妖邪形神消……………………蕭 逸 91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敘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6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文
培新·圖

金拳頭

八方風雨　四面楚歌

那艘船是半夜到埗的，祗有少部份乘客登岸，有些乘客的目的地並不是此地，另一些以此地爲目的地乘客，則寧可在船上過夜，到白天才登岸了。

住在第二〇四號艙房裏那位乘客就是如此，到了早上，已經滿日陽光的時候，他才給侍者的敲門聲吵醒了。他帶着惺忪睡眼去把門打開了，外面是侍者在敲門。

「先生，現在是九點鐘。」侍者恭敬地說。

「九點鐘又怎樣？」

「先生，你吩咐過我九點鐘叫醒你的！」侍者說。

「哦，對了，」那人這才醒起來，「謝謝你！你等一等！」他在門口消失了一會兒，再出現時手中已拿着一張鈔票，他把這張鈔票塞進了侍者的手裏。

「多謝，先生，多謝！」侍者又恭敬地說。

房門關上，把不止一雙眼睛的視綫阻隔了。因爲此時，正有不止一雙眼睛在注視着這間二〇四號房的門口。其中有二雙眼睛是屬於一男一女的。男人的那雙眼睛很像一雙猪眼，深陷地長在一張堆滿了肥肉的臉上。這一張臉，則又是擱在一具肥胖臃腫的身軀之上的。那雙女人的眼睛，則是一雙妖媚的眼睛，長在一張冶艷的臉上。這張臉的下面是一具曲綫玲瓏的胴體，裹在一件很節省布料的衣服下面。這一件衣服欵式簡單，上面低胸，下面則是「迷你」長度。由於露出得很多，這件衣服雖然簡單，它的誘惑性却是強得很的，她坐在胖男人的旁邊。

那個肥胖的男人擧起腫脹的手腕來，瞥一眼腕上那隻薄薄的十八K金一流名廠腕錶。那幼幼的二根指針，也是指着九時正。

「他要走了，」那個肥胖的男人低聲對她說。她點點頭，把正在抽吸着的那根香烟在沙發旁邊的烟灰盅裏捺熄了，站起來，走開。她的腰一扭一扭着，臀也一扭一扭的，那姿勢就像一條水蛇，不過，沒有比這更好看的水蛇了。

那個肥胖的男人又看了看腕錶。

三分鐘之後，他又第三次看腕錶，他似乎已經看錶成癮。這也難怪的，如果你有這樣名貴的一隻錶套在腕上，你對時間也會變得重視起來了。

在這個肥胖男人第四次看錶的時候，二〇四號門就打開了，那個乘客踏出來。

好像換了一個人。

剛才他是頭髮蓬亂，身上穿着又皺又歪的睡衣，似乎貌不驚人的，現在，却是完全不同了。

他已經梳好了頭髮，穿上了一件欵式新頴的粉紅色襯衣，一套米色的西服，喇叭褲脚下面一雙光亮的漆皮鞋子。他是一個英俊的青年人，英俊，強壯而高大。他的手上提着一隻扁扁的占士邦式公文箱，踏着輕快有力的步伐。現在看起來，他還

是一個環境相當好的人；起碼，他的衣着，就是那麼光鮮名貴的。

他向船的閘口走過去。

那個一直在注視他的肥胖的男人有點緊張地咽了一口唾沫。

這個時候，有第三雙眼睛，也是正在注視着這個青年人。這一雙眼睛，則是在一副黑色太陽眼鏡後面的，這雙眼睛的主人沒有那麼年輕，然而也是一個英俊的男人；也是英俊，強壯和高大，而且同樣也是那麼講究打扮的。他身上穿了一套深色的西服，白襯衣，米色的眞絲領帶，脚上一雙白色的皮鞋。

這第三個人的眼睛，視線都是集中在那青年人手中提着的那隻公文箱上。他看着這個青年人沿着走廊前進，一面就從襟袋抽出了袋巾，輕輕拂一拂他那雙白皮鞋。他對這雙鞋子顯然是很愛護的，一如那個胖子的愛護手腕上的腕錶。

那個提着箱子的英俊青年人走到了走廊轉角，那個美麗的女人就出現了。她正從轉角的另一邊轉了過來，兩個人差點碰了個滿懷。

「噢！」她用兩手交叉在胸前，表示吃驚。

「對不起！」提着箱子那個青年人，很有禮貌地向她道歉着。

這邊，胖子已經站了起來，向他們走過去。

當他走近的時候，男女二人，是仍然相對着的。那個女人那大而妖媚的眼睛，正充滿暗示地凝視着那個青年。

「眞對不起，」那青年人再道歉了一聲，「我是太匆忙一點了！」

「不要緊，你趕着上岸？」

「是的，」那青年人點着頭，「小姐也是在這裏上岸的嗎？」

「不！」

「那眞可惜……噢！」那年青男人說着又憤怒地叫了一聲，因爲他給那個胖子撞了一撞。

走廊並不很寬闊，他們二人對站，已佔了不少空位，再加上那個胖子經過，就難免一撞了。

「對不起！」那胖子也道歉。

那女人扯扯他的衣袖，說：「站過一點嘛！」

那年輕男人站過了一點，胖子過去。

那女人又凝視了他一會，然後「咭」的一笑，就轉身走了。剩下那個年輕男人，呆在那裏，看着她的背影。他並沒有注意到，那邊大廳中，那個穿着白色西服的人仍在看着他。

這個穿白色西服的男人，不但仍然注意着他手上提着的那隻皮箱，而且也注意到，當那個胖子和他一碰的時候，已經以很快速的手法把手伸出他的內袋裏，扒出來了一隻錢包。不過，這人祗是看見了，却沒有聲張。

他看着這個青年人踏出了出口外，到了碼頭上便也站起身來，向出口走去。

另一方面，那個胖子和那個妖媚的女人。

兩個人所走的雖然是相反的方向，但是走廊是相通的，因此他們各繞了半個圈子，便又在走廊的另一個部份會合了。

兩個人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那女人說：「成績如何？」

胖子用手拍拍他的上裝的衣袋，表示成績好，一面說：「來，來！」

他們到了一間房間的門口，胖子開了門，和那女人一起進去，又關上門，下了鎖，便把那女人擁進懷中。除了吻之外，他還老實不客氣，一手伸進了她的衣服的胸內。

那女人「呱」的叫着退開了。「別胡鬧！」她說：「先看看有多少錢！」

那胖子從袋裏掏出他扒來的那隻錢包。「這樣厚，還怕會少嗎？」

「讓我來數數！」那女人把錢包一手奪了過來，坐在床上，打開。

胖子也在她的旁邊坐了下來，他的雙手，却是伸了過去，緊緊地攬着女人的肩膊，他是樂得兩手空閒的。而這一次，她也沒有拒絕了，她顧着把錢包內的東西傾倒出來。

一大叠長方形的紙，像美鈔一般大小，但並不是鈔票，祇是紙，一叠白紙。

「這是什麼意思？」那女人丟下錢包，把他的手從她的衣服內抽出來，甩開。

「我不明白！」胖子把錢包拾起來，打開，仔細地找一遍；每一個夾層，每一個縫隙都找遍了，但是沒有什麼，什麼都沒有，錢包內就祇有那一叠白紙！

「眞是空空妙手！」那女人諷刺地說道。

「白紙？他在身上帶着這許多白紙幹什麼？」那胖子喃喃着說道，「這眞是怪人！」

「也許他是愛充大頭鬼吧！」那女人說，「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用白紙也要把錢包塞得滿滿的。」

「好像……好像有點不對，」那個胖子撫着後腦，「我總覺得，像有點什麼不對……」

這個時候，那艘船的汽笛，忽然「嘟嘟」地響了起來。

「噢，」那女人說，「船要開了！」

「開船了？」胖子不由自主地把袖口捋高，要看看他的腕錶。馬上，他的臉就變成了死灰色。因爲，那隻手腕上，竟是空空如也。

剛才戴在腕上那隻漂亮的高價腕錶，已經不知所踪了。

「我的……錶呢？」他哀叫地道。

「誰知道你的錶在那裏？」那女人沒好氣地。

「一定是他！」胖子叫道，「一定是他！他把我的錶扒去了！」

他衝出了房門外，沿着走廊向船的出口處飛奔而去，撞倒了一個和他迎面而來的船上侍者。

跟着，他就到達了出口處。

一個船員攔住他：「怎麼了，先生？船快要開了，你可不能在這個時間上岸，我們不能等你的！」

「我一定要！」胖子焦急地叫着，「我一定要……」他的一雙眼睛向岸上張望着，上了岸又如何呢？那個青年人已經走了不少時間，他一定已經走到很遠了，他上岸又可以找到他嗎？岸上是一個很大的地方，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可以走的，他到那裏去找？

事實上他現在也不能下去了，他找到那青年人的話，勢必要把他纏上警局才行，一上警局，那就得耗費不少時間，他決趕不回船上來的。

而且，以他的身份，他的行業，也實在不方便上警局。這裏的警方，可能認識他的。

他嘆了一口氣：「現在……現在幾點鐘了？」

「十二點正！」那船上的人員指指岸上那座鐘樓上的大鐘。

× ×

那隻大鐘是很準確的，而，那個胖子的腕錶，也是同樣地準確。現在，胖子的腕錶也是指正着十二時，不過，看這腕錶的則不是胖子本人，而是那個青年人了，給他扒去了錢包的那個青年人。

現在，那隻腕錶已經是戴在那青年人的手腕上了。

他也正在看錶，從另一個方向，對一對鐘樓上的標準時間。

「唔，很好的錶！」他喃喃自語地讚賞着，「眞不錯，眞不錯！」

他的另一隻手，則是仍然提着那隻占士邦式的公文箱子，緊緊地執着。他的眼睛雖然外表上是直望着前面，間中也會向後面斜一斜，望向他後面的街上。他並沒有忽畧那後面的街上有一個白色的影子，正在遠遠地跟踪着他。一個穿白衣服的人，全套白色西服，也就是在船上有份注意他的那個人了。

那白衣人的注意力，則是集中於他手上的那隻箱子，就像每一秒鐘都想把它奪過來似的。

青年人微笑，繼續前行，若無其事似的上了路邊一輛載客的三輪車，對車伕說：「達光路，六十二號二樓！」

車伕笑了起來：「先生，我可不能把你儎上二樓去的呀！」

「呀，對了，」那青年人也因爲自己的心不在焉而失笑，「總之我是要到達光路六十二號二樓，你把我儎到六十二號，我自己上二樓好了！」

「好的，先生！」

三輪車開動了，載着他，沿着這座城市那特殊整潔的街道馳行着。看上去，這個青年人，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遊客而已，也許，他比別的男性遊客要英俊一點；除此之外，就沒有人看得出他有什麼特別之處了。

但他當然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一個普通的人，不會讓那個胖子扒去了一錢包的白紙，而且，還反把胖子的腕錶扒了過來的。

而且，一個普通的人，也沒有理由會受到別人的跟踪。

「奇怪，」那青年人說，「幾年沒有來過這裏，街上那麼乾凈了！」

「我們這裏是以清潔出名的，」那車伕驕傲地說，「近幾年來政府勵精圖治，不但垃圾沒有了，連犯罪也給消滅了！」

「犯罪怎能消滅？」那年青人笑了起來，「你在跟我開玩笑！」

「這是眞的，什麼黑社會撈家都給掃光了，現在這座城市是清潔的！」

「但不久以前，不是發生了一件富翁的兒子被綁票的案子嗎？」那年輕人微笑着說。

「那……那一定是外來的不法份子所幹的！」車伕的臉有點紅地申辯着。

這倒有點駝鳥精神了。壞的事不是本地人幹的，幹壞事的全是外來的人，本地人絕對不負責任！

「沒有人能够絕對澈底地消滅犯罪的，」那青年人還是搖着頭，說道：「沒有人能够！」

就像，他是並不希望那些犯罪份子給全部消滅的。

× ×

達光路六十二號是一座很清靜的住宅，而且，它所在的那條街是很清潔的。這個青年人走上了二樓，按鈴，門內響起了一陣音樂門鈴聲。

跟着，門上那個人望人的小窗子就打開了，一隻橄欖形，畫上了很深的眼綫的眼睛從裏面顯出來。

「找誰？」一把女人的聲音問。

「余標先生在嗎？」那青年男人吶吶地說，「是——是我！」

門打開了，露出了那個開門的女人。一個年紀比較大了一點，但仍然相當美麗的女人。也許，應該說是妖冶，而不該說是美麗。她臉上的化粧是那麼濃，皮膚黝黑加深了熱情之感，而，她的身上的裝束也是十分之引誘的，她穿着一件黑色尼龍質的透明睡袍。

她凝視着他，他却把眼光避開了，就像不願意多看一眼她的身體。雖然他已經不是小孩子，他是早已到了對這種事情感興趣的年紀了。

「怎麼——」那女人終於表示驚喜，「是阿高，是鄧高，怎麼，長得這麼樣高了？」

鄧高有點難爲情地微笑着：「並沒有長高，以前我也是這樣高的，不過多長了一點肉就是了！」

「唔，阿高，進來！」她親熱地挽着他的手臂，帶他進了屋，關上門，推他在沙發上坐下，向他那隻箱子伸手：「讓我替你放好這個吧！」

「啊——不用了！」鄧高搖搖頭，把那隻箱子抓得更緊。

「學會了喝酒不會，阿高？」那女人問，「抑或，還是只懂得喝汽水？」

「哦，這個我倒是已經學會了的，」鄧高微笑着，「而且喝得很多！」

「好，我就給你一大杯威士忌！」那女人說。

鄧高道：「謝謝你陳小姐，但是余伯伯——」

「別叫我陳小姐，」她一面斟酒，一面斜眼睇着他，「你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

「露露！」

「那麼你叫我露露好了！」她說。

「但你是——」

「余伯伯的情婦，」露露不屑地冷笑，「又不是他的太太，不過是他的情婦吧了，而你，你已經是大孩子了！」她說着把酒拿了過來。

「余伯伯呢？」鄧高問。

「哦，他——還沒有回家！這裏，喝下吧！」她把酒遞給他。

鄧高接了過來，小心地呷着，一面又問：「他什麼時候會回來？」

「總要今天晚上了，」露露說，「你在這裏等等他吧！我們可以好好地談談！不見這樣久……」

鄧高的眼睛，如果望向她身上的話，自然地就會看見那黑色輕紗裏的胴體了，因此他不得不把眼光放到四面去張望，也因此，他似乎有所發現了。他說：「余伯伯難道轉了性子嗎？」

「什麼？」

「這屋子裏，一件古董都沒有！」鄧高說，「我還記得以前，我師父看古董，就當命根一樣！」

「都賣掉了！」露露說。

「賣掉了？」

「你師父的經濟情形，近來並不太好！」露露嘆了一口氣。

然而，露露所說的這句話，鄧高却不大肯完全相信，因爲這屋中雖然沒有擺着古董，那些擺設和佈置，却還是相當名貴的。

不過他並沒有駁斥她這一點，他只是問另外一個問題：「潔心呢？師妹呢？」

露露的臉上，又展開了一個嫵媚的微笑：「你倒眞是一個多情種子，原來你還記得余潔心！」

「我一直沒有忘記她！」鄧高說。

「阿高，」露露嘆了一口氣，一條手臂，就搭到了鄧高的肩上去，「你在外國這許多年，難道沒有認識別的女人？難道還沒有試過更精采的女人？還老是記着潔心幹什麼？爲什麼不把她忘掉？」

「什麼意思？」鄧高發愕地瞪着她問道。

「你不已經是一個大人了嗎？」露露的手在他的面上輕輕地撫着，「又長大了，又够摩登，像潔心這樣一個土裏土氣的女人，又怎配得起你呢？」

「我並不覺得潔心是這樣的女人！」鄧高憤然地甩開了她的手！

陳露露冷笑：「余潔心還做了好些使你大出意外的事情呢！」

「什麼？」

但是露露却一站就站了起來，扭着屁股，向房間裏邊走了進去。

鄧高走到房門口，却不敢進去。他站在門口，說：「陳小姐……露露？」

「什麼事？」她的聲音，懶洋洋地從房間裏透出來。

「露露，潔心究竟怎樣了？我想你告訴我！」鄧高吶吶着。

「有話進來說好了！」露露說。

鄧高只好走了進去。仍然挽着那隻箱子，一踏進去，他發覺露露原來已經躺在床上了。

「坐下來呀，」陳露露拍拍身邊的床緣說道：「怕什麼？」

鄧高只好走了過去。

「我這裏有點痛，」露露指指自己的腰部，「你替我按摩一下吧，阿高！」

「露露，你——你是余伯伯的女人，我師父的女人，」鄧高苦惱地說，「我不能這樣！」

這個情形使他感到很難對付，他偷錶時的機靈圓滑，也使不出來了。

「你的心眞邪！」露露咭咭地笑了起來，「又不是叫你做什麼，不過是叫你替師母按摩一下！」

鄧高只好替她服務，而這樣做着的時候，他就不得不把他那隻寶貝箱子放了下來。

「唔，眞舒服！」露露呻吟般地道：「高一點，再高一點！」

鄧高有點爲難了。如果他的按摩再移高一點去，那麼，他就是在按摩她的胸部了。旣然是師父的情婦，他就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他的手沒有移高。

「你沒有聽見嗎，阿高？」她埋怨地，「我要高一點！」

「露露，究竟潔心到那裏去了？」鄧高問。

「你一定要知道？」露露問。鄧高望向她的臉上時，看見她的眼中現着狡猾的神情。

「你知道我和潔心的，」鄧高說，「剛才，你似乎有所暗示。究竟，潔心怎樣了？」

「她已經嫁了人！」露露說。

「我不相信！」鄧高叫了起來。

露露聳聳肩：「你不相信，那就別相信好了！難道是我把她藏了起來不讓她見你？我又不知道你要回來！」

「嫁……給誰？」鄧高的臉色，是很不好看了。

「反正是已經嫁了，」露露冷笑，「難道你要把她擄回來？」頓一頓，「她是嫁了一個外國華僑，到美國去了！」

鄧高忽然放棄了按摩，扭轉身朝着床外，兩隻手肘擱在臉上，而用兩隻手掌托着腮。

「爲什麼？」他呻吟般地說，「爲什麼她要這樣做！」他霍的轉過來，「爲什麼師父不制止她？」

「那你要問你的師父才行了，」露露冷冷地說，「一個女孩子要嫁，又有誰制止得住的？」

「我仍然不能相信！」鄧高搖着頭，「我——我還是準備回來跟她結婚的！」

「你早該寫信回來給她呀？」

「你知道我是不愛寫信的，如果她對我沒有信心的話，寫多少信也沒有用！如果有信心，不用寫信，她也會等我！」

「結果事實證明，她是對你沒有信心了！」露露說着，兩條手臂就搭到了他的身上來，好像兩條蛇一樣纏着他，「阿高，在天黑之前，師父是不會回家的，讓我幫助你忘記潔心吧！」

她的手在他的胸膛上撫摩着。

鄧高一跳跳起身來，甩開了她的手。

「露露，請尊重一點！」他離開床邊站着，凛然地說，「你是師父的人，現在請你告訴我，師父究竟什麼時候回來，我就什麼時候來找他好了！」

露露搖着頭，咀巴裏做出嘖嘖聲音。

「怎麼了，阿高，你對我這麼兇？你不知，我一直是喜歡你的哩？」露露說。

鄧高轉身走向門口，一面說：「你不告訴我，那算了吧，我今晚再來好了！」

「等一等！阿高！」露露叫着從床上跳了起來，披上了一件晨褸，追上了鄧高，「別走，我剛才不過是在開玩笑吧了！現在，讓我們說正經的吧！你找余標什麼事？」

「有點生意要跟他說。」鄧高說，「一椿很大的生意，同時，我回來，也是爲了要見見潔心！你說你剛才是在和我開玩笑！」

「潔心的事却不是開玩笑了，」露露說，「她是眞的嫁了人！」

鄧高聳聳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露露又說：「你找余標有些什麼生意呢？又是舊日那種？」

「也許是吧，」鄧高說，「不過，我和他自己談，是比較方便的！」

「坦白對你說，」露露皺起了眉頭，「你在這裏找不到余標的！他已經躲了起來！」

「他也要躲起來？」鄧高詫異地皺起了眉頭，「他害怕誰？」

「政府，」露露說，「你也不是不知道的，這幾年來，本地政府專門和你師父這一類人過不去，沒有死掉了的，也非躲起來不可了！眞是逼得人家連氣也透不過來！哼！」

講法不同，但話中的意思和三輪車夫所講的一樣。

「那麼，師父躲在那裏去了呢？」鄧高問。

露露遲疑了一下，終於說：「我替你傳個訊好了！你要——今天晚上十一點到巴刹廣場去等他吧，他會到那裏去和你見面的！」

「謝謝你！」鄧高說着走向門口。

「你也可以在這裏等到晚上呀！」露露說。

「不必了，多謝！」鄧高說，「我今晚去就行了！」

露露只好送他出門。鄧高下了樓，到了街上，沿着街慢慢步行着，那隻箱子仍然在手中挽得緊緊的。

他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那個穿白色西服的人，又在後面跟踪着他了。

不過，他起先是慢慢走的，後來却是愈走愈快。那個穿白色西服的人跟得頗爲吃力。終於，鄧高急忙地轉了街口。那個穿白色西服的人加急腳步衝過去。

一到街口轉角的地方，鄧高却忽然又一步踏出來，攔住了他的去路！那人連忙停住了，差點和鄧高碰了個滿懷。那人首先低頭望了一眼鄧高手上的那隻箱子，然後望望鄧高的臉，說：「對不起，」就要繞過鄧高的身子繼續走。

鄧高再移過一步，攔住他的去路，說：「等一等，朋友！」

「什麼事？」那人停下來看着他。

鄧高慢慢地伸出手去，執住那人的衣襟：「你究竟想幹什麼？我記得你！我從澳洲上船，你就一直跟着我，跟我跟到了這裏，你究竟想幹什麼？」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那人微笑，一點也不恐懼，「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界，你去的地方，我也可以去！」

「但我到什麼地方去都碰見你，那這個世界不太小一點了嗎？」鄧高冷笑。

「我也正想這樣說呢，」那人道，「也許，是你在跟着我吧了！不過，我不介意的，我爲人光明正大，沒有做虧心事，也不偷人家的東西，我才不怕！」

「你說我偷誰的東西？」鄧高把那人一搖。

「我沒有說你，」那人仍然和善地微笑着，「別作賊心虛吧！」他的一隻手伸了上來，撬開鄧高的手指，鄧高發覺這人的手有着强大的勁力，使他無法不把手鬆開了。

那人把衣襟撫平，就像對他的衣服是十分愛惜似的，一面仍然輕鬆地說：「我們最好別在這裏打架！在這座城市裏，打架是不受歡迎的，懂嗎？」

說着他便轉身，揚長而去。鄧高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他，直至他踏上了一部的士，走掉了。

鄧高則截了一輛三輪車。他對三輪車夫說：「載我到一間有冷氣設備的酒店吧，熱死了！」

這是一個炎熱的地方。

× ×

即使在午夜，太陽已經隱去了，還是沒有涼快起來。即使是在巴刹廣場這樣一個空曠的地方，也還是沒有涼快之感。

鄧高站在那裏，四面張望，一面用手帕抹着額上頸上的汗。身上披着那件上裝，使他覺得像藏身在一座洪爐裏似的。這個地方，幾乎每個人都是穿短袖衣服的。

巴刹廣場只是一大塊泥地，接近着一座小山的，離開市區邊緣大約有一千呎。白天有些小販在這裏擺賣物品，午夜，却是一個人都沒有了。

不過，這不愧爲一座自詡清潔的城市，雖然這裏是小販擺賣的地方，但是此刻，却是很清潔，幾乎沒有一點垃圾的。由於那些小販們在收市時都把垃圾帶走了。

不過，外表乾淨，那又如何呢？

鄧高不相信外表，往往，外表愈弄得乾淨的人，心裏是愈醜惡的。他孤另另地站在那片空地的中間，這是露露說的，希望這是眞的。

過了不久，那座小山的頂上，就出現了幢幢人影。有人來了。而不止一個人。

鄧高等着。那些人來近了，一共有七個人。他們慢慢地從山頂上走出來，一面走一面散開，對鄧高採取包圍的陣勢。七個彪形大漢，即使在未能看清楚他們的面貌之前，已經知道他們是幾個什麼人了。

三輪車夫說，這裏的黑社會是已經完全消滅了，那麼，現在眼前出現的，豈不是七個鬼魂了？

鄧高小心地退後，但是仍然給他們包圍住了。此時他發覺，這七個人之中並沒有他的師父余標在着。

而且，使他很生氣，那座小山的頂上，又出現了一個白色的影子！那個穿白色西服的人，他又在作什麼怪了？

那七個人漸漸圍近鄧高，鄧高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的臉，看出他們是絕對不懷好意的了。

「你們是誰？」鄧高吶吶着，「余標呢？」

那七個人却並不打算回答他的問話，其中爲首的一人一揮手，喝道：「打！」

他們便一起磨拳擦掌，向鄧高撲過來了。

鄧高的模樣看來像是一個在牀上打架勝過在地上打架的人，然而，現在，他却証明了他在地上打架的本領，也是並不吃虧的。

那七個人之中，有三個人的拳腳先到，鄧高右腳把一條腿架開了，右拳上沖，使一隻拳頭沿着他的手臂滑開，左手中的箱子一擧，擋住了第二人的拳頭，使那人倒退了幾步，搓着拳頭忍着痛。

餘下的四個也來了，繼續向鄧高襲擊，四個人雖然有八條腿八隻手臂，一時却似乎也不能奈何鄧高的。在一連串的閃電般的動作之中，那些人的拳腳落空的落空，架開的也給架開了，並沒有傷及鄧高，反而間中會有人「砰砰」地中拳，退了開來。

但是，百密也有一疏，終於，鄧高的腳給其中一人掃中，就失去平衡，仆到了地上。

當他仆向地上的時候，他却做了一個奇怪的動作，就是忽然把手中那隻箱子一丟丟了出去！

箱子跌落在十幾呎之外的沙地上，鄧高的人也仆到地上去了。很奇怪，那幾個打手，竟然不是撲向鄧高了。他們都轉身，向那隻箱子衝過去！

鄧高注意到，那個穿白色西服的人也正從山上衝下來，也是要衝向他那隻箱子。但他當然是太遲了的。

事實上，那幾個人，也是不够快，只見鄧高在地上一翻身，又躍了起來，而且好像舞台上的小武一樣，翻了兩個跟斗，便到達了那隻箱子的旁邊了。

有一個跑得比較快的打手也正是到達了箱子的旁邊，正要伸手去拾，鄧高在他的身後跪了起來，一拳齊腰擊出去！

蓬，那人的背部中了一擊，整個人竟然像一隻斷綫風箏似的，飄了開去，仆在地上。

另一個人也要撲向箱子，鄧高一腳撐在他的肩上，把他撐得仆到老遠，也像狗吃糞似的仆在地上了。

鄧高威風八面，看也不用看，就回轉身，右拳再兜出去！蓬！另外一個人的胸部也中了一拳，連連倒退。鄧高拾起了箱子。

那穿白色衣服的人也趕到來了。鄧高看着他冷笑：「怎麼樣，你也想來嚐嚐我這金拳頭的滋味嗎？」

那人搖頭，那臉上仍然帶着一個輕鬆的微笑，就像還是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嚴重的事。「我不知道你什麼金拳頭銀拳頭，」他說，「我是來幫忙你的！」

「我不需要你幫忙！」鄧高輕蔑地說，「我自己對付得來了！」

「你肯定嗎？」那穿白色衣服的人回身一指。

那小山的側面，現在又出現了五個人，正在向他們直衝過來，而先來的那些人，則重新排好了陣勢。

加起來，他們是超過十個人了。鄧高一個人，即使是有三開六臂，應付起來，也是麻煩一點的。

鄧高冷笑：「好極了！有人還說，這

座城市裏，已經沒有了這一類人了呢！」

「你們！」那個穿白色西服的人表明了助陣態度，「識相的還是滾蛋的吧！」

新來的五個生力軍已經到了，他們吶喊着，又一窩蜂似地圍上來。

這一次，鄧高則顯然是需要那人的帮助了。一個人對付十個以上的對手，實在不是容易的事，而那個穿白衣服的人倒也合作得相當好，一轉就轉到了鄧高的背後，用背貼着鄧高的背。

這樣，他們就不至於被人從後面暗襲了。

拳脚如雨一般亂揮過來，都給他們一一架開。那人的武功，也顯然是相當高强的，對方也同樣不能沾着他的身體！

鄧高開始有點感激了。

那新來參戰的五個人，本領却是高强得多的，雖然一時也攻不進去，不過，他們却是沒有那麼容易被擊倒的。他們把這二個人纏得很緊，到後來，使他們不得不分了開來了。

十一個人分成兩批圍着他們混戰。

那些人倒是鬥志堅强的，武功雖然及不上鄧高和那個穿白色西服的人，但是，每一次給打開了，他們總是再度圍上來，使二人疲於奔命。

正如上面所說，百密也有一疏，間中，他們也不免要中一拳或者一脚的。打了五分鐘，鄧高的屁股上就首先中了一脚！蓬！他的身子踉蹌地向旁邊跌了出去，爲了保持平衡，他的箱子也不得不脫手。不過，他却故意把箱子一丟，丟到老遠。

很奇怪，每一個人，包括那個穿白色衣服的人在內，都放棄了打架，而衝過去搶那箱子了。

可是，又是鄧高先到。他兩個跟斗就翻到了，一手把那箱子拾了起來。第一個到達的人給他在喉嚨上蹬了一脚，跌到旁邊去，掩着喉嚨嘔吐起來了。

第二個到達的，却給那個穿白色衣服的人在脚下一絆，便狗吃屎一般衝前去，衝過了鄧高的身邊，仆在泥地上。這個穿白衣服的人見沒有搶到箱子，便又帮起忙來了。

他們兩個人又用背脊對着背脊。一頓向他們襲過來的拳脚又給逼開。

鄧高現在手下殊不留情了。他自稱爲「金拳頭」，似乎他的拳頭的威力果然不輕的。蓬！一個人胸部中了一拳，就蹲了下來，不能動了！

、蓬！另一個肩上中了一拳，打着轉跌開，就痛苦地側着身子不能回來，似乎肩部的關節有了問題！

鄧高顯然現在是開始下重手了，而他一下重手，果然是不同凡响的，凡是中拳的，就不能再繼續向他進攻了。

「你倒眞會用拳頭！」那個穿白色衣服的人，不由得對他衷心讚譽！

「你也不壞呀！」鄧高微笑。因爲他也注意到，那人的拳頭，雖然不至於把對方打到沒有抵抗，但是那人本身中擊的次數，却是非常之少，那些人的拳頭，似乎總沒法打中他的身上的。

對方人雖然多，看來還是他們兩個人稍爲佔了優勢。不過，結果他們還是沒有機會分出勝負來，因爲，警車的聲音在遠遠响起來了。

「逃呀！」那穿白衣服的人叫道，「這裏的警方是最不歡迎人打架的！」

對方那些人的想法顯然也相同的，他們也馬上就四散奔逃了。

鄧高和那個穿白色衣服的人分左右而逃。鄧高並沒有興趣和他走在一起，雖然那人用手勢示意鄧高跟他走。鄧高總覺得，這人對他的箱子感興趣多過對他的人感興趣。

兩部警車到了空地上，在山脚上停下來了。這時他們都已上了山上，警車追了上來，所以警察就跳下來，跑步着追上來了。

鄧高拚命地跑，忽然之間，他就看不見別人了，祇是一個人在跑。他跑過了一片山地，到了市區的另一處邊緣。他以前來過這裏，但是現在，這裏添了不少新的建築物，已經是面目全非了。

他不知道走進去那一條是死巷。當他轉了街角的時候，他才知道前無去路，他連忙退回，街口却已給警察圍住了。

「不要動！」一根警槍指着他。

「什麼事？」鄧高聳聳肩，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發生了什麼？」

一個警官走上來，打量了他一遍，警槍在他的肚子上輕輕要着，「剛才，你是在打架！」

「我？」鄧高表示莫明其妙，「我打架？」

「別假裝了，朋友，」警官冷笑，「你的衣服上還沾了幾塊泥土，不打架，你怎會仆在地上，帶他回去！」

鄧高給帶回警局。

× ×

他們對被拘的人似乎很耐心，很客氣。至少，對鄧高是如此的。

一個啣着烟斗，斯文和顯得智慧的中年人負責向鄧高問話。在警局裏，一間整潔的房間裏。並且還有一壺茶招待。鄧高簡直像是給當作一位貴賓般看待了。

鄧高那隻箱子就放在旁邊的一張木桌子上，而不時地，鄧高的眼光全關心地向箱子瞥過去。

「我是何佳探長，」那人說，「鄧先生，我想你合作，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鄧高說，「他們大概要向我行刧吧！我經過巴利廣場，他們一窩蜂似地出現了，我不甘損失，和他們打了起來！」

「一個人打這許多個，」探長何佳吸着烟斗看着他，「你的本領，倒是眞了不起的！」

鄧高聳聳肩，有點難爲情地：「我是頗學過一點功夫的！」

探長眯着眼看着：「既然是人家向你行刧，爲什麼你起先又不肯承認曾打過架呢？」

鄧高苦笑：「我……我知道這裏是不歡喜打架的！」

「唔，」探長何佳說，「這樣多人行刧你一個人，那你這箱子裏，一定是放着一些很貴重的東西了！可以讓我看看，裏面究竟有些什麼嗎？」

「裏面並沒有什麼，只是一些簡單的

行李吧了！」鄧高說道。

「可以讓我看看嗎？」探長問。

鄧高遲疑了一下，聳聳肩：「無所謂！」他從袋裏掏出了一串鎖匙來，從其中揀出了一條，親自動手去打開箱子的鎖。他打開得很慢，做了很多動作，然後箱子才開了。

探長把箱子拿了過去，打開來，翻着看。

「是？是？」鄧高說，「我已經說過了，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的！」

探長顯然又對那隻箱子失去了興趣，把它推開，再度凝視着鄧高。「你是剛到此地的，爲什麼你會跑到巴利廣場那裏去呢？」

鄧高聳聳肩：「天氣太熱了，到那裏去吹吹風吧了！」

「你到此地來幹什麼？」

「探朋友！」

「什麼朋友？」探長又問。

「老相識。」

「例如誰？」

「不是出名的人物！」鄧高說，「說出來你也不會認識的！」

「我是在這裏當差的，」探長微笑，「你不能小看我，許多出名的人我認識，許多不出名的人，我也認識的！」

鄧高聳聳肩，說：「我是來找我的師父！」

「余標？」

鄧高登時窒了一窒，他瞠目看着探長時，探長又說：「而你呢，鄧高，我也認識你的，你和余標一樣，是竊賊，余標是大竊賊，你是小竊賊，你以前在這裏沒有案底吧？」

「我——呃——從來沒有案底！」鄧高吶吶着，臉色變得很紅了。

「鄧高，我們這裏不歡迎你這種人回來的，而且，你回來這裏幹這種事也很危險，」探長似乎很關心他的，「你捉到了之後，判刑判得很重的！」

「但……」鄧高吶吶着，「我已經改了行了，我來這裏探親也不行嗎？」

「我們還是不歡迎，」探長說，「而且，你也找錯地方了，你的師父，已經不在這裏！」

「甚麼？」

「余標這個名字相當响，」探長說，「我們大舉整頓治安，難道會放過他嗎？他是一個知機的人，他當然也先溜掉！」

「他——到那裏去了？」

「已經走了三年，最後的消息，他已經到了H埠，那裏環境複雜，倒是適合他混的！」

「那麼，潔心呢——我是說他的女兒呢！」

探長搖搖頭：「我不知道，他的女兒不是作奸犯科的人，我們當然不會去注意！」鄧高傷感地凝視着地下時，探長又吸着烟斗，好奇地問：「你怎會不知道呢？難道你沒有和他們通訊嗎？」

鄧高苦笑：「我這個人就是不愛寫信！而且，我們是吵架走的，我要幹大事，他認爲我沒有幹大事的本領！」

「唔！」探長微笑，「現在你已經幹了大事回來了？」

「我——我已經說過，我改了行了！」鄧高申辯道。

「我不相信，」探長搖着頭，「有一種人是本性難移的，而你就是屬於這一種人！」

「那你想怎樣？」鄧高問，「把我關起來嗎？」

「不，」探長說，「本來我會把你關幾天的，但好在你有一位吃得開的朋友担保你，所以你可以走了！」

「什麼朋友？」鄧高莫名其妙。

「我！」背後有人說。

鄧高的身子震了一震，慢慢地轉了過來，望向門口。曾見的是一套白色衣服，原來就是那個穿着白色西服的人。馬上，鄧高的咀巴裏，就有了一股說不出來的古怪味道。他覺得，常常和此人碰上，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兆頭。「你，」鄧高叫了起來，「你是什麼有地位的人？」

「我總之有辦法把你弄出去就算了，」那個人狡猾地吃吃笑着，「難道你不想出去嗎？」

「呃——我還是出去吧！」鄧高聳聳肩。

「很好，」探長說，「你先簽兩張文件，交待清楚手續和領回你的東西吧！」

× ×

十五分鐘之後，鄧高和那個人，已經離開了警署，走在街上了。鄧高的手上仍然是提着那隻箱子，而且是愈揑愈緊的。他問：「你究竟是什麼人，你居然可以在這裏保我出警局？」

那人又微笑：「總之我不是個賊就是了！」

鄧高的臉紅了一紅，有些困惱的。隨即又說：「是你那些人來打我，使我給抓上警局，然後你又把我保出來，你究竟是什麼目的？」

那人的咀巴做出嘖嘖的聲音：「你不太心急一點了嗎？你還沒有問我，我是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鄧高祇好又問，「你已經知道我是叫鄧高的！」

「我叫司馬洛！」那穿着白色衣服的人說，「聽過這名字沒有？」

「沒有。」鄧高搖頭，「好了，司馬洛先生，你究竟有什麼企圖？」

「你的前一個問題我還沒有回答，」司馬洛說，「我要先告訴你，那些人不是我派來打你的！是陳露露！你這位師母，你大概也早知道她不是老實人的了。她約了你到那地方，派人來打你，又不告訴你余標已經不在此地！」

「你怎知道露露的事？」鄧高雖覺司馬洛是言之成理，也忍不住要這樣問。

「我知道得很多，」司馬洛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對於你的事，我尤其知道得多！」

鄧高看着他，更加充滿了懷疑了：「既然你對我的事知道得這樣多，也許，你也知道，陳露露爲什麼要這樣對我嗎？」

余標向鄧高手上的箱子指了一指。

「每一個人都是爲了得到這隻箱子！」司馬洛說。

鄧高表示莫名其妙：「這箱子有什麼值得搶的地方呢？」

司馬洛又冷笑了：「這一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了吧？」

「對不起，」鄧高搖頭，「我想你也許是弄錯了，這隻箱子，探長也已經打開來看過了，如果裏面有什麼值錢東西的話，你以爲探長會不拿出來，打破沙盤問到底嗎？」

「也許，」司馬洛微笑着，「探長看到的，並不是重要的一層，那些非比尋常的箱子，通常是不止有一層的！」

鄧高把那隻箱子舉了起來，舉到眼前看看，就像這是一件從未見過的陌生東西似的。

「不止一層？」他沒好氣地，「司馬洛兄，我看並不是箱子有問題，而是你的神經有問題了！」

「你當我神經有問題好了，鄧高，」司馬洛說，「總之，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你這隻箱子買下來！」

鄧高不禁笑了起來：「搶不到手，就要出錢買了！」

「我可以出相當高價的！」司馬洛說，「例如——」

但鄧高不等他把價錢說出來，就已經打斷了他的話。鄧高說：「對不起，我不和陌生人交易的！」

司馬洛道：「但我不是陌生人，我認識令尊翁……」

這個時候，鄧高的臉上，就眞正地露出了兇狠的意味。「什麼？」他問，「你認識我的老頭子？」

「是的，」司馬洛點頭，「而且，我和令尊翁還是好朋友呢！」

「那你是比陌生人更糟了，」鄧高臉上的肌肉扭曲着，顯得鄙夷萬分的，「因爲我並不是一個孝順兒子，我討厭我的老頭子，他的朋友，我也一樣討厭！」

「但……」司馬洛在那裏發呆着，吶吶不能成言。

鄧高一轉身就走。「等一等！」司馬洛還在後面，叫着「等一等，我可以出高價——」

「沒有交易！」鄧高擺擺手。

「但，你現在要到那裏去？」司馬洛問。

「你以爲我要到那裏去？」鄧高有點憤懣地冷笑，「探長已經說過不歡迎我在這裏的，那我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但你要到那裏去？」司馬洛問。

「這不關你事！」鄧高說。

「也許我們是同路人，我們可以結件同行的！」司馬洛道。

「我並沒有興趣和你結件同行！」鄧高轉問他，「你走不走？」他恫嚇地問。

司馬洛祇是對他作了一個猙獰的微笑。「你不是要和我打架吧，鄧高兄和我，一個担保出來的人打架？」

鄧高那强硬的態度，馬上就維持不下去了。不錯，司馬洛是說得對的，如果他要找司馬洛麻煩的話，司馬洛大有能力把他再送進監獄！

他不能打走司馬洛，所以便一轉身，實行逃走了。迅速地，他一竄就竄進了一條狹狹的小巷中，逃向小巷的另一頭。司馬洛走在後面，一面叫着：「等一等！等一等，鄧高兄，別那麼緊張！」

但是鄧高不停地跑，也不理會一部已經駛得很近的車子，就硬越過了馬路，又竄進了另一條小巷之中。這樣轉來轉去，司馬洛是不及他跑得那麼快的，終於，司馬洛已經不見了。

鄧高舒了一口氣，把一部經過的的士截停，對司機說：「機場吧！」

不錯，正如探長所說，他是不適宜留在這裏了。他得離開，而且，愈快離開，也就愈好的！

× ×

二十小時之後，鄧高已經走在H埠的街上了，仍然提着那隻箱子，儀表大方，也還是那麼斯文英挺的，但心裏却不像到達前一個地方時那麼安定了。

探長說，余標已經到了這裏H埠來，於是現在，鄧高也到H埠來了。但是，H埠是一個發達繁盛的城市，地方那麼大，又有幾百萬人口，他到那裏去找余標。

他對自己喃喃着：「也許我可以刋登一段尋人告白，等他來和我聯絡——假如他是眞在這裏的話！但，如果他在這裏，他又是在幹什麼呢？他會不會還有能力幫忙我這件事？」

他只是這樣喃喃自語着，却得不到答案。接着，他忽然停了下來，好像石像一樣凝在那裏了。

在路邊一隻櫥窗的反映之中，他可以看到一套遙遠的白色西服，站在對街。

他的鼻孔氣憤地擴張了。那個司馬洛，他又來了！就像影子一樣跟隨着他！媽的，原來他並沒有把司馬洛擺脫，司馬洛還是越洲過洋地跟隨着他來了。

鄧高的脚步又加速起來，越到了對街。司馬洛也急急地跟在後面，遠遠地在一段路後面，不肯把他放掉！

這是一座熱鬧的城市，不能够跑得太快的。因此他也沒有那麼容易擺脫了。

但終於，他又已看不見司馬洛了。

他舒了一口氣，停下脚步。回頭看清楚，司馬洛眞的不見了。看來熱鬧的地方，也是自有其好處的，雖然跑得不快，但是一「失踪」了之後，對方也很難在人山人海之中把他再找回出來的。

他摸摸肚皮，腹如雷鳴，肚子正在抗議。找尋余標雖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肚子餓也是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情，他必須先把餓肚子醫好！於是，他轉身進入了一間餐廳裏，坐到了最內面的一個卡位，那隻箱子放在卡位的內面，以使沒有人可能乘他不覺而碰到這隻箱子。

一直，他都是如此寶貴這隻箱子，如此落力地保護着它，而司馬洛還願意出高價把它收購，因此，箱子裏不論是藏着些什麼，總之是十分之貴重的東西了。

當他把他所叫的那頓價不廉而物不美的「全餐」吃了一半的時候，一個侍者忽然走到他的面前來，說：「先生，電話找你！」

鄧高笑了起來：「你一定弄錯了！沒有人會打電話到這裏找我的！」他初到貴境，連朋友也還沒有交上一個，就會有人打電話到一間餐室來找他，那倒眞是天大的笑話了！

然而，那個侍者却堅持着：「你不是鄧高先生嗎？」

鄧高差點把叉子也咬斷了。

「那人說明是坐在這個位子的一位鄧高先生的，」那侍者繼續說，「如果你不是鄧高先生——」

鄧高已經站了起來，向電話走過去，把那隻箱子也帶在一起。他拿起聽筒，說：「喂？」

「鄧高先生，」一把陌生的聲音在電話裏說，「我知道你是來這裏找余標！」

鄧高感到一陣毛骨悚然。有了余標的綫索，這當然是使他高興的，但是，這許多人知道他來了，連他隨便找間餐室吃飯他也知道，這就使他覺得不是味道了。

「鄧高先生，」那邊的人說，「你聽見我說話嗎？」

「呀——我聽見的，」鄧高吶吶着，「是又如何呢？」

「我是想告訴你，那裏可以找到余標，」那把聲音又說，「八爪魚夜總會吧！晚上，接近午晚他可能會在那裏出現！」

「你是誰？」鄧高吶吶着問，「爲什麼你會告訴我這個——」

但這樣問着時，對方已經收了綫。對方顯然是並不打算和他多談下去的。

鄧高回到座位，餘下那半份餐再也不能繼續吃下去了。

好像每一秒鐘都有一雙眼睛在盯緊他的腦後，使他相信，事實上也是有人監視着他的，不然的話，怎會有人打電話到這間餐廳來找他呢？一定不是司馬洛，他明明已經把司馬洛擺脫了。那麼，是誰呢？

八爪魚酒吧？余標眞會半夜出現在那裏嗎？抑或，這又是一個陷阱？總之，無論如何，現在時間是還沒有到的，距離午夜還有很長一短時間呢！

他應該到那裏去消磨這段時間？

「圖書館吧，」他喃喃自語着，「這裏有沒有圖書館？」他一揮手，把一部經過的的士截停了，對司機說：「送我到圖書館！最接近這裏的一間好了！」

司機詫異地瞥了他一眼，因爲，到這個目的地去的乘客，他是比較少見的。不過，司機也沒有過問：人家要到什麼地方去，那是人家的事情了。

鄧高在的士的座位上一靠，鬆弛了下來，但是鬆弛了並不久，他又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了。似乎是有一種第六感在作祟。他坐了起來，回頭望望，就看見了！五部車子的後面，另一部的士中，坐着一個穿白色西服的人！司馬洛！司馬洛又好像鬼影一般出現了！

「快——快一點吧！」鄧高催促着司機，「快一點行不行？」

司機兩手一攤：「你看見的，先生，路上塞滿了車子，像螞蟻一樣，怎麼快得來？要趕時間的話，下車步行，保證要快得多！」

「唔！我正在考慮這一點，」鄧高說，「但，就可惜我不認得路！」

車子駛了大約十尺，又停下來了，而且看來要停很久的。正如司機所說，走路還要快得多。鄧高在車中把身子坐高了，小心地注意着司馬洛所乘的那部的士。

彼此都是那麼慢，好久才動一動。

後來，鄧高忽然掏出一張鈔票，遞給司機：「不用找？我在這裏下車好了！」

「好的！」司機說。的士司機，當然都是歡迎不用找續的。

鄧高推開車門下了車，就提着箱子，匆匆地向一條橫街走過去。

在後面那部的士中的司馬洛也連忙給司機一張鈔票，要推門下車。可是不行，原來鄧高已經算準了的，司馬洛這部車子所在之處，車陣特別密，兩旁的車子，距離還不到一呎，車門只可以打開一條幾吋寬的縫，人是擠不出去的。

「讓我下車！」司馬洛焦急地叫。

司機聳聳肩：「現在，你就是用槍對我，我也沒法讓你下去了！」

的確，前面有車子塞着，後面也有車子塞着，他們的車子無法移前，也無法退後，因此也無法避開兩旁的其他車子的擠來了。車門只是能打開幾吋。

「噢，我的天！」司馬洛氣急敗壞地用拳頭打着車窗。

那邊，鄧高却已轉入了一條橫街，消失了。

拳如鋼硬　心似鐵堅

接近午夜，有些地方很僻靜，有些地却是這個時候才旺盛起來，而且是愈夜就愈旺盛了。八爪魚夜總會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這是夜生活的地方。連帶所及，它附近的地區，也相當旺盛了。

這一間所謂夜總會，其實不絕對算是夜總會，人們多數並非來這裏跳舞或者什麼的，只是來這裏欣賞那些無上裝侍酒女郎吧了。反正人們無心跳舞，音樂也不講究了，那隊樂隊既缺乏天才，又不肯賣力，只是把音樂奏得吵耳之極，震天價响。

鄧高走進夜總會的門口，守門那個人對他投以奇異的目光，因爲，很少人會提着一隻公文箱來這裏的。這是一個消遣的地方，不是一個辦公事的地方。不過，帶一隻公文箱來，這並不是一件犯例的事情，又不算是衣冠不整，所以他自然是沒有理由加以制止的。

鄧高走進了那陰暗而音樂更吵的內部，眯着眼四面望去，一個穿着整齊的女帶位員幽靈也似的從黑暗中飄了出來：「先生一個人嗎？」

「呀……我是來喝杯酒！」鄧高說。

「那邊吧！」女帶位員指指中央一座圓形的酒吧，周圍排列着高櫈，酒吧之內有幾個無上裝的美女正在賣酒。那裏圍滿了客人。

「有清靜一點的位子嗎？」

「那邊卡位吧！」那女帶位員說。

鄧高給領到最內部的一列卡位，那裏每一個卡位就像一間小房間，卡位的口頭垂着木珠串成的垂簾，外面不容易看到卡位裏的情形的。

「毡酒！」鄧高說。

「你有相熟的小姐陪酒嗎？」那女帶位員問。

鄧高瞥了她一眼。「我是來這裏找一個叫余標的人，你認識余標嗎？」

那個女帶位員並沒有直接回答他的話，她低聲說：「那麼，我替你去叫媽媽生來吧！」

那個女帶位員走開了，再回來的時候

，就不是她回來了，而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女郎。臉上有很濃厚的化粧，乳房上也有化粧，不過乳房上的化粧，却是比臉上的化粧要簡單得多了，兩顆乳頭上貼着兩塊綠色的錫紙。她咧開那血紅的咀唇，對鄧高笑。

「我叫芬芬！」她坐了下來，「請我喝一杯酒？」

鄧高聳聳肩：「我聽說你們這裏陪酒的費用很貴！」

芬芬在他的旁邊坐下，哈哈地笑了起來：「你這個人眞瑣碎，你不請我，我請你好了，你要喝什麼？」

鄧高對女人一向是深感興趣的，這也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女人，但是，很奇怪，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他却不大有胃口。也許，這是因爲氣氛了，人人都可以看到，人人都可以一杯酒的代價接近的東西，實在引不起他的興趣的。

鄧高嘆了一口氣：「還是讓我來請你吧，你要喝什麼，芬芬？」

「多謝！」芬芬一揮手，把侍者叫來，叫侍者拿來了兩杯酒。她那一杯是綠色的。

她把她那杯綠色的酒一舉，對鄧高說：「多謝你這杯糖水！」

鄧高淺淺地呷了一口，她也淺淺地呷了一口，又撫着他的腿，嫵媚地說：「我這是體貼你，本來我可以一口就喝光！」

「多謝你的體貼，」鄧高沉吟着，「那個女帶位員，她說替我找媽媽生來，你是媽媽生嗎？」

「是媽媽生叫我來的，」芬芬說，「我叫芬芬！」

「芬芬，」鄧高輕輕擁着她，「媽媽生有沒有告訴你，我是來找一個人？」

「誰？」

「我來找余標，」鄧高說，「妳認識他嗎？」

「余標，這個名字我好像聽過的，」芬芬說，「他是怎樣一個人！」

鄧高把他心目中的余標形容一遍後。

「唔，」芬芬點點頭，「不錯，我見過這個人！是一位熟客，常常來這裏的，現在幾點鐘？……唔，他如果今天要來的話，也差不多要出現了！」

「那很好，」鄧高說，「我等等他好了！」

「眞可惜，」芬芬幽怨地看着他，「我還以爲，這樣瀟洒英俊的一位客人，是來找我的！」

「改天吧，」鄧高也輕輕地擁着她，「我對你的印象也不壞，不過，今天我是爲了正經事來的！」

「來找這個余標？」她的眼睛在長長的睫毛下面瞧着他。

「是的，」鄧高說，「我是有點生意上的事情，要找他談談的！」

「這隻箱子，」她的眼光又移到了那箱子的上面了，「裏面裝着些很貴重的東西嗎？怎麼你一刻也不肯放手呢？」

鄧高吃吃笑：「你知道嗎，芬芬，我正携帶着一件價值五百萬元的寶物呢，怎麼能够不小心一點？」

「你這樣說，我當然也這樣相信啦！」芬芬充滿了江湖口吻地，「但是我不和你談生意，我要你對我好一點！」芬芬向鄧高靠了過來，拉起他的一隻手，放到了她的大腿上。

鄧高輕輕地摸索着她的腿，但是，這種享受，他也只是一隻手去做而已，另一隻手，還是緊緊地抓着那隻箱子。雖然用兩隻手放到芬芬的身上，會大大增加他的享受，他却寧可放棄一半享受，而不放棄箱子了。這隻箱子，對他的重要性的確是很大的。

鄧高在那裏享受着手足之慾，而芬芬也欲拒還迎的時候，夜總會中，却正在發生着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由於有那木環的簾子遮掩着，卡位裏的人，是不大能注意到外面發生什麼的。這奇怪的事情就是：這間夜總會，似乎不願做生意了。打烊時間還差很遠，但是有二個大漢站在門外，每當有客人要進去光顧的時候，他們就加以擋架，禮貌地對那些客人說，今晚提早打烊，因爲電燈壞了，請明天再來光顧！

至於夜總會的裏面，那些陪酒女郎也每一個都在勸客人們快點結帳離開。她們用一句很有效的話：「有些流氓來了這裏，看樣子，他們會打起架來的，所以你最好先躲開，以免遭殃。」

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誰會不像一陣旋風似的把帳結了就跑掉呢？客人一走，那些女郎們也跟着走。

換句話說，這家夜總會現在是只放人出來，不放人進去的。

人愈走就愈少，只剩下了需要留下來的人。跟着，芬芬也走掉了。她說：「我得上一趟洗手間！」

鄧高當然不能够不讓她走的。

芬芬一走，音樂也忽然停了下來。因爲音樂師也走掉。

當音樂久久都不再响的時候，鄧高就覺得有點不對了。撩開木珠簾子，伸出頭去看看，吃了一驚。他這時才發覺，樂隊已經走掉，而夜總會裏是空空如也的。不過不是太空，仍然有些人在着，不過，這些人却是在得奇怪的，都是男人，而且，他們的裝扮，也不像是那種逛夜總會消費的人。他們像打手。

他們也正是打手。

當鄧高伸頭去一望時，他們都站起來了，在舞池的旁邊一字兒排開。一共有六個人，都是彪型大漢，其中二個的手上也拿着兩呎長的鐵枝。他們看來像是等着請他跳舞，但不知道是跳哪一種舞。

鄧高再回頭望望，發覺他好像是困在一條窮巷裏了。這卡位是最末的一個卡位，在走道的盡頭，沒有去路的。他要離開，祇能循來時的路走，而那即是說，他要經過那幾個人中間了。

很明顯地，那幾個傢伙，却是不打算讓他過去的。

鄧高苦笑：「我……並不是沒有錢付帳呀！你們還沒有拿帳單來！」

由於音樂已經停了，夜總會內並沒有其他聲音，所以鄧高的聲音雖然不高，聽起來却也是十分清晰的了。

站在那些人當中的其中一人也低聲但是清晰地說：「放下箱子，那你用不着付帳，也可以出去了！」

「你們一定有所誤會了，」鄧高說，

「我來這裏找余標，並不是找他麻煩！我是他的好朋友，我是他的徒弟，我是來和他談生意的！」

那人狡猾地哈哈笑起來：「哦，是這樣嗎？那就好辦了，余標就是吩咐，你把箱子放下來！」

「我見了他，自然會交給他的！」鄧高說。

那人的手動了一動，那些人紛紛撲上前來，鄧高動得比他們要快得多。他一步踏出了卡位，一隻手把箱子舉了起來，「轟」的擋去了第一根敲下來的鐵枝，隨即一脚撑出去，撑中了那個拿鐵枝的人的腹部。那人倒撞着跌了回頭，把他的另外兩個同伴也逼得退後了。

鄧高一手執住了卡位口頭垂着的一根繩子，一扯，就把它扯了下來，連同繩子當鞭子用，一下揮動，就向橫掃了出去。

不過，他並不是掃向那些人，而是掃向最接近他的那張桌子上。那張桌子的上面是放了不少高高矮矮的酒杯的。

繩子一掃過去，那些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酒杯，就給掃得紛紛飛起來，有些破裂了，有些仍然完整，像一排炮彈似的，向那幾個人一直射過去。

「哇！」一個人的臉上給半隻杯子刺了進去，連忙拔下來，已經血如泉湧，另外一個，則給一隻沒有破的酒杯擊中了額角，馬上起了一隻鴿蛋般大的瘤。餘下的幾個人，則幸而閃過了。

不過，這樣窒了一窒，就已經給了鄧高一個可乘之機了。鄧高一跳，就從他們的中間穿了過去，到了舞池的中央，逃向大門口。

但是逃了一半，他就發覺原來大門口那度軟鋼閘已經拉了下來，大門口不再是他的出路了。他轉回來，那幾個人又已經圍了上來。

「你們沒有嚐過金拳頭的滋味嗎？」鄧高兩眼一睜，大聲叫着，忽然發起狠來了。

他的箱子一擋，又擋開了一根擊下來的鐵枝，這邊拳頭一撩，把一隻來拳撩開了，隨即閃電般向這個對他揮拳的人擊出一拳，擊中了這個人的腹部！蓬！那個人好像給炮彈擊中了似的退後，雖然後來脚步停住了，脚底下還是在舞池的鋼板上滑着，滑雪也似的，一直滑到鋼琴師的椅子，坐到了那椅子上，然後身子一軟，便向地上仆了下去，不動了！

當他仆到了地上時，鄧高和其餘那幾個人，又已經電光火石般地交手了許多招了！

那些人現在大概明白了什麼叫金拳頭了，所以攻勢也變得不太凌厲，由於要提防他那隻要命的拳頭。祇是中拳，就要倒在地上爬不起來，這實在不是好玩的事！

這使鄧高應付得更從容一點了。但雖然如此，他也並不浪費時間去講話。很明顯地，到了目前的地步，事情已經不是區區幾句說話就可以解決的。他一是放下箱子，否則就是把他們打倒！

他的金拳頭，加上可以用作盾牌的箱子，再加上那根穿了木珠的繩子，使他的勝望大大提高了，雖然對方人是那麼多。

而且，對方祇是重視他那隻金拳頭，却沒有想到，他的脚也是不應該輕視的。

托！一個人小腿前面中了一脚，這人「哇」的叫着蹲了下來，縮作一團。

接着鄧高也吃了一驚，因爲他看見刀光一閃，有一個人的手中出現了一把刀子！刀子是不好對付的！他馬上一跳，衝前幾步，衝進了一條走廊！

那一條走廊是狹窄的，不能够容納太多人一起進來，所以鄧高衝進走廊中來，是明智之擧了。

走廊的盡頭有一度關上了的門。在鄧高有機會試開那度門之前，一個拿着鐵枝的人就直衝了過來，鐵枝向他迎頭擊下！

一個人，鄧高是一點也不担心了，他的箱子又是一擧，便把這根鐵枝架開了，可怕的拳頭輕輕的向那個人的腹部擊了一記，使那人向旁邊跌了開去，撞到了那度門上。

那門「砰」的打開了，那人仆了進去，鄧高也跟着閃了進去，再把門關了。就在門剛關上之時，刀子到了；是飛擲過來的。

這把刀子「托」一聲刺在門上，但已刺不中鄧高。

鄧高連忙把門閂推好，又扭動鎖匙。外面有人撞門了。

在撞門聲中，鄧高轉過身來，望望房間裏。

替他撞開門進來的那人正在搖着頭，迷迷懵懵地爬起來，但是還沒有氣力。鄧高的注意力却不是集中在他的身上。鄧高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芬芬的身上。

這裏顯然是她的更衣室。

芬芬呆了一呆，跟着就微笑了。

「對不起，」鄧高說，「要借用一下你的房間！」

芬芬一攤手：「請便吧，不過很可惜，我這裏是無路可逃的！」

門外的人撞門撞得更猛。

看來，不需要多久，這門就會撞得塌下來了的。

地上那個人終於爬了起來，飛身一撲，就像一支火箭似的向鄧高撲了過來！鄧高畧畧一矮身，使那人撲過了他的頭頂，然後再猛然站直了用肩擱着那人的腰部，同時把那人向後一送。

那隻人肉火箭就繼續射去，而且射力更猛了，猛到把那隻大窗子也撞破！嘩啦一聲。

鄧高轉身，已經看不見那人，祇是看見那窗上嵌的紅綠顏色玻璃已經碎掉，那人已經跌出了窗外。

窗外就是一條小巷。

「再見，芬芬，後會有期！」鄧高說着，把箱子一擲，便擲出了窗外。

跟着，他也好像隻飛彈般撲了出去。

芬芬慢慢地動手穿上衣服。

當她剛剛把三角褲和乳罩在身上套好了的時候，門閂就給撞破了，那些人衝了進來。

那把飛刀，又拿在發刀人的手中了。這個善用刀子的是個高大但是近乎瘦削的人，有一隻很高很薄的鼻子，鼻樑的中段，還有一粒骨頭凸出來。

他正擧起了刀子準備要擲出去，可惜找不到擲刀的目標。於是他問芬芬：「那

傢伙呢？」

芬芬聳聳肩，指指窗口。

「爲什麼你不截住他？」

「我？截住他？」芬芬的眼睛向天空一翻，「一個男人都給他擲出了窗外，我有什麼辦法截住他？」

那人已經不管她的回答了，祗是對其他那些人呼喝着：「他不會逃得遠的！我們出去找他！」

他們一窩蜂似地出去了，原來外面也有人在着的，事實上，有一個人就是因爲擋住了鄧高的去路而中了金拳頭，現在還爬不起身。

「他……向那邊逃了！」

「追！」那飛刀手伸手一指，吩咐着，但跟着又說：「不，不要都向這邊來，散開，分頭追，傻瓜！」

他們分散了，在附近兜截鄧高。鄧高果然是還沒有機會走遠的；他亦未曾有機會登上什麼汽車逃走。不過，截到鄧高的人，總是要吃苦頭。鄧高的金拳頭在惶恐之中，是更不饒人了！

這座城市，雖然黑社會橫行，當街打人也無所顧忌，不過却也有一種好處，那就是對槍械限制得很嚴。保有一把槍不是易事，開過槍就更麻煩，所以，這些人沒有槍。

對鄧高唯一較大威脅的就是那把飛刀了。那個飛刀手是一個陰險的人，忽然之間，他那把飛刀就會從暗處飛了出來，向鄧高直射。雖然鄧高每一次都閃得過，不過，威脅性還是很大的。

後來，鄧高忽然發覺，前頭已經沒有去路了。到底是人生路不熟，原來他是進了一條沒有去路的街。他好像進入了一隻袋子裏，而追兵從袋口的方面追來。

鄧高向旁邊一跳，跳進了燈光最亮的一個打開着的門口。當他跳了進去的時候，他就聽到了一陣不斷的隆隆的聲音。他下完一度樓梯，才知道他原來是進了一個什麼地方。

那是一座保齡球場，而雖然是在這個時間，裏面還是很熱鬧的。那「隆隆」的聲音，就是木球在球道上滾過而發出來的了。

這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因此對他也是正好適合的。鄧高的腳步慢了下來，慢步走到了球道旁邊那些喝茶的桌子之間。

沒有什麼人特別注意他。這是一個熱鬧的地方，多了他一個人，也並不嫌多。

同樣地，也沒有注意那幾個匆匆追了進來的人。祗有鄧高自己是注意到的。他也注意到，雖然有幾個人追了進來，但是，那個鼻子高高的飛刀手並沒有進來。也許是準備好了飛刀，在門外等着他出去？哼，這是要緊記着的一點！

鄧高慢慢地到了球道的旁邊，站住了，似乎正在參觀打球。而那幾個追了進來的打手，在此情形之下，也不得不把腳步慢了下來，極力放得斯文地，向鄧高包圍過來。當他們走近的時候，鄧高就若無其事地移動身子，繞過一張桌子，到了另一段走道的前面去。

這使幾個人也祗好改道，從新再向他展開包圍。但當他們剛剛圍好，鄧高却又找到了一條捷徑，穿出了他們的包圍圈，再到另一處。這樣，就像捉迷藏似的，他們繞過好幾張桌子，直到最後，忽然沒有桌子了，他們已經到達了空處。沒有桌子隔着，鄧高不能再和他們玩捉迷藏遊戲，這一次是眞眞正正地給包圍起來了。

兩個人逼近了鄧高的身邊，一人執住他的一條手臂，其中一人柔聲地道：「好了，小子，跟我們走吧！最好別在這裏鬧事！」

可是，他們雖然極力要避免在這裏鬧事，鄧高却是一點不介意在此鬧事的，而且一鬧起來，他可以乘機脫身。

於是他又動了。兩隻手肘閃電般向旁一撞，兩個人都給撞中了肋骨，狼狽地跌開，其中一人踏到了球道上，一隻沉重的保齡球正在無情地滾過來，剛好撞中了他的腳踝。那人發出一聲長長的尖叫，和保齡球一起打了一個滾。

另外一個則是跌向最近的一張桌子，把那張桌子撞翻，圍桌而坐的人也給他推跌了幾個。

第三個打手却不是向鄧高襲擊。這一個人的頭腦，似乎是清醒得多的。他並沒有忘記，他們的目標就是那隻箱子，他就一手向箱子抓去。鄧高猝不及防，箱子果然給那人抓到了手中！

但是就在那人開步要走時，鄧高就連忙一腳伸出去，在那人的腳上一絆，那人便向前仆了出去，仆進了球道之中。雖然他們已經在這裏鬧作一團，球場中的活動，却是還未完全打斷的。

有一隻沉重的保齡球正在沿着球道滾過來，那人抱着箱子墮在地上，看着保齡球向他撞過來但是無法閃避，接着，那隻保齡球就撞中了他的腰！他的腰有斷開的感覺，嘴巴「哇」的一叫，兩隻手便把那隻箱子拋掉了！

鄧高好像足球隊的守門員似的飛身一撲，撲過去把箱子接住了，這時，又有一隻保齡球向他一直滾過來！

鄧高躺在地上一時還站不起身，只好伸出一隻手去，把那隻保齡球一撥。

那隻保齡球改變了路綫，閃橫滾去，正好橫向其中一個正在衝過來的打手的腳下。那個打手一腳踏在球上，人也變了像一隻保齡球似的，打了一個大滾，背脊先落下來的時候，仍然是壓到了那隻保齡球上！他並沒有把保齡球給壓扁，但是脊骨却差點給那隻球擱斷了。

他大叫起來，反轉着身子躺在那裏，抽搐着。

這時，秩序已經給擾亂了，正在打球的都停了下來，看着他們的行動，但還不是秩序大亂。餘下那些打手們現在也同樣地不介意在此鬧事了。他們都如狼似虎地向鄧高圍過來！

事情雖然是已經鬧了出來，但是，鄧高却還是嫌鬧得不够大。他大叫起來：「救命！救命！不要開槍！」

這却是叫給其他的人聽的。一聽到有人開槍，雖然還沒有聽到槍聲，就想秩序不亂也難了！

那些人吵鬧着四散奔逃，有好幾張桌子也給推翻了。鄧高跳起身來，提着箱子逃走。那些打手被亂竄亂撞的人羣所阻，亦無法迅速圍到他的身邊來。

忽然之間，鄧高就失了踪！

在人叢之中不見了。

那幾個打手在人叢中鑽來鑽去，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於是只好向出口處走去。這裏是只有一條出路的，他們守着出路，就不怕他飛得去了！

但是此時鄧高實在已經出了門外了。他是在人羣的掩護之下逃出去的。

不過，他還是逃不出街口，因爲，那個鷹鼻的飛刀手正在街口等着他，那人靠在街燈柱上，吸着香烟，一隻手則伸進了胸前的衣服裏面，顯然是已摸着飛刀的柄，準備隨時發刀了。

於是，鄧高一閃閃進了最接近他的第一個門口。那裏是一間夜間服務的診所。

似乎並沒有人看見他閃進了那裏，由於街上的情形實在紛亂了。

那些人終於走光了，警車也趕到，一切都安定下來了。現在大家才知道，根本沒有人要開槍，不過，鬧事的人，却是已經不在場了。

警車又離去了，由於又沒有甚麼人受傷，不需要逗留太久。當警車開走了之後，那一羣打手又像鬼影一般出現，在街口聚集，圍着飛刀手。

「我們沒法找到他！」

「也許他是先行一步，逃掉了！」

「也許是吧，」飛刀手慢慢地，冷冷地說，「但你們再到附近去找找，我就守在這裏好了！」

那些打手們離去了，飛刀手則仍然守在那裏，挨在牆壁的陰影之中。他的眼睛就注視着那間診所的門口，似乎，他知道鄧高是進了那裏面的。

× ×

這個時候，鄧高果然是已經在那間診所裏，坐在候診室中了。他發覺這是一個並不太悶的地方，雖然不太大，但是很乾淨，而且有一位年輕美麗的女護士。

除了他之外，這診所中還另外有一個病人。那另外一個病人正全神貫注地在翻閱着診所準備的雜誌。這個病人的臉很紅，額上一顆一顆大顆的汗珠，鄧高相信，這人是比他更需要見醫生的。

女護士說道：「先生，你有甚麼不舒服？」

「現在我完全舒服下來了，」鄧高說，「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禮貌的女護士！」

那護士瞪了他一眼：「要不要探一探熱？」

「不，我沒有發燒，」鄧高說，「我就是呃——消化不良，呃——近來甚麼都吃不下，已經兩個星期，沒有吃過來東西了。」

「請問先生貴姓名？」

鄧高胡亂講了一個姓名地址，讓她登記了，她指着那另一位病人道：「等這位先生看完了症，你就可以進去了！」

「謝謝！」鄧高說。

他坐近一點那人，就明白那人爲甚麼臉上紅紅的，滿頭大汗了。原來，那人在看的是一叠外國來的裸女雜誌「花花公子」，現在的版本是十分之大胆，纖毫畢現的，保證男人看了會體溫飛快地升高。

「好東西！」那人低聲向鄧高推薦。

「醫務所裏怎麼會有這種書呢？」鄧高奇怪地皺起了眉頭道。

「一定醫生自己收起來看的好東西，放到這外面來了！」那人說，「醫生到底也是人呀！不過，我決不會把這錯誤告訴他的！」

「對了，」鄧高說，「好東西，不應該錯過呀！」他也拿起一本來，翻閱着。

診室的門開了，一個女病人出來離開，那美麗女護士出現道：「陳華先生！」

那人就是陳華先生，但他仍留戀着那些書報。他用手肘推推鄧高，禮讓地：「你先吧，你請先！」

「不，」鄧高說，「我來得遲，應該你先！」

「陳華先生！」女護士不耐煩地再召喚一次，那人就只好進去了。

醫生已經在裏面等着他。

「有甚麼不舒服？」當他坐了下來的時候，醫生就問。

「呃——是心臟，」那人說，「可能有問題，還有血壓，我想檢驗一下！」

「唔，讓我先聽聽你的脈！」醫生說。他按住了那人的手腕，把着那人的腕，把了一會，皺起了眉頭，然後道：「舌頭伸出來看！」

那人把舌頭伸了出來讓他看。

醫生的眉頭皺得更緊，問道：「現在你有感到性的衝動嗎？」

那人不由自主地向那女護士瞥了一眼，女護士正在整理着針盤，似乎不大注意他們在說着甚麼。他這才點了點頭。

醫生也找出檢驗血壓的設備來，替這人檢驗血壓。檢驗出來的指數也使醫生不大有笑容。

「你的血壓不大好，」醫生說，「太高了，而且，在沒有性因素刺激的時候衝動成這個樣子，身體實在大有問題！我看，你明天再來，讓我再替你詳細檢驗吧！現在，我先替你打一針，降一降你的血壓吧！」

「請這邊來！」護士說。

那人站起來，走向病床那邊，發覺那女護士已把針準備好了。一筒十分粗大的針，針筒簡直像甘蔗一樣。

「這……這是甚麼？」那人吶吶着問道。

「特效藥！」護士說，「來，在這裏伏下！」她把他一拉，推他躺在床上，又道：「脫下褲子！」

這倒是那人願意做的事，那人把褲子解開，推下去。

「請轉身！」

那人轉身伏着，注射針筒戳下去，他「哇」的大叫起來，聲音傳到了外面的候診處，但是，鄧高已經不在那裏，聽不見他的聲了。

幾秒鐘之後，女護士把那人送出來了，那人一拐一拐地，還隔着褲子在揉着自己的屁股。他可憐地道：「我可以在這裏多坐一會嗎？痛死了，讓我在這裏多坐一會，看看書？」

「隨便你吧！」護士說，然後叫：「丁一二先生？」

她所叫的就是鄧高，鄧高當然已經不在那裏應她了。

「奇怪！」她皺着眉頭，「跑到那裏去了？」

那個剛剛捱了一針的人已經熱心地在那書堆裏找尋着，要找回剛才那兩本動人的雜誌，然而找不到。

「姑娘，」他說，「剛才……剛才那兩本書呢？」

「我沒有碰過，」那女護士說，「我也是一直在裏面和你一道的呀！」

「那傢伙！」那人頓足叫了起來，「那傢伙偷去了！他詐作看病，就是上來偷兩本書！」

「哼，眞是怪人！」女護士聳聳肩。

現在的鄧高，是已經下到樓下了，但，那人却可能去冤枉了他，由於鄧高的手上並沒有拿着那兩本書。

他到了樓梯口，小心地四面望望，街上靜悄悄沒有人，危機似乎已經過去了。

他出了行人路上。

另一個門口之內，那個飛刀手忽然一跳跳了出來，手連揮了兩下，兩把飛刀流星趕月也似地向鄧高直奔而來。

托托！兩把飛刀就插進了他胸膛，插住在那裏了。

正常的反應，他似乎是應該頹然地向後一倒，倒在地上，死去了的。但是現在，他却並沒有這樣的反應。

他仍然是穩穩地站在那裏，臉上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呀，」他說，「這刀飛得眞準！」

那個飛刀手愕在那裏了，眼睛睜得大大的。

鄧高踏前兩步，那兩把飛刀仍然刺在胸膛上，道：「現在，讓我談談吧！」

那飛刀手一轉身就逃，好像見了鬼似的。

「等等呀！」鄧高叫着追在後面。

那飛刀手不等他了，他很快就已經轉了街口，不見了。

鄧高停下來，把胸前的刀子拔下，不屑地丟進了路邊的一隻垃圾桶，然後，他就伸手進襯衣下面，取出來了那兩本厚厚的裸女雜誌。其中一本上已經給刀子刺了兩個洞！

「好書！」鄧高微笑着，「救了我的命呢！」他把那兩本書，也放進了那隻廢物箱裏。

那個飛刀手已經無影無踪，現在不是鄧高在逃避他，而變成了是他在逃避鄧高了。

也許他以爲他是碰到了一位不會死亡的神仙！

鄧高聳聳肩。「算了，我也要找個地方過一夜了！」

現在他已經知道了，在那無上裝夜總會裏是不會找到余標的，那些人不過是把夜總會作爲一個陷阱，來搶奪他那隻箱子吧了。

不過，也許，那裏的人却是會知道余標的去向的吧？

× ×

那間無上裝夜總會雖然因爲鄧高的逃出而打破了不少東西，不過，却還未至於破到不能營業，畧爲裝飾一下，就可以繼續做生意了。

第二天晚上，它就照常做生意，一切都回復了正常，多數客人都不知道有昨夜鄧高那件事，而那些知道的，則像是已經把這件事忘掉了。

芬芬也像是忘記了這件事，也照常笑面迎人地應接客人。然後，到了大約凌晨二時，她就打烊回家去。

當她從夜總會的門口提着化粧箱出來的時候，街上已相當冷清了。和她一起出來的另外二個女郞道：「我們一起去宵夜吧！」

芬芬却搖搖頭：「今晚不了，累得很，我只想回家洗一個熱水澡，然後躺下來睡一覺！」

「那麼明天見！」

她們分開兩個方向走，芬芬在路邊停着的一部大貨車旁邊停了下來，等着。一分鐘之後，有一部的士了，她截住的士，上了車，開走了。

這時，大貨車的後面，載貨的部份坐起來了一個人。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鄧高。

他從車上跳下，手中也是提着那隻箱子。

他慌忙截住了繼續而來的另一部的士，對司機道：「跟着前面的車子！」

前面芬芬那部車子剛剛轉了街口。

車中的芬芬，是眞的很累了，而且毫無懷疑，坐在車上，就靠在那裏，閉上了眼睛，既不懷疑，亦看不見有一部車子在跟踪她。

芬芬在那間無上裝夜總會裏做事，生意雖然不惡，却也好不到那裏。她的住所，就是在一家鴿籠般的住宅大厦裏的一個小小的單位。

整個單位的面積，大概只等於一幢眞正舊式樓宇裏面的一間睡房而已。不過，總算是自己佔了一個單位。

這一層樓的裏面，還有一間有浴缸之設的浴室。一個可以讓她躺下來沐浴的浴缸。

這浴室雖然不算大，但是這種居住單位。

在設計的時候是只可容納一間四至六呎的洗手間兼浴室的，要洗澡的話就只好站着。有了一隻躺臥的浴缸之後，就使整層樓的實用面積大大減少。但，芬芬顯然是一個對沐浴特別感興趣的人，所以她一點也不介意的。

只要她能躺在浴缸裏就行了。

她就扭開了水喉，躺進浴缸中，享受一個熱騰騰的熱水浴。

躺在那熱水中，她眞是完全鬆弛，身心舒泰，差點要睡着了，所以，連前門給人打開了也不知道。

事實上她也以爲她是不需要担心這點的，由於在關門的時候，她已經把防盜鍊拴上了。上了防盜鍊，怎能够有人把門打開呢？

但是外面這個却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他把門弄開了之後，並沒有直接把門推開，仍然讓門開着一條縫，而把一根細細的彎曲的鋼綫探了進來。這根鋼綫挑着了防盜鍊那一枚拴子，慢慢地把它挑了上去，離開了那條槽，於是，防盜設備就沒有了。

門無聲地打開，又關上了。

芬芬仍然鬆弛地躺在浴缸裏，享受着，一點也不知情，直至一隻手忽然從後面伸來，執住了她頭頂上束了起來的頭髮，一按。

芬芬的頭沉入了水中，兩條腿則從水中伸了出來，踢着，一面拚命掙扎着。

但是，按她的氣力大極了，她完全無法掙扎。

好在那個人也並不是打算殺死她的，只是讓她喝了和吸入了一些水，就放了她下來。

芬芬嗆咳着，噴着水，眼睛給那肥皂刺得無法張開，因此也看不見來人的面目了。

那人柔聲地警告她：「聽清楚，芬芬，不要叫喊，不然，你就沉下水底，不能再浮上來了。」

「請……請你放了我！」芬芬嗚咽着哀求。

那人遞上一條毛巾，讓芬芬把眼淚抹乾。

於是芬芬就可以看見他了。

「鄧高！」她恐懼地叫。

鄧高微笑，仍然緊緊執着她的頭髮：「我們眞是有緣，自從昨夜見過一面之後，我就無法忘記你了，我總覺得，我們應該再找這個機會談談！」

芬芬忙用兩手遮着胸部，又在水底下把腿子緊合。

鄧高格格地笑了起來。「芬芬，你害羞什麼？你的身上，還有什麼是我沒有見過的嗎？」他的手伸過去，在她的胸口上輕輕一抹。

但是芬芬又一陣用力掙扎，並且大聲罵起來：「你這色狼……」

只罵了半句，她的頭就給鄧高再按了下去。

不過這一次只是咀吧按進了水中，於是下半句罵人的話便化成了氣泡，汨汨地冒上來。

「不……不要！」芬芬忙噴着水，哀求着。

鄧高把她的頭輕輕的搖了搖，說：「現在聽清楚，芬芬，在這裏，我想怎樣做，就怎樣做，我要把你淹死，也一樣可以！知道嗎？」

「你想怎樣……我都依你！」芬芬把手拿開了，腿子也張開來。顯然她是在表示，即使鄧高是要……她也一樣願意給他的。

「你也知道，我要找的是余標，」鄧高說，「我昨夜也說過的，現在，你要告訴我，余標在那裏！」

「我根本不知道誰是余標！」芬芬可憐地說。

「但你昨夜曾告訴我，余標會到你的公司去的！」鄧高指出。

「這……我這只是奉命這樣做吧了！」芬芬說。

「奉誰的命？」

「公司老闆叫我這樣做的！」

「你的老闆是誰？」

「杜老闆，杜學進。」芬芬說。

「杜學進又是誰？」

「你不知道嗎？」芬芬表示詫異。

「你就當我沒有聽過好了，」鄧高說，「杜學進是誰？」

芬芬告訴鄧高杜學進是一個很有勢力的黑人物，主要的地盤是在M市。在M市，杜學進是黑社會大頭目，勢力比較在這裏要大得多，不過在這裏，他的勢力也不算小了。

「爲什麼他要打我？」鄧高問。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爲了你這隻箱子？我聽見他們提到過這隻箱子。」芬芬說道。

「關於余標呢？你又聽到他們說過什麼？」

「我沒有聽到他們說余標的事，」芬芬說，「他們只是吩咐我，告訴你余標快要出現了，我就這樣照說吧了！」

鄧高放了她，坐到門外她的床上，拿了一根她的香烟，點上了，抽吸起來。

芬芬看着他，神態有點楚楚可憐的，但是現在似乎沒有那麼恐懼了。她小心地打量着鄧高。她說：「現在我可以起來了嗎？」

「起來吧！」鄧高說。

她慢慢地站了起來，就這樣正正地朝着他，毫無羞態地，而那洗澡的水的的答答地從她的身上滴下來。

鄧高却心不在焉地坐在那裏，吸着香烟，尋思着。

「鄧先生，請你遞給我一條毛巾好不好？」芬芬伸出了一隻手。

「哦，對了，對不起，」鄧高醒覺地連忙爬起身來，從床上拿了一條大毛巾遞給她。

而且，他似乎對女人是習慣了富於君子風度的，他還把她的睡衣也遞過去。

芬芬却只是把毛巾接了過去，又搖着頭，說：「不，我不需要那個了！」她不要睡衣。

鄧高聳聳肩，把那襲睡衣放下了。

芬芬用大毛巾把身上的水珠抹乾她並不定要抹乾身子，而是着重於展示自己那美妙的身段了。

鄧高雖然是在尋思之中，眼光也不期然被她所吸引了。

他深吸了一口氣，站起來，說：「好了，芬芬，多謝你的幫忙，以後有機會再見你吧！」

芬芬忽然好像一隻小兔子似的一跳，就跳到了鄧高的面前，攔住他的去路。

「等一等！」她說，「你不能這樣就走的！」

「什麼事？」

她把毛巾向他的手中一塞：「幫幫我吧，有些地方我自己抹不到！」

「還是……不了！」鄧高說。

「你怎麼了？」芬芬嘅着咀哀怨地看着他，「原來你只是半個男人？」

「什麼半個男人？」

「一個眞正的男人，不止打架打得好，而且，還要有了解女人的心事！」芬芬說道。

鄧高微笑了：「我是了解你的，芬芬，但是……」

「但是什麼呢？」芬芬凝視着他，「你沒有空？」

鄧高看看表，又笑了起來：「這麼晚了，就是有空，也辦不來什麼事了的，對

不對？」

「我不知道！」芬芬幽幽地說着，就在床上躺了下來。

他把毛巾遞過去，替她揩抹起來。

「你知道嗎，鄧高！」她說，「我很高興你打贏了他們！我很高興！」

「爲什麼？」鄧高問着並沒有停手。

「因爲我很喜歡你，」芬芬說，「我很喜歡一個眞正地有男人氣概的男人！」

「謝謝你！」鄧高說。

鄧高伸手摸到燈掣，把燈熄掉。仍然有燈光來自浴室裏，不過這燈光是柔和得多了。這柔和的燈光，也使他們身上的綫條顯得格外柔和。

當她還要再說什麼，她看見他已經在準備走了。

「別……走吧，」她哀求般地說，「睡在這裏。」

「不行！」鄧高平淡地搖搖頭。

「爲什麼？難道有一個人躺在你的身邊，不好過一個人，冷冷清清好嗎？」

「對不起，我還有工作要做。」

「你……會再來嗎？」芬芬問，「明天晚上再來？」

鄧高又搖頭：「我看我是不會再來的了！」

「爲什麼？」芬芬說，「你……不喜歡我？」

「不，」鄧高輕撫着她的頭髮，「你很可愛，但我並沒有愛你，你也沒有愛上我，我們只是萍水相逢的一對男女而已！我們也最好就止於此，再往下去，就不大好了！」

「爲什麼你害怕會愛上一個女人？」芬芬問。

鄧高聳聳肩：「這是很麻煩的！」

「哦，你已有了一個女人？」

「是的！」鄧高坦白承認，「我正在找她，如果我找到了她……」

他沒有說下去，而她凝視了他好一會，然後說：「假如你找不到她呢，鄧高？你回來我這裏好嗎？」

鄧高聳聳肩：「我考慮！」

芬芬的眼睛移回地下去，看見了鄧高那隻箱子。她好奇地伸手要去拿，一面問：「這裏面究竟有些什麼？」

鄧高的動作却是很快速的，他一手就把箱子撈起了，而且把芬芬的手打開。

「別碰！」他低聲咆哮，「這不關你事！」

芬芬呆呆地看看他。

「總之記着，」鄧高說，「閒事不要管得太多！」

跟着，他就走了。

× × ×

鄧高說：「到圖書館去！」

那的士司機問：「哪一間呢？」

「最大的一間好了，」鄧高說，「市立圖書館，大概是最大的一間了吧？」

「好的！」的士司機說着，把車子開了。

鄧高在座位上靠回，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這一次我是一定去得成了，不會有人掃我的興！」

現在已經是第二天了，鄧高仍然是携帶着那隻箱子，箱子放在膝上，他的兩隻手則交叉着放在箱面上。

那部的士把他送到了市立圖書館。

那裏人並不多，在這座城市裏，愛看書的人是不多的，人們多數寧願看電影看電視。因此，鄧高是可以坐得相當舒服。

雖然鄧高也是外表斯文，實在，他却不是來這裏看書的知識份子。起碼，他不是那種爲了看書而看書的人。他擱在桌面上，看得津津有味的那一本厚厚的書，就是叫「鎖匠學」。窃賊是他的職業，而似乎，對於窃賊的最重要工作就是開鎖了。

鄧高在這一方是絕對不肯讓自己的知識落後的。他不斷吸收有關開鎖的新知識，而且不斷推廣他在這方面的知識。所以，圖書館是一個他慣常流連的地方。

圖書館裏是很靜的，間中有人走過，也是輕着脚步，而看書的人，亦不大會注意在旁邊行走的人。因此，當那個女郎走到鄧高的面前，停下來的時候，鄧高一時沒有注意，仍然是埋頭研究着他那本書。

直至一滴淚水滴到了桌上。

一把悅耳而溫柔的聲音說：「你……好像睡了！」

鄧高差點把那本書拋上了半天高。他抬起了頭來，凝視着她。

那是一個瘦瘦的女郎，大約二十一二歲吧，很美麗，是那種清癯的美麗，那種超然出塵的美麗。

「潔心！」他在禁止喧嘩的圖書館之中，不得不盡可能把聲綫壓低，「潔心，……妳！」

這就是他的師父的女兒余潔心，也是他青梅竹馬的愛人，以爲今生也不會找到她的了。

兩個人手都疾伸出去，互相握住了。

她不能說話，祇是流淚。

「來，潔心，坐下來，和我坐在一起！」鄧高說。

余潔心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不斷用手帕抹着淚，而鄧高則緊握着她的手，似乎能夠這樣做，已經是使他十分滿足了。

「你……瘦了一點！」余潔心終於可以說出話來的時候，她只是說了這一句。

「這……這麼巧？」鄧高說着，也激動起來，幾乎也忍不住流下淚來了，「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碰到你，難道上帝帮忙？」

「這並不是湊巧，」余潔心忽然在淚中笑了起來，「我整天在每一間圖書館找你！」

「你怎知道我會來？」鄧高詫異地看着她。

「我記得的，」余潔心說，「當你沒處好去時，你就總是去逛圖書館，所以我相信，也許可以在圖書館找得到你的！」

「不，我的意思是——」鄧高說，「你怎知我來了此地？」

「我聽到前夜打架的事，我就知道那是你！」余潔心說。

「哦，你爸爸告訴你的！」鄧高說。

余潔心忽然凝住了，呆呆地看着鄧高。「我爸爸？你——你不知道？」

「知道什麼？」

「爸爸——已經死了！」余潔心掩着臉。

「死了？」鄧高猛的執住了她的兩肩




鄧高把偷到方程式的事告訴余潔心。

，「什麼時候？」

「已經有兩年……」

「兩年？」鄧高難以置信地，「但陳露露並沒有對我提過——」

潔心的頭吃驚地抬了起來：「你去找過陳露露？」

「當然了，」鄧高說，「我不知道你們搬來了這裏！」

「謝謝天她沒有害死你！」潔心說，「他害死了爸爸！」

鄧高沉着地看着她：「怎樣害死？」

「她早就勾上了一個叫杜學進的人，」潔心說，「你知道杜學進嗎？」

「我來這裏之後聽到過了，」鄧高冷笑，「他開無上裝夜總會的！那間夜總會，實在應該改名爲食人類夜總會！」

「陳露露和杜學進勾搭，想把那邊爸爸的地盤奪取，」余潔心說，「那時警方已經開始整肅，他們去告密，爸爸就不得不走了，我們到了這裏來，跟着，杜學進也站不住，也逃回這裏來了。這裏却是他的大本營。爸爸要找他算帳，他叫人把爸爸打死了！」

鄧高沉默着，凝視着那本書，不過顯然不是看書的內容。

「死了！」他終於沉痛地說。

余潔心也低下了頭去。父親剛剛死了二年，她的悲痛是還未曾過去的。

「而你也嫁了人？」鄧高忽然又抬起頭來，凝視着她。

「誰說的？」余潔心的眼睛要噴火似的，「又是陳露露？」她憤怒得哽咽着，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來了，「那妖怪，不錯她是想逼我嫁給一個有錢的老頭子，但你以爲我會這樣做嗎？」

「那麼你——」鄧高的眼睛，在悲哀之中又露出了喜悅來。

「我還是一個人，」潔心又哭了，「我在商行裏當女秘書！我一直在等着你！你以爲我會不等你嗎？你又不寫信回來，我有那麼多話想對你說的，也不知道該寫信到哪裏去給你！」

鄧高苦笑：「我發過誓要發了財才回來找你的！」

「我已經說過我不希罕的，」潔心緊握着他的手，「祇要我們有愛——」接着關心地：「這幾年，你在幹些什麼？」

鄧高又苦笑聳聳肩：「我有別的好幹嗎？」

「你還是——」

「一個賊，」鄧高坦白地說，「不過不是一個小賊！你爸爸教過我，寧可少偷幾次，也要偷大的！我一直遵守着這個原則！」

潔心搖着頭：「這並不是謀生的好方法！」

「這却是避做窮人的好方法！」鄧高說。

「但你不幹了？」潔心滿懷希望地抬頭看着他，「你回來找我？」

「一部份是找你，」鄧高說，「但我更要找你爸爸！」

「雖然爸爸已經死了，但是還有我，我們兩個人！」

鄧高又苦笑，輕輕搓捏着她的手：「潔心，世界上的事眞奇怪，記得臨走時我發過誓我要發財回來嗎？我的誓言可以說是實現了——」

「我不希罕，即使你是窮光蛋——」

「聽我說下去！」鄧高打斷她，「我偷到了一件東西！一件工業秘密！一種新發明的方程式！一件很値錢的東西，太値錢了！沒有許多人敢碰！如果我自己去賣掉，頂多可以賣到一百萬，但是，以你爸爸的資歷和聯絡，起碼可以賣到五百萬！這就是爲什麼我要回來找他！我得和他合作——」

「哦，原來你不是回來找我！」潔心無限失驚地。

「我是回來找你的！」鄧高强調，「爲什麼我要賺這許多錢，潔心？就是爲了你！我要回來和你結婚的，我非發到財不可！」

潔心又搖頭，說：「我已經說過我不希罕！」

「希罕也好，不希罕也好，」鄧高嘆了一口氣，「總之已經到了手，把它變賣，就可以發財了！」

「爸爸已經帮不了你！」

「他帮不了我還是發財！」

「我不要這種不義之財！」余潔心固執地說。

「不義之財不義之財，別那麼大聲好不好？」鄧高氣結地低聲叫道，「你看，人們都瞧着我們了！」

余潔心果然看見，由於她說話說得太大聲的關係，許多人都向他們望過來了。她的臉不禁紅了起來。她說：「我們用不

着那些錢，我們自食其力，不一樣可以生存？」

「自食其力？我就祇會偷東西，因爲我是個賊，我不會幹別的！」

「找份正當工作！」余潔心說，「你並不是沒有別的本事，你祇是不願做！」

「告訴我，」鄧高說，「一份正當工作可以賺多少錢？」

「這個社會現在最需要人力，」余潔心說，「卽使你什麼都不懂，一個月還是可以賺到幾百元，我現在每月可以賺八百元，那麼兩個人合起來——」

「每個月就有一千多元了，」鄧高說，「我會計算術的，但我不是那種人！一千元祇够我用一天，而一個月三十一天，最短的二月份也有二十八天！」

余潔心苦惱地用雙手掩着臉：「噢，你仍沒有變！」

「我當然沒有變，」鄧高說，「所以我仍愛你！要你享福，不是要你捱苦！」

「但是人家不會放過你的！」余潔心說，「陳露露爲什麼要害你，杜學進爲什麼要打你，這不是想謀你這件東西？」

鄧高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讓他們來搶好了！」

「給他們吧！」余潔心說，「或還給物主吧！我們不能永遠生活在恐懼中！」

「你以爲我們是活在電影裏嗎？」鄧高說，「一定有美好的結局，危難時一定會有貴人打救？這是人吃人的世界，我們一定要爭，你不吃人家，人家就吃你了！你不和人家爭執，也不見得就不會生活在恐懼中！你祇是生活在隨時會給人家吃掉的恐懼中！」

余潔心又掩着臉搖頭：「你果然一點也沒有變！」

鄧高緊緊地握着拳頭：「不錯，我一點也沒有變，我的理想還是一樣的，我還是愛你，也尊敬你的父親。我的理想是發財，我還是要走發財的路，不過在這之前我却先要幹一件事！」

「你要幹什麼？」余潔心問。

「爲你爸爸報仇！」鄧高說。

「不！」余潔心的手忽然迅速地伸了過來，按着鄧高的手，「不能！」

「不能？」鄧高冷冷地看着她，「那是你的父親，杜學進和陳露露殺了你的父親，你却打算忘記這件事？」

「我不想寃寃相報！」余潔心搖着頭，「做壞事的人，總是不得好死的！他們害了我爸爸，還會去害另外的人，終於，他們會碰到一些他們欺不起的人，那時，報應就來了！」

鄧高搖着頭。「我却不是這樣想法，殺人塡命，欠債還錢！」

余潔心發急地搖着他的手：「那是我的爸爸，用不着你管！」

「他却剛巧是我的師父！」鄧高說，「我要找到他，我要他跪下來懺悔，然後我殺死他！」

「你不能這樣的！」余潔心慌張地說，「他是在M市，你知道他在那邊勢力多大嗎？你去找他，你可能……」

「我有我的辦法！」

「我不想你死，」余潔心又流淚了，拉着他的手臂，「我不能讓你去！」

「有一些事情，男人是必須做的！」鄧高固執地說。

余潔心掩着臉哭了。「偷東西還不够，還要去殺人！一殺過人之後，你就是殺人犯，永遠不能脫身的！」

鄧高細細看看自己的拳頭，又說：「有一些事情，男人是必須做的！」

「我一直夢想着你回來，安安定定地生活，但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余潔心飲泣着，「我甚至幻想我們生四個孩子！」

「我不能用一千多元一個月養四個孩子的！」鄧高說。

「你不是不能，你祇不願意！不知道多少人，不是用更小錢，養更多人嗎？」

「我不行！」

「那很好！」余潔心抬起頭來，堅決地看着他，「等你認爲行的時候，你再來找我好了！」

「不行的！」鄧高還是固執着。

「再見！」余潔心站了起來。

她瞪着鄧高，鄧高也瞪着她。兩個人都認爲自己是對的，都不肯讓一步。

「你要嫁我，」鄧高說，「你就得依我！」

「休想！」潔心說，「永遠不會！」

她大踏步出了圖書館，鄧高只是看着她走，仍然很固執地咬着牙齒。

接着，很自然地，鄧高又後悔起來了，正如所有的愛人一樣。面對着面，固執得要死，對方的臉一消失掉，馬上又軟下來了。而且，他想到了一件事：他要找潔心的時候，到哪裏去找她呢？她並沒有告訴他地址，甚至沒有告訴他，她是在哪裏做事的，那怎麼找她呢？

他跳了起來，衝出了圖書館的門口，還是提着他那隻寶貝箱子。

可惜就是遲了一步了。他看見升降機門剛剛關上了，開始降下去。

他連忙跑進樓梯間，跑那樓梯下去。但是當然，跑樓梯是無法及得上升降機那麼快的，而且，那樓梯還是通到後門去的。鄧高在樓下再繞回前門來時，當然已經看不見余潔心了。

「你有看見一位小姐嗎？」他焦急地拉着一個站在那裏等人的人，問着，並且把余潔心的樣子詳細地形容出來。

「哦，」那人說，「她已經上了一部的士，那邊走了！」

鄧高向那個人所指的方向望過去，已看不見的士的踪跡，而且，更糟的是，路邊也沒有一部的士，可以讓他乘搭的。

他在路邊一直等了三分鐘，才有一部的士駛來，而鄧高此時已不需要它。

他頹喪地轉身，慢慢步行着。他知道，他是很難找得回余潔心的了。

「但……」他自言自語地說，「我還是要報仇的！余標也是我的師父！我要找杜學進算賬！杜學進到了M市，我就到M市去找他好了！」

窮追猛打　死拚爛纏

M市和這裏只是一水之隔，兩市之間有船隻交通，如果要快的話，乘水翼船去，兩個鐘頭就可以到達了。

第二天下午，鄧高已經在水翼船上，而水翼船在水面飛馳着，把一船的客人帶向M市。

一整船的人差不多全是遊客，到那邊去賭錢的。M市的唯一娛樂事業就是賭博，公開賭博。

而杜學進在M市是大王。

鄧高的手中，照例是仍然執着那隻小小的箱子。現在，這隻箱子簡直變成了是他的私人招牌了。

他坐在那舒適的座位裏，身子微微動蕩的船身一搖一搖的，眼皮就漸漸閉上，好像快要睡着了似的。然而他却並不是睡着。他的眼珠，還是在眼皮的下面機靈地移動着，注意着他的周圍的情形。

在上船的時候，他已經注意到了有幾個人是形跡可疑的。所謂形跡可疑，就是說，這幾個人在沒有必要的時候，也是老是注意着他。

現在，這幾個人就分散開來，坐在鄧高的周圍，而把鄧高圍在中間了。

既然是跟踪鄧高來的，可能就是杜學進的手下了。現在鄧高就是要到杜學進的地方去，他覺得，給這個人跟着他上岸是十分之不方便的。

忽然，鄧高的身子一側，就像要嘔吐似的。

他連忙放下了箱子，就爬上樓梯，到洗手間去。他從眼角中看到有三個人也跟着離座，向他走過來了。

鄧高上到樓梯頂，却不是進入洗手間，而是一閃就閃出了門口，離開了船艙，而到達了外面的甲板上。

他伏在船欄邊，作嘔吐狀，頭垂到船欄外面去。其實，他却是乘機通過腋下，窺看後面的情形。

他看見最先上來的一個人急步衝了過來，一面把身子彎了下去，而兩隻手伸前。他似乎是打算把鄧高的腿子抱住，一抽，就使鄧高翻下海中去的。

可惜却給鄧高先看見了。鄧高的脚就像馬兒的後脚般一提一撑，「咯」的一聲堅硬的鞋跟剛好撞中了這人的鼻子。

那人大叫一聲，伸直了腰，用兩隻手掩着鼻，痛得死去活來。

鄧高一手執住了他的衣襟，一扯，他便仆回船欄邊，收不住去勢，給那船欄一擱，身子一翻，變成頭下脚上，直揷進海中。

水翼船是行駛飛快的，轉瞬之間，已經遠遠地把這人抛落後頭了。

第二個人也到達了鄧高的身後，兩手一抱，就把鄧高攔腰抱住，第三個人則繞到鄧高的前面而來向他進攻。

鄧高雖然兩臂也給箍牢了，一時不能抵抗，可是，他的雙腿却是自由着的。現在他就輕輕一抬腿，脚尖就挑中前面那人的胯下。

那人痛得彎了下來，而鄧高拚命扭動着身子。後面那人不够氣把他箍牢，而他愈扭就愈鬆了。

接着，他的兩隻手肘也扭脫了，連環地一撞，就撞在那人的肋骨上。蓬蓬！蓬蓬！一連兩下，那人再也無法抱住鄧高了。他就這樣向後面直衝出去，後腰撞在船的欄桿上，人也一個跟斗翻下了海中。

最後一個雖然知道情形不好了，但是胯下的痛却抽着他，使他站不直起來。他看着鄧高一脚踢過來，但是却沒有靈活的身手閃避了。

他又給鄧高的脚尖踢中，這一次却是踢中了下頷。他簡直整個人飛了起來，又是越過了船欄，掉到海中去了。

一轉眼間，三個對手都已不在了。鄧高舒了一口氣，望向船後面，看見最後一個下海的人正在遠處的水面掙扎着。他相信這人是可以游回岸邊去的。他們現在正在通過一處海峽，距離岸邊並不太遠的。

另外二個人已經給船抛得太遠，不過，就算他們是淹死了，鄧高也不會感到良心難過，因爲他們也是打算把他丟下海去的，鄧高不過是先下手爲强吧了！

鄧高整理好衣服，不再嘔吐了，只是轉身，再回進那艘水翼船的門裏。

當他回到下面的座位中時，他發覺他留下來的那隻箱子已經不在原位了，不過也並不是失了踪，而是移到了另一個人的腿上。

那是一個紳士型的人物，那是說，他打扮得很講究，一片道貌岸然的，頭頂禿禿，上唇還有兩撇小鬚。和這隻箱子在一起，倒是相當配合的，一個紳士型人物，拿着一隻紳士型的公文箱。可惜，這隻箱子却不是他的，這就証明他並不是一個紳士了。

他本來是沾沾自喜地保管着這隻箱子的，但一見鄧高出現，他就恨不得把這箱子丟掉了。

他連忙再看鄧高的後面，希望看到其餘那三個大漢也跟着進來。然而望來望去都望不見，他就知道他們是不會進來的了，而鄧高已在他的身邊坐下，這更加使他的臉色變成泥土一樣了。

「哦，朋友，眞多謝！」鄧高拍着他的肩，「原來是你替我保管着箱子！眞多謝！」

「呃——呃——」那人吶吶着，却說不出話來。

鄧高一面親熱地拍着他的肩，一面就把箱子取回了，然後就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來，閉上了眼睛。

那人是那麼慌張，而鄧高的手法又是如此高妙，因此他一點也不知道，他內袋裏的一份証件已經給鄧高扒走了。

這是一份相當重要的証件，沒有了這份証件，固然無法登岸通過海關進入M市，而且回到他來的地方去，也頗有困難。

但是這個人却一直慌張地斜眼看着鄧高，提防鄧高會對他有什麼不利的行動，所以根本沒有顧到這份証件的失踪與否。直至後來，船已抵達M市了，他伸手進懷中一摸，才嚇了一大跳。

他連忙蹲下來向椅子的底下去找尋。還是沒有。人們都已到了碼頭上去了，只有他還是在那裏焦急地在找尋着。

鄧高也不再理會他了。此時的鄧高已經通過了海關，走在岸上了。他走到海堤邊，掏出了那個人的証件，看一看，丟進了海中，然後走向那一列等着載客的三輪車。

一個三輪車伕把他帶上了車上，問着：「先生，載你到酒店去？」

「不，」鄧高微笑，「先去賭場吧！我來這裏就是爲了參觀賭場而來的，當然要先睹爲快！」

三輪車伕載着鄧高在這座城市上馳行着，鄧高一面寫意地欣賞着周圍的風光。這是一座奇怪的城市，建設落後，市面却繁榮。建設落後，是因爲這裏工商業都沒有什麼發展的。市面繁榮，則是因爲這裏有公開的賭場，賭場就引來了不少遊客。

在三輪車伕的心目中，鄧高不過是另一個到達這裏賭場來送錢的遊客，但實在，鄧高的心事，與賭場却距離很遠。他正在小心地注意着後面的路。

他已經注意到了，有人正在後面跟踪着他。似乎，擺脫了水翼船上那幾個惡客還是沒有用的，對方已經知道他來，在他上岸的時候，已經有人在岸上等着他了。

在這裏，他想要秘密行動，可也並不容易了。

也許，還是到賭場去好一點的。賭場裏人客那麼多，他們大概不敢鬧事吧？

三輪車把他載到了賭場去。但是，鄧高却不願意在一個固定位子坐下來賭，因爲，客人的位子，沒有一個是靠着牆壁的，每一個位子的後面都可能站人，而且也一定站着人，這使他十分之不放心。

所以，他就只是在賭場中逛去了。

偶然，他也會走去玩一下吃角子老虎機。

一時，他也感到惘然了。怎樣下手把杜學進找出來呢？這是杜學進自己的地方呀！他只是在等着對方先走第一步！

他從吃角子老虎的部份再回到賭桌的部份，正要到骰寶桌去碰一下運氣時，忽然停了下來。是牆壁上的鏡中，一些動作使他停下來的。一個白色的人影，把手中的一件什麼東西舉一舉。

鄧高慢慢地轉了過來，看見那個白色人影是在酒吧那邊的。一個穿着白色西服的人正坐在酒吧的櫈子上，正在向他舉起酒杯。

司馬洛！媽的！他又出現了！怎麼他像個影子一樣的？鄧高出現在哪裏，他也出現哪裏？

司馬洛微笑向他招招手，鄧高遲疑了一下，走過去。

司馬洛指指旁邊一張櫈子，友善地微笑着：「坐下來，喝杯酒吧，不敢說請你喝杯酒，因爲這裏喝酒是免費的！」

鄧高在那張櫈子上坐了下來，冷冷地看着司馬洛：「你在這裏幹什麼？」

司馬洛微笑：「我不是說過，世界是自由的嗎？只要不是屬於你的地方，你可以去，我也可以去！」

「這不是屬於我的地方，」鄧高陰沉地說，「不過却是你們的地方！我現在到你們的地方來了，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司馬洛，我不怕你們！你去告訴你的老闆杜學進吧，我要殺死他！不論他躲起來，逃到別處，我都會把他找出來，然後殺死他的！」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敢如此大言不慚了，」司馬洛說，「看看酒巴裏的鏡子吧，鏡子可以看到你的背後的，他們大約有十個人混在人客中包圍着你，而且在外面，一定還有更多！你的金拳頭也打不了這許多！你根本就不該來這裏的！」

「但是杜學進還是害怕，所以派你來和我談判，」鄧高說，「但是告訴你，沒有什麼好談判的！」

「錯了，」司馬洛說，「我不是杜學進的人，我是代表我自己，而且我是帮你的！我不是說過了嗎，鄧高，我是想買你這隻箱子，而杜學進呢，却是想不費分文就把箱子搶過來，所以我是你朋友了！」

「你似乎知道你要買的是什麼的！」

「消息是傳得很快的，」司馬洛說，「在夏威夷有一間工廠失掉了一件新發明的方程式，你偷了！如果你不賣給我，這件東西，你會失掉的，而且連性命也失掉！這件東西太重要了，你一個人脫不了手的！」

「你就可以脫手？」

「我和你不同的，」司馬洛說，「我不是賊，我是代表正義的！」

鄧高又不禁冷笑起來了。「正義？這個世界有甚麼正義不正義的？別用仁義道德來哄我了！」

「我代表失主來把失物找回，」司馬洛說，「難道這不算得是代表正義嗎？」

鄧高狐疑地皺着眉頭：「你？」

「事實上，我是間接的代表，」司馬洛說，「有一間保險公司代表失主找尋這件失物，這間保險公司請我替他們做這件工作！紅梅保險公司！」

鄧高搖頭：「保險公司不是負責找東西的，他們只是負責賠償！」

「對了，」司馬洛說，「他們要賠出大約三百萬元！但是，三百萬元不是小數目，有辦法省回的話，誰都想省回這筆錢的！」

「所以你就要搶回來了？」鄧高問。

「誰說過搶？」司馬洛聳聳肩，「我一直都是說要買回來，現在還是說要買回來，我願意出五十萬！」

鄧高聳聳肩：「似乎少一點！」

「這已經算很多了，」司馬洛說道：「保險公司有保險公司的規矩，不能賠太多的！」

「爲甚麼你不在夏威夷的時候報警把我抓起來？」鄧高問，「這樣不是連那五十萬也可以省回了嗎？」

「有好幾個理由，」司馬洛說，「一個理由就是，我和你的老頭子是好朋友，我不想看見老朋友的兒子坐牢呀！」

「別提我的老頭子！」鄧高恨恨地說，「我不需要領你的情！」

「你的老頭子就是你的老頭子，你就是你老頭子的兒子，不管你領不領情，你老頭子的朋友給你面子！」司馬洛說。

「我這算是老頭子嗎？」鄧高露出牙齒，「他完全不負家庭責任，小時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見不到三天半！這算是老頭子嗎？」

「別說老頭子的壞話！」司馬洛說。

「好吧，我們不談他更好！」鄧高說，「你是眞有誠意要買？」

「五十萬不算是開玩笑的，」司馬洛說，「而且——」他看看周圍，「一件你可能拿不走的東西，賣得到五十萬，也不算少了！」

鄧高也從鏡中望望後面。那些人對他

們的包圍，是更加明顯了。他微笑：「你又怎拿得走？」

「你最好也帮帮手，」司馬洛說，「我們兩個人，加上我們的頭腦，應該有辦法的！」

「假設我們逃得出去吧，」鄧高說，「那又怎樣？這裏不是他們的地方嗎？還有甚麼地方可逃的？」

「如果逃得到碼頭，下了船，那又不同了，」司馬洛說，「他們總不敢打上船上來的！」

「唔，」鄧高點點頭，「我有一個主意！你在這裏等我，我去偷部車子來。你衝出門口，跳上車，我開到碼頭去，就是這樣簡單！」

司馬洛點頭：「簡單的辦法，永遠是最好的辦法！」

「我出去之後，會再在門口經過的！」鄧高說，「當我在門口出現過之後兩分鐘，你衝出來，車就在等你了！」

「行！」

「但是，等一等，」鄧高說，「那筆錢呢？」

「我已經帶來了一張支票！」司馬洛從內袋掏出一張支票遞給他。

鄧高搖頭：「你在跟我開玩笑了，司馬洛，這種生意，沒有人能收支票的！」

「也沒有可能有人帶着幾十萬元現鈔到處跑的，」司馬洛說，「你看清楚這是甚麼銀行的支票，是甚麼公司的蓋印的支票吧，這裏支票一退，銀行和保險公司都沒有信任了，以後，怎可能還買到這種支票？」

鄧高把支票接過來看了一會，終於點點頭：「好吧，我信任你！」

他把支票放進了袋裏，箱子交給司馬洛，道：「這是大減價了！」

「謝謝！」司馬洛說，「現在等你的車子了！」

「等着吧！」鄧高說。

他起來，慢條斯理地走向門口。那些包圍的人徬徨起來了，但是，由於箱子是在司馬洛的手中，而他們的目標是在那隻箱子，所以他們就沒有阻止鄧高。

鄧高出了門口。

司馬洛慢慢地呷着酒，等着，一面凝視酒巴後面的鏡子。從鏡中他是可以看到門口的，用不着回頭。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了，每一秒鐘都像過得很慢。十分鐘過去了。司馬洛的額上流下來了一滴汗。

接着，他就看見鄧高在門口出現了一下，又不見了。這表示鄧高已找來了一部車子。

司馬洛又看着腕表上的秒針。秒針走了一圈，兩圈……司馬洛站起來，提着箱子向門口走去。

那幾個人馬上就向他圍過來。

司馬洛裝作若無其事似的，但是，當他們到達的時候，他却忽然一衝！兩個人都給他用肩撞開了，司馬洛衝開了一條路，就馬上開步飛奔，直向門口衝過去。

那些人叫喊着追在他的後面。

司馬洛跳出門口。

沒有車子，在他的想像之中，他以爲鄧高一定會駕着一部車子飛馳而過，而他用不着等車子停定，就可以跳上去的，然而却不是如此！路上是有車子經過的，但並不是鄧高駕駛的車子，而是由別人駕駛着。開得慢慢，而且對他一點也不注意。

後面，人們蜂湧地追來了，至少有十名大漢。

他們已追上了司馬洛，把他包圍在中間。

司馬洛雖然並沒有自稱是金拳頭，但是，他的拳頭也並不遜於鄧高的。砰砰！兩個人給他用拳頭打開了，第三個腹部中了他一脚。

不過，他比鄧高更寶貝那隻箱子，不肯用它去作擋箭牌，因此他就等於是缺了一條手臂似的，戰鬥力也大大地減弱了。第四個人一拳擊中了他的肩，司馬洛踉蹌地向旁邊跌去，撞開了一個人，撞到了牆壁上，他就連忙用身子貼着牆壁，以免背腹受敵。

不過這樣一來，他也是更加難衝出圍困了。

那些大漢一個一個地給他打開，但是馬上又回來，而，司馬洛的武技即使再高，也總不能夠完全被擊中的。即使他擊中十拳自己才被擊中一拳，也還是不化算。

他忽然希望自己有帶一把槍來了。

不過他也慶幸這些人並沒有帶甚麼武器，只是用拳頭而已。爲了遊客生意着想，他們不想鬧出命案。能夠用拳頭達到目的，他們就用拳頭算了。

賭場之內又再湧出來了幾個人。看來，拳頭壓不倒司馬洛，他們就要用人海戰術來壓倒他了。

司馬洛仍然沉着應戰，保護着那隻用五十萬元買回來的寶貝箱子，一面在等着鄧高的車子出現。

鄧高怎麼了？

他出了甚麼意外嗎？難道他也是給一羣人纏住了，脫不了身？

他却不知道，鄧高是不會來的了。現在鄧高正站在對街的一個黑暗的巷口內，看着司馬洛在掙扎，兩隻手交义在胸前，臉上現出着一個狡猾的微笑。他既沒有開車來，亦不打算去對司馬洛加以援手。

他只是在那裏袖手旁觀着。他看着司馬洛在那裏受着圍困，却並不打算插手，而且，似乎司馬洛這個剛剛給了他五十萬元的人會有甚麼下塲，他也並不介意。

接着，司馬洛的僵局就給突如其來的事變所打破了。原來，在司馬洛的頭上，露台上有一個人悄悄地出現了，把一隻小花盤一推推了下來。

那隻小花盤向下直跌，剛好跌中了司馬洛的頭頂。司馬洛呆了一呆，兩眼翻白着。他的對手，却是不會和他一起發呆的，他們馬上有四五隻拳頭擊中了司馬洛的身子，又有一隻手把那隻箱子從他的手上一奪奪了過來。

司馬洛軟弱地撲前去要把箱子奪回，但是眼睛給一隻拳頭擊中，人就打着轉跌了回頭。

再一拳擊中他的肚子，他便沿牆倒了下去。更多的拳和脚向他襲下來。他已經不能抵抗。

「走吧！」奪得箱子的人叫道，「東西已經到手了，別管他了！」

於是他們呼嘯一聲，分開各個方向逃跑，留下了司馬洛伏在那地上，痛苦地呻吟着。

鄧高在對面的巷口立時轉身走開了。他不慌不忙地在街上踱着，顯得很寫意的，就像他很高興那隻箱子落進了對方的手中。

他漫無目的地走着，來到了碼頭附近。這時，有一艘船剛剛泊了岸，正把遊客吐出來。

其中一個女遊客，不是別人，正是余潔心。由於鄧高做夢也想不到余潔心會來這裏找他的，所以他完全沒有去注意那船上究竟有些甚麼人下來。如果他來遲一分鐘，他也會和潔心碰個正着的，由於他是沿着海岸向東而行，潔心則是一下船就向西而行。

但是，鄧高早了一分鐘，他已經離開了碼頭的所在，於是他們就沒有碰面的機會了。他們變成了相背而行，愈離就愈遠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的，緣慳一綫相隔天涯。

× ×

再說那一邊，那羣人簇擁着那隻箱子，一直跑到了郊區的一座花園洋房，衝了進去。

「杜老闆！杜老闆！」拿箱子的人興奮地叫着，「已經拿到了！」

廳中正在那裏喝着酒的人，就是杜學進了，一個身裁矮而橫的大漢，皮膚紅潤，眼下有兩半圓形的突起，給人以一種暴戾的印象。他的頭髮剪得很短，身穿廣東式的短打。

他是一個毫不西化的人，雖然，他這座住宅則是西化十足，豪華富麗的。

「拿來！」杜學進露出了一個微笑，伸出手去。

那個他的手下就把那隻箱子交進了杜學進的手中。

杜學進提起來，細細地檢驗着，吃吃笑：「這就是那隻寶貴箱子了！想不到他竟會自動送上門來，可以說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呢！」

「他是來這裏找你的！」他的一個手下報告，「他一定知道了余標的事，是那個女的告訴了他的！」

杜學進的臉沉一沉：「別提那些煞風景的事了，把這個箱子打開來吧，誰懂得開鎖？」

「我來！我來！」一個手下爭着領這個功。

他把那隻箱子拿了過來，放在地上，從身上取出一把小刀，動手向那匙孔上撬着，大家都圍着他在看，杜學進也關心地俯前着身子。

「不要硬來！」杜學進警告着，「如果弄破了裏面的東西——」

「我就是在小心着，」那個手下說，「唔……這裏面好像還有點機關，這鎖有點古怪！」

「不要硬來！」杜學進又再度警告他道。

就在這個時候，響亮的「拍」一聲，箱子側面的皮面忽然整塊飛了出來，就向這個開箱的打手迎面一撞，撞得他向後打了兩個滾！

原來那皮面之下是有一條可以伸縮的一節套一節的金屬棍子的，而棍子的中間顯然有着强力的彈簧，開鎖那人的小刀震動了甚麼機鈕，彈簧彈開箱子的側面便直飛出來了。

人們正吃了一驚，嘩然呼叫的時候，箱子上又接二連三地彈出了同樣的金屬棍子，一伸就是六七尺長，一個人給頂中了胸部，另一人的眼睛着了一記，另一人也正正給頂中了胯下。連杜學進的眉毛上也差點着了一下，還幸他閃避得快。

大家都呱呱叫退開了。最後箱子朝地面的一邊也彈出了一根同樣的棍子，使箱子一跳跳了起來，在空中翻了一個身，再落下去。

這箱子在一幌眼之間，就像變成了一隻從太空來的甚麼怪獸了。

接着，那箱子又發出了一陣古怪的「嘶嘶」之聲，就像這隻怪獸是在發怒了。

一股青烟從箱縫透出來。

這使大家都緊張地一蹲蹲低了身子，生怕這就是發生爆炸的先兆。

那隻箱子却不是爆炸，祗是那「嘶嘶」的聲音更响了，就像一架噴射飛機瀕臨起飛之時似的，跟着那青烟就大團湧出。

「嘔！」杜學進連忙掩着口鼻大叫，「開窗，開窗！快！開窗！」

因爲，那青烟原來臭不可聞，就像一隻封閉了一個月的糞缸驟然打開了。

杜學進的手下們也早已忍不住，撲過去把窗子都推開了。他們盡可能站得遠遠，嘔着，監覗着那隻「怪物」，又不捨得棄它而去。

那陣青烟好不容易散去了，臭氣稍減，而箱子靜靜地放在那裏，沒有什麼再進一步的惡作劇了。

「把它打開來！」杜學進命令。

大家都面面相覷。現在可沒有爭着領這個功了。

「你，你善於開箱的！」杜學進指着那個最先自薦開箱子的人，「你替我打開它！」

那人苦着臉，也祗好過去弄它了。他又把那小刀去撬，這一次戰戰兢兢的。這一次，他也很容易就把那隻箱子撬開了。

並沒有爆炸。但，裏面的東西——

「拿出來！」杜學進命令。

那人把箱中的東西拿出來。幾隻發臭的破襪子，二條又臭又髒的內袂，發出來的臭味雖然不及那股青烟，可是却也不是容易受的。

「這是什麼玩意？」杜學進叫着衝了過去，自己動手去搜。箱中裝着的全是同樣的東西，他全翻出來了，才找到另一件東西。那是一件比烟匣大一點的奇異電器，模樣有點像一隻原子粒收音機，然而又不是收音機。

杜學進拿了起來。隱約感覺到裏面發出着「的搭」的聲音。他狂叫起來了：「計時炸彈！」就把那東西丟下，轉身向門口逃走。

有兩個手下比他跑得還快，先到達了門口，也是先吃苦頭的二個。忽然之間，鄧高出現在門口外面，兩隻金拳頭揮出。

蓬蓬！二個人每人都當胸着了一拳，

而飛回門內來了。

「那不是炸彈！」鄧高微笑，「那是一隻無線電波指引器！你們以爲眞的這麼容易可以搶到我的東西？我不過是故意讓你搶去，好讓箱子告訴我你的所在吧了！你以爲那件東西眞會在箱子裏？我不過是用這隻箱子做幌子！你就是搶，也祗搶到一隻無用的箱子吧了！」

由於鄧高的出現是太意外了，使大家都呆了一陣，所以鄧高有機會把他要說的這句話說出來。但是跟着，他們就醒覺過來了。

他們吆喝着向鄧高圍了過去，一共有四個人，揮着拳頭，他們這四個人，是和鄧高在賭場的附近交過手的，他們知道鄧高有多大的能耐，所以他們在動起手來的時候，也份外小心翼翼了。

鄧高的拳頭不容易擊中目標，他們祗是纏着他，一面讓老闆杜學進有機會逃走。鄧高也明白他們的用意，而盡了他的能力去加以制止。

他兩度衝開了他們的包圍，杜學進剛剛到達門口，又給他截住了，不讓他出去。杜學進祗好回到了廳中。

杜學進的額頭上開始冒滿了大汗。

蓬！一個人終於中了鄧高一隻拳頭，整個飛出了門外。於是，保護杜學進的人又少了一個。

「杜學進！」鄧高一面動手，一面冷酷地叫着，「你知道我爲什麼來這裏嗎？我是來殺死的！血債血償你逃不了！」

廳子的門口，那人跌出去的地方又出現了一個人影。一時鄧高下意識地還以爲是跌出去的那個人進來了。不過，他的敏銳的觀察力又使他瞥見了，這是一個瘦長的人，而這人的手一揮。

鄧高下意識地一矮身！呼！一把飛刀在他的頭側飛過，「托」一聲嵌進了廳中的一隻柜子上。

那個飛刀手，他也來了。這一下，使鄧高窒了一窒，杜學進便有機會衝到門口，從飛刀手的身後閃了出去。

「別走！」鄧高喝道。

但飛刀手的手又揮動了，這一次是兩隻手一齊揮動的。兩把刀向鄧高飛過來。鄧高冒了一額的汗，連忙向地下一滾，讓那兩把飛刀在頭上飛過了。

當他再爬起來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已經逃了出去。

鄧高咬牙切齒地咒罵着衝到門口，但是他們已經逃到了花園的門口。

飛刀手又擲出一把飛刀，鄧高不得不又停步，閃了一閃，「托」！那把飛刀刺進了一棵樹的樹身。

鄧高再追到門口，發覺門口已經停着一部車子，而他們的最後一個人也正在爬上車。

鄧高快步跳過去，車門關上，車子開動了。鄧高追在車子的後面，伸手要去拉車子的門柄，可惜却是慢了一點。車子和他的距離愈來愈遠，最後絕塵而去。

鄧高停了下來，皺着眉頭。現在情形可是麻煩一點了，給杜學進逃掉。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杜學進可以躲的地方很多的，他到哪裏把杜學進再找出來呢？

他嘆了一口氣，聳聳肩，沿着那條路慢慢步行着。他喃喃着說：「我有辦法的！我有辦法的！不過，現在時間已經不早，我也得先找個地方睡一覺了。」

× ×

余潔心是來這裏找尋鄧高的，她知道這裏是一個危險的地方，而鄧高所做的是危險的事，她要趁鄧高還沒有闖禍之前找到他，把他勸走。

她找了一個晚上都找不到鄧高，在一家經濟的旅館租了一間房間過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才起身去找尋。

她還記得鄧高的習慣，鄧高是喜歡在下午和夜間活動的，極少早起，所以她也認爲她是不需要太早起身去找了。

她到賭場去巡了好幾轉，然後就到當地的圖書館去。如果鄧高需要消磨時間的話，他是一定會到圖書館來的。她決定如果在圖書館裏找不到鄧高的話，她會隔一個鐘頭就來一次，直至找到鄧高爲止。

她果然沒有在圖書館裏找到鄧高。也許時間還是太早了，鄧高還未曾出現。

她有點失望地離開圖書館。當她踏到街上的時候，她並沒有注意到有一部汽車正在馳過，而車中人一看見她，就把車子煞停了。

車上的人原來是就是杜學進的手下那個飛刀手。他揮着手指揮和他坐在一車中的二個手下。

那二個手下下了車，飛刀手又把車子開動了，慢慢地行駛，兜了一個圈子，到了街口，停在那裏等着。

潔心正向這個街口慢慢地走過來。

當她走到的時候，飛刀手叫道：「余小姐，我送你一程吧！」說着就把另一邊的車門打開。

余潔心窒住了，恐怖地睜大了眼睛：「你——是你，李偉倫！」

「是我，」飛刀手李偉倫說，「上來吧，我們去談談！」

「不！」余潔心恐懼地叫着，轉身就跑，却撞進了二個男人的懷中。這二個男人，也就是剛剛下了車的那二個李偉倫的手下了。

他們一人捉住了余潔心的一條手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她整個提了起來，塞進了車中。余潔心想叫，車門已經關上，車子開動了。

她叫喊起來，車窗的玻璃却是已經絞起來了的，她的叫聲傳不到外面去。

「李偉倫！」她流着眼淚，委屈地質問着，「你究竟想幹什麼？」

「你來這裏又究竟想幹什麼？」李偉倫吃吃笑着，以問題回答她的問題。

「這不干你事！」余潔心叫道。

「你不告訴我你想幹什麼，」李偉倫微笑着，「我却猜得到！你是來這裏找鄧高，但是，你永遠找不到他的了！」

「放我！」

「不行！」李偉倫涎臉而笑，「你是一個很有用的人質，太有用了！我怎能放你？」他咯咯大笑起來。

× ×

就在此刻，鄧高却正在踏進圖書館。眞的緣慳一面。如果他早點來，他就可以碰到余潔心，而余潔心也不會碰到李偉倫了。

他一點也不知道余潔心已經遭遇了如此可怕的事情；事實上，他根本就不知道余潔心是已經來了。他來圖書館是打發時間，一如人家上茶檔去喝茶。

他是第一次來這間圖書館，所以少不免先巡一巡，熟悉一下那裏的形勢。他發覺這是一間相當大的圖書館，而他所要的書，乃是在一條「小巷」的末端。那是一條由兩排書架造成的小巷。

他進入了小巷的盡頭，找到了他所要的書，轉身，却被一個人擋住了去路。這個人就是司馬洛，手上拿着一份報紙。不過，他看來可不大像是昨天的司馬洛的，因爲他一隻眼圈已經黑了，顴骨上又有一塊兩塊紅。

司馬洛正在對着他微笑，鄧高對他苦笑。

「世界眞小，」司馬洛冷冷地說，「我們又遇上了！」

「呃——昨晚的事有點誤會，」鄧高吶吶着，「我開車來時你已經倒下了，我直接追他們，又追不到！」

「多謝你賜我一個黑眼圈，」司馬洛說着，忽然把手上的報紙拿開，原來報紙下面，他的手上竟然是拿着一把手槍的。

鄧高抖了抖：「別……別開玩笑！」

司馬洛把槍伸前，抵住了鄧高的鼻子，直至鄧高的鼻頭也塞進了槍咀的孔中。他說：「這是一把眞槍，我並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但……但我也罪不致死呀！」鄧高額上冒了很多汗。

司馬洛還是冷笑：「你不是想我死嗎？想我死就是意圖謀殺！意圖謀殺，也是死罪！」

「但——但——你不能在這裏開槍呀！」鄧高又吶吶着，「這……這裏是圖書館，要保持肅靜的，想想看，如果一開槍，那該是多麼吵！」

「你已經一脚踏進了鬼門關！」司馬洛冷笑着，「還怕什麼吵？」說着，他就扳動了槍機。

格搭一聲，鄧高差點就此暈了過去，但是，他的腦袋並沒有失掉。祇是格搭一聲而已。並沒槍聲，並沒有子彈射出來。

司馬洛把槍拿開，格格地笑了起來。

鄧高用衣袖抹着額上的汗，快要在地上坐倒下來了。「我的天！」他說，「別開這玩笑好不好！」

司馬洛從袋裏取出子彈，納入槍中，又把槍轉過來，向鄧高手裏一塞，說：「這是送你的！」

「爲什麼？」鄧高問。

「因爲你需要用槍，」司馬洛說。

「我並不需要用槍！」鄧高說。

「你需要的，」司馬洛說，「因爲我聽到一個消息：他們已經請來了一個槍手來對付你！你是一個很强大的敵人，他們認爲一個槍手才能對付你的！」

鄧高看着手中的槍，有人在外面經過，司馬洛忙用報紙替他把槍遮住，一面發急地叫道：「媽的，收起來好不好？」

鄧高把槍放進了衣袋，仍然懷疑地看着司馬洛：「你從哪裏弄來一把槍的？在這裏找槍並不容易，連他們也拿不出槍來對付我！」

這是一座靠賭生存的城市，賭場裏有的是現錢，而槍是搶錢的最好工具，所以當局認爲禁絕任何人等携帶槍械好些。

「原來你也相當熟悉這個地方，」司馬洛微笑，「但你也熟不過我，我有我的線路，可以取到一把槍的！」

「爲什麼幫我的忙？」鄧高問。

「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因爲你是我老頭子的好朋友！」鄧高恨恨地說，「別再提這個了！不然我要轟你一槍了！」

「你已經說了？」司馬洛一攤兩手。

「第二個理由呢？」鄧高問。

「我也想把箱子找回來的！」司馬洛說。

「哦，找回箱子！」鄧高差點忍不住笑了，「對了，你已經把它買下了的！」

「所以，」司馬洛說，「我就把這槍子給你，希望你好好用它！」

「當我把箱子奪回來時，」鄧高說，「我就還給你？」

「當然了！」鄧高說，「好了，我也得走了，再見，不過，我們每天中午，到這裏來一趟，見一見面，保持聯絡，好不好？」

「好的，」鄧高微笑，「假如你活得那麼久！」

司馬洛走掉了，他說他需要去見醫生，而看來他也眞是需要的。

鄧高在一個背向門的安全位子上坐了下來，看着書，但却是心不在書的。他的心一直在盤算着，考慮着這件事情，現在他有了一把槍，威力當然是更大了，但，怎樣可以找到杜學進？

這裏是杜學進的城市，杜學進可以躲的地方一定還多過狡兎的三窟！怎樣找？

也許，只好等杜學進所聘用的這個槍手來找了。這人什麼時候來？

鄧高的眼光在圖書館中掃視着，忽然停了下來，停在兩行桌子之外，一個美麗的女人身上。一個很美麗的年輕女人，但不像是光臨圖書館那種人物。而且她也是心不在書的，鄧高看得出，她是一直都是在暗中注意着他。

於是鄧高也向她投以感興趣的眼光，一面希望這不會就是杜學進請來的殺手。一個美麗女殺手！那是多麼煞風景的事？

終於，他們的眼光接觸了，牢牢地膠着，沒有移開，而再跟着，她就站了起身，向鄧高走過來了。婀娜多姿，而身裁美妙。

她在鄧高的面前站住，說：「鄧先生，你不介意我和你坐在一起吧？」

鄧高聳聳肩：「這裏是公衆地方！隨便坐吧！」

那女人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鄧高嗅到一股很濃的香水氣味。不過是很好聞的上價香水。

「我叫桃麗！」她說。

「素仰素仰，」鄧高說，「不過，似乎你已經知道我叫什麼名字了！」

「你就是鄧高先生，」桃麗說，「而且我知道你是打算殺死杜學進的！」

「想不到你會這樣坦白！」鄧高說。

「因爲，我也是想殺死杜學進的！」桃麗說。

「唔，」鄧高說，「那是更大的巧合了！」

「既然我們是志同道合的人，」桃麗說，「那麼我們應該合作了，對不對，鄧先生？」

「對的，」鄧高說，「但，合作兩個字却似乎用得不大好吧？應該說是你要我助你。如果你能殺死杜學進的話，你早已殺了他了，對不對？但你沒有殺他，現在你要我幫助你去殺他！」

「我說是合作，」桃麗說，「我幫你，你也幫我！你現在還不能殺死杜學進，因爲你不知道他在哪裏，但我知道他在哪裏！」

「唔，這算是合作了，」鄧高點點頭，「好吧，杜學進現在在哪裏？」

「他此刻在哪裏我不知道，」桃麗說，「但，我知道他今天晚上十點鐘會在哪裏！他十點鐘有個約會，一定要去的，我可以帶你去！」

「唔，好的，」鄧高微笑，「我們合作吧！」

「我們合作！」桃麗伸出手來，鄧高和她握手。一隻很柔軟很滑的手，而且她用指尖輕揑他的手心。這輕輕一揑使一陣微微的癢一直傳到他的心裏。

「你大概也知道我是爲什麼要殺死杜學進了，」鄧高說，「但你呢？你又是爲了什麼？」

「爲了賭，」桃麗冷冷地說，「我的父親，他到杜學進的賭場去和杜學進賭大錢。杜學進是賭得不老實的，我的父親傾家蕩產，還要簽下借條，結果他自殺！」

「唔，很老的故事了，」鄧高說，「不過這倒是一個很充份的理由！」

「我要殺他！」桃麗說，「我們一起把他殺死！」

「但這是十點鐘的事！」鄧高說，「還有幾個鐘時間，我們到哪裏消磨呢？」

「到我家去吧！」桃麗說，「我請你吃晚飯。我自己動手！我的烹飪術也許不是第一流，但是吃過的人，至今還沒有一個埋怨的！」

「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鄧高微笑，「有這樣美麗的廚師，誰還在乎菜好不好吃？」

× ×

桃麗的家是一座兩層的花園洋房，環境很優美，前面不遠就是海，背後是一大片樹林。

桃麗告訴鄧高，這樣一間美麗的屋子租錢並不貴，因爲此地空屋有的是。

「我在賭場做發牌女郞，收入也够維持這樣一個家了，」她說，「只要不賭，就可以過得很舒服！」

說這話時，他們是在她廳中跳着舞。外面天已經黑了，雖然距離十點鐘尙遠。他們已經吃過了晚飯，一直談得很好，後來她開了電唱機，提議跳舞，他們便在廳中跳起舞來。

她的頭埋在他的肩上，全身都放鬆了，表示着一種完全的奉獻。

那種女性特有的香氣混和着香水的氣味透進他的鼻端，而且香水氣味已隨時間而冲淡了，就使那股氣味顯得更加自然和更加好聞。

鄧高不由自主地輕吻她的臉頰，她也有很强烈的反應，她把臉轉了過來，對他獻上咀唇。

他們吻在一起了。吻得很熱烈。一直都是保持着矜持斯斯文文的，但現在矜持和斯文都已被冲破了，好像決了堤的洪水似的，一發就不可收拾！

她喘起氣來，喘得很厲害，當鄧高問她睡房在哪裏的時候，她低聲地說：「不在樓下！」

於是，鄧高把她抱了起來，抱到樓上去。

樓上就是睡房，有兩間，而且兩間都各有一間在房內相連的浴室。這是一座相當可愛的屋子。

鄧高把她抱進了她住的一間，放在床上。

但當他要吻下去的時候，她却用兩隻手推拒着他的胸。

「等一等，」她咭咭地笑着，「我要到洗手間去一趟。」

鄧高放了她。他是明白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決不能反對一個女人先到洗手間去一趟。

她進了洗手間裏去，掩上了門。鄧高坐在床上，取出一根香烟，點上了，吸着等着她。

大約五分鐘之後，她在門裏嬌憨地叫起來：「鄧高？」

「什麼？」鄧高問。

「我要你抱我出去！」她說。

「開門吧！」鄧高說。

「但我害羞！」她嬌憨地，「現在我都脫光了！」

鄧高吃吃笑：「不要緊的！一會兒你就不害羞了！」

「我要你也脫光了才進來，」桃麗說，「這樣我就不害羞了！」

鄧高的心裏微微癢了一癢。這個女人，倒是很懂得玩這種遊戲的。很會製造情調。

於是他動手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搭在床邊。當他取出那把槍的時候，他有點尷尬了，不知道應該放在哪裏好。如果放在床邊的床頭櫃上，那是未免煞風景一點了。

於是他便把那把槍放進了床底。除非她掉到床底下去，不然她是不會特意向床底下望一眼，而看到那把槍的。

他也完全脫光了，然後走到浴室的門口去，輕輕敲門。

「你還有衣服嗎？」桃麗問。

「沒有了！」鄧高說。

「那麼進來吧！」桃麗說。

鄧高的血液奔流速度提高了一點。他把門推開了。

桃麗就站在浴室的盡頭，近窗子的地方，兩隻手交抱在胸前。她的身上果然是已經一絲不掛了。而她的遮掩，也一定不是爲了害羞，不然的話，爲什麼只是遮着上面這個重要性較次部份呢？

他對她微微一笑，她嬌羞地把臉別轉過去。

鄧高再上前了兩步，忽然定住了。因爲有一些冰冷的東西抵住了他的頸背。一隻槍管。

「不要動！」一把男人的聲音在後面操着英語說，「不要動！一動，你的頭顱就要爆炸！」

鄧高不敢動了。果然是一個圈套，一個很巧妙的圈套。脫光衣服！哈！脫光衣服，當然就可以保證，他的身上是沒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武器了。

全身的汗毛都直豎了起來，血液就像結成了冰。怎麼那人還不開槍呢？他在等什麼？

「現在出去吧！」那人冷笑，「我出去和你親熱！」

那把槍在後腦把鄧高推動，使他轉了過來，走向浴室的門口。接着，毫無預兆地，槍咀擊中了鄧高的耳側，使他向房中仆了出去。

他完全不提防有此一着，由於抵住後腦的槍咀在他中擊之前並沒有離開過。如果槍咀離開了一下，他也會知道它是快要擊下來而有所準備的，但是沒有。

他仆到了床上去，耳朶痛得像火燒一樣，痛得他眼前升起了一陣紅霧，而通過這一陣紅霧，他看到那是一個頭髮咖啡色的西洋年輕人，出乎意外地相當矮小，但是手中有兩把槍。

這兩把槍使他像有二十呎高了。

他是用一把槍抵住鄧高的後腦，而另一把槍敲下來的。現在，他的咀巴輕蔑地歪着，眼中閃閃的露出兇光。

鄧高企圖爬起身，但是那人擺擺槍，命令道：「躺着好了，朋友！躺着的時候，你眞好看！」

鄧高只好靜靜地躺着，隨機應變。他一面吶吶着說：「你……你是桃麗的丈夫嗎？」

「我不是她的丈夫，」那人冷笑，「不過要和她睡覺的話，倒是隨時可以！」

鄧高現在對桃麗是完全沒有好感了。不過，他暫時却也沒有空閒去恨桃麗的。他苦笑：「我還以爲這是捉姦，不過，雖然不是，我希望可以用錢解決！」

「不能用錢解決！」那人搖着頭，「不過倒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的！你告訴我那東西在哪裏！」

「哦，杜學進派你來的，」鄧高說。

「大家都知道的事，無謂多提了吧？」那人說，「杜學進派我來殺你，我馬上就可以成功的，但他還交給我另一個任務，就是把那件東西找出來，現在我要你告訴我，在哪裏！」

「告訴了你也是要死的了，」鄧高說，「那我何必告訴你呢？」

「你要告訴我！」那人說，「理由就是，如果告訴了我，你可以死得很舒服，你不肯說呢，你會死得很痛苦，一吋一吋地死掉，而且，在死前，你還是要說！」

那人說着上前，左手的槍忽然猛的揮動，在鄧高的肋骨上鞭了兩下。鄧高痛得把身子縮成了一球。

那人又退後，冷笑着：「這只是示範，你還不肯學乖的話，還會有更厲害十倍的！」

他的左手很熟練地動了起來，單着一隻手，就能把左手槍中的子彈全部褪了出來，隨卽又是單着一隻手，在彈膛中再納進了一顆子彈。一直，右手中的槍都是指着鄧高的。

他把左手的槍的彈膛在臉上一揩，那彈膛滴溜溜地轉動着，當轉完了時，就無法知道子彈是在哪一格，總之知道六個彈槽中有五個是空的，只有一個的裏面是有子彈的。

那人對着鄧高扳了一次槍機。「格搭」一聲，子彈不在那一格彈槽內。那人縱聲大笑起來：「你的運氣眞好，沒有丟掉一條手臂！這叫俄羅斯輪盤，你知道的！」他又扳了一下槍機。

還是沒有響。

鄧高嚇得魂飛魄散。他知道那人再扳槍機時，槍响的機會就更高了。他哀鳴起來：「我說，我說，不要開槍，救命，救命！」

他一滾身滾下了床的另一邊。

「說！」那人的笑容不見了。

「你……你先把那槍拿開！」鄧高嗚咽着。

那人咯咯大笑，不知道跟着想講些什麼，但總之他是沒有機會講出來了。鄧高在地上一伏，就取到了他放在床底地上的手槍。

他知道他只有一兩秒鐘時間，而且他知道他不能再抬起頭去的。他就向地上伏了下去。

通過床底，他只看見那人的雙脚。這也是很不錯的目標。他貼在地上放了兩槍，那人的右脚化成了一團紅色，左脚則離地飛起，俱因爲身子失去了平衡翻倒，而致左脚也離開了地面的。

鄧高繼續放槍，那人跌倒地上，便中了繼後而來的槍彈。鄧高不敢停止，因爲這人手上有兩把槍，是極端危險的。

一直到放完了槍中的子彈，鄧高才慢慢地站起來。

那人已經死了，他根本就沒有還擊的機會。鄧高用手臂抹去了額上的汗。

浴室的門砰地關上，下了鍵。桃麗當然已經看到了戰果，而且知道這戰果對她是非常不利的。

鄧高淡淡地微笑：「開門吧，桃麗，妳逃不到哪裏去的！」

桃麗並沒有反應。鄧高說：「我限妳二十秒鐘，桃麗，妳不開門，我就自己進來了！」

二十秒鐘過去了，桃麗仍然沒有開門。鄧高一踏上前，用肩向門上一撞。那門一陣震動，把他彈了回來，鄧高再一撞，門鍵就破掉，門開了。

浴室內並沒有人。窗子是開着的。鄧高咒罵一聲，衝到窗前，伸出頭去向下望。他看見桃麗已經到了樓下了。她就是這樣赤裸裸地爬出了窗外，沿着水渠爬下去了的。現在她正在拾起衣服。原來她是先把衣服丟了下去，然後人再爬下去。

「站着，不要動！」鄧高喝道。

但桃麗帶着衣服，向屋後的林中奔去了。

鄧高咒罵着跑回房中，拿了他的衣服鞋襪，捲成一球，再奔進浴室，衝到窗前，首先把他那一團衣服鞋襪丟下去，然後自己也爬出窗外，沿着水渠爬下去，很快就到了地上。

桃麗也能爬下去的，他當然是爬得更

容易了。

他拾起了衣服，另一隻手拿着那已經放空了的槍，追在她的後面。

一個赤裸的男女，各自携着衣服在林中追逐，這實在是相當滑稽的鏡頭，不過這裏沒有觀衆，沒有人笑他們。

桃麗是逃得相當快的，只可惜跑步並不是她之所長，而且，她也不懂得走直徑的。

後來，她聽不見鄧高的脚步聲，以爲是已經擺脫了他，便停了下來。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一條手臂從旁伸了過來，在她的頸上一繞，就把她拉了過去！

桃麗驚叫一聲，撞到了一個人的身上，發覺這個不是別人，正是鄧高。鄧高把她緊緊地抱着，槍咀抵在她的額上，哈哈地笑起來。

桃麗也不敢再叫了，由於鄧高有一隻槍咀抵在她的額上。

鄧高吃吃笑：「桃麗，這一次，妳是眞的可以幫助我了，妳可以幫助我找到杜學進的！妳是他派來的吧？」

「不……不要殺我，」桃麗哭起來了，「我是……我是被逼的！」

「杜學進逼妳這樣做的？」鄧高問。

「是……是的，」桃麗說，「我……我並不是完全說謊，他的確是逼死了我的父親……」

「他逼死了妳的父親，妳還要替他服務？」鄧高說。

「沒有辦法，」桃麗哭着，「他控制了我！如果我不聽他的命令，他就會殺我了！」

「現在是妳報仇的時候了，」鄧高說，「妳告訴我他在哪裏，我去解決他！」

「他……他就在英雄巷的別墅裏！」桃麗說，「英雄巷二十二號，那間樹林中的別墅！」

「妳最好別再說謊了，」鄧高說，「我最討厭的，就是那些說謊的女人！」

「我……我沒有說謊，眞的，」桃麗說，「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張開咀巴來！」鄧高命令，「張大一點！」

桃麗只好把咀巴張了開來。大大地張着。鄧高把一團東西向她的咀巴裏一塞，完全塞了進去。原來這就是鄧高的襪子。

桃麗的咀巴給襪子塞滿了，就無法再發出聲音來了。鄧高吃吃笑着把她推過去，使她面對着一棵大樹。

「抱着它！」他命令。

桃麗只好遵命。鄧高就用她的襪褲捲了起來，作爲繩子，把她的兩隻手腕繫住了，使她緊緊地抱着那棵樹。

然後他又用襪褲的另一隻脚把她的雙脚也縛住了。剩下來的衣服，他也不浪費，都撕破了，結成布條，把她的身子纏在那樹身上。桃麗是完全不能動了，只能够在喉嚨間發出「唔唔」的聲音。

「別怪我這樣對妳，」鄧高說，「如果萬一我死了，杜學進的人找來看見妳這樣他們也會原諒妳，知道妳是被逼的！」

桃麗不能開口求饒，只能用眼睛做出哀懇的表情，以及在喉嚨裏發出乞憐的唔唔之聲。

鄧高輕輕在她身上摸了一把，吃吃笑：「眞美麗，可惜我却沒有時間享受！」

然後他就走了。

桃麗極力掙扎。但是沒有用。鄧高縛得很緊，而她的力氣又實在不大。

刀光匝地　槍聲震天

鄧高並沒有浪費時間，一離開了樹林，就直摸到了杜學進的英雄巷的別墅去。

這所謂「英雄巷」實在並不是一條小巷，也甚至不是一條街。許多地方的地名，都是莫明其妙的。

這是一座不大的別墅，和桃麗那一座差不多大小，不過環境是優美得多了，周圍都是山野樹林。如果是白天來這裏，鄧高是遠遠就會被看見的。但現在是夜間，所以他能够悄悄地潛進。

杜學進正在樓下的廳中辦公，正在查閱着一些帳目。

他只有一個人。旁邊的窗口是開着的。鄧高就是從旁邊窗口望進去看見他，也就是從窗口一跳跳了進去。

杜學進嚇得「哇」一聲大叫了起來，連手中的帳簿也抛起了七八呎高。

「好了，坐在那裏別動！」鄧高低聲命令着，擺擺槍。

杜學進呆在那裏了。

鄧高迅速閃到了身邊的牆角，用背貼在那裏，以使背後及窗外都不可能有人對他暗算。

杜學進發抖着，咀巴一開一闔，就是說不出話來。鄧高吃吃笑：「哦，很好，你是正在算帳！這正是算帳的時間呢，我們就來算算我們的帳吧！」

「唔……呃……」杜學進吶吶着，「我們可以好好地談談的！」

「是的，但首先，把你的人都叫進來！」鄧高說，「你有多少人在屋外，在樓上，你都把他們叫進來！我不想有人暗算我！」

杜學進清了清喉嚨，就像喉嚨間有很多痰塞着似的，然後，他就以沙嗄的聲音叫了起來：「喂！人來！喂，人來！」

有三個打手從屋外衝了進來，看見鄧高以及鄧高手中的槍，都呆住了。

「在地上伏下來！」鄧高命令，「不然，你們老闆的肚子上就先開一個洞！」

「照辦吧！」杜學進連忙命令，生怕鄧高眞的動手在他的肚子上開一個洞。

那幾個打手見主人有命，也只好照辦了，就在地上伏了下來。這樣，他們就是暫時失去了戰鬥能力了。

「樓上呢？」鄧高問杜學進，「樓上的人也通通下來！」

「你……哪裏找到一把槍的？」杜學進驚訝地問。

「你別管，」鄧高說，「我叫樓上的人下來，怎麼樣？下不下來？」

「來了！」有人在樓上叫。

跟着，一個女人尖叫了一聲。鄧高的背脊一凉。

他抬頭望上去，看見首先在樓上樓梯口出現的人就是余潔心，余潔心後面跟着的就是飛刀手李偉倫。余潔心的雙手已經給縛在背後了，而飛刀手李偉倫正推擁着

她，刀子擱在她的喉嚨上。

余潔心的頸上已經劃破了一個刀口，正在血涔涔下。這就是她尖叫的理由。

「把槍放下來吧，鄧高，」李偉倫命令，「不然，你的女朋友的喉嚨就要斷掉了！」

鄧高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冷汗暴出，使他的頭皮上有着針刺一般的感覺。

「叫他放了她！」他命令杜學進。

「李偉倫，別亂來！」杜學進也命令李偉倫，「放了她！」

李偉倫却不接受這個命令。他搖頭：「不行，我現在是爲自己打算了！放下槍，鄧高！」

鄧高咬着牙，找尋一個可以放槍射中李偉倫的角度，但是不行，李偉倫的要害都給余潔心的身子遮住了，射不中要害，那麼李偉倫在倒下來之前是仍有機會把余潔心的喉嚨割斷的。

「我給你十秒鐘！」李偉倫說着，刀子已經在余潔心的頸上收緊，她頸上的皮膚給割破了，又有血流出來。

鄧高本能地放了手，把槍丟在地上。他知道他是不應該這樣做的，但是好像有一股莫明的力氣，把槍從他的手中奪了下來似的。

也許是因爲看到余潔心流血，使他心痛吧。

杜學進連忙把他的槍拾起。

忽然，李偉倫的另一隻手一揮，一把刀子就飛了出來，直向鄧高的頭部飛來。鄧高眼睛暫時給槍所吸引了，要閃避已經太遲了。

刀子擊中了他的前額！

不過，却並不是刀鋒刺進了他的前額，而是刀柄擊中了他的前額。這個飛刀手的飛刀技術，果然是十分高強的，他可以計算到當刀子擲到的時候，剛好就是刀柄到達，因此，也不會刺死鄧高，而只是把他擊得暈去了而已。

鄧高軟軟地倒了下來，暈了過去！

杜學進哈哈大笑起來了。李偉倫這一下冒險行動的成功，使他大爲激賞。他高興地跳前去，在鄧高的身上踢了一腳。暫時，鄧高是不感到痛苦了。

「好了！」杜學進說，「人已經捉到手了，現在，就是要他招出，他究竟是把那件東西收藏在什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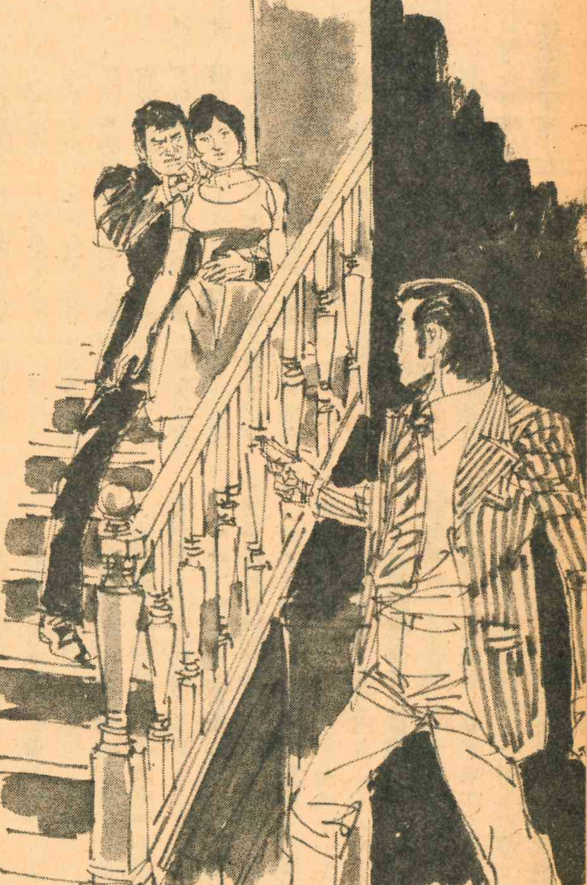
× × ×

當鄧高醒過來的時候，他是給用冷水潑醒的。冰冷的水潑到了他的臉上，使他一震，醒了過來！

他發覺他還是在那間屋子的廳中，躺在地上，而杜學進等人，就是圍着他而站立着。他的雙手已經給用繩子縛在背後了。而且躺在地上的還不止他一個人，余潔心也是和他躺在一起，也是一樣雙手給用繩子縛在背後，頸上的流血已經止了，不過是自己止了的。

杜學進站得最前，飛刀手李偉倫，則站在比較後一點的地方，威風地用兩隻手擱在腰間。他是一個陰鷙的人，不會妄逞英雄，凡做一件事，總有實用目的的。

杜學進提起了一隻腳，慢慢地向鄧高的臉上踏下去，直至踏住了他的鼻子，就這樣壓着沒有放開。鄧高也不掙扎，他只是沉着應付。



李偉倫以余潔心做人質，脅迫鄧高放下手中槍。

「不要……請不要這樣難爲他吧！」余潔心飲泣着哀求道。

「哈哈！」杜學進說，「你以爲我就是天生殘忍的嗎？我也是不想虐待什麼人的，我不過是想要那件東西，把那件東西拿出來，你們就會成爲我們的貴賓了！」

「給了他吧，鄧高，」余潔心說，「你究竟放在哪裏？拿出來給了他吧！」

「你以爲他眞會放過我們？」鄧高冷笑，「快點拿出來，也死得快點吧了！」

杜學進憤怒地叫了一聲，提起了那隻腳，再踏下去，這一次是重重的。鄧高連忙把頭一側，用臉的側面去承受了他這一腳。

他不想鼻子給踏塌。

「不要，請你不要！杜先生，」余潔心在旁邊哭着哀求。

「妳不想我虐待他，」杜學進說，「那妳告訴我東西是在什麼地方好了！」

「我也不知道，」余潔心慘苦地說，「我也還是剛剛再遇上了他的，還沒有機會問！鄧高，你還是告訴他吧！」

「不！」鄧高說，「你殺我好了！」

杜學進又暴怒地向鄧高的身上一陣亂踢。鄧高縮作一團，但忍着不叫出聲來。

杜學進弄得自己也氣喘喘的，不得不停了下來。余潔心在旁邊代替鄧高哭起來了。鄧高被打，她也實在心痛的。

「杜老闆，」陰鷙地在旁負着雙手的飛刀手李偉倫說，「你似乎走錯了路！」

「你來吧！」杜學進站開一點，「你打到他說爲止！」

「爲什麼要打他？」李偉倫微笑着，

走到了余潔心的身邊，在她的腿上踢了一腳。

余潔心尖叫了起來，鄧高馬上伸直了身子，喝道：「不要碰她！不准碰！」

「你看，」李偉倫微笑着，「踢在她的身上，痛在他的心上！」

鄧高咬着牙，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李偉倫從身上拔出了一把飛刀，用拇指揩揩那薄薄的，鋒利的刀尖。「現在聽清楚，鄧高，你再不告訴我，我就要把她劃開來了！不過我不會浪費的，我會先把她的衣服劃開，讓大家都有機會欣賞！」

他在余潔心的旁邊蹲了下來。

「不要！」余潔心哀嗚着，「不……不要！」

「你這樣做你會後悔的！」鄧高叫道，「我不會放過你的！」

李偉倫哈哈大笑起來：「不會放過我？你根本就連離開這裏都沒有機會了，還說什麼放不放過我？」

「把她剝光了！」杜學進在旁邊催促道。

鄧高的額上，冷汗出得更多了。

就在此時，他們忽然聽到窗外的園中傳來連聲吆喝。有人被拳頭擊中及有人慘叫的聲音。

杜學進和李偉倫都跑到了窗前去，向外張望。

「是那個小子！」李偉倫咬牙切齒地，「定是那個司馬洛！我們早就該把他幹掉的！」

原來現在，果然是司馬洛已經趕到來了。他正在與外面把風的打手遭遇，打了起來。已經有一個給他擊倒在地，另外二個圍着他。

「我們出去，先解決他吧！」李偉倫說。

「我也來！」杜學進說，「我帶這把槍出去，看看他強不強得過一顆子彈！」

「那麼阿強在這裏看着他吧！」李偉倫吩咐。

李偉倫雖然是杜學進的手下，却在那裏發號施令起來。大概這也是他常做的工作，替杜學進指揮和管理那些手下的。

其中一個打手留在屋裏看管着鄧高和余潔心，李偉倫和杜學進跑到了屋外去。

屋外仍有人在叱喝，而且響了一響槍聲。

「別讓他逃掉！」杜學進的聲音在叫着。

大概杜學進那一槍並未射中司馬洛，而司馬洛正在匆匆逃走了。不過在現時，鄧高却是沒有空去關心司馬洛了，他正在自身難保，非得先解決自身的問題不可。

由於杜學進和李偉倫已經出去了，祇剩下了一個打手在那裏看守着，要設法脫身，這就是時候了。

那個留守的阿強顯然很輕視鄧高，由於鄧高是被縛了起來的。他認爲鄧高是不會有什麼作爲的了。

他比較關心外面的情形，因此呆了一會，他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了窗前去。

鄧高知道，這是他動的時候了。鄧高一連串在地上滾動，直向這個阿強滾過去，阿強覺得聲音有點不對，忙轉過去，已經太遲了。

鄧高雖然雙手被縛在背後不能動，然而他的雙腳還是自由的。現在，他就利用他的雙腳。他的雙腳一分開，就好像一把大剪刀般向阿強的腳踁部份一剪。

他這一剪之力，當然不足以把阿強的腳踁剪斷，但是却使阿強的雙腳離開了地面，人也失去了平衡，打橫着倒了下來。

他沒有馬上就倒到地上。他是頭部先在窗沿上一撞「閣」！這樣撞了一撞，再彈起，然後人才跌到地上。這已經够了。他已經暈了過去。

鄧高一跳跳了起來。他的雙腳沒有被縛着，他當然是可以跳起來的。他低聲叫道：「潔心，快起來！我們得趁這個機會逃走！」

潔心是一個女孩子，沒有雙手之助，她是沒有那麼容易爬起來的，鄧高祇好伸出一隻腳去把她扶起。他們總算起來了。

「這邊，」鄧高低聲說道，「跟着我來！」

他們向屋子的後部跑去。

屋後的廚房沒有門通出屋外，但是有窗子的。他們就爬過了廚房的窗子，逃出了屋外，兩手仍然縛在背後，拚命撐動兩條還自由着的腿子，向樹林衝去。

「快點！」鄧高催促着她，「快點！潔心！」

接着，李偉倫就出現了。他舉着一把刀子，猙獰地微笑着高聲喝道：「好了，別走！」

他們當然是不會停下來的。他們仍然繼續逃走。鄧高低聲對余潔心說道：「你一直向前逃吧，等一會，我會轉到左邊去的！」

「不！」余潔心嗚咽着，「我不要和你分開！」

鄧高沒好氣地說：「我們不會分開的！我祇是要把他引開，解決了他之後，我會再來找你的！」

「但……但你的手還縛着，你怎能和他打？」潔心對他的話，是不大有信心。

「這個讓我去担心好了，」鄧高說，「你快走吧，快點！別嚕嗦我！」

余潔心祇好一直向前走，鄧高則故意跑得慢一點而墮後了，讓李偉倫不至失去他。

李偉倫快速地追前來，手中一直舉着那把刀子，準備一進入了可以擲刀的距離之內，就把刀子擲出去了。

接着鄧高就轉向左邊。

李偉倫也跟着他而轉左。現在的李偉倫，當然是以鄧高爲第一目標的。而且，他也下意識地以爲，余潔心乃是在鄧高的前頭。

現在鄧高雖然已經恢復了盡快跑，但到底他的手已經給在背後縛住了，不能跑得像平時那麼快，所以，李偉倫就一點一點地追近了。

終於，第一把飛刀擲了出去！

鄧高是不斷回頭去看李偉倫的，他也看見了李偉倫擲出飛刀，而及時一閃閃開了。

托！那把飛刀刺進了一棵大樹的樹幹上。

鄧高開始採取迂迴的路程，在那疏落的樹林中跑着。有那許多樹幹在阻隔着，

李偉倫的刀子，是沒有那麼容易直接擲到他的身上來的。

有兩次，在未到達鄧高的身體之前，就已經刺進在一棵樹的樹身上了。

但也有一次很險，刀子簡直在鄧高的頸側揩過。

李偉倫恨恨地咒罵着，仍然繼續落力追趕。

鄧高在林中轉來轉去。那林中的樹上，已經刺了好多把李偉倫的刀子了。然而，李偉倫却似乎一身都是刀子，用之不盡的。他還是有新的刀子擲過來。

他們在林中閃來閃去，好像捉迷藏似的。

忽然，鄧高停了下來。停在一棵他曾經經過的大樹旁邊。

那棵大樹的樹身上就插着一把李偉倫擲出去的飛刀。

鄧高就把縛在背後的雙手湊到那刀鋒上，利用刀鋒去割那繩子。

李偉倫仍在附近的樹林中沙沙地穿插着，一時看不見鄧高，而急於要把他找到。鄧高快速但是小心地在繩子上揩着，以不弄傷自己的手腕爲原則。

沙沙！李偉倫接近一點了！沙沙！李偉倫又近了一點，鄧高繼續揩擦着。

接着，李偉倫就出現在他視綫中了。

鄧高馬上拔脚就逃。托！又一把飛刀刺在樹身上了。但刺中的祗是樹身，而不是鄧高的身子。

鄧高繼續沒命地奔跑着。

「你逃不了的，鄧高，」李偉倫哈哈笑着，「你始終要捱上我一刀！」

他在樹林間轉來轉去，一面切齒痛恨着鄧高的頑强。追了這樣久，還是追不上。接着，忽然之間，鄧高又出現在前面。

李偉倫的手一揮，刀子又擲了出去。

鄧高一轉轉到了那棵樹的後面，李偉倫的刀子便祗是刺中了樹身。而鄧高的手也揚了一揚。

托！李偉倫的胸前也中了一把飛刀！那把刀子深深地刺進了他的心窩，深到祗剩下刀柄留在外面了。他難以置信地看着那刀柄，不明白這件事情是怎會發生的。跟着，他就仆下來，死去了。他沒有機會明白。

其實，事情却是很簡單的，鄧高手上的繩子已經割斷了，他在逃走中把繩子甩掉，拔出了一把李偉倫刺在樹上的飛刀，還給李偉倫。

李偉倫很會用飛刀，就可惜，他却不大會閃飛刀。

鄧高停了下來，傾聽着，聽不到余潔心的聲音。他低聲叫道：「潔心？」

前面的樹林一陣沙沙的響聲，余潔心忽然尖叫了起來。鄧高好像一支火箭似的向這聲音衝過去。

他看見了余潔心。有一個杜學進的打手已經找到了她，把她捉住，而潔心好像一隻發瘋的老虎似的掙扎着，不肯就範。

那人在潔心的肚子上擊了一拳，潔心軟了下來。然而這一拳却使鄧高爲之怒髮衝冠了。

「媽的，你這狗種！我要殺死你！」鄧高叫着。

那人急忙轉過身來。鄧高好像飛將軍從天而降，已經跳了起來，直向那人飛過去。

鄧高是右脚先行的，這隻先鋒脚的脚尖，一踢就踢中了那人的鼻尖。那人的鼻子就像一隻盛着鮮血的袋子給弄爆了似的，馬上鮮血迸射，同時仰後跌去，撞在一棵樹上，又給那棵樹撞得再仆了回來。

當他仆回來的時候，鄧高已經在地上站穩了，而且低低地擊了出去。蓬！他的拳頭正中了那人的心窩！

他這隻金拳頭，祗是一拳就够了！那人的眼睛和咀巴都張得大大的，慢慢地倒在地上，咀巴也吐出鮮血來了。

鄧高已經把余潔心扶了起來。

「你沒事吧？」他問。

「沒……沒事，你……你呢？」

「相當好，」鄧高微笑着，「你用不着担心李偉倫了，他已經死了！」

他拾了那人的刀子，把縛住余潔心的繩子也割斷了，余潔心的手恢復了自由，就攬住了鄧高的頸子，嗚嗚大哭了起來。

「別哭了，」鄧高狼狽地把她的手拉開，「我們得快點行動！」

「我們快離開這裏吧！」余潔心說。

「不，」鄧高說，「我們得看看司馬洛是在哪裏！司馬洛現在可能脫不了身，我們也得幫幫他才行！」

余潔心却似乎不大願意；女人總是和男人不同的，男人那種義氣感，她們總是不大明白。

就在這個時候，遠遠響起了「轟隆」一聲悶響。

「獵槍！」鄧高吃驚地說，「他們找來了獵槍！」

這實在是一個不大好的消息。獵槍是一種很犀利的武器，而他們呢，却是手無寸鐵的。

再遠一點，從另一個方向，又是傳來同樣的一聲。接着樹林發出沙沙的響聲，有人跑進來了。這個跑進來的人出現在眼前，就是司馬洛。

「你們——」司馬洛舒了一口氣，「我還以爲那用飛刀的已把你們殺掉了！」

「爆了大冷門，」鄧高微笑，「是我把他殺掉了，而且是用飛刀。那獵槍的聲音，是怎麼攪的？」

「杜學進，」司馬洛說，「他已經找來了獵槍，把路口守住了！」

「那我們走另一邊吧！」鄧高說。

「我也正是這樣想！」司馬洛說。

於是，他們就朝另一個方向逃走，不久就穿出了樹林。

司馬洛忽然大叫一聲：「伏下來！」

鄧高倒也是和他同樣地機警的，當司馬洛這樣一叫的時候，鄧高也同時猛的把余潔心一拖，大家仆到地上去了。

前頭幾塊大石的後面出現了一個人，手中就是拿着一把獵槍的。當他們一仆下來的時候，獵槍就「蓬」一聲響了，鐵沙從槍咀噴出來，像一陣雨似的，呼呼地從頭上掠過。那是射鐵沙的槍，一發射就有無數的鐵沙射出來，散得很開，可以射中的範圍很大，因此用不着有很好的眼界，也能射中目標的。假如他們是還站立着的話，他們就難免要給射中了。

一槍響過了之後，他們就馬上貼着地

面滾動，滾回林中。外面獵槍又響了一次，鐵沙「沙沙」地穿進林中來。

他們倒在地上，蛇也似的爬了一段路，才站了起來。

「媽的！」司馬洛喘着氣，「他們有好幾把槍，而且他們把我們包圍了！」

「如果他們追進來怎辦？」潔心担心地，「我們什麼武器都沒有的！」

「他們就是正在追過來了！」司馬洛一指。

通過那不太密的樹林，他們可以看見，有三人正在慢慢地走過來，手中都拿着獵槍。

那是不能硬碰的武器，而這幾個人是來得很從容不逼的，知道鄧高等人，是無法抗衡的。

「到屋子去！」鄧高說，「回到杜學進的那間屋子去！那裏是唯一可以躲的地力！」

他們轉身，飛跑着回到了杜學進的屋子。那屋子裏並沒有人在着。鄧高和司馬洛匆匆地把所有的門窗關上了，門也下了鎖。

「我們不能永遠守在這裏的呀！」潔心叫道。

「我們也總不能留在外面的，」司馬洛說，「你們小心點，讓我去找找！」

他在屋中到處跑，後來又跑進了地下室中。當他從地下室中出來時，他興奮叫道：「看呀！看我找到了什麼？」

原來，他的手中也拿了一把雙管獵槍了。

「還有嗎？」鄧高問。

「祇有這一把了，」司馬洛說，「此外還有不少的魚絲魚鈎！這裏似乎是杜學進的行獵別墅！」

「他一定在附近還有一位隣居有更多獵槍的！」鄧高說。

「依我看，他找到了七把獵槍！」司馬洛在窗前看着說。不錯，一共有七個人，都拿着獵槍，慢慢地向屋子圍過來了。從每一個方向。

他們是困住在這間屋中了。

鄧高撲過去，經過了走廊，找到了電燈總掣，關掉了，整間屋子便陷入了黑暗中。

那幾個人慢慢地接近，由於手中有獵槍，所以是滿有信心的。其中一個就是杜學進。

司馬洛冷笑：「再走近一點，他們就大大意外了！」

「可惜杜學進走得慢一點！」

不錯，身爲老闆的杜學進，是走在最遠的。他很小心，讓其餘的人打先鋒。

「這邊！」余潔心從她伏着的那個窗口低聲叫。

因爲那邊一個人忽然發足衝過來了。

「伏下！」司馬洛叫着，就轉身向那窗口衝過去。

那人還是充滿信心地衝過來。司馬洛把獵槍在窗子的玻璃上一抵，扳動槍機。轟隆一聲，他們的耳膜也快要震破了似的，窗子的玻璃碎成片片，外面那人簡直整個飛了起來，翻了兩個身，才仆倒在地，不動了。

其他的力面，獵槍一連串地響了，屋子的樓下每一隻窗子都碎掉，玻璃碎亂飛。但大家都已伏下來了。

槍聲繼續響，鐵沙好像雨一般從破了的窗子飛進屋中，在槍林彈雨中，司馬洛也爬到窗口去，把槍舉起來，再放兩槍。

接着忽然，外面靜了下來了。

司馬洛微笑：「現在，他們知道沒有那麼容易衝進來了！」

「但他們還是包圍着我們！」鄧高說道。

「他有這許多人！」余潔心担心地說，「如果他到賭場去把人都找來！」

「我不想信他會這樣做，」司馬洛搖頭，「杜學進雖然是這裏的黑社會頭子，但他不是政府，這裏的政府是不喜歡有人殺人的，這是明目張胆的謀殺，杜學進祇能讓他的親信參加！照我看，他的親信現在就祇剩下了那六個人了！」

「五個！」鄧高說，「有一個剛剛已經離開了他！」

「這又怎樣？」潔心說，「他還是圍着我們！我們的子彈會用完的，但他們可以再去找子彈！」

「談到子彈，我們還有多少？」鄧高問。

「兩顆！」司馬洛苦笑。

鄧高咀巴一緊。「杜學進一定知道他的屋子裏有多少顆子彈的！」

「總之他知道我們還有兩顆子彈，」司馬洛道，「那他雖然總共還有六個人，也是不敢貿貿然而來的了！」

「永遠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呀！」余潔心說。她是急於離開的。

「他也不想永遠這樣下去的，」司馬洛說，「現在這件事還沒有人知道，但再拖下去，消息傳了開去，對他就不妙了！照我猜，他會盡可能今天晚上解決！」

「讓他們來進攻好了，」鄧高揮舞着他那隻金拳頭，「就是有槍，他也要進得門來才行的！」

「我有一個更好的主意，」司馬洛說，「我在這裏也認識一些人的，我替它工作的保險公司在這裏有一間分行，我去打一個電話，消息就傳開了。」

他走過去，找到了廳中的電話，拿起來，聽一聽，按按鍵鈕，等一等，又再按鍵鈕，跟着嘆口氣，就把聽筒放回下來。

「電話線割斷了？」鄧高問。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點點頭：「電話線割斷了！」

「現在，祇有等他們來進攻了！」鄧高說。

司馬洛眯起了眼睛，向外面顧望一下。那外面是一片漆黑，幾乎什麼都看不見的。他說：「我們最好醒定一點！」

「窗口這麼多，」余潔心又表示担心了，「他們可以從任何一個窗口爬進來呀！而且，他們也可能從屋後爬上二樓，從二樓的窗口進去，在樓——」

「所以我們要很醒定！」司馬洛說。

「讓我到地下室去看看還有什麼可用的武器吧！」鄧高說。

他到了地下室中去了，司馬洛則仍然守在窗口，而且不時換一個窗口，以便能够提防每一個方向。

後來，鄧高出來了。他找出來了一大

拱魚絲。「看我找到了什麼？」

「我們可不是在釣魚，」余潔心說，「找這些魚絲來有什麼用？」

「祇要懂得用，」鄧高微笑着，「什麼東西都是很有用的！你們好好地守着下面吧，我到樓上去擺設一下！」

鄧高拿着魚絲上樓去了，樓下又剩了司馬洛和余潔心，在沉默中等着。在這個時候，司馬洛實在很想吸一根香烟，然而却不能够。香烟的火光，是會使他成爲一個很明顯的目標的。

他們聽樓上發出細碎的聲音，也不知道鄧高究竟是在弄什麼。後來，他們還聽到玻璃敲碎的聲音。

「他在幹什麼？」余潔心奇怪着，「難道他是在拆樓嗎？」

司馬洛微笑，道：「他是有他的辦法的！」

後來，鄧高終於下來了。他對司馬洛及余潔心點點頭，說：「行了！現在我已經佈置好了，不怕他們來，就祇怕他們不來！」

「你……究竟在那上面幹了什麼？」余潔心問道。

鄧高祇是得意地笑着，說：「當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會知道了！」

他和司馬洛一面就動手把廳中的傢俬移動，桌子及沙發都集中到了廳子的中央，打橫擺放着，以便他們可以用着抵禦子彈的擋箭牌。

然後他們就伏在這一堆傢俬的後面，等着。

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了，似乎並沒有任何動靜。接着，忽然之間，一個黑影就從窗口冒起來，手中竟然拿着兩把獵槍。

由於每把獵槍都有兩隻槍管，所以他是可以連開四槍了。他也就是一連放了四槍。

但是司馬洛等三個人是早已躲在障碍物後面了的，儘管這四槍的鐵沙可以射及廳中的每一個角落，却也傷不了他們。

接着司馬洛也提起槍來，放了一响。

那個人好像升天似的飛離了窗口，跌回窗外，在地上彈起了兩下，就不動了。

司馬洛微笑點着頭：「很滿意很滿意，經過了這一次教訓，他們好一會不會再來了！」

鄧高說：「他們現在知道，我們是還剩下了一顆子彈了！」

「一顆子彈也是可以殺人的，」司馬洛說，「他們誰願意先來受死！」

「我猜下一步，他們是要等時間再晚一點，就企圖爬上樓上，從上面入手了！」鄧高說。

× ×

鄧高猜得沒有錯。在大約一小時之後，就有兩個人悄悄地潛近了屋後。他們避免着窗口，到達了屋角，就貼身在那牆壁下。

那裏有二根水管通上二樓的窗子旁邊的。他們背上揹着獵槍，就小心地沿着水管爬上去，盡可能不發出任何聲音來。

一個爬得比較快，另一個則慢一點。

在屋子的另一邊，也同時有另外二個人正在作着同樣的事，也是正在沿着屋外的水管向上爬。不錯，一如鄧高所說，他們認爲從樓下進攻是不容成功的，所以，就從上面入手了。

而且，他們可以說是空羣而出的。五個人，四個人都來了。祇剩下了杜學進還在外面。

他們大概以爲，這是必定可以成功的進攻。

杜學進是明白他自己屋內的情形的。他已經斷定，除了獵槍以及那幾顆子彈之外，他們是不可能找到任何武器的。祇要進得屋內，從樓上居高臨下地放槍，他們就要完蛋了。

杜學進也對他這四個手下說明了這一點。所以這四個人，是充滿信心地向上爬了。

這邊的第一個人已經爬到了二樓的窗外。窗門是關上了的，但是他試拉一下，發覺內面並沒有門好窗門，他祇要把窗門一拉，就可以打開了。

於是，他把窗門拉開。然後跨上了窗緣。

他並沒有看到，窗口是橫着一根魚絲的。魚絲是透明的東西，在黑暗中，是更難看得清楚了。他正要跳進窗內時，就給這根魚絲攔住了。

魚絲給他一推，就牽動了鄧高佈置下了的一些機鈕。他知道有點不對，但是要退後，也已經太遲了。

一件黑黑的長方形東西以弧形路線從天花板上飛下來，向他直撞。他祇有機會看到，這原來是一隻床頭櫃，却沒有機會想清楚這床頭櫃是怎麼會從空中飛下來的了。

那隻床頭櫃撞中了他的胸部，他尖叫着，整個人飛了起來，飛出了窗外，向下直跌。他恐怖地尖叫着，伸手抓住了唯一他可以抓到的東西，那就是繼他之後爬上去的那個人的衣服。

那人也尖叫起來，拚命扶緊那水管，但是很可惜，他的衣服的料子太靭了，不能扯破，於是他也給拉落了水管，兩個人一起跌了下去。

隆！叫聲就在他們摔到地的時候中斷。他們就躺在地上，不動了。

屋子周圍那一圈是水門汀地面，很硬的，從這樣高摔下來，可不是玩的。

樓下屋裏的人自然聽到這聲音。

余潔心問：「這是怎麼回事了？」

鄧高微笑：「這邊，一定是那隻床頭櫃建功了！」

「什麼床頭櫃？」司馬洛也問。

「是這樣的，」鄧高解釋着，「我用幾根魚絲，佈置了一些簡單的機關，基本上就是把一隻床頭櫃吊到了天花板上。窗子打開，一觸動機鈕的時候，這隻床頭櫃就會給放了開來，向窗口盪過來了！就是這麼簡單！」

「這佈置眞好！」司馬洛稱讚道。

另一方面，那二個在屋後爬上去的人，也是同樣地聽到他們的同伴尖叫以及墮樓的聲音的。他們驚疑不定地停頓了一陣，但是，又覺得已經勢成騎虎，他們是非繼續向前不可的。於是，他們便又繼續向上爬了。

他小心地把窗子打開了一綫。似乎沒有甚麼不對，雖然，就是有，他也是不容

易看到的，因爲，在黑暗中，透明的魚絲並不顯眼。

於是，他把窗子大開了，跨進了窗門去。

他的脚好像踏着了甚麼東西，一條綫？忽然之間，房間的對面，一座衣櫃從另一座衣櫃的頂上跌了下來，這人吃了一驚，連忙下意識地扳動槍機。轟隆一聲巨响，那隻衣櫃的門也給轟裂了一大塊。但，就在這個時候，他已經整個人向上面飛了上去！

原來他的脚上已經給一隻用魚絲結成的活套套住了，魚絲是通過了天花板上一隻用以把吊燈懸掛着的鐵環的，而另一頭，則顯然是縛在那隻衣櫃上的了，衣櫃一跌下來，這個人便向上面升上去，這也是一個很簡單的原理。

這個人倒呆在那裏，魚絲深深勒進了他的脚踝，使他痛苦極了。他忙擺動獵槍，對着脚上的魚絲扳動。但是沒有槍聲發出來。這時他才記起了，原來子彈是已經用去了。

於是他再從身上拔出了一把刀子來，把身子拚命屈曲，刀子總算可以伸到那魚絲那裏去了。

刀子一揮，魚絲便斷掉。

他向七八尺下面的地上落下去，一面轉身以爲可以恢復自由了。轉了過來，面向着地板時，他才發覺，原來那地板上是擺滿打碎了的玻璃瓶，隻隻破瓶都是朝着上面擺放在那裏，就像一座玻璃的刀山。

他尖叫起來，他翻一個身，要跳回上面去。但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人不能如此輕易抵抗地心吸力。

他就這樣尖叫着跌下來，跌到了地面之後，他再叫了好久，才停了聲音。

在下面，司馬洛問鄧高：「這又是一隻床頭櫃嗎？」

「哦，不是了，」鄧高微笑着回答，「這次大一點了，這一次是一隻衣櫃！」

「一隻衣櫃？」余潔心把眼睛睜大了問。

「是的，一隻衣櫃，」鄧高說，「此外，還加上了許多瓶香檳！原來樓上是藏着好些香檳酒的。」

「這眞美妙！」余潔心說。

「是的，」司馬洛說，「你是一個很本事的人，鄧高，如果你的頭腦能用在正當用途上，那是更美妙了！」

「別又搬出我的老頭子那一套了！」鄧高不屑地說。

「原來你也知道你的老頭子不喜歡你做賊！」司馬洛說。

「別提我的老頭子！」鄧高尖聲叫了起來。

在這個時候，最後一個人已經在半途停了下來。他也聽見了同伴的叫聲，知道他們是都已經完蛋了。他也知道，每一個窗，都是死亡的陷阱，他是不適宜再進入那些窗口的了。

怎麼辦？就這樣退回下面去嗎？這樣，他却又是不服氣的，他抬起了頭來，向屋頂上望去。對了，屋頂上的天窗，他可以從天窗進去的。不要從屋旁的窗口進去了，從天窗進去吧！

於是他一咬牙，繼續向上爬上去，他爬上了屋頂。

那屋頂是斜的，屋頂上就半開着隻天窗。用一支鐵鈎支撑着的。他爬上了屋頂，拿下了鐵鈎，輕輕地把天窗開盡了，在屋頂上放平。

望下去，窗內是一片漆黑的，但是他熟悉這間屋子，知道下面是一間儲物室，地面離開天窗大約只有十二尺，而且儲物室裏沒有放着甚麼東西，他只要跳下去就行了。

他小心地坐到天窗的邊緣上，然後一跳跳了下去。

他猜錯了，現在，儲物室內已經多了一些東西。他的脚踏着了一隻用魚絲交織而成的網，這網承不起他的重量，陷了下去，接着，有一根魚絲在甚麼地方「拍」一聲斷掉了，接着，另一個魚絲造成的圈子收緊，箍住了他的頸子。

他大聲尖叫了起來，但是那根魚絲在頸上勒得更緊，很快就把他的尖叫割斷了。他的手背在槍機一緊，轟！鐵沙飛出去，把屋頂轟穿了一個大洞，而爆炸的反彈力也使槍飛離了他的手中。

他還是吊在半空，沒有跌下去。接着他的呼吸也停止了，只是軟軟地吊在那裏，就像一隻給蜘蛛網捕捉住了的大蒼蠅。

他很快就死去了。

在樓下，司馬洛道：「這是最後一個，現在就只剩下了杜學進了！」

「我希望杜學進快點來，」鄧高說，「讓我們解決他！解決他是最重要的，因爲他是我們的眞正目標。其他的人，都是浪費了！」

「也許他會再多找些人來！」余潔心對這一方面還是有點擔心的。

「他不會再多找些人來的，」司馬洛說，「我不相信他會！」

「也許，」鄧高說，「我們給一點鼓勵，他就會快點過來了！」

「鼓勵？」潔心奇怪地看着他，「怎樣鼓勵呢？」

鄧高馬上就示範他的鼓勵方式了。他大聲地叫了起來：「喂，杜學進，還有甚麼走狗可以派來的嗎？」

杜學進沒有做聲，鄧高又搬出了一連串下流而惡毒的揶揄和咒罵，聽得余潔心也紅起了臉。她忙推了推鄧高：「別亂講話！」

鄧高吃吃笑：「這不過是在演戲吧了，又不是罵你，你急甚麼呢？」

「太難聽了！」余潔心埋怨地瞪着他，「我不高興聽！」

司馬洛微笑：「也許，讓我來說，你就不怕聽了！」

「你們男人都是野獸！」余潔心罵着，用兩隻手指把耳朵塞住了。

不過，鄧高的詬罵，倒是眞有效的。杜學進有反應了。轟轟！一連响了兩槍，鐵沙如雨一般撒了鄧高伏着的那個窗口。好在他是貼身在牆壁上的，所以這兩槍也並沒有擊傷他。槍聲一响，使他們伏得更緊了。

兩秒鐘之後，槍聲又响了，却是來自另一個方向。

就是這樣，杜學進繞着屋子，從每一個方向放槍，直至屋中還沒有破的窗子，

都已全都打破了。

「這傢伙，」司馬洛說，「他的子彈似乎很多了！」

「他不想我們知道他實在是伏在那裏！」鄧高說，「我也不相信他會逗留在一個固定地方！」

「我看，我可以試試出去找他！」司馬洛說。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鄧高點頭。

「聽着，」司馬洛說，「你在這邊繼續罵他，當他開始放槍的時候，我就從另一邊出去！」

「不要！」余潔心惶恐地說，「這，這——是很危險的！」

「我們現在根本就是在危險之中！」司馬洛微笑着。他和鄧高都是慣歷危險的人，對危險的看法，當然是和余潔心不同的了。

「對了，」鄧高也說，「這是一個好辦法！」

說着，他又在那窗子前面破口大罵起來。余潔心又掩住了耳朵。

但是這一次，杜學進却並沒有放槍。只是靜着，沒有反應。似乎現在，他是可以受得起他們的辱罵了。這倒使司馬洛和鄧高不禁有點懷疑，他是否仍然在着，也許，杜學進是已經離開了。

「這也並非不可能的事，」司馬洛說道，「他一個人，也許認爲還是走爲上着了！」

「總得試一試他的！」鄧高說，「他逃走了，而我們還在這裏呆等下去，那不是大笑話嗎？」

「對了，」司馬洛說，「先試試！」

他把他那件現在已不大清潔的白色上裝脫了下來，套到了一張椅子的椅背上，慢慢地在另一邊窗口舉了起來。這樣，如從遠一點望過來，就會以爲是有一個人要從窗口出來了。

也好在他只是試一試，而不是眞要爬出去。因爲，那件衣服才一舉上去，槍就響了。「轟隆」一聲，鐵沙如雨一般撒過來，那件衣服便變成一塊千瘡百孔的破布了。

「這方法並不行！」司馬洛把椅子丟掉了，苦笑着說，「杜學進也不是一個傻瓜！」

「而且他還在守着呢，」鄧高說，「我們並不容易衝出去！」

不錯，看起來，他們要衝出去，是比較難一點了，顯然杜學進已不再衝動，而是變成了冷靜從事。也許杜學進正希望他們不耐煩而衝出來，那麼他就可以一槍一個，把他們都結果了。

暫時，他們也不能輕舉妄動，非在這裏守着不可。

「媽的！」司馬洛喃喃地罵着，「媽的！這個人眞不笨！」

「現在我們該怎辦呢？」余潔心問。

「還是等吧！」司馬洛說，「等到他不耐煩爲止！我相信他的耐性是會先比我們消失的！」

「對了，」鄧高也道，「正如司馬洛所說，他也不敢等到天亮呀！」

於是他們就這樣等着。

在黑暗中，鄧高和司馬洛都很少交談，他們只是在等着。時間過得很慢，而外面一點聲音都沒有。不過雖然沒有聲音，他們却也可以肯定地知道，杜學進是仍然在那裏的。

杜學進只是在窺伺着，等他們出來。

也許，杜學進轟碎了一件白衣服之後，就以爲他是已經把司馬洛殺掉了！

也許他是正在等着鄧高和余潔心出來吧？余潔心和鄧高，在他的心目中也許是唯一剩下來的二個生還者了。

沉默，沒有發生甚麼。

後來，似乎在無聊中，司馬洛道：「鄧高，我以前不認識你，現在認識了你，就覺得你是眞像你的老頭子了！」

「閉上你的嘴吧！」鄧高喝道。

「我是說眞的，」司馬洛說，「有其父必有其子！」

「好了，」鄧高怒冲冲地道，「我警告你！別再說下去了！」

「鄧高，」潔心說，「我也從沒聽你提過你爸爸的！」

「因爲他對我不好，所以我不提！」鄧高負氣地道。

「但是你爸爸對你很好呀！」司馬洛說。

鄧高只是又走到了窗前，負氣地伏在那裏，一聲也不响。

余潔心走到了司馬洛的面前，凝視着他。「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父親——」

「閉嘴！」鄧高吼道，「閉嘴！別亂提我的事情！」

余潔心只好又不再提了。他們又等着，在沉默和死靜之中。雖然杜學進已經再沒有動靜了，但是他們都可以感覺到杜學進是正在監視着他們窺伺着他們的。杜學進似乎忽然之間變得很有耐性了。

漸漸地，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了。

「天快要亮了！」司馬洛後來又終於開口道，「他一定快要來了，不然的話，他就不會來了！他會逃掉的！」

「我希望他逃掉！」余潔心說。

「我却不希望，」鄧高說，「我就是來這裏找他的，他怎能夠逃？他逃，我要追到他爲止！」

事實上，這個時候，杜學進也是正在爲這個問題而矛盾着。他知道他是應該暫時離開的，但是如果離開的話，鄧高他們就也會走掉了，而且留下了屍體——全部都是他的手下的屍體。

他在此地的威信完全失去的。而且，當地的政府也一定不會放過他。他只是黑社會，雖然有潛勢力，但是鬧出了這許多人命，影响了地方的名譽，影响了旅遊事業，他也會成爲一個不受歡迎人物了。

鄧高等人雖然還沒有傷到他，却是已經等於殺死了他一大半。

他非殺死鄧高不可，不然他就不能挽回他的聲譽了。

而且，他已經沒有時間，天已經快亮了。

在黑暗中，他的眼睛是亮閃閃的。閃着一種瘋狂的光芒，就像是一個身在瘋人院的狂人。

他的咀巴在喃喃自語着，發出來的是一連串的咒罵。事實上，他現在是語無倫次的。

他現在是正在怒火如焚。他的地位經已給鄧高破壞了。

「我非殺死他不可！」他喃喃着對自己說，「如果讓他逃掉了，雖然他沒有殺死我，我也等於是給他殺掉了！我非殺死他不可！」這樣說着，他就像是終於說服了自己似的，突然地把手上提着的獵槍揹到了肩上。然後，他再拿起了地上的另外二把獵槍，左右手各一把。

他深吸了一口氣，就向屋子飛跑過去，跑了幾步，左手的槍就向屋子的一個窗口放了一响，再跑幾步，又放一响。那獵槍中就只有兩彈，放了兩次之後，槍中的子彈已經用完了，他就把這槍棄掉，用右手的一把，又是一面跑一面放槍。

當他放完了這兩彈之後，槍中的子彈已經用完了，他就把這第二把槍也棄掉，而把背上揹着的一把也取了下來。

這時候他已經到達了窗口的前面了。

杜學進知道，他這一連串的放槍，是會使屋中的每一個人都低下頭伏了下來的，他相信可以讓他有一秒鐘的時間的。

他就提着那最後一把獵槍，一跳跳進了窗內，一面發出一聲尖長的怪叫。

余潔心也恐怖地尖叫了起來。到底她是一個女人。

杜學進好像一隻大皮球似的飛進了窗內，跌在地上，一滾，就向左右兩邊各放了一槍。他是用不着瞄準的，獵槍的射擊範圍是那麼廣，他向兩邊放槍，命中率可以說是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了。

司馬洛在黑暗中尖叫了一聲，跟着，司馬洛也放了一槍。

杜學進整個人飛了起來，在空中翻了一個身，再跌下來。人是跌在地板上，但是一條手臂却已經飛出了窗外去了。

他已經死了。

司馬洛說：「鄧高，潔心，你們還好嗎？」

鄧高和余潔心從一張破得連彈簧也出來了的沙發後面爬出來。沒有受傷。如果不是躲到了這張沙發後面，這時他們是會像這張沙發一樣破了。

「你呢，司馬洛？」

司馬洛從一張翻倒的桌子後面走出來，步伐不大穩重。余潔心走過去扶住他，吃驚地叫道：「司馬洛，你受了傷！」

「是……是……」司馬洛說着，忽然顯得很軟弱了。鄧高也連忙跑過去扶住他。在昏暗之中，他們都可以看到，司馬洛的整條左臂都是血淋淋的。

「我的天！他中了一槍！」余潔心慌亂地叫着。

「是的，」司馬洛說，「我太不小心，我的肩露出在桌子外，給射中了……」

這樣說着時，司馬洛的身子就忽然一軟，余潔心扶他不牢，更加吃驚地尖叫起來，不過鄧高却有充足的氣力把他扶住。

「他……死了……」余潔心嗚咽着。

「他沒有死，」鄧高說，「他只是暈過去了！我們找個地方讓他躺下來吧！」

他們把司馬洛抱到了一張沙發上，讓他躺好。現在已經沒有了敵人，鄧高就可以放心把電燈開亮了。

他把司馬洛肩上的衣服撕開，可以看到他只是肩部和手臂上中了幾顆鐵沙。血流得相當多，但並不是很嚴重的傷。有時傷得不重，人也一樣會失去知覺的，這是痛的問題，如果中槍的地方太痛，人就很容易痛得暈了過去了。司馬洛現在的情形就是如此。

「你看着他，」鄧高說，「我剛才看到下面有隻急救藥箱，我現在去拿吧！」

他跑進裏面去了，再出來的時候果然拿來了一隻急救藥箱，那是從地下室裏拿出來的。

他又叫余潔心去找來了一盤清水，爲司馬洛把血洗乾淨了，就用一隻吃西餐時挑蝸牛用的叉子消毒之後把司馬洛肉裏的鐵沙挑了出來。再把傷口用繃帶包紮好。

這之後，司馬洛就悠悠醒轉來了。

「你沒事了！」鄧高說，「休息一下，我們就可以走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

「還謝什麼？」鄧高苦笑，「你帮我，你帮了我我又帮了你，也不知道究竟是誰欠誰，有什麼好謝的呢？」

「你的老頭子如果知道這件事，一定很高興了，」司馬洛說。

「別提他！」鄧高吼道。

「我非提他不可的，」司馬洛說，「因爲他託我轉告你幾句話！」

「我不要聽！」鄧高固執地道。

「但你是非聽不可的，」余潔心說，「那是你的爸爸呀！」

「我不要聽！」鄧高用兩隻手掩着耳朵。

「這不是對父親的態度吧？」司馬洛說，「他是好意的！做父親，對兒女總是好意的！」

「他並不好意！」鄧高吼道，「我小時候就幾乎沒有機會見他！很少回家的，如果不是這樣，媽媽也不會傷心死了，這是好意？」

「沒有辦法，」司馬洛說，「他是做賊的，他不能不到處跑！」

「他可以改一門職業，也不見得會餓死的！」鄧高勃然地道。

「也許，這就是爲什麼他勸你改行了，」司馬洛說，「他知道做這個行業沒有好處。」

鄧高一時答不出話，但跟着他又强硬地握緊了拳頭。「我自己的行業，讓我自己去担心好了！」

「鄧高，他們都說得對的！」余潔心也插咀。

「不！」鄧高仍舊固執地說。

「你的父親愛你！」司馬洛說。

「是呀，他有心情回來時是對我很好的，但問題是他並不常常回來，有一次，他一連五年沒有回家。寄錢回來，但是人却五年沒有回家！」

「但他是愛你的，」司馬洛說，「你認識鄧新嗎？你的同父異母弟弟！他是跟在你父親的身邊的，但你父親並不愛他，也許是因爲他蠢鈍一點吧，總之你父親不大喜歡他，但他呢，對他却仍然敬愛！」

「這就是了，」鄧高說，「他對自己的兒子就是這樣的了！」

「我並不是說你的老頭子的做法值得效法，」司馬洛說，「我只是說鄧新的做法值得效法。可不是嗎？他是無條件地敬

愛他的父親的，你父親叫我來帮你，鄧新就塞給我五百塊錢……那是他積了三年的工錢，他是要給我作爲酬勞，叫我把這件事做得落力一點！」

「鄧新是個儍瓜！」

「有時，儍瓜做的事，却正是對的事！」司馬洛說。

「但還有那五年呢？」鄧高又吼道，「那五年，他連鬼影也不出現一下！」

「那五年他是在坐牢！」司馬洛冷冷地說。

「什麼？」鄧高驚愕地看着他。

「那時他是在監獄裏，」司馬洛說道，「他不想他的兒子知道他有一個做監犯的父親！」

「我的天！」鄧高低聲地呻吟般說。

「所以他不想你也幹這一行！他覺得你和他太相像了，不管你自己承不承認，總之我也是有一樣的感覺，你太像他了，雖然，一意孤行，他不希望你也有像他的一天！」

這一次，鄧高却沒有抗議了，只是低下頭去。

「他實在是十分關心你的，」司馬洛說，「以前的事他後悔，但是現在，你又不會接受他的補償。他知道這一次你做的這件案子是太大了，不是你一個人闖得通的，所以他託我來！」

「你不是保險公司的嗎？」余潔心問道。

「我是的，」司馬洛說，「這件事本來是我一位朋友的事，他是保險公司的偵探。我說服了他，把這件工作交給我，由我來幹。如果他來，他一定不會有我的耐性。他會一槍打死了你，把東西拿回去就算了！」

「司馬洛，你這人對朋友也算眞不壞！」余潔心說。

「平時我也沒有這樣耐性的，」司馬洛說，「尤其是賭場外面，鄧高騙我吃了一頓打。如果別人這樣做，我會把他的腿子也拆下來的。但，我答應過老頭子，而這是我答應他的最後一件事！」

鄧高吃驚地轉過來，瞪着司馬洛：「什麼最後一件事？」

「他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他是垂危的時候託我的！」

鄧高一跳過來，緊緊地執着司馬洛的衣服，頭筋暴現，眼睛瞪得又圓又大的。「爲什麼你早不告訴我？」他吼道，「爲什麼？」

司馬洛看着他，狡猾地微笑。

鄧高頹喪地放了手，掩着臉哭起來。

司馬洛微笑着說：「是他要我答應不告訴你的，他說你聽到了他的死訊只會笑，只會心涼。我不相信你會笑，而現在，你也果然沒有笑！」

鄧高哭着，余潔心用手帕帮着替他揩抹眼淚。他抬起頭來看着司馬洛：「他葬在那裏？我得去一趟！」

「我會帶你去的，」司馬洛說，「不過目前，還是讓我們先離開此地吧！」

「現在，沒有人能阻我們了！」

「你們先走好了，」司馬洛說，「馬上乘夜船離開吧，這樣警方發現出事時，已經找不到你們了！」

「你呢？」余潔心關心地問道，「你不走嗎？」

「我受了傷，不方便上船的，」司馬洛說，「他們見到了我的傷就會懷疑，但你們沒有受傷，就不怕了！」

「那你怎辦？」余潔心說，「你不能就這樣留在這裏的呀！」

司馬洛微笑：「我已經說過了，在這裏有保險公司的分公司，他們會庇護我的，所以不用替我担心！」

鄧高毅然地拿起了一把刀子，把上裝內面的裏子割了開來，取出一塊硬紙的東西，大約只有手掌一樣大，上面刺滿了小孔，以很古怪的形式排列着。

「這是什麼？」余潔心問。

「一張電腦咭，也就是他們一直要搶的東西了，」鄧高說，「把這張咭放進電腦，那秘密方程式就會自動出來。沒有了這張咭，一切的記憶等於都失掉了！所以他們的公司非把這咭找回來不可！」

「多複印一張，不是行了嗎？」余潔心問，「這樣，就給人偸掉一張，也不用怕了！」

鄧高搖着頭。「這種高度秘密是不能有副本的，一有副本，秘密洩漏的機會就更高了！」他把那張咭交到司馬洛手上，而且掏出一張支票來，也塞進司馬洛的手上，就是司馬洛先前給他買那隻箱子的。

「你留着支票吧，」司馬洛說，「這是你賺到的！」

「不！」鄧高固執地搖着頭。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你別管，拿去好了！」鄧高有點難爲情的。

他們離開了那屋子，一面把司馬洛攙扶着。他們下了山坡，找到了一部車子，那是杜學進開來的。他們就開了這部車子離開，先把司馬洛送到了他要去的地址，然後他們二人就另外乘的士到碼頭去。

去得很合時，最後一班夜船差不多要開行了。他們買票上了船。

兩個人佔了船上一間小房間。

「這就像渡蜜月！」余潔心溫情地微笑着，倚在鄧高的懷中！

鄧高苦笑：「恐怕我們也渡不起更豪華的蜜月了！」

「那卽是說……你不會再去幹那種事情了？」余潔心喜悅地看着他。

鄧高聳聳肩：「有什麼辦法？正如司馬洛所說，帮老頭子最後一個忙吧！」

「那麼，我們也可以放心生孩子了！」余潔心說。

「也不能多，」鄧高說，「只可以一男一女，你一個我一個！」（全文完）

下期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愛神情魔** 馬雲·著

今日這個社會充滿了誘惑，一不小心就會失足墮落罪惡陷阱裏去，以致無法自拔。本故事講一羣青年男女，他們之中有愛神也有情魔，現實生活中到處你都可以發現這班人的影子，但是你可知道他們背後的情形嗎？「愛神情魔」將會帶你們去看看這社會的黑暗面，有些事情你可能從未聽過！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二

文·高臯　圖·盧令

九臯鶴唳

幾番風雨幾番愁　飄飄慧眼識晚秋

適才還是驕陽如火，誰知一聲霹靂之後，竟然疾風驟雨，傾盆而來。

天道是難測的。

但人世之間何嘗不是紛爭迭起，變化多端呢？

×　×

六月的天，就是這樣的，只不過一陣豪雨之後，立刻又雨過天靑了。

不過這陣豪雨却爲一些旅客帶來困擾，王家玉主婢就是受到困擾的一羣。

豪雨驟臨之時，她們正在關洛道上奔馳，不幸的是前不靠村，後不靠店，連一個聊避風雨的樹林也沒有，除了眼睜睜的挨淋，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其實，如果眞有避雨之處，王家玉也不見得就會前往躲避，當焦雷震耳，大雨驟降之時，她那雙瞧着脚尖的秀目，連眼皮都沒有撩動一下。

大暑天裏，衣服原本穿得單薄，現在被雨一淋，如若你乍然瞧看她們主婢一眼，包管你會目瞪口呆，投出去的目光必然再也收不回來。

她們的身材原是上上之選，此時濕衣往身上一貼，該凸的凸，該凹的凹，簡直是溝壑分明，形如裸體，如果說她們沒有穿衣也不爲過。

王家玉主婢似乎沒有想到這些，她們依然低頭急走，像是想在日落之前趕到開封似的。

只是她們雖然沒有想到，別人却不肯放過大好良機，而且那些盯着她們的目光全是那麼邪惡。

這也難怪，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誰能瞧到這般奇景，漠然而不動心？

於是，她們的身後有了跟班，而且愈來愈多，形成一條驚人的長龍。

如此一來，問題就發生了。

因爲長龍的龍頭，固然可以大飽眼福，龍腰以下就只能聞臭汗，吃爛泥了。

關洛道上原是一個龍蛇混集的所在，這條長龍中，就有一些不太簡單的人物。

第一個是伏虎堡主長孫丑，第二個是無極樓主公冶異人。

這兩人的年歲都不高，約莫在三十五六左右。

論成就，他們可以名列當代一流高手，是年靑一代中的傑出人物。

可是他們的功力無法强過中原五聖，手下的實力，也不能與五聖府相比。

因此，他們不敢招惹五聖府，但也決不向中原五聖送秋波，賣人情。

只是爭名好勝，是武林人的通病，這一堡一樓的主人，自然也不能例外。

雨中驚艷之時，他們並未瞧到王家玉主婢的艷色，原因是他們來得較晚。

其實問題並不在王家玉主婢的美醜，縱然她們是幾個醜八怪，母夜叉，這一堡一樓的主人還是會一爭長短，非擠到長龍最前端不可的。

他們在擠，別人自然也不甘落後，這

樣那裏會不擠出毛病！

江湖之上，原本就是好勇鬥狠的，一言不合，拔刀相向，爲了鷄毛蒜皮的一件小事，就可能弄出幾條人命。

現在這兩位仁兄拚命一擠，不出事那才是怪事呢！

最初，他們還能仗着巧快的身法見隙就鑽，待擠到一半，所見到的就只是一片人牆了。

沒有縫隙怎麼能鑽？但落在人後豈不輸了名頭？

伏虎堡主長孫丑首先一聲暴喝：「各位借個光。」

「借光」。是請別人讓路，只是他可沒有安心講理，雙手一推，一股潛力直向前面逼去。

伏虎堡主名震江湖，他雖未存心傷人，這一推之力，依然非同小可。

前面的人被潛力一迫，禁不住向前一衝。這一來，人擠人，人撞人，亂子可就大了。

無極樓主似乎不甘後人，口中哈哈一陣大笑，擰腰往前就衝，不知他使的是何種武功，但見人羣波分浪裂，一起向官道兩側紛紛避讓。

有些身法較慢，武功較差的人，就吃足了苦頭，他們來不及逃避，竟被擠倒在官道之上。

倒地算不了什麼，被人踐踏而過就不好受了。

爲了自救，有人動了傢伙，這樣，不只是情形更糟，一場莫名其妙的慘劇，就這樣掀了起來。

×　　×

「小姐！我不懂……」

說話的是春兒，小姐自然是王家玉。

她們沒有趕到開封，却撇開官道，在一個農家借宿。

此時月掛中天，已經接近午夜，這三名經過長途跋涉的主僕，只是調息了一陣便已全無睡意了。

本來嘛，一個嬌生慣養，而又十分任性的千金小姐，居然受到許多前所未有的橫逆，她心情惡劣而難以入睡，也是人情之常。

對春兒的問話，王家玉一時未會過意來，她一揚柳眉道：「什麼事妳不懂？」

春兒道：「那般跟着咱們的臭男人，爲什麼忽然自相殘殺起來？」

王家玉道：「這就是江湖嘛，你瞧看別人一眼，就可能弄得拔刀相向，他們互相一擠，怎能不擠出事來？」

花兒道：「活該，咱們臉上又沒有長花，有什麼好看的？」

王家玉一嘆道：「那般臭男人固然意存輕薄，但他們主要的目的，是想瞧瞧我這個人間禍水！」

春兒一怔道：「人間禍水？」

王家玉道：「是的，最少江湖中人會如此想法。」

春兒道：「小姐是說因方公子……」

王家玉道：「何止方濟，想想看，中原五聖，被人們目爲武林中的泰山北斗，爲了我，他們的長子慘遭橫死，五聖兄弟也落得雁行折翼。唉，中原五聖的威望一夕之間盪然無存，說我是人間禍水並不爲過。」

春兒道：「石公子太不應該了。」

王家玉道：「這不能怪他，奪妻之恨他怎能不予報復？」

春兒道：「小婢是說他復仇之後，不該撇下咱們不管。」

王家玉幽幽道：「他能救出秋兒，可見還是一個極重感情之人，也許他認爲咱們……」

花兒櫻唇一撇道：「咱們是迫於無奈，才被方濟那個傢伙佔了便宜，哼！他帶走五夫人水紅蓮，難道他就是應該的？」

王家玉道：「妳忘了咱們是女人了，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只能從一而終，否則，唉……」

春兒道：「那麼咱們回京師去吧，聽說老爺已經榮昇大學士……」

王家玉道：「不，我沒有臉兒見我爹，他老人家原是要以霹靂手段對付石楓的，是我強自出頭，要探出半壁山河圖中的秘密，唉，如若我不愛上石楓，怎會落得這般下場！」

春兒道：「小姐是要去找石公子？」

王家玉道：「不錯，我要完成爹交代的任務，也不能瞧着姓石的那麼逍遙。」

春兒道：「可是咱們一路之上就沒有打探出石公子的半點行踪，人海茫茫，咱們到那兒去找？」

王家玉道：「他說過要去金陵的，咱們只好到那兒去碰碰運氣了。」

花兒道：「小姐！妳看石公子與月妹子是不是碰到了奇遇？否則憑他們已往的武功，怎能使五聖府除名江湖？」

王家玉道：「他們碰到奇遇是不會錯的了，不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五聖府雖是受到嚴重的挫折，不見得就會江湖除名。只不過在四聖閉關潛修期中，暫時不過問江湖是非而已。」

春兒柳眉一皺道：「如若四聖一旦出關，石公子只怕就會大禍臨頭！」

王家玉道：「是的，所以咱們應該提醒石楓一下，他雖是撇棄咱們主婢，但他總是我第一個相愛之人。」

春兒道：「小姐說的是……」

她們深夜長談，語氣之間，還是對石楓難以忘懷。

翌晨她們繼續上道，目標是指向金陵，但在開封陳留之間，又意外的碰到了找碴之人。

「嘿，姑娘才來？天氣熱得很，快到茶亭歇一會兒。」

一個身材中等，凹目高顴的紫衫中年攔住她們的去路，王家玉雖是覺得此人太過唐突，但伸手不打笑臉人，何況人家還是一番好意。

只是她與此人素昧平生，那「姑娘才來」四字，使她有點茫然難解。

挑挑眉，她冷冷道：「咱們見過？」

紫衫中年道：「在下久聞芳名，只恨緣慳一面，昨日本可見着芳駕的，不意被那些該死的東西一鬧……」

花兒撇撇嘴道：「原來閣下是那羣狗打狗中間的一個。」

紫衫中年尷尬的一笑道：「姑娘這麼一說，在下當眞無地自容了。不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下雖是隨着那般人追

逐芳駕，但自信還不是一個輕薄之人。」

王家玉忽然嫣然一笑道：「小婢出言無狀，希望你不要見怪。」

紫衫中年見王家玉那嫣然一笑，竟似百合花突然開放一般，他神色一楞，目光竟如磁引鐵似的呆呆的向王家玉瞧着。

王家玉是美麗動人的，但如若與中原一美水紅蓮相比，她就會遜色幾分，甚至較月兒也差了一成。

只是她異於常人之處，是一股天生的媚態，尤以她兩度嫁人之後，更有點放浪形骸，那股媚態更是扣人心弦了。

她見紫衫中年那傻呆呆的勁兒，不由噗哧一笑道：「閣下是不願原諒咱們無心之言了？」

紫衫中年啊了一聲道：「不，不，在下的心胸還不致那麼狹仄，幾句戲言算得了甚麼。」

王家玉微笑道：「閣下怎樣稱呼？」

紫衫中年道：「在下公冶異人。」

王家玉道：「原來是名滿江湖的無極樓主，當眞幸會得很。」

公冶異人道：「在下只是浪得虛名而已，姑娘不要見笑。」

一頓接道：「到茶亭歇息一下吧，天氣熱得很。」

王家玉道：「我不累，咱們還要緊趕一程。」

公冶異人道：「姑娘要去那裏？」

王家玉道：「金陵！」

公冶異人道：「金陵六朝烟粉，是在下久已嚮往之地，如是姑娘不嫌棄，在下想與姑娘結件一遊。」

春兒冷冷接道：「對不起，咱們高攀不上。」

花兒道：「何況男女有別，要遊金陵，閣下自己去吧。」

春花二婢這麼連聲拒絕，使得公冶異人大爲懊惱。但王家玉却笑笑道：「咱們都是江湖兒女，同行有什麼要緊？瞧妳們大驚小怪的。」

公冶異人回嗔作喜的哈哈一笑道：「王姑娘不愧是女中丈夫，見解果然高人一等，好，咱們走。」

「慢點，長孫丑也有一份。」

一條人影忽然電射而來，身形未到，已湧來一股勁風。

來人是豹頭環眼，身如鐵塔的伏虎堡主，他生就一副野張飛似的威猛形貌，行動之際，也恰如其人。

他身形落地，正在王家玉的身側，環眼一掃無極樓主道：「閣下棋高一着，竟搶在俺的頭裏。」

公冶異人冷冷道：「那你就應該識趣一點，別就誤了咱們的行程。」

長孫丑突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就不能加上長孫丑一個麼？閣下。」

王家玉道：「你是伏虎堡主？」

長孫丑道：「不錯，如假包換。」

公冶異人不屑的一哼道：「一個不學無術的粗人罷了，有什麼值得神氣的！」

長孫丑環眼圓睜，大喝一聲道：「老子不學無術，却能摘下你的腦袋，你信是不信？」

說話聲中，他已向公冶異人奔了過去，斗大的拳頭呼的一聲，來了一招剛陽無比的冲拳。

此人身高力大，內力強勁，這一拳飛出，竟有風雲失色之勢。

公冶異人不敢硬接，身形一錯，旁移三尺，左臂就勢斜斜一划，指尖帶着異嘯，划向長孫丑的脈門。

長孫丑啊了一聲道：「老小子敢向大爺使詐，你他奶奶的別做夢！」

他右臂一縮，身形急旋，一記連環雙腿，猛踢公冶異人的頭部。

他這連環雙腿踢得勁疾無比，旋身出招，幾乎是一氣呵成。

公冶異人大吃一驚，他知道這雙腿之力，不亞於疾雷撼山，憑徒手，他自忖難於招架。

在千鈞一髮之際，他猛的身形後仰，雙掌向下一撐，向後面翻了出去。

長孫丑哈哈一陣豪笑道：「好一個懶驢打滾，無極樓主果然不凡。」

他語音未落，一股勁風忽然向他的面門襲到，公冶異人鐵指如鈎，直取他一雙又圓又大的環眼。

無論他的武功如何高明，這雙照子總是賣給人家了，如若他想還擊，必先嚐到失明的痛苦。

那麼在此等情形之下，除了逃避別無選擇，而逃避的最佳方法只有一個。

懶驢打滾。

公冶異人並未跟踪追擊，招式一收，嘿嘿一聲冷笑，說道：「六月的債，還得快，閣下也嚐到了懶驢打滾的滋味了，嘿嘿……」

長孫丑面色一沉，伸手一探腰際，摘下一對鍊子流星錘。顯然，他已打出了眞火，要與無極樓主盡力一拚。

公冶異人也取出一柄寒光閃閃的長刀，雙手向懷中一抱，像山嶽一般的靜待來敵。

春兒向他們瞧了一眼，回頭對王家玉道：「走吧，小姐，沒有什麼好瞧的。」

王家玉道：「不，我不能讓他們兩敗俱傷。」

春兒訝然道：「咱們的麻煩已經够多了，何必管別人的閑事？」

王家玉微微一笑道：「就因爲咱們麻煩够多，我才要收服他們兩人。」

春兒道：「收服？他們會聽小姐？」

王家玉道：「我想會的，妳忘了他們是做什麼來的了。」

春兒道：「小婢不懂。」

王家玉道：「自古英雄俱好色，好漢難過美人關，我想他們是逃不過我的掌心的。」

春兒心頭一懍，她估不到一個身世高貴的名門閨秀，竟想以色相爲餌，去收服這般江湖人物。

但她知道王家玉一經決定之事，連她身爲湖廣總督的生身之父也無可奈何，做婢女的人微言輕，說多了只是自討無趣。

王家玉並未察覺春兒的臉色變化，逕自蓮步姍姍，走向鬥場道：「兩位都是一方人傑，何必爲一點小事傷了和氣？」

伏虎堡主長孫丑微微一怔，迅即縱聲一陣豪笑道：「在下原本無意動手，這都是無極樓主迫人過甚。」

無極樓主公冶異人道：「這可不能怪

我，誰叫你來橫插一手的？」

長孫丑哇哇大叫道：「你能與王姑娘交朋友，難道我長孫丑就不能？公治異人，你似乎太過霸道了！」

公治異人哼了一聲道：「凡事有個先來後到，這怎能說我太霸道。」

王家玉擺擺手道：「我願意跟兩位交朋友，但不知兩位說的可是肺腑之言？」

公治異人道：「在下語出由衷，決無半點虛假。」

長孫丑道：「俺也是，誰說謊就是他奶奶的熊。」

王家玉伸出纖纖玉手，緩緩一掠鬢際的秀髮道：「很好，咱們走。」

身形一轉，逕向陳留緩步走去。

公治異人微一遲疑，忽然晃身一躍，追上王家玉道：「王姑娘……」

王家玉腳下並未停留，只是漫聲道：「公治兄有什麼指教？」

公治異人道：「姑娘當眞去金陵？」

王家玉冷冷道：「闖江湖麼，只有隨遇而安了，也許去金陵，也可能去別的地方，如若公治兄另有待辦之事，小妹決不勉强。」

公治異人道：「姑娘這麼說就見外了，在下旣已決心追隨，縱然赴湯蹈火也決無退縮之理。」

長孫丑哈哈一笑道：「放心闖吧，姑娘，有咱們一樓一堡保駕，相信天下都可去得。」

王家玉微微一笑道：「多謝！」

語音一落，腳下逐漸加快，日色剛剛過午，便已趕到陳留。

在陳留，他們歇了下來，原因是選購坐騎，以供長途旅程的代步。

當晚在安歇之前，春兒終於忍不住道：「小姐……」

王家玉道：「有事就說，別這麼吞吞吐吐的。」

春兒道：「小婢覺得那一樓一堡，似乎都不是什麼好人！」

王家玉道：「哦，妳說說看。」

春兒道：「無極樓主公治異人城府極深，是一個擅用心機之人，伏虎堡主粗魯不文，對人處世，有一股殘暴的本性，這兩人十分不易駕馭，而且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野心，小姐千金之體，與此等人交往頗爲不值。」

王家玉沉吟良久道：「妳說的不錯，可是我這個千金之體與路柳牆花又有什麼差異？」

春兒面色一整道：「咱們不能一錯再錯，再說小姐也應該爲老爺着想。」

王家玉嬌靨一沉道：「妳教訓我？」

春兒道：「小婢不敢，只是……咳，小姐如此做法，總該有一個理由。」

王家玉怒哼一聲道：「我說過，我要完成爹交給我的任務。」

春兒不便也不敢再說甚麼，不過她已完全明瞭了王家玉的用心。

犧牲色相，交結高手，是爲了對付石楓，也是爲了完成她爹交代的任務。

由此可見她決不是當眞喜愛石楓，以往獻身於他，不過是想探出半壁山河的秘密而已。

一個身世高貴的千金小姐，竟不惜一再以色身爲餌，這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惟一可能的解釋，只因她是一個胡人。

當年滿人入關，明庭薊遼總督洪承疇兵敗被擒，滿人百計誘降，洪承疇都不爲所動，最後，清后以色身施佈，才使他叛國變節，甘爲滿人的鷹犬。以王家玉與清太后相比，她犧牲色相的行爲就不足爲怪了。

想到這些，春兒忍不住悄悄一嘆，追隨像王家玉這等鮮廉寡恥，心腸狠毒之人，使她感到十分灰心。

她悄嘆之聲還留在耳際，一股怪異的香味忽然襲上她的鼻頭，她方自神色一呆，一條人影已由窗口闖了進來。

此人身法輕靈，落地無聲，他環目一瞥王家玉主婢，忽然淫邪的一笑，說道：「在下來得太過魯莽了，希望三位不要見怪。」

他是無極樓主公治異人，此時越窗闖入王家玉的閨房，那還能有什麼好事？

因此，春花二婢面色一變，兩人一聲嬌叱，晃身擋在王家玉的身前。

碰到這等場面，王家玉倒顯得平靜無比，她向公治異人瞥了一眼，說道：「公治兄，這般時辰前來，必然有什麼重要之事了。」

公治異人道：「不錯，否則，嘿嘿，在下豈不唐突佳人。」

王家玉命春花二婢退過一邊。柳眉微微一揚，報以一個動人的媚笑道：「坐下來慢慢說，什麼事這般重要。」

公治異人在王家玉的對面坐下，雙目神光如電，緊盯着王家玉的嬌靨。

春花哼了一聲，說道：「要說甚麼樓主快說，咱們小姐的歇息之處，樓主不宜久留。」

公治異人忽然挺指一吐，兩股勁風分襲春花二婢，她們只是悶哼一聲，便一起仆倒下去。

王家玉淡淡道：「你殺了她們了？」

公治異人道：「她們是姑娘的貼身婢女，在下怎能辣手摧花，只不過叫她們睡一會兒罷了。」

王家玉道：「現在你該說了吧，究竟是什麼重要之事？」

公治異人道：「姑娘才貌武功，使在下十分欣賞。」

王家玉道：「多承誇獎！」

公治異人道：「因此，在下想與姑娘共同創造一番事業。」

王家玉道：「嗯？」

公治異人道：「姑娘是答允了？」

王家玉道：「這個麼，要看公治兄從事的是何等事業了，小妹在明瞭內情之前，怎能冒然答允？」

公治異人道：「咱們身在江湖，一切事業自然在江湖之上。」

王家玉冷冷道：「對不起，小妹對江湖興趣不高。」

公治異人嘿了一聲道：「我知道，當朝重臣官大學士的千金，自然對咱們這般江湖草莽不感興趣，只是姑娘不該到江湖上來的。」

王家玉道：「怎麼，我不能到江湖之上走走？哼，我能夠闖江湖，也能夠退出江湖，這有什麼不對？」

公治異人道：「對，姑娘能夠闖江湖，只是退出江湖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王家玉道：「有理由？」

公治異人道：「難道姑娘賠了夫人又折兵，竟不想要那半壁山河圖了？」

王家玉面色一變道：「你是誰？」

公治異人道：「我是無極樓主公治異人，姑娘爲什麼記憶如此之差？」

王家玉道：「你偷聽咱們談話，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

公治異人道：「天下事無大小，都難以瞞過公治異人，我何須偷聽。」

王家玉撇撇嘴道：「無極樓主在江湖之上算不得怎樣了不起的人物。」

公治異人道：「但在下却知道姑娘曾經取得半壁山河圖，並臨摹了一份由令尊保管，姑娘所以跟隨石楓子，只因無法了解圖上的隱秘而已。」

王家玉一懍道：「你還知道什麼？」

公治異人道：「我知道石楓子去了金陵，目的是想找太平天國的一個漏網之魚，幫他破解圖上的隱語。」

王家玉錯愕半晌道：「閣下果非常人，只是我對閣下的事業依然不感興趣。」

公治異人嘿嘿一笑道：「事到如今，只怕由不得妳了。」

王家玉一驚道：「你敢勸强？」

公治異人道：「在下一向做事，以兩廂情願爲原則，尤其對姑娘這等美麗的人兒，怎能做那殺鷄取卵之事。」

王家玉道：「那麼你可以走了。」

公治異人道：「要在下走不難，姑娘何不先運功試試？」

王家玉略一運功，竟發覺胸腹之間隱隱作痛，丹田中的眞氣竟然無法凝聚。

她知道是中了無極樓主的暗算，不由嬌靨一沉道：「好卑鄙的手段，你竟敢暗中下毒？」

公治異人微微一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這沒有什麼不對。」

王家玉長長一嘆道：「好吧，我認栽，你想怎樣？」

公治異人道：「我說過，希望與姑娘共同創造一番事業。」

王家玉道：「你是要我做你的妻子了，你旣喜愛於我，怎能對我下毒！」

公治異人道：「在咱們交易未談妥之前，在下不得不使用一點手段。」

王家玉道：「我縱然下嫁於你又有什作用？難道你的武功能高過中原五聖？」

公治異人哼了一聲道：「中原五聖只不過徒擁虛名而已，如若單打獨鬥，我不見得準會落在下風，何況對付石瘋子並不須我親自出手，姓石的功力再高，也難以逃過我的掌握。」

王家玉撇撇嘴道：「這麼說我是小看你了？」

公治異人道：「小不小看我不在乎，當石瘋子跌進我的羅網之後，妳自然知道公治異人是怎樣一個人物。」

一頓接道：「對付石瘋子，我已佈置了一套無懈可擊的完整計劃，不管他的武功如何高强，半壁山河還是會落入我的掌握之中的，我如非眞心喜愛於妳，這些話就不會對妳說了。」

說完哈哈一笑，祿山之爪也同時伸了出來。

「來吧，小心肝，我會讓妳知道公治異人的能力樣樣都是高人一等的。」

肉在俎上，王家玉那裏還有反抗之力！縱然有，她也不會反抗的。

也許公治異人的能力當眞高人一等，瞧神色，她給了他一個極高的評分。

良久……

「樓主！」

「什麼事？」

「我想像你這等風流之人，你那無極樓中，必然藏有不少人間佳麗。」

「哦，嘿嘿，問得好。」

「我說對了？」

「嗯，够得上佳麗二字的，只不過四人而已。」

「那我……」

「妳麼？排名第五。」

「什麼？你將我當做何等之人？」

「這有什麼要緊？俗語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妳雖是排名第五，我却對妳最爲喜愛。」

王家玉忽視貞操，摒棄名節，但當朝大學士的千金，却被一個江湖草莽列爲第五名小妾，這是她難以忍受的。

呼的一聲她坐了起來，嬌靨一沉，冷冷道：「咱們到此爲止，你走吧。」

公治異人道：「走？可以，別忘了妳身中劇毒！」

王家玉道：「不勞掛心。」

公治異人一怔道：「妳能解毒？」

王家玉道：「閣下管的太多了。」

公治異人道：「妳是我的妻子，我怎能不管？」

王家玉冷哼一聲道：「王家玉是何等身份，哼，閣下太過不知自量了。」

公治異人一呆道：「妳不怕死？」

王家玉道：「人生百年難免一死，閣下如果以死相脅，你是打錯主意了。」

公治異人估不到王家玉會對名位之爭還般堅持，不由嘆口氣道：「好吧，算妳贏了，將妳排名第一總該可以了吧？」

王家玉冷冷道：「你錯了，樓主，王家玉不是在作名位之爭。」

公治異人愕然道：「那麼，妳是爲了什麼？」

王家玉道：「咱們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所說的對付石瘋子的計劃，必須我才能完成，對麼？」

公治異人呆了一呆，突然哈哈一笑道：「就算是吧，咱們夫婦一體，我計劃，妳執行，這有什麼不對？」

王家玉撇撇嘴，道：「不要往臉上貼金，姓公治的，沒有我，你那計劃一文不值。」

公治異人嘻嘻一笑道：「妳眞行，姑奶奶，我算服了妳了。」

他說話之際，又伸手向王家玉的胸間撫去，但拍的一聲脆響，他的左頰竟挨了一記清脆的耳光。

「我警告你，公治異人，想佔王家玉的便宜，必須姑奶奶高興，懂麼？」

「妳……」

公治異人臉色一變，雙目煞光陡現，惡狠狠地向王家玉怒視着。

憑他的武功，要殺死一個眞氣無法提

聚的女人，簡直易如反掌，他的手舉了起來，但遲疑良久，終於廢然一嘆。

「不要激我，騷娘們，妳縱然不怕死，我還有別的法子整治於妳。」

王家玉淡淡道：「是毀容？還是剝皮抽筋？姑奶奶不信邪，你不妨試試。」

碰到如此一個生死不懼的潑辣女人，公冶異人傻了。

自然，他可以毀她的容，也可以將她凌遲碎屍，然而，小不忍則亂大謀，看在半壁山河的份上，這口氣他不得不忍受下來。

「好，在下認栽，不過，一夜夫妻百夜恩，妳總不能推翻既成的事實？」

「哼，別惹姑奶奶生氣，快將解藥拿來。」

公冶異人依言交出解藥，王家玉的臉色開朗了，而且還有了笑容。

不用說她是承認那既成的事實了，男女之間，還有甚麽比夫妻更密切的？

公冶異人取過床頭的百寶囊，却被王家玉一把奪了過去。

她打開一瞧，只見百寶囊內放着四隻瓷瓶。

瓷瓶全爲白色，但丸藥却分爲紅綠黑白四種色彩。

柳眉一挑，王家玉嫣然一笑道：「貨色倒是不少，敢情閣下還是一個使毒的行家。」

公冶異人道：「在下不敢掠人之美，這些都是花銀子買來的。」

王家玉道：「原來如此，以後我也買一些玩玩。」

公冶異人嘿嘿一笑道：「如果別人也能買到，在下豈不是枉費心機。」

王家玉一怔道：「怎麽說？」

公冶異人哈哈一笑道：「妳忘了我是高人一等了，來，咱們再親親。」

他語音未落，忽然腰際一陣劇痛，原來王家玉藉着側身依偎之勢，竟一指點上了他的脅門重穴。

公冶異人大吃一驚，問道：「妳做什麽？」

王家玉道：「你忘了我的話了，要佔便宜必須姑奶奶高興才行。」

公冶異人目射殺機，但一現即隱，他知道這個女人實在招惹不得，弄翻了倒霉的還是自己。

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裝着笑臉道：「這叫着色不迷人人自迷，誰叫妳這般美麗的？」

王家玉不理會公冶異人，先着好衣衫，再將春花二婢救醒，然後面色一寒道：「公冶異人，這叫做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你該聽我的了。」

公冶異人道：「聽我說，家玉，咱們之間有什麽不好說的，妳先解開我的穴道，今後我一切聽妳就是。」

王家玉冷冷道：「你當眞聽我的？」

公冶異人道：「妳如若不信，我可以對天發誓。」

王家玉道：「那倒不必，你先告訴我，你是怎樣收服伏虎堡主的？」

公冶異人道：「我給他服了一種慢性毒藥，除了我無人能解。」

王家玉取過四隻瓷瓶道：「那一種是慢性毒藥？」

公冶異人道：「紅的。」

王家玉倒出一粒紅色丸藥道：「我不信，你吃一粒試試。」

公冶異人眉峯微皺道：「家玉！妳忘了我是妳的丈夫了。」

王家玉哼了一聲道：「你適才還說聽我的，原來你是騙人的！」

公冶異人苦笑一聲，道：「好吧，爲了使妳信任於我，只好以身試毒了，拿來吧。」

王家玉將紅丸遞出，忽然向後一縮道：「我如若當眞叫你服毒，別人豈不說我謀害親夫，我只是跟你鬧着玩的。」

公冶異人大喜道：「總算我沒有看錯人，娘子，快解開我的穴道吧。」

王家玉噘着櫻唇道：「你們男人都是自私的，你適才使毒讓我失去武功，還在我的身上發洩獸慾，這些我都忍受了，難道你就不能忍耐一下？」

公冶異人雖是怒火焚心，表面上還不得不裝着一片平靜的道：「好吧，娘子，妳倒是要我怎樣？」

王家玉道：「我是你的妻子，你難道不能告訴我這種丸藥的用法？」

公冶異人道：「我自然可以告訴你，不過咱們來日方長，妳何必急在一時？」

王家玉道：「你是不願告訴我了，好，咱們就在這兒耗着吧。」

公冶異人長長一吁道：「妳一定要知道，我只好告訴於妳，記着，綠色的是慢性劇毒的解藥，白色的是慢性奇毒，紅色的是妳們適才所中之毒，黑色的妳適才服過，就不必我多做解說了。」

王家玉微微一笑，取出一粒綠色丸藥，投進公冶異人的口中，再伸手向他的腮邊一揑，那粒丸藥就由喉際滾了下去。

公冶異人面色大變，忍不住破口大駡道：「賤人，妳當眞要謀害親夫不成？」

王家玉噫了一聲道：「這就怪了，綠色的是解藥，你何必這般緊張？」

公冶異人一嘆道：「算我陽溝裏翻船，要怎樣妳說就是。」

王家玉冷冷道：「第一，以後別跟我要心機，憑你無極樓主，哼，你是自討苦吃。第二，我可以做你的妻子，但你必須絕對服從於我，我要你死，你就不能想活。第三，我雖是你的妻子，却有絕對的自由，我跟任何男人相好，你都不得干涉。第四，無極樓中的那般女人，自今日起一律降爲婢女，未得我的允許，不准你跟任何女人親近。」

公冶異人連聲道：「好，好，我絕對遵守妳這四項規定，快將解藥給我。」

王家玉道：「是紅色的？」

公冶異人長嘆一聲道：「是的，唉，我一生對別人耍心機，估不到今日竟這般慘敗！」

但王家玉並未立即給他解藥，指着白色丸藥道：「這是什麽毒藥？你還沒有告訴於我。」

公冶異人道：「它名斷魂香，與下五門所用的鷄鳴五鼓斷魂香有異曲同工之妙，只要以內力一迫，它便化爲輕烟，吸入少許立即中毒。」

王家玉向微現魚肚色的天際投了一眼，回顧春兒說道：「妳帶着這些藥丸，立即趕往金陵，今後如何連絡，瞧我的暗記指示。」

公冶異人一震道：「娘子，妳這是做什麽？」

王家玉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對你，不得不小心一些。」

公冶異人道：「可是毒發之期不過半載，如若……」

王家玉道：「你放心，無論咱們怎樣耽擱，半年之內準可趕到金陵，快走吧，春兒，記住，在金陵的住處要隱秘一些，否則別人會計算妳的。」

公冶異人恨得牙齦發癢，却眼睜睜的瞅着春兒帶着解藥急馳而去。

蹄聲漸漸遠去，王家玉才拍開公冶異人的穴道，嬌軀一斜，向他偎了過來道：「不要氣惱，相公，良宵苦短，咱們該及時行樂才對。」

× ×

在金陵，天香街有不少秦樓楚館，它雖是沒有秦淮河那麽馳名，但出入天香街的却盡是一些腰纏萬貫的當代豪門。

天香街最宏偉的建築是金鎖樓，金鎖樓的姑娘全是名滿東南的絕代佳麗，因而它的名氣比金陵城還要響亮幾分。

金鎖樓的斜對過住着一位姓封的京官，最近才告老還鄉，在家中享受着天倫之樂。

封老爺子的年歲約莫望六，他有一位夫人及兩位公子。

夫人當在四旬上下，雖是徐娘半老，還算得是一個大美人兒。

封家的兩位公子，更是一雙玉人，大公子名叫封晚秋，二公子名叫封惜月。

兄弟倆約莫十五六歲，像一對臨風玉樹，長像清秀已極。

除了他們夫妻父子，另外還有四名傭人，日常的生活，顯得平靜而美滿。

惟一美中不足的，是不該有金鎖樓這麽一個鄰居，那般搔首弄姿的姑娘，對兩位初解風情的公子固非所宜，單說那車水馬龍的噪雜之聲，也破壞了居家的寧靜。

也許做過京官的封老爺子瞧得多了，他不僅從不討厭那噪雜之聲，對兩位公子，他也採的放任態度。

金鎖樓的老闆，是聞名金陵城的朱大爺，但掌握實權的，却是一名花信年華的美麗女郎「蜂腰六娘子」。

金鎖樓出色的姑娘，少說點也有三五十個，但當眞名滿金陵，馳譽東南的也只是兩人而已。

這兩位姑娘，一個叫飄飄，一個叫綿綿。

爲什麽要叫飄飄綿綿？她那位恩客說得好，你要知道眞像，不妨去做入幕之賓，當春風一度之後，你就心領神會，知道它那不可言宣的含義了。

封府的前院是一個花圃，規模雖是不大，但封老爺子匠心獨運，使得這座小小的庭院景色十分宜人。

每當黎明時分，封府的兩位公子必到前院讀書練劍，敢情這兩位文縐縐的公子哥兒，竟是文武兼備的全才。

黎明，金鎖樓的人們好夢正酣，按說不會有人打擾他們的。

誰知這天正當他們練劍之時，竟有人發出一聲噗哧只是一個簡短的音符，但却清脆悅耳，有如天籟一般那麽動聽。

練劍的兩位公子不由一怔，雙雙循聲投目過去。

「啊……」

原來金鎖樓的翠樓朱欄之內，正立着一位羽衣飄飄的絕代麗人，她面含輕笑，向他們瞧看着。

「好劍法，兩位公子何不再讓賤妾飽飽眼福？」

像黃鶯般的甜美聲浪，隨着晨風傳了過來，那對水汪汪的妙目，還含有一份期待之色。

大公子封晚秋向乃弟瞥了一眼，再轉身對羽衣麗人雙拳一抱道：「愚兄弟花拳繡腿，難入姑娘的法眼，咱們練劍旨在強身而已。」

羽衣麗人格格嬌笑道：「公子太過謙虛了，咱們誼屬鄰居，公子何不到我這兒來聊聊？」

封晚秋道：「這個……」

羽衣麗人道：「來吧，公子，賤妾在邊門等候於你。」

媚眼輕挑，嬌軀乍擰，不待封晚秋表示可否，她已轉身下樓而去。

「恭喜你啦，大哥。」

封晚秋正目注翠樓，心神紛馳之際，耳邊已傳來二弟惜月的嘻笑之聲，他只得收攝心神，面色一整道：「二弟！你說是不是太過突然了一些？」

封惜月道：「不，這位姑娘窺覷咱們已久，她的邀請應該是正常的。」

封晚秋道：「話是不錯，不過其中還有幾點難解之處。」

封惜月道：「什麽難解之處？大哥說說看。」

封晚秋道：「飄飄姑娘雖是溷身風塵，但身價之高，等閒之人休想獲得她青睞一瞥，現在她竟然降尊紆貴，親到邊門相候，此爲難解者之一，其次是飄飄姑娘紅遍東南，追逐在她石榴裙下的達官貴人，多得幾如恆河沙數，在夜夜春宵的情況之下，她怎能起身如此之早？」

封惜月道：「也許，她是有心人吧，不管怎麽樣，她的邀請，不正是咱們希望的麽？」

一頓接道：「快去吧，大哥，讓別人等久了是不禮貌的。」

封晚秋向身後一瞥，吶吶道：「可是他……」

封惜月說道：「不要緊，我會告訴他的。」

封晚秋道：「那麽我就去瞧瞧。」伸手彈彈衣衫，轉身步出院門。

金鎖樓的邊門，是在一個窄巷之內，封晚秋只不過剛剛到達，邊門已經呀然而開。

「公子果然是信人，這邊請。」

說話的正是那位羽衣麗人，她身後還跟着兩名頭梳雙辮的青衣丫頭。

封晚秋雙拳一抱道：「姑娘寵召，小生怎敢不來，姑娘請。」

羽衣麗人嫣然一笑，道：「公子這般說法，當眞折煞賤妾了，小蓮快替公子帶路。」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萬里拜別恩師武林至尊劍老人及師兄隋光華，獨闖江湖，那日在金陵城中一則爲了揚名立萬，二因拯救弱女，應玉女園主人程大姑之請，嚴懲惡霸佟天九，迫他率衆離城，三日後，杜萬里毫不留戀黃金美色，前往杭州，程大姑恐佟天九尋仇，驅雙馬快車先杜萬里趕往佟家舖，願將玉女園出售，佟天九另存機心，俟杜萬里來到佟家舖，設宴相迎，暗在致送杜萬里的程儀中下毒，杜萬里不察，致染劇毒，衝破瓦面逃去，佟天九正欲將綁在柱上的程大姑凌辱之際，突一婦人大吵大嚷地闖將進來——

情仇

孫玉鑫·文
盧令·圖



一招除禍患 萬衆享清平

佟天九臉上掛出威嚴，沉聲道：「我說長興他家裏，妳披頭散髮大號怒聲的是……」話鋒突然因了他想起已死的中年人而自停，這披髮哀號的婦人，正是他已死侄兒佟長興的渾家。

長興老婆撒了野，手指着佟天九道：「裝的好，我如果不喊你聲二伯，是我忤逆，若叫你聲二伯，你不配我也覺得冤枉，你說，你告訴我，長興是怎麼死的？誰下的毒？」

佟天九沒答話，他知道現在分說不清，一揮手對攔路的壯漢道：「把長興家裏送到後宅，派兩名氣力大點的丫頭看好，正事辦完我再和她……」

「很好！」長興老婆怒罵道：「你最好是也殺了我，我告訴你，我來的時候已辦妥好幾件事，長興的屍體已經送到縣裏去了，長興兄弟親自押送着，他也算苦主，佟九，我們五房的老少，已經把你給告了！」

佟天九雙目中陡地射出殺氣，厲聲道：「妳好大胆，是非不明，誣告長上，妳可知道該落個什麼罪過？」

程大姑突然接口道：「少唬人，等縣裏人到，我就是個現成的証人，佟九，任你多狠，也有口難辯！」

長興老婆信了眞越發撒潑混鬧起來。

佟天九先是一楞，刹那之後他已經明白了程大姑的用心，哈哈一笑，接着沉聲傳諭道：「押長興家裏下去，追風七騎全給我出動，急追『長泰』一家回來，當眞他們老少不聽我這族長的話，給我按照族規，就地活埋！」

人去了，長興家裏更慘。在佟天九示意下，被點封了穴道，昏死過去。

× ×

一聲接一聲的悶哼，從佟天九私室中傳出，加雜着佟天九猙獰的狂笑！

掙扎聲，窒息似的拚力狂號怒吼，可惜聲音低沉，難以傳遠，其實在這佟家舖，就算能傳到大街心，又有誰敢管九太爺的閒事。

好久！好久！悶哼，呻咽，掙扎始停，但濃重的急喘却清楚入耳，移時方始漸漸微弱！

是一張鬼精靈才能設計製造出來的「缺德床」，它有個好美好美的名字，叫「搖擺樂」！

誰家的床不是四平八穩？偏偏「搖擺樂」就不是，一張床分成四份，腰上部份平，腰臀部份蹺，大腿及膝的部份，膝下及足的部份斜！

够了，單說這兩大部位，製造這床「匠心獨出」的朋友，十有八九生兒子少個洞洞眼！

誰說够的？另外還有竅門呢！

斜的部位有「箍」！專箍雙足踝，被箍的人仍然在深受特殊事故時能動，不出範圍的動！

平的地方有鎖，鎖住了雙手腕，功能如同斜部位的箍，也能動，但只限於毫無作用的動！

如今，「搖擺樂」上，赤裸裸有鎖帶箍的箍鎖着那身材美極見而令人無法不「心猿意馬」的程大姑！

可惜，那最最迷人誘人的幾個美妙的所在，看不見！

看不見不一定叫人煩，譬如有句話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偸，偸不如偸不着！

現在看不見那最最美好的，確會叫人怒自心頭起，火由恨中生！

有業已鬆軟囊肥的肩頭！

有粗造乾皺的腫腰！

有大木盒般的水腫變色的厚臀肉！

有難分大腿小腿的粗肉椿……

這些噁心骯髒的東西，緊緊地擠壓住了那些最最美的地方。

豬頭厚腦垂皮顫顫的移動了，現出臉色紅潤淚痕仍在的程大姑。

難怪程大姑不論是喊，是叫，抑或是呻咽哼哼，全那麼沉悶，原來口裏緊又緊的堵着個東西，佟天九處處週到，他不允許程大姑嚼舌自盡。

佟天九很費力的移動下了「搖擺樂」，程大姑一切都呈現眼前。

佟天九搖頭讚道：「早知道妳是這樣的，別說『達城』，就算『博洛』要，老子也不給！」

程大姑的淚痕乾了，神色木然，臉上紅雲正急快的消失着，冷如寒冰般接口道：「從你那拜弟，是我無力掙扎，更懷念幼弟，失身而不敢去死！再從『達城』，只爲方便打聽胞弟的消息，家人下落！自達城死後，我雖然開了家妓館，却守身如玉……」

「錯了大姑！」佟天九突然接話道：「合不着爲達城守寡的！」

「放你娘的狗臭屁！」程大姑怒罵道：「姑奶奶是爲自己的清白家世守，爲已慘死的爹娘守，爲那生死不明的胞弟守！我沒讀多少書，但也知道力所難抗的恥辱，不是自己心性上的過失，自達城一死我已無不可抗爭的外侮，豈能自賤無恥，所以直到今天沒有被任何一個男人碰過！」

佟天九嘻嘻笑道：「這太好了，太好了，玉女園用不着賣啦，么丁他夫妻活不過三天，妳我……」

「聽仔細佟老狗，我發誓必報今夜的奇恥大辱，我要把你一塊塊活生生的肉，用牙用口咬下來，用火烤熟，餵那些狗種畜牲！」

「可以可以，大姑，我希望妳能有那一天，嘻嘻……」

程大姑道：「佟老狗，別那麼開心，杜萬里不會死的，實話對你說，他曾經講過，是當代武林無人能敵的劍老人門下，你那種可以殺死普通人的毒，毒不死他，他可以用內家修爲的眞氣眞元，逼出毒藥，頂多再休養三天五日，他一定回來，那時候……」

佟天九驀地上步甩了程大姑個够重的耳刮，急急穿上衣衫，繫腰帶時，已忍不住揚聲喝道：「誰在外面値守？」

「弟子『火閃七絕』！」

「聽着，追風，火閃，天罡，地煞全體快馬出動，每人三名步卒手下，用强燈，追搜二十里，找不到杜萬里誰也別滾回來，快！就去！」

人去了，佟天九動員了所有的人力！「火閃七絕」傳令分隊去時，佟天九業已穿好了所有的衣服，突地轉身盯注在赤裸的程大姑身上。

那因爲年紀和縱慾換得的肥腫眼泡，緊包着本就像「黍豆」般大的眼珠子，瞇成一條狹彎淫邪的長縫，陡地睜開現出殺氣兇光！

程大姑毫無畏懼的也直瞪着佟天九，佟天九陰森的說道：「妳今後最好說話當心些兒，別自己找死！」

「佟九！」程大姑冷冷地不帶絲毫恨怒的說道：「你若眞够聰明，最好現在就殺了我！」

「殺妳？」佟九嘻嘻淫邪的笑了，道：「說實話，我有十幾年沒在女人身上找到眞正的樂趣了，妳當我不知道『么丁』夫妻欺上瞞下惡事作盡？哼！只因老夫有時需要他夫妻分班的『伺候』，才裝聾作啞，如今有了妳……」

話鋒一頓，一步跨到程大姑身前，右手摸向凡是男人人人想摸，凡是女人叫人摸了就難自制的妙處，不但此，他上下其手的摸，拈，挑個沒完，並接着說道：「他夫妻已同糞土，何況妳另外那個地方，看上去就强過『二四』這龜兒子，一個頂倆，嘻嘻，嘻嘻……」

程大姑的臉變成死灰顏色了，不過她的心，却越發沉靜，她非沉靜下來不可，從佟天九話意裏，她聽出這老賊的骯髒淫邪無與倫比，雖說目下業已受辱，想死不易也不甘心，想活，那就非靜下心來打個可望逃出老賊掌心的辦法。

嘻嘻淫笑着的佟天九，的是老了，心有再戰一槳之勇，力有無法應付之疲，頭一搖，轉身要走。

「慢着！」程大姑喊住了他。

「幹啥？可是有些癢了？嘻嘻！」

「狗嘴，我說佟天九，佟九，佟老兒，你是不是存心要大姑我躺着給你那些猴崽子們看光景？」

佟天九一霎眼，笑道：「是想離開這張『搖擺槳』？」

程大姑道：「我還不該穿衣物呀？」

「該是該，不過我不放心……」

「少廢話，封住我的肩井穴道，我跑不了，再說這是什麼地方？」

佟天九笑了，果然首先封了程大姑的肩井穴，然後鬆脫了鎖，箍，替程大姑穿上內外衣服，順便又十指光鮮的玩個够。

程大姑忍着，淚水直往肚子裏面灌，衣服穿好，佟天九走了，在院中有心的揚聲吩咐值守的門下，着令嚴守門戶，監看住程大姑。

人若太過高興了，似乎就要多少倒點楣，如果有一時的大意粗心，就會出些意外加些麻煩，佟天九似「小嬌娃初嚐人參菓」，心裏舒服鬆快，身上酸懶疲憊，是太過高興並大意粗心了！

程大姑如果簡單到只是一個「人肉作坊」的老鴇，又怎會一口就喊出「肩井穴」來？她或許說「肩頭」，也可能說是「肩膀」，「肩井」二字她用不到，所以也不會這樣喊。

佟天九的是十分聽話的點了程大姑的肩井穴，程大姑兩條手臂也眞的已不聽使喚，可是她還有兩條腿！

女人的兩條腿，大用能使你「鞠躬跪搗死而後已」，中用能猛地一縮一登，叫你一滾三丈六，小用可以悄沒聲的一走了之。

程大姑施展開雙腿的小用，左一甩右一登，香船鞋兒甩的離開身子六尺五，她叫了，聲嬌而甜，醉人而骨酥，值守小子世面見的不多，被這種迷人心眼兒筋骨發癢的聲音勾進房中。

程大姑說她一身穴道被封，動不能動，煩及值守小子帮帮忙替她穿上鞋。

張良進履，傳爲佳話，卒定終生大業，可見給人穿鞋是不怎麼體面的事，不過男人給美貌醉人的女子穿鞋，却又當別論，這是「隆恩」，焉敢却之。

值守小子蹲在地上給大姑穿鞋，猛覺香風暴襲太陽重穴，抬頭抬到一半，頭腦一陣緊疼，眼一翻牙一咬神色一變，立卽人事不知。

佟天九手下較爲厲害的追風，火閃，天罡，地煞四七二十八人，如今領率百餘猛漢窮搜杜萬里在外，這佟家舖佟天九的私宅中，僅餘普通丁壯值守，於是便宜了程大姑，順利的逃出佟宅。

雖說逃出佟宅，却並非就代表已經平安，佟家舖前鎭口後舖門，全有執槍提刀的丁壯嚴守，想逃出佟家舖談何容易。

沉着和胆大心細，雖可克服任何困難，大姑的逃亡，也不例外。

首先她仔細想過，知道她被囚被辱的人，只限於佟天九的親信。

再者佟天九以九太爺之尊，早已養成不容人違的剛愎個性，行事由心，手下只知從命無敢疑問者。

有這兩點事實，再加上高手盡出，程大姑決定冒險一試。

她鬆垂雙肩，極小心的不使任何人看出，坦然大方的踱出宅去，她的馬車仍在佟家老店外，她有心的經過幾名執刀巡行壯漢，果如所料無人問及。

她暗喜心中，理直氣壯的問一名丁壯佟天九現在何處，丁壯告訴她說，時在鎭外大路等候消息。

程大姑頓時計上心來，故意蹙眉道：「這個人也眞是的，說好要吩咐個手下爲我趕車先回金陵，到現在……哦對了，你可有其他要緊的事辦？」

丁壯回答並無要事，程大姑遂三言五語的暗示過已和佟天九成了一家，接着要這名丁壯給她暫充車夫，駕快車速回金陵辦理要事。

這漢子上了當，果然錯認是份上好差使，乘龍之機，駕車揚鞭動程。

程大姑說的好，走後鎭門，要近上二里路，雖是小道，號行馬車，駕車漢子自是唯命是從，竟順利的送走了程大姑。

× ×

拂曉，各路人馬再次無功而返，又加上平空失去了程大姑，和程大姑的雙馬快車，使佟天九氣的七竅生烟暴跳如雷，嚴

囑不得停止搜索杜萬里下落事，然後帶着「火閃」七兄弟，快馬加鞭直馳金陵。

程大姑早他半天回到「玉女園」，急快的收拾好細軟，召齊衆姊妹，將所有姑娘們的「賣身契」交還，每人發了百兩紋銀，叫她們卽刻離開，她和小珍帶足兩天的水糧，駕着雙馬快車，飛馳出金陵城。

那名送她回來的壯漢，程大姑並不害他，對他實講出內情，送他千兩銀子，他欣然遠走高飛，脫開了老奸巨猾的佟天九的魔掌！爲此他代程大姑拍開了穴道。

佟天九脚步剛剛踏進金陵，從前他那些鷹鷹犬犬已鼻子尖過逃亡的野狐狸，全候駕恭迎。

三言五語，獲知程大姑雙馬快車出城的消息，佟天九馬不停蹄，指揮手下全速追趕，諭示十分清楚，分作三隊，人要活的，誰能完成使命，今後他就是金陵城「四天坊」和「天香院」及卽將成爲佟九太爺所有的「玉女園」的總負責人。

「天香院」和「玉女園」，誰全知道是「溫柔鄉裏銷金窟」，那「四天坊」入息更大，是金陵城中最大的「賭坊」，如此重賞，自是人人恐後，於是個個爭先飛騎疾追。

× ×

隋光華只比師弟杜萬里晚了一天的路程，杜萬里曾在金陵城「溫柔鄉」中留駐了三天，按說隋光華此時應該早已到達金陵才對，但他並沒能如期而至。

他感懷着無比的酸楚，悵然離開業已不屬於他的故鄉家園時，本是決定南遊先到金陵，不過在走出數里之後，想起一件事來，遂再次回轉，購了些香紙瓜菓，悄悄去了南山墳場。

他深知此去只怕終生難再回鄉，父母屍骨，已難覓葬，但列祖列宗南山祖瑩尚在，應該恭誠一祭，一盡人子之心。

踏上南山墳場，雙眉已緊鎖作堆，墳頭土塌，裂隙通底，他拜祭過後，立刻找得工匠，親自監看，以石重修墳墓，於是耗費了兩天時間。

他安步當車走到金陵城外的大道上，程大姑和小珍的那輛雙馬快車，如潑風般恰好錯身飛馳而過。

他搖搖頭，心中想：人說江南女子多嬌嫻，怎地這女子豪野不亞北地胭脂，大道縱馳飛車如電，怪！

時正出進城門行人衆多，他微一沉思後，仍隨人衆緩往城中路行，突然耳邊傳來前行三五人的話聲，一人道：「看來佟九又回來了！」

另一人哼了一聲道：「這是他的地盤，怎肯眞的讓給外人。」

又一人聲調壓低道：「聽說那位杜爺走了？」

先前開口的人，接話道：「這不用說就知道，杜爺不走，他佟九又沒有兩條命，敢回來？再說程大姑也用不着駕車飛馳亡命逃生了！」

另一人嘆口氣道：「那位杜爺可也眞是的，救人也不救到底，像佟九這種害人精，宰了豈不……」

又一人立刻接口道：「你眞是『站着說話不腰痛』，也不想想，這是金陵城，人家杜爺幹什麼爲金陵城的人殺人？」

先前開口的人，這時一聲長嘆道：「秦兄說的不錯，咱們自己不能有這份決心除害，人家外鄉來的，更犯不上了，只是程大姑够慘，我相信追騎就到，她逃不掉的！」

行人互談，隋光華却暗暗驚心！

他不用多想，似已料定所謂的「杜爺」是誰，因之脚步一緊到了前行五人身側，手一拱道：「借個光請教一事。」

五行人一停步，姓秦的正好挨近隋光華，於是首先接笑道：「不客氣，這位要打聽什麼？」

隋光華道：「諸位剛才所談話中，有位『杜爺』，可知他叫什麼名字？」

姓秦的面色一變，猶豫未答。

隋光華誠摯的又道：「不瞞諸位，我有個師弟姓杜，叫杜萬里，又叫……」

五位行人這次不約而同的說道：「沒錯啦，令師弟正是杜爺。」

隋光華接着至誠拜問事情經過，行人們遂把事發詳情說了一遍，隋光華劍眉不由皺起，適時，大隊快馬突自城中飛馳出來，行旅商販無不紛紛急向兩側閃避，隋光華等人，也躲向路邊。

那位最早開口談論佟九事情的人，悄悄對隋光華低語道：「這全是佟九的鷹犬，十有八九是追趕程大姑。」

隋光華臉色一變，姓秦的已接話道：「聽說程大姑的雙馬快極，希望這羣狗東西追不上……」

隋光華搖頭似乎自語般道：「雙馬再快，但拖着輛車，又有兩個人和不少東西，逃不掉的！」

話聲一停，他向五位行人再次一拱手，大步走進了金陵城。

× ×

仍舊是那輛豪華而快的雙馬車。

雙馬車疾馳出城的時候，是清早，如今回來已近黃昏。

駕車的人換了，換上一名兇悍的大漢，人在轅似乎自覺如同天神，得意的神飛色舞，挺胸仰頭不可一世。

車兩旁，八名騎馬壯漢，分兩列護圍，在蹄聲得得夕陽無限好下，進了金陵。

雙馬車的車門兒緊掩着，誰也瞧不見車中的情形，不過凡是久居金陵城的人，無不心裏有數，清晨駕車遠逃的程大姑和曹小珍，只怕是已經成了半死人。

華燈初上的夫子廟地區，本就正是人多時候，這時更已人山人海。

不知是誰說過，人是世上最毒最狠最陰險最刁猾，最仁厚最忠誠最心慈最有感情的動物！

如果人當眞這般，那眞成了「封神榜」上姜太公的坐騎——四不像！

可是偏偏人就是這般，古人中有一位聖哲，以拾個字將「人性」形容到了家，那就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凡是金陵城中，不屬於佟九一夥的安善良民，儘管口裏不敢表露出佟九最好卽遭天報的意願，但心裏却是常常唸佛，希冀佟九果報就到。

像這些人，今夜就不該擁擠到夫子廟，遠遠的站作堆的看熱鬧，因爲程大姑和曹小珍所身受的，是他們從良知上厭惡的，憤恨的，卑視的事情，也正是他們良能

上時有衝動，思起伏義的事情，但是人性涼薄的一面，却促使他們興出「坐山觀虎門」的心情，人！可憐的人！

「天香院」不但大門四開，燈火輝煌，並且百彩環結，一片喜氣。

「玉女園」亦然，因之雙方之間的空場地區，竟亮如白晝。

佟九太爺就在這空闊地區上，設了座位巨案，夠資格入座的，只他一人，他也就不作虛假的獨席南設而高踞其上。

案頭，香茗乙盞，他座旁兩側及身後，站滿了他的鷹犬打手，他早已得報，程大姑成擒，雙馬快車即將回到「玉女園」，所以他有意的這般現身萬衆之前，表示出他的勢力，他的本領和他的威風！

轔轔車聲，得得蹄聲，雙馬快車已出現大街遠處一端，萬衆不由自動的閃開一道人巷，目注漸漸移近的快車。

快車已越過人巷，到了廣場，離佟九太爺的座案不足十丈，佟九太爺座中揮手，雙馬快車倏然而停！

佟九太爺冷冷地開了口，道：「人怎樣了？」

駕車漢子早已一躍而下，躬禮道：「只是封了穴道，沒受絲毫傷損。」

「嗯！」佟九太爺再次揮手道：「扶下大姑來，在我身旁設座，快！」

程大姑被扶坐佟九身旁，佟九示意，有人拍開了程大姑的穴道。

佟九嘻嘻笑着對程大姑低聲道：「是誰代妳解開雙臂穴道的？」

程大姑雙臂穴道本是那會經被騙的漢子所爲，但程大姑不想害那漢子，遂冷冷地把頭一扭，不作回答。

佟九又問道：「上妳當代妳駕車回金陵的尹基，他現在何處？」

老賊刁猾而心思細密，這時間仍會問及此事。

「死啦！」程大姑故意沒好氣答話。

佟九一聲陰笑道：「先辦目下的事，然後我會追問出他的死活來，其實他最好還是已經死了！」

話聲一頓，倏地沉聲道：「來呀，把那罪魁禍首曹小珍，給老夫拖將出來。」

一名壯漢聞聲即動，自車中抓出小珍，一推一扔，小珍已摔落丈外，正是佟九案前地上！

小珍穴道本和程大姑一樣，被擒時遭人封閉，適才壯漢乃佟天九手下「天罡」之一，功力不凡，抓她下車時順手拍解了穴道，所以摔倒之後，痛的悲號出聲，右肩衣衫擦碎，皮破血出。

佟天九目光一掃小珍，射芒獰露，接着再掃過遠遠這堆蝟的人羣，一聲沉哼揚聲喝道：「曹小珍，妳本是賣身在『天香院』的妓女，竟勾結了個目無法紀的江湖匪徒杜萬里，巧言欺朦了『玉女園』東主程大姑，於是生出無邊是非，如今杜萬里業已遇敵遭人殺害，屍骨無存……」

程大姑剛要開口說話，她身後一名大漢雙手緊壓在她肩頭以上，低低說道：「大姑，九太爺早有吩咐，妳若一言不發，今後就是九太爺的紅人，否則仍然說不出半個字來，九太爺並將把妳交給『追風』七弟兄，任他們找妳的樂子，妳該仔細想想！」

程大姑不敢動了，佟天九話並沒停，道：「人死不再記仇，九太爺我就算放過了那件事，不過對妳這個賤人，却沒那麼容易罷休，來呀！先給我賞她三十皮鞭嚐嚐！」

令下，一名壯漢揚聲而應，持鞭而到，佟天九手指小珍再次諭示道：「實生生的給我打！」

大漢鞭已揚起，人羣中突然傳來一聲沉喝道：「且慢！」

話聲傳到時，天九案前，小珍身側，已平添了一位英挺而模樣老成的年輕人！

人羣中有幾位竟認識這個年輕人，但因事態嚴重，相約噤聲，他們就是早上進城時和隋光華交談的五名行人。

不用說，這年輕人正是隋光華。

隋光華行事不像杜萬里，一切是非經見過後方才伸手，他現在，已經摸清了，小珍故事的所有問題。

佟天九沒有別的長處，江湖路走的多，眼力强過別人，乍見隋光華，心中就猛地一凛，但萬人之前又不能不保持尊嚴，遂雙眉一皺道：「年輕人，有什麼道理阻止老夫要辦的事？」

隋光華連個禮數全懶的行，冷冷地說道：「老丈可是佟天九，又名佟九，人稱爲什麼『九太爺』的？」

佟天九心裏發毛，嘴上夠硬，道：「不錯，怎麼樣？」

隋光華道：「在下姓隋字光華，老丈口中所說的什麼的『匪徒杜萬里』，正是在下師弟！」

佟天九這次不僅心裏發毛了，眞的連一身上下的毛孔全「毛」了起來，話又不能不答，强提着業已失穩的聲調道：「是又如何？」

隋光華冷冷地說道：「要老丈還來兩件事情的公道，一是面當萬衆，拿出杜師弟身爲匪徒的証據，再就是，取出這位曹小珍姑娘的賣身契衆人一看！」

佟天九知道這次絕對不像上次，杜萬里好虛面子，三言五語了完事再圖後面報復的方策，現下這位隋公子，實落落的，硬生生的，一字一句要的是理，討的是「証」，今夜沒有理、証拿出，休想三言兩語過關！

想到這裏，眼珠一轉計上心來道：「隋朋友……」

隋光華厲聲道：「住口！在下沒有老丈這種專喝女人血吃人肉飯的朋友！」

「哼！」佟天九也沉聲道：「不成朋友就更好說話了，你問老夫索討証據，憑什麼？」

隋光華道：「憑是杜萬里的師弟！」

佟天九哈哈大笑道：「很好，只要你能找出人來，証明你果然是那杜萬里的師兄，老夫就還你有關杜萬里身爲盜匪的証據，至於曹小珍的事，年輕人，你似乎有點『狗抓耗子』多管閒事！」

隋光華並不惱火，手指地上的小珍道：「路不平人人踏，就算是段閒事，在下却管定了！」

佟天九時已示意手下「追風」「火閃」「天罡」「地煞」二十八名亡命强徒，暗中準備，然後冷冷地說道：「年輕人，只要你自認管的了，老夫由你，不過事要

一件一件來，先說你的身份事，你可有人証？」

隋光華一聲冷笑，倏地轉身揚聲喊道：「夫子廟徐保正，在下知道你正在左側人羣中，請勞駕前來。」

徐保正是道地的老好人，也正因爲他是老好人，佟天九才授意推他當這保正，大事佟天九自己作主，小事有心叫徐保正露臉，如此反而使夫子廟一帶，很少發生大的事故。

果如隋光華所說，徐保正在場，大家全認識他，不出面不行，咬着牙硬着頭皮走向前來。

隋光華適時又高聲喊道：「有請『瑞文紙筆莊』文掌櫃大駕。」

佟天九聽到隋光華呼喚「瑞文」掌櫃，心頭頓卽一緊，雙眉也皺成一字。

「瑞文紙筆莊」掌櫃的「文瑞興」，是位道地的「旗人」，來頭極大，這時也自人羣中步出，走近隋光華時，停步開口道：「閣下好眼力，不知我文瑞興能幫什麼忙？」

隋光華一笑，自身畔取出一個硬皮筒兒，筒兒長尺二，粗寸許，赤紅，筒帽兒邊鑲金綫，十分考究。

筒上有金色正楷字跡，是——金蘭譜，筒下側的小金字乃「濟南文瑞齋製」。

隋光華先把筒兒交徐保正過目，然後再遞向文瑞興道：「煩請文掌櫃檢定一下此物的製處。」

文瑞興接筒看罷道：「不錯，這是濟南文瑞齋的特製品。」

隋光華拱手揚聲道：「請教，金陵城中可有地方買到？」

文瑞興搖頭道：「金陵城沒有這東西賣。」

隋光華叮問一句道：「何故？」

文瑞興道：「此物需要量少，價又甚貴，爲純小羊皮經精工製成，因之成品甚少，不銷外地。」

隋光華含笑拱手道：「再請一看筒內文譜。」

文瑞興又檢看過筒內文譜道：「不會錯，是濟南文瑞齋特製『羊皮』，和外面皮筒兒一樣，他處是買不到的。」

隋光華又一拱手道：「在下久仰文掌櫃乃貴行大家，鑑檢之物，想來是不會有錯了？」

文瑞興正色道：「若有半分失誤，文某願負全責。」

隋光華恭敬一揖，然後將筒中文譜交徐保正道：「有煩保正大駕，高聲一唸這蘭譜文字。」

徐保正接過蘭譜，引借燈光高聲唸道：「誓立金蘭譜人隋光華，字揚威，杜鵬程，字萬里……」

隋光華接過譜去，捲放筒中，再將筒放好，目光倏變威嚴，緊迫着臉上神色陰晴不定的佟天九道：「佟老丈，蘭譜已証在下及盟弟身份，文掌櫃之言，可証物非金陵所有，斷難僞製混充，在下証物鑑定已實，老丈請還公道來。」

佟天九語塞，隋光華一聲冷哼接着又道：「曹姑娘身遭不幸，已極堪憐，老丈手下的『人口拐販』，巧欺詐騙將曹姑娘逼墮火坑，幸姑娘伶俐，逃到程大姑處，敝師弟正趕上老丈仗勢欺人的惡行，遂順手過問了這件事情，三日前，也在此地，老丈面當萬千鄉親，已將曹姑娘賣身文契交出，今朝何來文契憑驗？如果仍有文契，設非僞造亦係豪奪，佟老丈……」

話聲一頓突轉威厲，道：「面當萬千人証，爾若還不出個公道，恕在下不像敝師弟那樣仁厚，立將爾等功力點破，有徐保正作証，要爾親立文書，交割所有橫奪巧取到手的財產，充爲濟貧救災之用，佟天九，講！你要走那一條路？」

佟天九自知已經沒路可走了，果如隋光華所言，他不像那杜萬里，於是惱羞成怒厲聲喝道：「狂妄小子惹事生非，來人，給我打，一切後果由老夫負責！」

佟天九手下這二十八名武技功力不錯的漢子，十之八九爲江湖亡命之徒，本就早已不耐，這時聞令紛紛暴喊着攻上。

隋光華雙眉緊鎖，微微搖頭，他和杜萬里一樣，雖有十成自信，却無對敵經驗，自更談不到殺敵或是傷人了，一見這多人猛攻上來，說不心驚也有慌亂，慌亂下一聲大喝道：「誰敢欺上，是自己找死，莫怪……」

空言怎能阻住這羣亡命之徒的攻撲，當先已有五人撲臨身側，刀，槍，劍，鈎齊舉，不分上下的刺扎下來。

隋光華倏地飄退三丈，走時因見對方竟不顧忌文瑞興和徐保正，只好伸手各抓一人，飛射倒縱脫身於外。

佟天九固然已有多年沒再與人搏戰，但在這羣手下中，他仍是功力最好經見最深的一個，頓卽看出隋光華一身技藝功力，斷非手下能敵，逃生之念由是而興。

隋光華這時放下驚魂未定的徐保正和文瑞興，歉然說道：「使兩位受驚了，請速退回人羣中，在下保証兩位不會再遭驚嚇。」

徐保正和文瑞興剛剛退去，暴撲而到的惡徒已再次殺來，隋光華一聲冷哼，目光一掃遠遠坐着的佟天九，頓時得計，竟又倏忽飛退了三丈。

他一退再退，二十八名惡徒只當他已心生畏懼，越發呼嘯追上。

適時，隋光華猛地頓足拔身而起，一冲五丈，其疾如電自衆惡徒頭上飛越而過，雙臂空中微抖，橫空躍行已到佟天九案前，伸手抓到！

佟天九心頭大震，左掌猛地抓住旁坐程大姑的手腕，一帶一甩一推，將程大姑抛向隋光華的右手！

他本人，猛地一翻，趁坐椅後倒之勢，雙足猛登巨案，倒飛而起落於兩丈五六的後方。

詎料隋光華伸手抓勢不停，空中接下程大姑，於巨案被登前傾的刹那，單足微點巨案，右臂順勢滑放，非但仍將程大姑穩穩放置原坐椅上，自己更捷逾石火追上佟天九，佟天九雙足落地尚未能夠再次騰拔時，隋光華已立於身前三尺地方，招式不變，依然探手抓到！

佟天九逃已無及，右手掌上背下倏地遞出，以一式「陰手鎖骨」迎上隋光華的指掌！

隋光華一聲冷哂，遞出去的抓勢突地快了數倍，在佟天九掌心向上五指尚未合

握的刹那，中指倏顫已點中佟天九的掌心，佟大九一聲痛號，手掌已穿，血洞濺飛赤珠，一隻手頓失去作用！

隋光華再次冷哂出聲，左手食，中二指暴出，在佟天九「七坎」穴上一拈卽起，人也倒飛而回，正迎上二十八名追撲過來的惡徒。

隋光華不再留情，人如旋風，倏地捲向二十八名惡徒，只見旋風化影閃飛過一人時，頓卽傳出悶吼，當悶吼聲頻傳下，萬千鄉民方始看清，一個個驃悍大漢，竟接連着仆倒地上，倒臥有聲，砰！砰！不已，也僅霎眼工夫，除佟天九一人正全身顫抖不已木立外，餘皆不起，在一陣寂靜之後，狂叫歡呼的掌聲，响如萬鼓齊擂，直震九霄！

移時聲停，隋光華正欲有所行動，徐保正已飛步而到，喘息着急急地悄聲道：「隋爺，人命關天，何況二十幾條性命，老漢知道隋爺您是爲地方除害，但……」

隋光華一笑道：「保正之意是……」

徐保正道：「老漢要抓住隋爺，隋爺您把老漢推倒，就此出城，越快越好。」

隋光華又是一笑道：「如此豈不給保正惹禍？」

徐保正急而低的說道：「哎呀我的隋爺，有這萬民爲証，頂天老漢丟了這早不想幹的保正，沒什麼緊要，隋爺速去！」

隋光華哈哈笑道：「保正善心在下心領，其實保正放心，在下並未殺人，他們全好好的，除佟天九掌中有傷外，其餘連半點傷痕沒有！」

徐保正傻了，他無法相信這些話：最好的辦法，就是親自探看一番，於是心懷寒顫的步向最近倒臥的一人，俯身伸手於這人的鼻端。

探試下，徐保正提懸到咽喉的心，噗通一聲放落下來，擦着頭上的冷汗，搖着頭對隋光華道：「隋爺，你幾乎嚇出小老兒的苦胆來。」

隋光華一笑，倏忽挺胸抬頭目光緩緩掃向萬衆，接着以嘹亮的聲音一字字的說道：「佟九地方土棍，只因手下召收了一批江湖亡命，竟成貴地大害，如今在下已將彼等武技破去，彼輩非但不能再言武事，身體立將弱過普通良民，因此已不足威脅到大家的安全，只是敝師弟前鑑可借，在下決定將彼輩自此永遠逐出金陵，不知有人反對否？」

誰反對，一體高呼讚成。

隋光華微一頷首，對徐保正道：「請借條長索一用。」

長索取到，隋光華提着佟天九，以索綁住雙腕，然後方始冷冷地問佟天九道：「你想死抑或願意活？」

佟天九沒命的說他願活，更願答應隋光華一切條件，只求活命。

於是隋光華和佟天九約法三章，永生不得再到金陵，時限一月，佟天九清結名下財產，只准取用十分之一，餘捐善堂充作義欵，佟天九完全答應。

隋光華不像杜萬里，行事審密慎思，由徐保正作證，佟天九出據了甘結願書，隋光華嚴誡那二十八名已失功刀的江湖客，聲言再若獲知彼等爲惡，立誅不赦。

× × ×

金陵城多多少少乾凈了些，至少夫子廟區地，很少再見那些歪脖子瞪眼睛的橫行人。

程大姑散了班子，「玉女園」房地賣了，半生積蓄，像佟天九一樣，只留十一作爲今後生活，餘皆捐充義舉。

曹小珍和程大姑，眞的結成姊妹，仍然住在金陵城中，姊妹過着樸素簡單而安適的生活。

隋光華押送佟天九出城，直到佟家鋪，二十八名亡命客散盡，隋光華暗中監視佟天九半個月，最後才放心的邁向前程。

× × ×

杭州樓外樓上，今午座無虛席，主人是名震江浙的武林大豪阮靑，一位亦盜亦俠慷慨豪爽的人物，「阮家堡」的堡主，也是江浙黑白兩道共欽的高手。

主客只有一位，年紀輕輕傳說武林稱爲「無敵一劍」的杜萬里。

陪客八位，無一不是名震武林成名多年的人物。

能勞動得阮靑出面，而主客又正是杜萬里，不問卽知，杭州必是已經發生過是非變故。

主、客及陪人，都已到場，酒滿樽，阮靑捧盞而起，他一起身，不祇他這桌上的賓朋俱皆站起，其餘樓外樓上的酒客，虎的一聲全都起座。

有人沒起來，只有一個人，正是今朝主客杜萬里。

阮靑雙眉微蹙，日光掃過杜萬里道：「杜朋友，老朽敬以此酒，作爲杜朋友和敝門崔二俠冰釋誤會……」

「且慢！」杜萬里揚聲說道：「堡主令人相召，事前雖有聲明，爲在下及貴堡崔二俠事，然尙未表明堡主心意，在下亦尙未有任何承諾，所以這誤會冰釋一句，似乎言之過早！」

阮靑眉頭又是一皺道：「杜朋友請聽老朽一言，老朽在此有個規例，舉凡已由老朽出面歡飲，則天大的事等於已然散盡，所以……」

杜萬里推席而起道：「如此說來，是在下魯莽，萬幸在下尙未飲用點滴，就此告辭！」

這難堪不僅阮靑無法下台，就是其他陪客貴賓，亦咸覺杜萬里狂傲過份。

座中一位禿頭老者，把一張老臉拉長，冷蔑的掃着杜萬里道：「老朽痴長幾歲，討個大叫聲杜老弟，杜老弟，杭州不像金陵，崔二弟可更不是那個什麼佟天九，我們阮老哥既然親自出面，對老弟你來說，已是給足了面子，杜老弟，俗話說交一朋友難，惹一寃家易，還望老弟三思。」

杜萬里話回的絶，道：「請恕在下狂妄，老丈又是何人？」

禿頭老者變了面色，道：「適才入席，主人曾作介紹，閣下難道沒聽淸楚？」

杜萬里冷冷一笑道：「舉凡在下認爲不願結識的人，介紹時根本不去注意！」

禿頭老者氣的全身顫抖道：「老夫禿鷹公孫洛，人稱『鷹爪無敵』！」

杜萬里非但不說久仰客套話，反而頭一搖道：「鷹爪最厲害是長在亘鷹身上，但也難以『無敵』，一名獵人，三支神箭已足打發了這隻鷹兒！」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宮寒把攔截下來的錢廠子爲了交換宮少奇的下落而又輕易的把錢廠子拱手讓給魚山谷，這一切過程，全都落在暗中窺伺的白天星和張弟眼中，他們並沒採取行動。翌日，白天星和張弟依慣例來到七星廣場的品刀台前，白天星突向一挑着廠蘿蔔担子的破衣老漢招手，但他却一反常例倒過來問破衣老者出什麼價錢，張弟聽得如墮五里霧中，向別人買東西却問別人出什麼價錢？更令張弟不明的是破衣老漢一本正經地問白天星要什麼價錢而白却答一個錢也不要，張弟呆住了，這算什麼——

妙排香餌計　喜遂殺賊謀

但最奇怪的事，還是那破衣老漢聽了白天星這句話之後的臉色。

如果你向一個人買一件你迫切需要的東西，正等着對方獅子大開口之際，對方忽然笑着告訴你：「一個錢也不要！」

你聽了會有什麼感覺？

說起來恐怕誰也不會相信，破衣老漢一聽說白天星不要一個錢，居然露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好像白天星不是說的不要一個錢，而是說的一百萬似的！

白天星又笑了笑，道：「怎麼樣？要不要攷慮攷慮？」

破衣老漢稍稍沉吟一下，毅然點頭道：「好吧！老漢認了，只望你老弟別叫老漢過份爲難。」

白天星伸手接過那把蘿蔔，扭下一根，咬了一口，邊嚼邊點頭道：「不錯——別轉過頭去看，就是那個戴破風帽，賣瓜子花生的老傢伙！」

破衣老漢道：「馬上動手？」

白天星微笑道：「只要你們等得，我當然不會在乎。」

破衣老漢點點頭，接過白天星付的三枚青錢，立卽挑起担子，匆匆走開了。

張弟目送破衣老漢遠遠去，慢慢轉過頭來道：「你們究竟在打什麼啞謎？」

白天星又咬了一口蘿蔔，兩眼望去別處，悠悠然咀嚼着道：「你就是這個毛病還沒有能改過來。」

張弟道：「什麼毛病？」

白天星道：「該聽的不聽，該看的不看，永遠不知該在什麼時候豎起耳朵，什麼時候睜大眼睛，什麼時候閉上嘴巴！」

× ×

天空陰沉如故。

七星廣場上，人來人往，愈聚愈多，宛如一大羣活力驚人的泥鰍，正穿梭廻游在一口剛剛冒起熱氣的大湯鍋中。

每個人的興緻看來都很好，每個人看來都好像很匆忙，祇是誰也不知道他們究竟在忙些什麼？他們高興的又是什麼？

× × ×

破衣老漢的蘿蔔担子，已在四五名像長工般的短衣漢子面前歇下。

那幾個漢子一人買了一把蘿蔔，破衣老漢收了錢，挑起担子，又走開了。

然後，便見其中一名短衣漢子慢慢站起身來，一邊咬着蘿蔔，一邊朝不遠處一個賣瓜子花生的老頭走過去。

短衣漢子走近那老頭身旁站下，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接着便見兩人比手劃脚的爭論起來。

張弟雖然聽不到兩人在爭論什麼，但從雙方的手勢和神情上，他猜想兩人很可能是在價錢上有了不同的意見。

這時祇見那老頭閉着眼，不住搖頭，好像在說：「這個價錢辦不到，你若是嫌貴，儘可不買。」

那短衣漢子一手指着老頭的籃子，一手拍在老頭肩上，好像在反駁：「不是我嫌貴，你該看看你的東西，值不值這個價錢！」

那老頭仰起面孔，像是想說什麼，但結果祇翻了翻眼皮，便又默默垂下頭去，彷彿已不願再堅持，肯照那短衣漢子還的價錢賣了。

可是，那短衣漢子的脾氣，也怪得很，老頭肯賣，他却又不買了。

祇見他咬了口蘿蔔，揮揮手，頭一昂，轉身揚長而去。眨眼之間，便於人羣中消失不見。

忽聽白天星輕輕嘆了一口氣道：「黑鷹帮人才還是有的……」

張弟心中一動，急忙再朝那老頭望過去。

但見那老頭仍然低垂着頭，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姿勢一點都沒有改變。

張弟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在短衣漢子的重手法之下，那老頭早拋下零食籃子，到另一個世界找他的營生去了！

這是怎麼回事？

張弟正錯愕間，祇聽白天星像自語似的，稍稍一頓，又接着道：「先動手的是宮寒和吳才等人，最後得手的則是魚山谷和長白上官兄弟，當時馬車係向省城方面駛去，目前很可能落腳在花家集……」

張弟一轉身，正好看到一名短衣漢子從身邊走過去，他一眼便認出這個走過去的漢子，正是剛才那四名短衣漢子中的一個。

現在，即使不經白天星解釋，張弟也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黑鷹帮失去了錢廂子，事後獲知白天星曾於方大娘店中露過面，於是便來向白天星打聽，想知道錢廂子究竟落在什麼人手裏。結果，白天星便利用這個機會，要黑鷹帮爲他除去一個人——就是那個賣瓜子花生的老頭！

而剛才那個賣蘿蔔的破衣老漢，從談話的口氣聽起來，極可能是那位黑鷹帮江西流的化身。

現在，張弟不明白的，祇剩下一件事。那被殺的老頭是誰？

白天星又爲什麼一定要跟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過不去？

他望着白天星，希望白天星能對這一點有所說明。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想知道那老頭是誰，對嗎？」

張弟不响。

他如今便是遵照對方的「指教」，改他的「毛病」。

豎起耳朵。

睜大眼睛。

閉緊嘴巴！

白天星點點頭，笑道：「很好，你學得很快。祇不過火候恐怕還有問題。我敢打賭，祇要我一說出那老頭是誰，你非叫起來不可。」

他扭下一根蘿蔔，遞過去說道：「所以，爲萬全計，你最好還是在嘴裏咬口蘿蔔。」

張弟什麼也不說，接過蘿蔔便咬。

他心底暗暗得意：「以後換換花樣吧！伙計。今天的張弟，已非過去的張弟可比，你這一手早就不靈了！」

白天星挪近身子，低低一笑道：「這老頭是誰，我且不說。我不妨先告訴你我恨他的原因。知道我爲什麼恨他嗎？恨他不該借給我們兩條滿是蚤子的破棉被！」

張弟目光一直！

「胡老頭？」

他雖然沒有喊出聲，但那塊剛咬下的蘿蔔，却因胡字是個吹氣音，一口直噴出來，幾乎擊中白天星的鼻子。

白天星偏臉讓開那塊蘿蔔，微微一笑道：「是不是太辣了點？」

張弟顧不得再逗鬧，臉色一整道：「一個打更的窮老頭，碍你什麼事？」

白天星忽然斂起笑意，長長嘆了口氣道：「那也祇怪我跟胡老頭交情太好，他一直拿我當子姪輩看待，雖然他自己經常三餐不繼，但一有吃的喝的，却總是忘不了我……」

張弟兩眼睜得大大的道：「就因爲他待你太好，你才要殺了他？」

白天星搖搖頭道：「我說的胡老頭，不是這個胡老頭。」

張弟一怔道：「不是這個胡老頭？鎮上到底有幾個胡老頭？」

白天星道：「七星鎮上，眞正的胡老頭，祇有一個。」

張弟道：「不是這一個？」

白天星道：「當然不是。」

張弟眼珠微微一轉道：「你意思是說：那個眞正的胡老頭已遭人謀害，如今這個胡老頭是冒牌貨？」

白天星點點頭，黯然道：「是的，事情可能發生在今年春夏之交，那時我正好因爲離開了一段時間，不在鎮上。」

張弟道：「除你之外，別人都不曉得這件事？」

白天星道：「大概沒人知道。因爲這老傢伙本來就跟胡老頭長得很相像，再經過一番刻意揣摹，言談舉止，莫不維妙維肖。連我都幾乎被他矇騙過去，別人當然更不易看出破綻。」

張弟道：「那麼，你又是怎麼識破這個秘密的呢？」

白天星苦笑道：「你這一問，可眞問得好。」

張弟惑然道：「什麼地方不對？」

白天星道：「就拿我們兩人說吧！假如我們現在因事分手，一年後重新見面，你忽然客客氣氣的喊我白老大，並問我這一向都在那裏得意，你想我聽了會有什麼感覺？」

張弟想了一下，點頭道：「我明白了，他殺了胡老頭，雖然知道鎮上有你這個人，却不知道你跟胡老頭的私交，已到了何種程度……」

他說到這裏，忽然皺起眉頭，抬起面孔改口道：「既然你早識穿了這個老傢伙的身份，爲何一直忍到現在才動手？」

白天星道：「因爲我想弄清楚，這傢伙無緣無故殺害一個孤苦無依的老人，到底是何居心。」

張弟道：「你現在弄清楚了沒有？」

白天星道：「還不能說十分清楚，不過如今爲形勢所迫，已不能再讓這老傢伙活下去了。」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道：「依我猜想，這老傢伙可能是昨夜那個黑衣蒙面人的一黨，他當初殺害胡老頭，無疑是早已知道廖三要舉行品刀大會，被他們那一黨事先派來鎮上的一支伏兵。而我一直容忍，也正是爲了這個原因。我想利用這老傢伙，證明我祇是個游手好閑的浪子，以免引起了對方的注意力。」

張弟道：「如今的形勢，什麼地方有了改變？」

白天星哼了一聲道：「如今效果恰恰相反，我發覺這老傢伙，竟在暗中專門監視我的一舉一動！」

張弟道：「既然對方對你已經起了疑心，如今老傢伙忽然被殺死，他們會不會懷疑是你下的手？」

白天星笑笑道：「要想叫他們完全不懷疑，當然是辦不到的事，不過，老傢伙被殺前後，我們一直坐在這裏沒有動過，也是事實。」

張弟道：「誰能替你證明這一點？」

白天星嘴一呶，笑道：「瞧那邊！證人太多太多了。」

張弟轉臉望去，那邊果然鬧哄哄的圍滿了人，老傢伙的死亡，顯已被人發現。

最難得的，便是虎胆賈勇居然又露了面。

這位七星總管闊別多日，臉色看起來相當蒼白憔悴，脇下也多了根枴杖。

白天星低聲道：「時間快到了，你上去吧，我去找這位大總管聊聊。」

× ×

有句俗語：虎死餘威在！

死虎尚有餘威，一隻病虎自然更不容等閑視之。

所以，虎胆賈勇今天雖然用了根枴杖，氣色也不怎麼好看，但架勢仍然十足。

廣場上的閑人，也仍然冲着這位大總管陪笑臉，請安，問好。

白天星走過去，笑着拱手道：「好久不見了，總座。」

虎胆賈勇緊綳着面孔，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似乎想看看他這聲招呼，是否含有嘲弄之意。

白天星露出關切之色，又道：「總座那裏不舒服？」

虎胆賈勇又猶豫了片刻，忽然點點頭道：「你來，我們說句話。」

白天星靠過去道：「總座是不是有什麼吩咐？」

虎胆湊在他耳邊，輕聲道：「我現在要料理胡老頭的後事，等今天大會結束，我在熱窩請你喝一杯！」

白天星受寵若驚道：「那怎敢當？總座有何差遣，祇管交代一聲就是了。」

虎胆賈勇道：「到時候再說。」

白天星揚臉瞇着眼縫道：「到時候要不要把我那小師弟設法撇開？」

虎胆賈勇沉吟了一下，搖搖頭道：「我看不必了，他那麼一點年紀，有些事他還不太懂。」

白天星欣然道：「好的，屆時一定恭候！」

× ×

今天出場品刀的刀客，是大紅名榜上的第十六位：情刀秦鐘！

十八刀客予人帶來的印象，大致可以總結如下：風度最好的是快刀馬立。性情最暴躁的是狠刀苗天雷。言詞最粗野的是屠刀公孫絕。表現最謙虛的是鬼刀花杰。話說得最少的是開山刀田煥。身體最胖的是魔刀令狐玄。身軀最大而相貌威武的是將刀郭威。身材最矮小而態度驕橫的是降龍刀岳人豪。

如果不把張弟計算在內，今天出場的這位情刀秦鐘，則可以說是十八刀客中，年紀最輕而又最英俊的一位！

這位儀表出衆的情刀，看來才不過二十出頭的年紀，皮膚白皙，五官清秀，舉止斯文而儒雅，正是一般少女心目中的夢中情人。

毫無疑問的，若不是好事者將這位情刀編入十八刀客的名單內，這位情刀遲早勢必也會被人與武林四公子相提並論！

祇是這位情刀人品雖然俊逸，在品刀台上的表現，却並不如何特出。

他結果也走上了鬼刀花杰的老路子：棄權！

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宣佈棄權之前，很得體的先將昨天出場的將刀郭威恭維了一頓。

他認爲練刀的人，人人都該把將刀昨天說的話，細細品味，牢記在心。

最後，他更說這次參加品刀會，雖與七星刀無緣，但因此機會能够聽到將刀的這一番高論，已足使他感覺此行不虛。

他這些話，雖未能爲大會帶來高潮，却也換取了不少掌聲。

然後，大會便在掌聲中結束，人潮開始湧向熱窩。

× ×

烏八是今天熱窩裏的第一個客人。

他在品刀大會剛剛開始不久，便先來這裏佔好一副座頭，除了三份酒肉之外，他還特地從鎮上歪頭張店裏，買來了兩大包精緻的果點。

錢祇要是花在刀口子上，他出手還是很大方的。

祇可惜他今天要請的客人，却使他失望得很。

白天星從大廳外面走進來時，身後除了一個張弟，竟還跟着一個拄了枴杖的虎胆賈勇！

烏八的一張面孔馬上變了顏色。

因爲走在一起的人是虎胆賈勇，他坐在那裏，除了乾瞪眼，似乎還沒有興問罪之師的勇氣。

白天星站在大廳中，四下望了一眼，忽然轉向張弟道：「小張，你先去陪烏八兄坐坐，我要跟賈老總到後面談點事，談完了馬上就來。」

張弟一聽，正是求之不得。

他雖然不願意跟烏八打交道，但烏八如跟虎胆賈勇比起來，又無疑要勝一籌；尤其後院那種地方，他一向不願涉足，白天星就是不作這樣的安排，最後他也是會找個藉口留下來的。

所以，他不等白天星話說完，人已朝着烏八坐處走了過去。

虎胆賈勇等進了後院，才扭轉頭問道：「你跟姓烏的也訂了約會？」

白天星點點頭道：「是的，過去我請他喝過幾次酒，他感覺過意不去，一直表示要還請一頓，只是沒想到事有湊巧，又臨時碰上總座有事交辦，說不得只好辜負他的一番心意了。」

虎胆賈勇聽說只是普通的應酬，就沒有再問下去。

他們話才說亮，老蕭就來了。

七星莊總管，不是一個普通的客人，他如今是熱窩的負責人，前面無論多忙，像這種客人來了，他也得親自招呼，才够意思。

賈勇道：「小金花那裏，今天有沒有客人？」

老蕭哈腰道：「回賈爺，沒有。」

賈勇點點頭道：「好，我們去小金花

那裏坐坐。」

老蕭哈腰道：「是！」

× ×

小金花也是個清倌人，是熱窩裏的三號紅姑娘。

論姿色雖較燕娘和美鳳略遜一籌，但因爲生得嬌小玲瓏，却也別有一番楚楚動人之處。

她看清來的兩位客人是誰之後，立即含笑迎了上來道：「賈爺，白爺，兩位爺好，兩位爺今天是什麼風吹來的？」

白天星笑笑道：「你且慢點高興。」

小金花道：「白爺這話怎麼說？」

白天星笑道：「因爲賈爺已經看中了你！」

小金花喲了一聲，笑道：「那豈不是更該高興才對？」

白天星湊近一步，低低地道：「你不怕變成一團肉醬？」

小金花狠狠扭了他一把，笑罵道：「你壞死了！」

虎胆賈勇和老蕭兩人，當然不難猜想得到，白天星在小金花耳邊說的是句什麼話。

老蕭也笑了。

賈勇沒有。

這位大總管今天始終露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當白天星跟小金花逗鬧之際，他已一個人走去房中坐了下來。

老蕭笑着轉身，張羅酒菜去了。

熱窩前廳賣的酒菜雖然只有兩樣，但只要進了後院，便可不受限制。

在後院你只要有銀子，再好的酒席，也照樣辦得出來。

小金花跟入房中，坐在梳粧台前，重新對鏡細細修飾。

所謂重新修飾，其實只是一種廻避。

這是院子裏的規矩。

凡是來到這裏的客人，人數若在兩人以上，差不多都是爲談事情來的，姑娘們在這種情形之下，多半是等待客人招呼，才會坐過去陪伴。

白天星慢慢走去賈勇對面坐下，抬頭微笑道：「總座有什麼吩咐，趁此刻無人，儘說無妨。」

賈勇嘆了口氣道：「用不着忙，等酒菜來了，邊吃邊談不遲。」

白天星指指身後，低聲道：「等會兒——方便嗎？」

賈勇思索着點點頭，然後注視着白天星道：「聽說你老弟跟毒影叟古無之很有一點交情？」

白天星雙肩一聳道：「我那有那種資格？只不過承他老人家瞧得起，跟我們師兄弟還算談得來而已。」

賈勇露出期切之色道：「我能不能托你老弟辦件事？」

白天星道：「什麼事？」

賈勇道：「我想請你老弟去向他老人家討個藥方。」

白天星道：「藥方？」

賈勇又嘆了口氣，道：「事到如今，我也不必再瞞你老弟了，前些日子，爲了那個錢廠子，我一時不備，挨了那姓弓的一腳，結果……傷得……好重……」

白天星道：「哦！傷在那裏？」

賈勇臉一紅道：「傷——傷在最要命的部位。」

能令賈勇這樣一個大男人臉紅的部位，那個部位，是啥部位，自是不問可知。

白天星一板正經的又問道：「筋脈斷了沒有？」

賈勇期期艾艾的說道：「斷是沒有斷……不過……不過……」

白天星點點頭，表示他完全了解問題嚴重在什麼地方。

他想了想，又抬頭道：「你沒找盛跛子瞧瞧？」

賈勇頭一搖道：「找過了，沒有用，他說他從沒有見過這種怪現象。」

白天星道：「那麼，總座的意思，是不是認爲古老兒一定可以治得好？」

賈勇道：「是的，醫藥全屬一脈，以那老兒數十年對藥性的心得，相信這點毛病一定難他不倒。」

白天星點點頭，沉吟不語。

他當然知道這麼點小毛病，一定難不倒毒影叟。

如今問題是毒影叟肯不肯醫治？

更重要的是，這廝之所以會挨弓無常一腳，根本就是他的安排，讓這廝吃點苦頭，原是他設計的目的，他有什麼理由要帮這廝解除痛苦？

賈勇見他沉吟不語，連忙接着道：「你我兄弟相處也不是一天兩天，我姓賈的爲人如何，你老弟該比別人清楚，只要你老弟辦成了這件事，我賈某人絕不會叫你老弟白辛苦……」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總座誤會了，問題是那老兒不是我。」

賈勇忽然伸長脖子，低聲道：「這個，你老弟放心，你可以去告訴那老兒：只要他治好了我的病，我賈勇一定會送他一份厚禮！」

白天星苦笑笑道：「你以爲這樣一說，就能打動那老兒的心？」

賈勇低低接道：「我說的厚禮，不是指金錢！」

白天星不知道毒影叟聽了這話，會有什麼反應，他只知道自己第一個就已經爲之動心。

他望着對面那位大總管，故意加重語氣道：「那老兒可是戲耍不得的，總座如此應承下來，有沒有想想後果？」

賈勇不假思索地點頭道：「這個我知道，你老弟只管這樣去說就是了！」

白天星點頭道：「好——」

賈勇不等他說下去，已從身上取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放在桌上道：「這點小意思，你老弟先收下買酒喝，事成之後，一定加倍重謝。」

就在這時候，酒菜來了。

賈勇忽然起身道：「我莊中還有點事，必須先走一步，酒菜賬我會跟老蕭算，你老弟跟小金花慢慢的聊聊吧！」

白天星沒有挽留。

他知道毛病沒有治好之前，這位大總管是不會對這種場面感興趣的。

賈勇走了，留下了五百両銀子，以及一桌上好的酒菜——白天星覺得這份差事還不壞。

小金花笑着走過來道：「剛剛上菜，

賈爺怎麼就走了？」

白天星笑道：「他說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必須馬上回莊交代一下。」

小金花道：「酒菜冷了怎辦？」

白天星道：「他來不來還不一定，我們不必等他。噢——對了，你去找個伙計，替我吩咐他幾句話。」

小金花道：「吩咐什麼話？」

白天星道：「叫他去前面，把烏八爺，跟我那位師弟一齊請來。」

× ×

沒隔多久，烏八和張弟進來了。

烏八進房，四下溜了一眼，帶着不安之色，望着白天星道：「賈總管找你幹什麼？」

白天星笑笑道：「他那裏是找我。」

烏八惑然道：「不是找你，找誰？」

白天星指指張弟，笑道：「找他！」

他笑了笑，又道：「廖三爺說：刀客之中，就只一個沒有接受七星莊的招待，大會快要結束，以後欵宴機會不多，所以特地派姓賈的來，在這裏擺一桌酒，算是向我們這位旋風刀客，表示他做主人的一點心意。」

烏八聽來言之成理，一顆心才算放了下來。

他坐下之後，又問道：「我們早上談的那件事情怎麼樣？」

白天星當然知道烏八此刻提的那件事情，是指什麼事情。

那件事情怎麼樣了呢？

如果一定要白天星老老實實的回答這個問題，烏八準會氣得跳起來。

因爲白天星自從離開了何寡婦的豆漿店，根本就沒把這件事認真的放在心上好好的想過。

他當時應承下來，不過是爲了好玩，想不到烏八竟當他眞的有辦法。

白天星點點頭，挾了一筷子菜，送入口中，慢慢咀嚼，一面裝出思索的神氣。

事實上，他也的確在思索。

× ×

黑牡丹辛文姬爲什麼會突然失踪呢？

這女人突然失去踪影，無疑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爲人刼擄，一是跟人私奔！

無論情形屬於那一種，都可以肯定一件事，牽涉在這次事件裏的幕後人物，一定是個男人，而絕不會是女人！

這件事情看起來，好像很神秘，很複雜，其實，只要稍稍加以歸納，你就不難發現，再沒有一件事比一個女人的出走更單純！

這女人會不會是被人刼擄了呢？

關於這一點，可能性似乎不大。

因爲垂涎這女人美色的人，並不一定是這女人中意的人；辛文姬是個有名冶蕩而又潑辣的女人，除非對方具有非常之身手，勢必很難使這女人就範。

像惡花蜂梁强之流，可說是談都不用談！

想打這女人主意，而又能使這女人乖乖降服的人，以前只有兩個人够格入選，那便是奪魂刀薛一飛和流星刀辛文炳！

但是，這兩位刀客都死了！

除這兩人之外，在目前七星鎮上，要想再找出一個這樣的人物來，可還眞不太容易。

因此，進一步可以斷定：這女人突然不告而別，十九必出自於心甘情願！

說得更明白一點：這女人應該是一個她歡喜的男人帶走的！

而一個能使辛文姬傾心的男人，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男人呢？

這也應該不難想像得到。

這個男人無疑得具備下列這些條件：年輕，英俊，有錢，有勢，名氣大，而且要有一身上好的武功！

至少武功要高過獨眼龍賀雄！

今天七星鎮上，有幾個男人，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呢？

× ×

白天星想到這裏，腦際靈光一閃，突然想起了一個人。

靈飛劍客長孫弘！

長孫弘好幾天不見露面，再度露面之後不久，黑牡丹辛文姬便告離奇失踪！

這是一種巧合？

唯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長孫弘忽然離開七星鎮，是爲了預作佈置，一切佈置妥當，再通知辛文姬出走！

不過，白天星對辛文姬的下落，雖然找出了一點頭緒，他對這件事仍然不太熱心。

因爲這到底只是一種假想。

天底下的事，出人意料者，比比皆是。合情的事，不一定合法，合法的事，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事，也不一定就合乎實際。

就算他猜測得完全正確，若要加以證實，也得要花上好幾天的時間。

他目前又那有這些閒工夫？

就算他有這份閒工夫，這種事追究出來，又有什麼好處？

眞的爲了那五百两銀子？

所以，他想定之後，舉起杯子，笑笑道：「來，喝酒！事情可以慢慢談，酒菜冷了，吃起來可不受用。」

烏八等了半天，不意等到的竟是這幾句話，兩道眉毛登時緊緊的糾結起來。

他苦着臉道：「老弟，你可知道天快要黑了？」

白天星笑道：「過了今天，還有明天，怕什麼！」

烏八長長嘆了口氣道：「明天？嘿嘿！到了明天，銀子就不知道是誰的了。」

白天星暗暗好笑。他怎麼也沒想到，這位烏大仁兄迷財竟迷到這般程度！

小金花坐在一旁，一雙明眸轉個不停，顯然一點也不懂他們在說些什麼。

白天星伸手摟着她的腰肢，又笑了笑，道：「到了明天，你以爲這些銀子會被誰拿走？」

烏八沒好氣地道：「誰知道會是誰？沒咱們的份，總是錯不了。」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如果很多人知道這件事，自然又當別論。」

烏八神色微微一動，雙目中又泛起了光彩，他顯然已聽懂了白天星這兩句的絃外之音。

吳才若不想這件事張揚出去，就一定不會到處托人打聽，如果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賞金又怎會落入別人手裏？

但不知爲了什麼，烏八眼中的光彩，一閃之後，忽又消逝。

他臉上突然又籠起了一片烏雲，結結巴巴的道：「可是……」

白天星打斷他的話頭，笑道：「你用不着說，我明白你的意思。如今我只問你：他今天收回銀子，明天你說有了消息，你想他會怎樣表示？」

他微微一笑又道：「那時他會不會說：時效已過，你的消息，你留着吧？」

烏八將信將疑地道：「明天？明天你有把握？」

白天星又喝了一杯酒，站起身來，笑道：「你們在這裏等着，我突然想起幾處地方，現在就要去探看探看！」

× ×

房中生着一個小火爐，兩名長衣漢子，正在爐旁對飲。

坐在左首的，是個褐衣漢子，年約四十餘歲，雖然只是中等身材，但生得極其精壯結實，雙掌尤其粗厚闊大。

它使人一眼便可辨別出它主人練的是什麼武功，以及在這種武功上，已經有了多大的成就。

右首坐的是一名青衣漢子。

這漢子才不過三十出頭的光景，面孔白白淨淨的，雙手十指，修長纖細，美好有如處子。

有着這樣一雙手的人，他練的武功又是什麼呢？

火爐後面不遠，是張炕床。

床上斜靠着一名學究模樣的灰衣老人，正在那裏悠閒地吸着旱烟。

白天星在房門口站下來，沒有馬上走進去。

灰衣老人點點頭，道：「進來，沒有關係。」

白天星依言跨入房中，繞過那兩名喝酒的漢子，向炕前走去。

灰衣老人指着炕旁一張木椅道：「請坐！」

白天星依言欠身坐下。

灰衣老人望着他，望了很久，然後慢慢的點了點頭道：「很好，很好，你們師兄弟兩個，都很聰明。」

白天星拘謹地坐着，兩眼望着自己的脚尖。

他像是受寵若驚，其實他一點也沒有這種感覺，他垂下眼光，只是爲了便於思索。

思索自己究竟聰明在什麼地方？

當毒影叟古無之這樣的人物稱讚一個人時，被稱讚的人，最好先別高興，他最好先想想自己是否對這種稱讚當之無愧？能先想想它究竟是不是代表一種讚美？當然更好。

毒影叟噴了一口烟，緩緩接着道：「你們沒有去追上官兄弟的馬車，也沒有去跟踪那黑衣蒙面人，這正足證明你們的頭腦都很冷靜……」

白天星像被剝光衣服，突然拋進了一隻大水缸，一股寒意，直透脊骨。

他愕然抬頭道：「前輩……昨夜……也在塲？」

毒影叟微微一笑道：「以你們兩兄弟的冰雪聰明，該不會把老朽也當作一個不中用的老廢物吧？」

有一件事，白天星可以確定：這老毒物昨夜縱然在塲，看到了當時所發生的一切，但絕不可能同時也聽到了他和張弟說的那番話！

當時風很大，要想聽清他們說的話，必須掩近三丈之內，才能辦得到。

他相信當時如有人潛伏在身週三丈之內，一定逃不過他的警覺。

想到這裏，他才稍稍安心了些。

不過，連同花家集那次計算在內，他們被這老毒物暗中釘梢，已經是第二次了，他希望最好永遠別再有第三次！

他望着老毒物，故意露出迷惑之色道：「我們兩兄弟當時不作追踪的打算，完全是因爲自忖力量不够，老前輩放走上官兄弟，難道不覺得可惜？」

毒影叟微笑道：「可惜什麼？你以爲黑鷹帮眞會就此善罷甘休？」

白天星點點頭道：「是的，前輩說得不錯，這件事的確還不能就此作爲定局，更熱鬧的塲面，可能還在後頭。」

毒影叟又道：「再說，現在大家都在搶奪錢廝子，誰又知道不是『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有誰敢說錢廝子眞是大悲寶藏的得主，而不是替別人揹黑鍋？」

白天星突然感到一陣麻木。

他本想點點頭，表示贊同，但脖子已僵硬得不聽指揮。

好一個可怕的老毒物！

自從錢廝子成了大家爭奪的對象以來，這老毒物可以說是第一個有這種想法的人！

他一直都感覺這個老毒物很可怕，如今他才知道，這老毒物竟比他想像的還要可怕得多！

他强定心神，望着老毒物道：「省城裏發生的事，我不是已經向你報告過了嗎？如果錢廝子不是眞正的得主，那幅明妃畫像，又該怎麼解釋？」

毒影叟點點頭道：「這當然只是一種假設，老朽就是容易犯這毛病，無論什麼事情，總歡喜往壞處想……」

白天星暗暗鬆了一口氣。

他眞想告訴這老毒物，像這種要不得的毛病，實在應該早些改掉。

老毒物語氣一變，忽然望着他道：「你現在跑來，是不是就爲了要告訴老朽這件事？」

白天星點頭道：「是的——除此而外，還有一事，要向你報告。」

毒影叟道：「哦？」

白天星很快的溜那兩名長衣漢子一眼，意思像說：「有這兩位朋友在座，不碍事嗎？」

兩個喝酒的漢子，白天星其實都認識。褐衣漢子名吳德，外號形意拳，青衣漢子名叫段如玉，外號鬼鏢！

不過，他知道如今不是炫耀見聞的時候，儘管老毒物讚他聰明，但聰明有時候也並不見得就是一件好事。

能保守一點，他覺得還是儘量表現得孤陋寡聞一點的好。

毒影叟微笑道：「沒關係，他們兩個都是老朽的好朋友。老吳，小段，你們來，我替你們介紹一個朋友！」（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朱唇令

八面風雨會 四面楚歌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唇令主揭發開聖仁的假面具，証實了他就是十絕神君後，與陶陵、倪素貞共商以後應付辦法，結果簽認在朱唇令主閉關傳授方、古絕藝期間，偃旗息鼓，俟方、古藝成後，再作掃魔工作。羣俠撤離富陽之後，十絕神君黃聖仁和卜婉兒也以本來面目公開露面，一日，卜婉君自飛虎山到來十絕神君府，說是奉黃飛虎之命到來與黃聖仁復合，並說黃飛虎要以財力人力支持黃聖仁獨霸武林的大計，黃聖仁雖喜獲其父諒解及支持，却對羣俠隱蔽行藏之事担憂，卜婉君訝問羣俠怎會失踪——

****

黃聖仁苦笑道：「一下子就不見了，誰知道他們在暗中搞甚麼名堂？」

卜婉兒揷口苦笑道：「這情形，已可斷言，那必然是在準備一項對我們不利的陰謀。」

卜婉君點首接道：「姊姊這判斷，很有道理。」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還有麼？」

「當然還有，陶陵、胡貞貞那批人失踪了，但另一批陌生面孔的神秘人物，却適時補上了他們的空缺。」

卜婉君美目深注地問道：「那是些甚麼人？」

黃聖仁接道：「日前，正在暗中查察中，如果我的判斷不錯，那極可能是當今五大門派中的人。」

卜婉君接問道：「何以見得？」

「因爲，」黃聖仁含笑接道：「當今五大門派中，都有地位很高的人，囚禁在我這地下迷宮之中。」

卜婉兒笑道：「你這把野火，放得可眞不小呀！」

接着，又笑問道：「這消息，是怎麼漏出去的？」

黃聖仁道：「我想，必然是方仁傑那小子漏出去的，因爲，到目前爲止，有關當今五大門派中高手失踪的謎底，外面還只有一個方仁傑知道。」

卜婉君點首道：「是的，很可能……」

黃聖仁苦笑着接道：「五大門派中，既然都有身份很高的人神秘失踪，自然早已在暗中查訪，也必然互有聯絡，在此種情況之下，只要方仁傑漏出一點消息，那些人，自然很快地就都向這兒集中了。」

卜婉兒笑道：「當時刧持他們的高手你都不在乎，如今怎會又担起心事來？」

黃聖仁正容接道：「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刧持那些人是暗中下手，並且是各個擊破，如今，他們是聯合五大門派的力量，豈能等閒視之。」

卜婉君一挑秀眉道：「我一來就趕上這塲熱鬧，運氣可眞不壞呀！」

黃聖仁諂笑道：「十絕神君的東宮娘娘，是何等身份，對付這些跳樑小醜，豈敢勞動妳的芳駕哩！」

卜婉君白了他一眼道：「你的話，未免太以矛盾了，一下子說他們實力强大，一下子說他們不過是跳樑小醜，究竟哪一

種說法才是對的？」

「都對。」黃聖仁正容接道：「這些人，實力强大，我並未誇張，但比起胡貞貞、陶陵那批人來，却只能算是跳樑小醜了。」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現在，妳明白了麼？」

卜婉君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卜婉兒蹙眉接道：「不過，你將這批人說成是跳樑小醜，我却不敢苟同，因爲，五大門派中仍有不少身懷奇技之士。」

黃聖仁點首接道：「是的，我也並未輕視他們。」

卜婉兒接問道：「那麼，你打算如何應付？」

「這個麼。」黃聖仁神秘地笑道：「山人自有道理，毋須二位娘娘担心。」

卜婉若接問道：「如果他們找上門來了呢？」

黃聖仁一挑濃眉道：「諒他們也沒有這份狗胆！」

卜婉兒已起身走到門口，才一笑扭頭道：「今夕何夕，我該識相一點啦……」

話聲未落人已一溜烟似地鑽了出去。

× × ×

由於當今五大門派的高手，已集中到了「富陽」，因而使得「富陽」城中的茶樓、酒館、客棧等公共塲所的生意，無形之中，又鼎盛起來。

這是卜婉若到達「富陽」城後的第二天午後，富陽城天時碼頭邊的臨江客棧前，突然出現二位特別令人矚目的人物。

那是兩位如玉樹臨風似的俊美書生。

這兩位書生一個穿一襲白色長衫，一個却是藍衫飄拂，兩人年紀約在十八九歲之間，由於他們眉目俊秀，面孔也大致近似，很可能還是一對同胞兄弟。

事實上，不但這一對書生特別令人矚目，連那跟在他們後面的書僮，也是眉清目秀地，特別令人喜愛。

兩位俊美書生顯得瀟洒而又飄逸地，併肩緩步上台堦，客棧的胖掌櫃已起身歉笑道：「二位公子爺，很抱歉……」

白衫書生截口訝問道：「有甚麼抱歉的？」

掌櫃又苦笑道：「回公子爺，小店兩天前就客滿了。」

白衫書生一怔之下，扭頭向藍衫書生蹙眉問道：「這是怎麼回事呀？」

藍衫書生也苦笑道：「誰知道哩！且待我問問他看。」

微頓話鋒，目注掌櫃的笑問道：「喲！掌櫃的，我請問你一件事……」

掌櫃的滿臉堆笑道：「公子爺有話，請儘管問。」

藍衫書生笑問道：「三天之前，有一個姓李的老頭，在貴店訂好了三間連號的上房……」

掌櫃的連忙接道：「哦！原來那三間上房，就是二位公子爺訂的？」

白衫書生點首接口道：「是啊！」

藍衫書生接道：「當時我們還交了三十两白銀的定金，那是十足的庫銀。」

掌櫃的連連點首道：「是是，一點都不錯。」

白衫書生接道：「那你還有甚麼爲難的？」

掌櫃的哈腰笑道：「沒……沒甚麼爲難的了，二位公子爺請……隨小的來。」

掌櫃的前頭帶路，走沒幾步，又回頭笑問道：「二位公子爺要住三個房間？」

白衫書生漫應道：「是啊……」

掌櫃的諂笑道：「兩位公子，住三個房間，實在太浪費了一點，如果……」

後面的書僮截口一哼道：「怎麼，我不是人？」

掌櫃的一怔道：「是，是，是小老兒該死，小老兒該死。」

白衫書生笑問道：「掌櫃的，你方才好像還有話沒說完？」

「是的，」掌櫃苦笑道：「不過，現在，不須要說了。」

說話間已到達二樓上相聯的三個上房前，並含笑接道：「就是這三個房間。」

兩位書生相偕進入第一號房間，白衫書生並笑道：「你何妨說說看。」

掌櫃的猶豫了一下，才苦笑說道：「有一位客人，他非要小的騰出一間上房給他……」

不等他說完，白衫書生立即截口笑道：「所以，你希望我們能够讓出一個房間來？」

掌櫃的哈腰諂笑道：「是的，小的確是這個意思。」

白衫書生注目問道：「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掌櫃的含笑接道：「回公子爺，那是一位很和氣的老爺子。」

藍衫書生插口問道：「那位老爺子，人在哪兒？」

「不知道。」掌櫃的苦笑道：「不過，那位老爺子說過，天黑過後，還要來這兒聽候消息的。」

白衫書生截口接道：「慢着，碰上一個不對勁的隣居，那將是怪蹩扭的……」

掌櫃的也連忙截口接道：「這一點，公子爺，請儘管放心，那位老爺子，隨和得很，也很慈祥，小的可以保証，絕對不會使公子爺感到蹩扭，萬一有甚蹩扭，小的負責另外再想辦法。」

白衫書生笑道：「人都住進來了，你還能想甚麼辦法？」

掌櫃的苦笑一聲，道：「到時候，小的將自用的房間騰出來，小的在賬房間開地鋪。」

接着，又蠻自信地接道：「不過，小的絕對有把握，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白衫書生笑了笑道：「你說得雖然動聽，但我仍須和那位老爺子本人談過之後，才能決定。」

掌櫃的連連點首，說道：「好的，好的……」

上燈過後，兩位書生正在房間中低聲交談間，忽然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白衫書生揚聲問道：「誰呀？」

門外傳來掌櫃的語聲說道：「小的是掌櫃的，回公子爺，那位老爺子，已經來了。」

白衫書生與藍衫書生相互交換了一個奇異的眼色之後，才揚聲朗答道：「請進來。……」

隨着話聲，兩人同時起身，含笑迎向

門口。

「呀」地一聲，房門已啓，掌櫃的偕同一位灰衫老者緩步而入，灰衫老者並含笑抱拳一拱道：「打擾二位公子，罪過，罪過。」

二位書生同時還禮，並由白衫書生答道：「老丈言重了，請坐，請坐。」

話聲中，雙方都向對方投過深深的一瞥。

這位灰衫老者，看年紀約莫在六旬以上，鬢髮斑白，精神飽滿，面色也頗爲紅潤。

不錯，誠如那掌櫃的所言，這位老人很隨和，也很慈祥。

分賓主坐定之後，白衫書生注目笑問道：「小可還沒請教老丈尊姓台甫？」

灰衫老者精目深注，含笑反問：「二位公子，可能是不露相的武林奇人吧？」

白衫書生一怔道：「何以見得？」

灰衫老者笑了笑道：「老朽老眼未花，一進門就看出二位公子是武林中人，而且，還能斷定二位都是易釵而弁的巾幗英雄。」

白衫書生淡然一笑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老丈說對了。」

灰衫老者接問道：「二位是朱唇令胡令主門下『十二金釵』中人？」

白衫書生點首笑道：「是的，我是首釵林含碧，這位第二釵水含雲。」

說着，並向藍衫書生抬手一指。

灰衫老者接問道：「還有隔壁的那位小哥兒呢？」

林含碧微微一笑，道：「那是第三釵花含笑。」

灰衫老者拈鬚微笑道：「聽說胡令主手下的『十二金釵』中，以第一二三釵的成就最高……」

林含碧截口謙笑道：「老丈過獎了，說來眞是慚愧得很，我們所學，還不及恩師的十一哩！」

水含雲却注目問道：「老丈能一口道破我們的來歷，當不是偶然的吧？」

「是的。」灰衫老者點首接道：「老朽是經高明人物的指點而來。」

林含碧注目問道：「那是誰呢？」

灰衫老者正容接道：「就是貴門的太上護法陶大俠。」

林含碧「哦」了一聲，才含笑接道：「老丈是否該說明來歷了？」

灰衫老者笑了笑道：「老朽石中英，可能二位還不曾聽說過吧？」

水含雲扭頭向呆立一旁的掌櫃的沉聲說道：「掌櫃的，你現在所聽到的話，絕對不能向任何人說出，否則，即有生命危險，聽懂了麼？」

掌櫃的顯得不勝惶恐地，連連點首道：「小的懂得，小的懂得。」

水含雲揮了揮手道：「懂得就好，現在，你可以下去了。」

「是是……」掌櫃的哈腰退下之後，林含碧才正容說道：「石前輩，您方才這一說，却說錯了。」

石中英一怔道：「難道二位早已聽說過老朽的姓名？」

水含雲點首笑道：「對了，不但早已聽說過，而且算得上是久仰盛名，如雷貫耳。」

「是麼！」石中英笑了笑道：「且說說看？」

林含碧搶先接道：「石前輩就是西湖石家堡的老堡主，也是當代武林盟主石補天大俠的令叔。」

石中英苦笑着長嘆一聲道：「可是，如今石家堡已成一片刼灰，如非陶大俠提供消息，才知舍侄已淪爲黃聖仁的堦下囚，我還一直認爲他已遭了刼難了哩！」

水含雲接問道：「事變發生時，老丈不在堡中？」

「是的。」石中英長嘆一聲道：「老朽一向疏懶，對江湖上的血腥生涯，更是厭倦，所以，舍侄成年之後，即將堡主職位傳給舍侄，我自己則長年在外流浪，徜徉於各地的名山大川之間，數年中也難得回堡一次，如非是最近江湖上轟傳舍侄遭遇不幸的消息，我還一直懵然無知哩！「

林、水二人輕輕一嘆，沒接腔。

石中英又苦笑着接道：「不過，這樣也好，如果老朽是呆在堡中納福，此刻也必然已遭了黃聖仁的毒手啦！」

林含碧注目問道：「石前輩此行，就是爲了營救石盟主而來？」

「是的。」石中英點首接道：「不過，看目前這道消魔長的局面，如非貴門能鼎力支持，那實在是不堪設想。」

林含碧正容接道：「同爲武林一脉，晚輩等自當聊盡棉薄。」

一頓話鋒，又立即接道：「其實，恩師正在閉關期中，本門一切，完全由二位太上護法全權處理，如非是爲了要協助石前輩等人，晚輩等人可暫時不會到『富陽』地區來哩！」

「是的。」石中英點首接道：「這情形，老朽已聽陶大俠說過。」

水含雲接問道：「石前輩，五大門派中人，是否都已趕來？」

石中英點首苦笑，道：「是的，老朽算是先遣人員之一，同時，由於老朽是武林盟主的叔父，他們都一致推舉我統籌全局。」

水含雲笑道：「石前輩德高望重，這三軍統帥一職，自然是非您莫屬啦！」

林含碧立即接問道：「石前輩，你現在所顯示的，是本來面目吧？」

「是的。」

「您不怕有人認出來？」

石中英笑道：「老朽離開江湖已快二十年了，所以，縱然是昔年老友，也未必能認出來……」

忽然，外面甬道中，傳出那位書僮——花含笑的清叱道：「站住！」

林含碧連忙以眞氣傳音說道：「石前輩請暫時不要出面。」

說着，向水含雲使了一個眼色，雙雙啓門而出，並順手將房門帶攏。

觸目所及，只見就在她們房門外約莫三丈遠處，一位文士裝束的青衫人，正徐徐轉過身來，向雙手叉腰，站在自己房門口的花含笑，似笑非笑地，蹙眉問道：「小哥兒是叫我麼？」

花含笑哼了一聲道：「這兒沒有第二個人，不叫你叫誰！」

青衫文士約莫三旬上下年紀，外表頗

爲洒脫，憑林含碧，水含雲二人的觀察，斷定其還是本來面目。

而且，他的涵養功夫也高人一等，對花含笑那種疾言厲色，竟毫不爲忤地淡然一笑道：「小哥兒人小脾氣可够大呀！」

花含笑又冷哼了一聲，道：「你知道就好。」

青衫文士含笑問道：「小哥兒叫住我，不知有何見教？」

花含笑冷笑道：「我問你，你一個人鬼鬼祟祟地在這兒幹嗎？」

青衫文士仍然是笑容可掬地接道：「小哥兒，我不能不提醒你，這兒是客棧的甬道，人人都可走的。」

花含笑接道：「可是，這兒的三個房間，是我家公子包下來的，不許閑雜人等走動！」

青衫文士苦笑道：「小哥兒眞不講理。」接着，又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好，不許走我就不走，回去總可以吧？」

花含笑沉聲喝道：「不行！先答我幾句話。」

青衫文士莫可奈何地一笑道：「好，要問就問吧！」

花含笑注目問道：「你是十絕神君的甚麼人？」

青衫文士先是一怔，接着却淡笑接道：「小哥兒猜錯了，我是飛虎寨的人。」

花含笑披唇一哂，冷聲道：「你很够坦白。」

青衫文士大笑道：「面對高明，我不坦白還行麼！」

花含笑注目接問道：「你在飛虎寨，位居何職？」

青衫文士大笑了笑道：「很慚愧，在下不過是寨主的一個親隨而已。」

花含笑「哦」了一聲，說道：「原來是南天王的侍衛大人，怪不得如此胆大妄爲。」

「哪裏，哪裏，」青衫文士含笑接道：「比起朱唇令主手下的十二金釵來，在下可是望塵莫及啦！」

花含笑道：「高明，高明，原來你早就知道我們的底細了。」

青衫文士笑了笑道：「姑娘，插上幾片羽毛學公鷄叫，只能騙騙外行人。」

花含笑冷笑一聲道：「明知咱們的來歷，却還敢隻身前來，我倒要先稱稱你，究竟有多少斤兩……」

話聲未落，忽然欺身揚掌，直逼那青衫文士身前，迅疾無比地攻出三掌兩脚，將青衫文士逼退了五步。

在漫天掌影，與呼嘯勁風中，傳出那青衫文士的朗笑道：「眞是見面更勝聞名，十二金釵中人，果然是不同凡响。」

話聲中，又被迫退了五步。

只聽花含笑的語聲冷笑道：「少廢話！拿點眞本領出來，別給黃飛虎丟人！」

青衫文士邪笑道：「姑娘說得是，在下當重賈餘勇，竭力報効，決不教姑娘掃興就是。」

話聲中，已穩住頹勢，不再後退了。

花含笑畢竟太年輕了，她還領會不出青衫文士那意在言外的邪門話意，只又冷笑一聲道：「技止於此麼？」

青衫文士嘿嘿淫笑道：「姑娘，痛快淋漓的還在後頭啦……」

林含碧突然沉聲喝道：「三妹，宰了這鼠輩！」

「好的！」

「嗆」然一聲，花含笑的柳葉雙刀已經出鞘，嚇得那青衫文士一個倒翻，飛射丈外，並連聲嚷道：「姑娘怎麼動起傢伙來了……」

花含笑揮刀飛撲，一面冷笑道：「留下命來！」

「鏘」地一聲，金鐵交鳴過處，花含笑的柳葉雙刀被由右側房間內衝出的一個白衫文士架住了。

這位白衫文士，也就是曾在本書以前幾期中出現過，被李含春削掉三個手指的，黃飛虎手下，所謂八俊三嬌中的老七司徒達。

司徒達揮劍架住花含笑的柳葉雙刀之後，沉聲喝道：「暫停！」

花含笑不認識司徒達，當下一收雙刀，注目冷然問道：「你是誰？」

司徒達傲然接道：「在下南天王座下八俊中的老七司徒達。」

「司徒達？」花含笑「哦」了一聲道：「你就是被我九妹削去三個指頭的司徒達？」

司徒達一挫鋼牙道：「對了，今宵我就是爲了討還這一筆血債而來。」

花含笑嬌笑道：「很抱歉！今宵，我九妹不在這兒，要討債，找我也一樣，但我提醒你，我可沒有九妹那麼好講話，待會，你丟掉的，可決不是三個指頭。」

司徒達冷笑道：「既然妳要承攬，先在妳身上收回一點利息也好。」

接着，厲聲叱道：「報上名來！」

花含笑嬌笑道：「你還是向閻王駕前去問吧……」

話聲未落，寒芒閃處，柳葉雙刀已展開，一串快速搶攻。

朱唇令主胡貞貞，雖然歷盡滄桑，受盡苦難，但她所獲得上蒼對她的補償也最多。一般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武林四寶中，她一個人就獲得了兩項，而且，其中一項還是集其餘三寶精華於一爐的「四象九龍杯」。

由於這個原因，儘管她最先所獲的是以修羅刀法，彈指神通，和「兩儀罡煞」見長的「兩儀紫鳳釵」，但因已獲得「四象九龍杯」之故，所以朱唇令門中的人，不但精於「修羅刀法」，同時也精於「太極劍法」。

目前，花含笑就是於「修羅刀法」中，滲雜使用「太極劍法」中的精招。

由於花含笑的武功高於李含春，兼以她又是以刀法劍法混雜施展，更使對方莫測高深，因此一上手就將司徒達迫得連連後退。並冷笑連道：「你要強行出頭，我還以爲你已有甚麼長進了呢！」

就當司徒達處境越來越危險時，一位灰衫老者，由另一個房間中走了出來，向正作壁上觀的林含碧、水含雲二人說道：「請叫貴同伴停一停，老朽有話說。」

水含雲搶先答道：「有話就說，不必另行節外生枝了。」

灰衫老者笑道：「姑娘別欺人太甚，須知本寨暫時還沒打算和貴方爲敵。」

「暫時不打算爲敵？」林含碧笑了笑道：「我倒要聽聽你的高論？」

緊接着，却揚聲喝道：「三妹，暫時放那斯一馬。」

花含笑應聲停了下來，蹙眉嬌聲問道：「這斯已成强弩之末了，却爲何叫我停下來？」

林含碧笑了笑，道：「讓那斯多活片刻也好，咱們且先行聽聽這位高人的高論吧！」

頓住話鋒，日光移注灰衫老者正容接道：「閣下可以說明原因了。」

灰衫老者含笑接道：「原因很簡單，敝上之意，不希望與貴門爲敵。」

林含碧冷笑道：「不是不希望與本門爲敵，而是不敢兩面作戰吧？」

灰衫老者笑問道：「姑娘這兩面作戰之意，是指同時與貴門和當今五大門派的人而言？」

林含碧披唇一哂道：「你也並不含糊呢！」

灰衫老者正容接道：「錯了！姑娘，妳也該心中有數，當今五大門派，已不過是徒擁虛名的紙老虎而已，還不够資格與本寨爲敵。」

水含雲冷笑道：「五大門派不够資格與你們爲敵，而你們又不願與本門爲敵，這些，都是你說的？」

灰衫老者點首接道：「不錯呵！」

水含雲接道：「那麼，我問你，你們勞師動衆，到『富陽』城來，又是所爲何來？」

灰衫老者正容答道：「那是爲了我們自己的家務事。」

水含雲笑道：「家務事？難道貴上父子之間，還打算自相殘殺一場麼？」

灰衫老者苦笑道：「姑娘簡直是匪夷所思。」

水含雲哼了一聲，說道：「是我猜錯了？」

灰衫老者點點頭道：「是的，敝上父子之間，不但不會自相殘殺，而且，以往的芥蒂，也完全消除，所以，咱們此行，就是爲了增添咱們少主的實力而來。」

林含碧「哦」了一聲道：「這是說，南天王與十絕神君父子，已經是携手合作了？」

灰衫老者點首接道：「不錯。」

林含碧注目接道：「閣下在飛虎寨中，位居何職？」

灰衫老者笑了笑道：「老朽牟一民，掌本寨白虎堂。」

水含雲嬌笑道：「身爲白虎堂堂主，『官』位可不低呀！」

林含碧蹙眉接着道：「以前，死在我九妹手中的那位白虎堂吳堂主，閣下認識麼？」

牟一民點點頭道：「那是我的前任，當然認識。」

水含雲披唇一哂冷冷道：「前任如此，足證你這個後任，也必然高明不到那兒去。」

牟一民笑道：「姑娘們如果不信老朽的金玉良言，何妨下場一試？」

水含雲一挑「劍」眉道：「我正想稱稱你的斤兩……」

但當她傲然而出時，却被林含碧拉住了：「二妹少安勿躁。」

接着，向牟一民注目問道：「我相信你比那已死的吳堂主，要高明得多，但有一個問題，却使我大惑不解，閣下能給我解釋一下麼？」

牟一民笑了笑道：「只要是老朽知道的問題，老朽當樂於替姑娘効勞。」

林含碧接問道：「貴寨是否分爲『青龍』，『白虎』，『朱雀』，『玉鳳』等四堂？」

牟一民點點頭道：「不錯。」

林含碧蹙眉接道：「以往，我們不知道黃飛虎已獲天魔教的眞傳，所以，對於那位已死的吳堂主的差勁，也不以爲異。但現在，情況可不同了。……」

牟一民接口問道：「姑娘這所謂不同，就是指已知道敝上已獲得天魔教眞傳而言？」

「不錯。」林含碧點首接道：「以一般武林組織而言，堂主應該是首領的主要助手才對。……」

牟一民又截口接道：「是的，這一點，本寨也不例外。」

林含碧接道：「那麼，以那位已死的吳堂主的身手之差，怎會當上白虎堂堂主的呢？」

牟一民笑道：「姑娘問得有理，但當妳明瞭，此中原委之後，就不會有此一問了。」

「那是當然啦！」這是林含碧心中的話，當然並沒說出來，只是注目接道：「我正恭聆着。」

牟一民笑了笑，說道：「姑娘太客氣啦！」

微頓話鋒，才正容接道：「老朽坦白告訴姑娘，那位已死的吳堂主，不是憑武功當上白虎堂主的。」

林含碧訝問道：「不憑武功，憑甚麼呢？」

牟一民笑了笑道：「憑他是寨主的內姪。」

林含碧「哦」了一聲道：「那就怪不得啦！」

水含雲接問道：「那麼，你這個堂主，是憑眞本領才當上的了？」

「是的。」牟一民接道：「咱們現有的四位堂主，都是憑眞本領所爭來的。」

水含雲挑眉接道：「好，且讓我……」話說一半，又被林含碧止住了：「二妹，我們先談正經的。」

接着，日注牟一民問道：「閣下要我們退出這場紛爭的用意何在？」

牟一民笑了笑道：「老朽是奉命傳話，至於此中涵義，只好有勞姑娘自己去推詳了。」

林含碧冷笑一聲道：「如果我們不同意呢？」

牟一民正容接道：「姑娘是聰明人，老朽認爲，聰明人是不會作傻事的。」

林含碧哼了一聲道：「咱們且走着瞧吧！」

牟一民抱拳一拱道：「老朽告辭。」

水含雲一副躍躍欲試的姿態，却仍然被林含碧制止了。

牟一民已走到自己房門口，又回身歉

笑道：「老朽眞够迷糊，談了半天的話，却不曾請教三位姑娘的尊姓芳名？」

「我們是令主座前十二金釵的前三名。林含碧依次自我介紹着：「林含碧，水含雲，花含笑。」

牟一民笑道：「謝謝！姓名中富有詩意，倒眞好記得很。」

接着，又笑了笑道：「老朽還有一個不情之請，三位姑娘能否顯示本來，讓我一瞻三位姑娘的絕代姿容？」

林含碧「唔」了一聲道：「咱們既然同住一家客棧之中，以後有機會見到我們的眞面目的。」

「姑娘說得是。」說着，轉身進入他自己房間中。

林含碧，水含雲二人返身入室，花含笑也隨之而入，並含笑說道：「想不到這一家小小客棧，倒成了臥虎藏龍之地。」

水含雲接道：「對了，後面那獨院中，是否已看出甚麼蹊蹺？」

「還沒有。」花含笑接道：「不過，我斷定他們，絕對不是普通旅客。」

原來在花含笑住的是甬道頂端，面臨後園獨院的一個房間，對後院中的一切，憑俯瞰之勢，可以一目瞭然。

但她的話聲才落，石中英却含笑接道：「姑娘們誤會了，那獨院中是自己人，這也就是老朽要請諸位騰出一個房間來的原因之一。」

林含碧微笑問道：「是爲了便於聯絡麼？」

石中英點首答道：「正是。」

林含碧扭頭向花含笑笑道：「三妹，那妳就和我擠一擠，把妳的房間，讓給石前輩吧！」

「好的。」花含笑點着頭，目光却注視石中英，笑問道：「石前輩，那裏院中，究竟住的是甚麼人？他們的行動，好神秘呵！」

石中英笑道：「那裏面，全都是少林派的人，由於他們大多是光頭和尚，所以才不得不特別謹愼一點。」

花含笑「哦」了一聲道：「那就怪不得了。」

林含碧却蹙眉接道：「據說，少林高僧，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本來面目的，這回怎會……」

石中英正容截口接道：「這回情況特殊呀！試想，連他們認爲是該派近百年來，成就最高的一位俗家長老，都被人家宰掉了，他們能不特別愼重麼？」

水含雲接口道：「他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石中英道：「人數並不多，只有十三位，但却都是該派中的精英人物。」

門外，忽然傳來一聲嬌哼道：「精英人物，又有甚麼了不起的。」

花含笑沉聲問道：「甚麼人？」

門外那嬌語聲道：「我是送信的。」

花含笑冷笑道：「一個送信的，也敢如此目中無人，看來，黃聖仁家中的狗，也會作弄人家了……」

這說話間，林含碧已將房門打開，門外赫然是黃聖仁的西宮娘娘卜婉兒。

不過，此刻的卜婉兒，却只是薄施脂粉，淡掃蛾眉，襯托上那一身素雅的青色衫裙，倒顯得頗爲清麗脫俗，而且，也眞算得上是輕裝簡從，後面，只有一位牟一民隨侍着。

林含碧的目光，是何等銳利，儘管她還不曾認識卜婉兒，但她却一眼就斷定對方不是尋常人物，何況，後面還有一個身爲飛虎寨中白虎堂堂主的牟一民，在肅容得候着呢！

她，目光一觸之下，立卽正容說道：「這位夫人，請說明眞實身份……」

卜婉兒嬌笑一聲，道：「我姓卜，小名婉兒……」

花含笑截口冷笑，說道：「原來是黃聖仁的西宮娘娘，眞是久仰大名，如雷貫耳。」

卜婉兒嬌笑道：「這位假公子，倒蠻客氣呵！」

林含碧正容說道：「夫人此行，有何見教？」

卜婉兒不答反問道：「這位姑娘，想必是十二金釵之首的林含碧姑娘了？」

林含碧點首接道：「不錯。」

卜婉兒笑問道：「林姑娘也知道我卜婉兒，曾經是令師的老朋友。」

林含碧「唔」了一聲道：「最近才聽說。」

花含笑又冷笑一聲道：「應該說是老對頭寃家才對吧？」

卜婉兒笑了笑道：「也許妳說得對，但至少我現在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來看她，絕對不含一絲敵意。」

接着，舉起雙手，就地轉了一圈，才含笑接着道：「妳們沒看到，我身無寸鐵麼！」

林含碧冷然接道：「很抱歉！家師不在這兒。」

水含雲也挿口接道：「有甚麼話，跟我們說也一樣。」

卜婉兒苦笑道：「想不到我專誠跑來，却是不得其門而入。」

林含碧接道：「家師不在這兒，妳進來也見不到人。」

卜婉兒苦笑如故地道：「林姑娘的話，自然是信得過。」

接着，目注室內的石中英，笑問道：「這位老人家是——？」

石中英連忙搶先接道：「老朽是胡令主的老家人。」

卜婉兒「哦」了一聲道：「原來是胡管家，那眞是失敬得很……」

忽然，樓下後院中傳來一片打門聲。

於是，他們這些人，暫時摒除敵我的立場，一齊湧向甬道頂端的窗口，向下面瞧去。

當然，林含碧和石中英等人，是湧向花含笑所住的那個房間。

只見後面那獨院中，正有一個短裝漢子，和一個灰衣文士，拳來脚往地，打得不可開交。

據方才石中英所說，這獨院中住的是少林派中的高手，而且有十三人之多。

但令人不解的是，目前這獨院中，除了兩個打得如火如荼的人之外，可不曾看到第三個人。

但房間裏的人，只悶在心裏，誰都沒有開口。

倒是甬道中的卜婉兒首先嬌笑一聲道：「牟堂主，看出端倪來了麼？」

牟一民笑道：「那灰衣人使的好像是少林派的『羅漢伏虎拳』？」

卜婉兒點首接道：「正是。」

牟一民接道：「那麼，那些人，都是少林寺來的了？」

卜婉兒冷笑一聲道：「這些禿驢，可眞是勇氣可嘉。」

牟一民忽然驚呼一聲：「糟了……」

原來那短裝漢子已露出敗象，牟一民驚呼聲才起，那短裝漢子已被灰衣文士一拳擊飛丈五之外，半天爬不起來。

那灰衣文士却戟指着沉聲叱道：「再敢到這兒鬼頭鬼腦的，當心你的狗命。」

牟一民諂笑道：「西宮娘娘，我們要不要……」

卜婉兒截口笑道：「此行我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到來探望老朋友的，不願多管閑事。」

不等牟一民接腔，又立接道：「走吧！我算是白跑了一趟。」

當她回身經過林含碧的門口時，扭頭嬌笑道：「林姑娘，請寄語令師，就說是卜婉兒，曾經來這兒拜候過她。」

林含碧笑了笑道：「好的，我一定將話帶到……」

× ×

由於身份已經公開，林含碧、水含雲、花含笑等三人，索性恢復了本來面目，在石中英的前導之下，下樓前往後院，拜訪少林寺的高手們。

那獨院中，一共住了十三位少林高手，計八僧五俗。

八僧是羅漢堂主持慧聽大師，藏經樓主持慧明、達摩院主持慧正，和五位悟字輩的弟子。

慧聽這一代的慧字輩中，一共是四人，以聽、明、正、直，排名，年紀最輕的慧直，卽爲少林當代掌門人。

五個悟字輩的弟子，也是年輕一代中的精英人物，方才在院落中，將那短裝漢子趕走的，就是五個弟子中的悟能。

至於五個俗家人，兩位是白振宇的師弟，卽「開碑手」應樹人，「無敵拳」朱介甫。這兩位，在江湖上的名氣，雖不及白振宇那麼响亮，却也是响噹噹的人物。

另外三個俗家人，却是「中州大俠」白振宇的得意徒弟。

所謂名師出高徒，「中州大俠」白振宇，調教出來的徒弟，自然不會差到哪裏去。

所以，說這老少十三人，是少林寺中當代的精英人物，那是絕對不算誇張的。

應樹人，朱介甫二人，與慧聽等人同一輩份，因此，這一行人，是以慧聽爲首的。

同時，由於方才那一鬧，等於已揭穿了他們的身份，因此，他們也一如林含碧等人一樣，全都恢復了本來面目。

當林含碧等人進入獨院的客廳中，分賓主坐定，並由石中英一一引見之後，慧聽大師才高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朱唇令令主雖然出道不久，但老衲等却已久仰大名，三位女施主既爲胡令主的嫡傳高弟，想必已盡獲胡令主的眞傳了？」

林含碧謙笑道：「大師謬奬了，其實，含碧等人資質駑鈍，悟性太差，所獲尙不及恩師十之一二哩！」

慧聽大師含笑接道：「林姑娘很會說話。」

接着，却是神色一整道：「林姑娘，令師幾時可到這兒？」

林含碧不禁一怔道：「家師可不曾說過要到這兒來啊！」

慧聽大師臉色微變地，將目光移向石中英問道：「石大俠作何解釋？」

石中英歉笑道：「大師，這必然是傳話人的誤解……」

慧聽大師截口接道：「這是說，石大俠派人傳話時，並未說過朱唇令主會到這兒來。」

「是的。」石中英點首接道：「在下派人傳說時，只說明胡令主身邊的兩位太上護法，和手下的十二金釵，都會前來助陣，可並不曾說過，朱唇令主本人要到這兒來。」

一旁的慧明大師冷冷地一笑道：「這位胡令主，可眞會作人情。」

林含碧不愧是胡貞貞的首徒，對慧明大師那種頗不滿的言詞，居然毫不計較，並且立卽含笑解釋道：「大師請莫誤會，家師實因緊急事故沒法分身，才請兩位最高護法，率領晚輩等前來，聽候差遣。」

慧聽大師自然深知他這位師弟慧明的個性，深恐他越說越難聽，因而立卽搶先接過林含碧的話鋒，含笑說道：「眞是名師出高徒，林姑娘年紀輕輕，不但武功高超，居十二金釵之首，一張小咀，也是伶牙利齒，怪討人歡喜的……」

慧明大師却向林含碧注目問道：「你們十二金釵，只來了三個？」

林含碧接道：「全都到了，不過其餘九人却另有住處，只要大師有甚差遣，晚輩立卽可以把她們叫來。」

慧明大師哼了一聲道：「恐怕不敢有勞妳們的俠駕。」

接着，却轉頭向慧聽大師說道：「師兄，自己的事自己作，咱們最好不要指望人家來幫甚麼忙。」

慧聽大師臉色一沉道：「師弟，你暫時別開口，行麼？」

慧明大師負氣地轉過身去，哼了一聲道：「行，行，我閉着咀巴就是。」

慧聽大師連忙向林含碧歉笑道：「林姑娘請別介意，老衲這位師弟，是一張烏鴉咀，其實，心地倒是蠻好的。」

林含碧也連忙接道：「大師言重了，晚輩又沒吃熊心豹胆，怎敢介意前輩們所說的話。」

她，說的是不介意，但語意中，却已有相當的不滿。而且，一頓話鋒之後，又立卽接道：「而且，晚輩等是奉命而來，只知道執行命令，別的都可不計較……」

慧明大師雙眉一挑之間，却立卽被慧聽大師以眞氣傳音制止住了。

只見慧明大師目注窗外，厲聲叱問道：「甚麼人？」

窗外，傳來一聲冷笑，道：「要命的人。」

慧明大師虎地站了起來，但慧聽大師立卽將他强行拉住，並沉聲喝道：「師弟

請莫衝動。」

窗外，那冷笑聲又起：「畢竟是作大師兄的，比較老成持重。」

話聲未落，人已到了窗口。

原來這客棧的後園，相當寬敞，除了以約莫四份之一的面積，建了兩個獨院之外，其餘的四分之三都是菜園。

目前，慧聰大師等人所住的這一個獨院，與另一個獨院之間，相距約莫三丈，當中是一個頗爲別緻的小花圃。

此刻，那位語聲陰冷的不速之客，就是站在客廳窗外的花圃中。

借着客廳中外洩的燈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位不速之客的上半身。

那是一位年約三旬出頭的壯年人，他，五官端正，面色冷漠，而且，顯然是穿的一件白色長衫，作文士打扮。

慧聰大師精目深注道：「施主能否報個萬兒？」

白衫文士冷冷地一笑道：「區區武林末學，報出萬兒來，你大和尚也未必會知道，還是免了吧！」

接着，目光移注林含碧等三人，沉聲道：「三位姑娘中，哪一位是林姑娘？」

林含碧含笑接道：「我就是。」

白衫文士笑笑道：「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林含碧接問道：「閣下是飛虎寨，還是十絕神君黃聖仁的手下？」

白衫文士笑了笑道：「現在說來，都一樣。」

緊接着，又含笑接道：「在下燕南飛，忝居南天八俊之首，與林姑娘這十二金釵之首，倒算是門當戶對……」

林含碧俏臉一沉之間，燕南飛又連忙搖手接道：「林姑娘莫發脾氣，在下慌不擇言，修辭方面，可能有點不妥當，但却絕對不含一絲輕薄之意。」

林含碧冷然注目道：「那你這『門當戶對』四字，如何解釋？」

燕南飛諂笑道：「在下的意思是，咱們可能是旗鼓相當，正好可以放手較量一番……」

林含碧截口冷笑道：「你太以抬舉你自己了。」

燕南飛仍然是含笑接道：「現在，我不跟妳抬槓，但却必須向妳轉達敝上的一個口信……」

林含碧又截口接道：「是否要求本門暫時不介入這場糾紛？」

燕南飛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林含碧截口一哼道：「打得好如意算盤。」

可能是受到慧聰大師的暗示，方才，那位將短裝漢子擊退的悟能，忽然穿窗而出，並冷笑一聲，道：「鼠輩，先吃我一拳！」

「呼」地一拳，迎面擊了過去。

少林門下精選出來的傑出弟子，其身手之高明，自不難想見。尤其此刻悟能所使的，又是少林寺中，七十二般絕藝之一的百步神拳，更是顯得威力驚人。

但燕南飛却顯得泰然自若地，微側身形，避過對方拳風的銳鋒，右掌順勢一送，但聽「吧」地一聲，少林寺的這位傑出弟子，已爬伏三丈之外。

而且，暗影中閃出一道人影，立即俯身將悟能夾背抓起，順手一甩，道：「回去！」

悟能在身不由主的情況之下，又由窗口飛進了客廳，如非是慧正大師伸手接住，這一摔可就夠瞧的了。

少林寺方面的人，齊都臉色大變之間，燕南飛却長嘆一聲道：「眞是破落戶的作風，曾經執武林牛耳的少林寺的高手，如今却自甘墮落，居然走上形同偷襲的路子上來了。」

這情形，使得少林寺方面的人，年輕的躍躍欲試，年老的眉峯緊蹙，但一時之間，却是誰也沒有開口。

燕南飛却是臉色一沉道：「少林寺的人請聽好，敝上曾經特別交代過，只要你們放下兵刃，自動受縛，絕對不會損傷你們一根汗毛，否則……」

他頓住話鋒，發出一串「嘿嘿」陰笑之後，才沉聲接道：「那可沒人能救得了你們。」

慧明大師怒叱一聲道：「放屁！」

話聲中，人已快步走了出去。其餘的人，也相隨魚貫而出，慧聰大師並仍在以眞氣傳音向慧明大師說着。

當他們走到門外時，燕南飛才披唇一哂道：「屁會由口中出來，眞不愧是修爲有素的得道高僧呀！」

慧聰大師冷然接道：「目前就只有你們二位？」

方才那個將悟能扔回室內的，是一位玄色勁裝的年輕人。這時已站在燕南飛的身旁，所以慧聰才有此一問。

燕南飛含笑接道：「是的，目前就只有區區等兩個。」

接着，抬手向他身邊的勁裝青年一指道：「這位是咱們八俊中八弟鄒元凱。」

慧明大師冷笑一聲道：「就憑你們兩個，要吃定咱們十三個人，你也未免狂得太離譜了！」

燕南飛笑道：「不瞞大和尚說，咱們八俊三嬌都到齊了。另外九位正在菜園中恭候着。」

接着，又淡然一笑道：「我們並沒小覷你們，不過，你們那年輕的八個，可實在不堪一擊，方才那情形，你大和尚是親眼看到的呀！」

話鋒再度一頓，又含笑接着道：「至於你們五個老的，集合咱們八俊三嬌十一人之力，應該可以伺候得你們舒舒服服的了。」

鄒元凱也含笑接道：「只要沒有別人插手，除了咱們八俊三嬌之外，也絕對不會有其他的人出場。」

燕南飛神色一整道：「該說的，都說明白了，咱們雙方人數不少，這兒地勢太窄，還是去菜園中去吧！」

說完，與鄒元凱二人長身而起，向菜園中飛射而去。

慧聰大師一面領先向菜園中走去，一面扭頭向林含碧問道：「林姑娘，貴門二位太上護法，是否就在這兒附近？」

很顯然，老成持重的慧聰，已感覺到情況的嚴重，不得不作最壞的打算，而要借重朱唇令門的人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無影毒神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技懾南疆羣豪，大理國段皇爺親自出手，用淬毒玉七射入白雲飛腰際，上官菁急把白雲飛抬回沉沙谷，谷主上官雲親予施救，就在此際，驀聞嘯聲傳來，未幾，劉貴妃含怒衝入密室，要上官雲說出謝承岳下落。原來當年段皇爺心妒謝承岳高强武功，用計結交謝承岳，並將愛妃劉貴妃獻給謝承岳，令他沉迷在大理國後宮中，躭於逸樂，疏於練功，一年後，謝承岳不但武功荒廢，身形更日益消瘦，這事給上官雲知道，連夜趕至大理國後宮，大義相責，使謝承岳憬然知悔，隨着上官雲連夜出走——

忠肝求同死　就計創魔王

段皇爺知道這事大怒不已，暗暗恨上官雲壞他大事，而劉貴妃也因上官雲氣走她的情郎，而空守閨房長嘆，幽恨之下，居然出宮找尋謝承岳，因爲謝承岳一心向道，每次遇上劉貴妃不是躲避就是喝叱，從不再和劉貴妃多說一句話，摔下她就飄然而去，劉貴妃在大憤之下，不知從那裏學來一身怪武藝，找不着謝承岳，就每半年向沉沙谷挑戰一次，每一次都要置上官雲於死地。

這時上官雲見劉貴妃陷於痛苦，悲泣，幽怨，傷心的境地裏，黯然一聲長嘆，不禁被這痴情女子的那種悲戚之色所感動，搖搖頭道：「劉貴妃，人生彈指而過，得，也是土，失，也是土，妳還對謝承岳迷痴不忘作甚麼？」

劉貴妃全身一顫，自那一縷沉思裏清醒過來，她似乎是呆了一呆，突然又憤怒不已，大聲的道：「上官雲，你想要我放手？」

上官雲冷冷地道：「我只是勸妳及早回頭，再沉溺在過去那一點歡樂時光，只有自尋煩惱，而不克自拔，我這是好言相告，聽不聽在妳……」

劉貴妃冷哼道：「你放屁……」

她身形一動，像個幽靈般的向前撲來，歐陽空大喝一聲，自劉貴妃的身後一桿點來，劉貴妃身形一飄不退反進，回手一掌朝大烟桿歐陽空的身上拍來！

這一掌神妙無比，大烟桿歐陽空只覺掌形如山自桿影裏斜斜出穿而來，毫不留情的拍向他的胸前，歐陽空心中大駭，揮起大煙桿直點劉貴妃的手肘之處，而乘劉貴妃回臂一溜之時，大煙桿歐陽空借勢飄退了五步。

劉貴妃志不在對付大煙桿歐陽空，她逼退歐陽空後身形有如行雲流水，飄飄的向上官雲立處走來。

點蒼派四老這時各盤膝坐在室中一角，一見她那凌厲的掌法，心中同時一震，路虹一躍而起，揮掌劈出，道：「劉貴妃請回去！」

他們雖是俗家弟子，都知劉貴妃是師父謝承岳的愛人，一時倒也不敢得罪，劉

貴妃却不知道裏面的原委，見路虹揮掌劈來，嘴裏發出一聲冷哼，道：「你們是點蒼派的？」

嚴海明右拳一兜，直搗而出，道：「是的，劉貴妃請看在先師面子上退出沉沙谷！」

劉貴妃冷哼一聲道：「諒你們也不是我的對手，看在謝郎的面子上，我饒你們一死，哼！你們還敢出手刁難……」

她左右開弓，各接了兩掌，嚴海明和路虹全身同時一震，居然被她揮手一格，震退了兩步。

宗燕怒吼一聲道：「妳這樣上門欺負上官谷主，到底是為何事……」

劉貴妃被他那勁强掌力一逼，禁不住退了一步，心中怔了一怔，不知道宗燕何以比其他三老要得，她那知點蒼四老練功時，謝承岳是由下而上，愈小的功力愈純，宗燕是四弟子中最得寵的一個，又是最肯下苦功，是故功力較三位師兄要高出半籌。

劉貴妃氣得哇哇大叫道：「好呀，連你們點蒼也欺負我了……」

她自袖中輕輕一掣，拿出一疊折好的彩帶，拿住一頭輕輕一抖，一條長虹般的長帶陡地飛舞在空中，粉紅色的彩帶像條長虹一樣的揚過空際。

劉貴妃冰雪聰明，在大理國後宮終日陪伴謝承岳時，除了善歌彈琴之外，由宮女那裏又學得流傳中國的宮庭彩雲舞，時常舞弄着彩條取悅於謝承岳，自謝承岳絕袂而去之後，她巧遇一個異人傳以絕世武功，並練就這種怪異的兵器，以一條長帶便能當為武器。

點蒼四老一見她揮手一抖之間，彩帶筆直而起，心中俱是一駭，頓知劉貴妃內力過人，眼下無一人是她對手。

大煙桿歐陽空嘿地一聲道：「臭賊娘，老醜婆，妳沒屁眼……」

他這人口沒遮攔，什麼話都說得出來，劉貴妃聽得雙眉一鎖，神色間陡然一黯，回身問道：「我醜嗎？」

大煙桿歐陽空哈哈笑道：「妳醜得像天下的烏鴉，人家羞花閉月，沉魚落雁，而妳却醜像老鴉，像豬八戒的媽……」

「胡說！」劉貴妃清叱一聲道：「妳的嘴非爛不可……」

她回身一抖手中大紅帶，化作一條紅條，立時將大煙桿歐陽空纏在空中，向後一拖，歐陽空立時停在她的面前，而身子已被縛，動彈不得。

歐陽空駭得大叫一聲道：「我的祖奶奶，妳這是那門子打法……」

劉貴妃回手打了他一掌，叱道：「妳再說我醜。」

歐陽空怒罵道：「沒屁眼的臭賊娘，妳敢打我……」

劉貴妃一愣，道：「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我讓你看了……」

她這人本是神經不正常，自從謝承岳遺棄之後，她傷心之下，竟痴痴成瘋，發起瘋來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清醒時又與常人無異，這時被歐陽空罵得火起，神智又漸紊亂，竟然是要讓歐陽空看一看……。

她淒厲的一聲大笑，竟在寬衣解帶，抓着褲子就要鬆手，點蒼四老從沒遇上這樣陣仗，不禁駭得各自搶門躍了出去。

歐陽空心中一急，道：「不要脫，不要脫……」

劉貴妃瞪眼道：「你不要看我的屁股麼……」

大煙桿歐陽空心中一急，竟沒了主意，沉沙谷谷主上官雲見情勢危急，沉聲喝道：「劉貴妃，妳瘋了……」

他這一聲大吼是佛家的獅子吼，如巨雷般响起，劉貴妃全身一震，陡地清醒了過來。

劉貴妃怔了一怔，旋即怒叱道：「你這個老渾蛋……」

她這時在羞憤之下，束好衣衫，抖手將大煙桿歐陽空甩了出去，撞在石壁之上，震得全屋顫搖地動。

劉貴妃一撥長帶，突然捲着了歐陽空的雙脚，用力一拉，歐陽空低吼一聲又飛上了半空，他身形凌空，廻身一飄，大煙桿如電點出，直擊劉貴妃的頭上。

劉貴妃冷笑道：「我要你死得比用刀割你還要痛苦……」

她手中長帶運用如意之極，在這一陣工夫之間，已將大煙桿歐陽空全身捲了起來，用力一拉，歐陽空隨着彩帶在地上旋起來。

歐陽空大聲吼道：「妳好厲害……」

他這時旋轉如電，身子竟是無法自制，劉貴妃存心整他，每當他身形稍停之時，彩帶便又捲在他身上，抓着用力一扯，歐陽空連環旋轉不休……」

「呃……」

大煙桿歐陽空低呃一聲，突然吐出一口鮮血，竟將他轉得目旋珠移，連身在何處都不知道。

陡地一聲大喝道：「放了他……。」

只見冷寒的劍光一閃而起，「拍」地一聲，劉貴妃手中的長帶突然斷為二截，大煙桿歐陽空一聲驚呼，身子如飛的向門外射去。

劉貴妃心中一驚，抬頭一看，只見一個冷漠的少年手中握着一柄長劍威風凜凜的站在地上，可是他臉色蒼白，嘴唇無色，又像是大病初癒之人。

劉貴妃一楞，道：「你是誰？」

「白雲飛！」那青年笑道：「妳的功夫竟得自段皇爺……」

劉貴妃這時神色大變道：「射日神劍，射日神劍，這是我謝郎的東西呀。」

劉貴妃的臉色隨着射日神劍的出現而劇變，剎時嘴唇蒼白，淚影盈然，她痛苦的呃了一聲，流瀉的髮絲突然像一蓬長針樣的直豎而起。

在那雙含滿淚水的眸子裏，閃現出一股幽怨又沉鬱的神色，她向前急急地跨了一步，大聲的道：「謝郎，謝郎，你的劍……」她淒厲的一聲大叫道：「這是我謝郎的劍，白雲飛，你是從那裏來的？」

白雲飛一楞，沒有想到這個大理國的寵妃會是一個神智不清，已經瘋狂的老婦，他冷冷地道：「這是我師祖的東西。」

劉貴妃身子直顫，問道：「他現在在那裏？」

冷血劍客白雲飛渾身像是中了一柄無形的巨錘一樣。修偉的身軀泛起一陣輕微的顫抖，在他腦海中又迴繞起射日神劍的一幕，他極力的控制住心裏的激盪，長長地吸了口氣，冷寒的目光裏，有一種令人不解的神色。

他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他現在在那裏？」

劉貴妃的眸光陡地一黯，便現出一絲濃濃幽鬱之色，頹然的發出一聲低迴的長嘆，望着凜凜如神的白雲飛，突然捂着自己的臉大聲哭泣起來，她這時眞情流露，沒有絲毫勉强或者虛偽，只見她顫聲低泣，盡情的將積鬱於胸中的多年幽怨發洩出來了。

嬝嬝的低泣聲迎空傳了出去，劉貴妃自己哭了一陣，只覺眼前茫茫如霧，心中空虛的好像沒有一絲東西存在，她撩起羅袖，輕輕的拭去了臉上的淚水，眸光懶散，凝而不聚，神情冷肅的使人起了一陣寒意。

她這時變得非常沉靜，沉靜得恍如一個尚待在香閨中少女，居然沒有說出一句話，那怕是一個字都沒有。

這種出奇的寂靜反而給予人一種可怕的感覺，尤其是沉沙谷主上官雲，顯得極不自在，他詫異的望着劉貴妃，身軀輕輕移動了一下，僅是晃一晃而已。

白雲飛也覺得出有些不大對勁，他暗中一凜，將手中的射日神劍輕輕抖了一下，一聲清越的劍吟之聲，在空中傳開來，飄過了所有人的耳中，這劍吟聲是目前室中唯有的一絲音響，可是却極快的消逝在黑夜之中。

劉貴妃身子不自然的搖了搖，冷冰的眸光突然冷得如双，掃過每一個人臉上，雖僅是這輕輕一掃，在她腦海之中却不知留下了多少的印象，印進了她底心地……

「嘿！」

大煙桿歐陽空終於無法久耐住這種寂靜的沉默，他低嘿了一聲，拿出巨靈式的手掌，將嘴角上乾澀的血漬抹掉，怒視了劉貴妃一眼，這一眼剛剛觸及劉貴妃臉上，他的喉結陡地一陣搖動，彷彿看見了一件好恐怖的事情，嚇得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轉到別的地方。

劉貴妃怨毒的哼了一聲，恨恨地道：「你嘿個什麼勁？」

歐陽空一呆，勉强的笑道：「我……」他突然想起自己差點死在這個瘋婦手中，那股無可倫比的恨意又使得他生起氣來，怒罵道：「臭賊娘，妳是那個漢子不要了的賤貨，找不到人找到我老煙虫的身上，臭婆娘，妳這下可眞找對啦，我身上連個銅板都沒有，妳跟着我可準得受窮捱餓一輩子……。」

劉貴妃怨毒的瞪了他一眼，嘴裏發出一種怪異的響聲，像是在咀嚼着一塊極硬的鐵塊，竟是格格直響，當眞是將老煙虫歐陽空恨得直透入骸髓，幾乎要生吃了他似的。

大煙桿歐陽空心中嚇一跳，大聲嚷說道：「我的親奶奶，妳可不能要了我的命啊……」

他自己也不知怎麼回事，只覺得劉貴妃所給予他的駭怕，令他難以忍受，他大聲大嚷，拔起腿來向外面奔了出去！

劉貴妃一聲斷喝道：「回來！」

大煙桿歐陽空身軀輕輕一顫，身不由主的釘立在地下，黝黑的臉上頓時湧上一種極其痛苦之表情，問道：「妳要我幹什麼呀？」

劉貴妃冷冷地道：「我不准你走出這裏一步。」

大煙桿歐陽空嘿嘿一笑道：「臭賊娘，妳眞把我老煙虫吃定了……」

劉貴妃冷冷地一笑，如双的目光緩緩投落在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臉上，大煙桿歐陽空緩緩行至室中的一隅，果然不敢出去一步。

「哈！」劉貴妃淒涼的一聲大笑，道：「白雲飛，將射日神劍交給我。」

白雲飛冷冷地道：「幹什麼？」

劉貴妃黯然的道：「這是我謝郎的東西，請你還給我……」

白雲飛見她如此痴情，心裏突然湧起一股難以說明的惻憐之情，暗自嘆了口氣，搖搖頭道：「點蒼鎭山之劍，從不落外人之手……」

劉貴妃一怔道：「我是謝承岳的妻子，怎能列為外人……」

「唉！」一向沉默的沉沙谷谷主上官雲，這時突然深長的嘆了口氣，他神情頹喪，目光無神，道：「劉貴妃，二十年春烟如夢，往昔之情，已不復存，昔時之愛僅可留待追憶，妳又何必痴痴情情……」

劉貴妃幽怨的道：「你是說我不是謝承岳的妻子……」

上官雲搖搖頭道：「沒有名份的愛情，只是一泓清澈的潭水，雖然一顆石子能激起它本身的漪漣，可是在極短的一剎那，又恢復它的寂靜，所留下的只是回憶，於本身並沒有絲毫痕跡！」

劉貴妃顫抖的道：「這麼說謝郎並不愛我！」

上官雲長嘆了一聲道：「慾火焚身，謝承岳當時除了要發洩本身過旺的精力外，心中確實是沒有愛念的存在，當時男貪女愛，日夜消魂，你倆沉醉在那一點事情上，根本沒想到往後的結果，而雙方所能維繫的一點情感，僅僅是發洩，是慾……是沒有愛情基礎的暫時結合，這種情感是最危險的相愛，有朝一日，一旦雙方發現對方並非是在愛着自己時，這種不正常的感情很快的就會終止……」

劉貴妃心神一顫，道：「我自信是愛着他，這些事情的發生與結束，你都清楚，僅從我的痴情上，你就知道我是否在愛着他……」

上官雲苦笑道：「妳眞心並沒有愛他，基於心理的一種需要，妳自以為非他不愛！事實上，妳所需要的只是慾，慾火燒焦了妳的心，劉貴妃，妳是認為我說得對嗎？」

劉貴妃一呆，道：「我……」

上官雲搖搖頭道：「妳在大理後宮，終日都在寂寞中渡過，一種少女的心理需要終日刺激着妳，所以妳天天盼着有一個男人能給予妳一些精神的撫慰，謝承岳闖進大理後宮，使妳忘却了少女的矜持與自尊，想盡方法取得他的心，是故除了運用妳的肉體與魅力之外，妳並不知道愛情的神聖，是需要雙方心靈的共鳴，而給予對方的是愛不是慾……」

劉貴妃楞然地道：「慾難道不是生命

的一部份？」

上官雲冷冷地道：「慾與愛之間相差得太遠了，雖說在生命的過程中，兩者俱不可少，可是眞正的愛能使金石爲開，靈犀一點，心靈俱鳴，而慾則否，多則虧，虧則損，損則焚，是故自古今來，莫不將慾視爲蛇蠍，敬而遠之……」

劉貴妃突然哼了一聲道：「謬論，如果每一個人都像你這樣，天下豈有夫妻閨房樂趣的存在？妳這話只能去騙騙不懂事的少女，要嚇我還早呢……」

上官雲長嘆了一口氣，道：「夫妻之合，適可而止，在天女經上說：『婦愛於夫，相敬如賓，行事之時，當以恩量，首重夫體，慾多焚身，切記切記……』所以說，一個愛其夫的人，決不可終日追逐於床第……」

劉貴妃如大夢初醒，突然了解到愛情的聖潔，神聖，她痛苦的望着屋頂，怔怔地出了一回神，喃喃地道：「這麼說我是在害他了……」

上官雲冷笑道：「當然，妳幾乎毀了他全身的功力，如果不是我冒險偷偷進入大理後宮，謝承岳恐怕毀在妳手上都不知道呢！」

劉貴妃心中陡地湧起一股恨意，她雖然深知上官雲說得頗合理想，當她一旦想到謝承岳是因上官雲而離她而去時，心底裏禁不住將這多年的孤獨和鬱傷遷怒在上官雲的身上，而恨不得將他一掌毀在自己的手中。

劉貴妃悽厲的一聲大吼道：「上官雲，妳認爲我不會殺了你麼？」

上官雲全身一顫，道：「妳會，我早就意料到了……」他喘了一口氣，道：「不過妳可能要失望了……」

劉貴妃見他說話時精神萎頓，目光渙散，恍如是受了嚴重的內傷一般，她心裏一驚，上前道：「你怎麼了？」

上官雲冷冷地道：「我中了『天星沙』現在沒有辦法和你動手……」

劉貴妃哦了一聲，道：「『天星沙』乃是我們大理段家之物，有誰會拿這東西害你呢？」

上官雲怒聲的道：「段皇爺唯恐我和他爭這南疆第一高手之譽，暗中施出詭計，居然使我眞氣流散，三年之內不能運用內功……」

劉貴妃一驚，道：「是段皇爺？他不會是這種人……」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哼一聲道：「段皇爺卑鄙無恥，和我動手時，施出『回旋手』幾乎要了我的命，我知道這人志不在我，在那寒玉七柄上塗上一層無形無味的天星沙，上官谷主那時不察，將寒玉七自我身上拔出之時，不知不覺中他劇毒……」

劉貴妃怨毒的斜瞪了白雲飛一眼，冷冷地道：「你有什麼資格和我說話……」

白雲飛怔了一怔，立時大怒道：「你雖是我師祖的朋友，可是我無法再尊敬妳，劉貴妃，現在請妳即刻給我出去，否則休怪我對妳不客氣了……」

劉貴妃怒叱道：「小孩子，竟敢對我無禮……」

她氣得將手中彩帶一丟，舒開右掌拍了過來。

白雲飛身形輕飄地一晃，長劍輕輕一掠，揮空自斜側裏切了進來，劉貴妃掌心方吐，對方神劍已斜切而來，她心中大駭，疾快的縮手而退。

「哼！」白雲飛冷哼一聲道：「妳的功夫也不過如此……」

他這時雖然身上重傷尙未康復，不敢妄運眞力，可是他已得到射日神劍的眞髓，隨手一揮，也有意想不到的凌厲，劉貴妃雖然身負邪門絕學，但，當她和這種至大至剛的劍法交手時，相形之下，一時不知所措。

白雲飛手中的劍似一條有靈異的長蛇，在劉貴妃身子一退之時，隨身跟進，嚇得劉貴妃連退數步。

劉貴妃心中一凜，大怒道：「小輩，你也敢欺負老娘……」

她這時神智清醒，曉得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重傷未癒，不能提聚內家之力，冷笑一聲，掄起雙掌攻了過去。

掌勁如山，其鋒如刃，白雲飛只覺得身上傷勢一痛，手中長劍，已沒有原來之勢凌厲，他心中一寒，忖道：「劉貴妃掌法詭異，手勁特强，我因身上負傷太重，沒有辦法支持太久，我傷口隨時可能會崩裂……。」

他沉聲低喝一聲，長劍如電閃出。

劉貴妃看得心中一顫，不禁想起謝承岳在大理後宮，手持射日神劍的樣子，正是這青年那種威風凜凜的寫照，她的心神一盪，手臂上已中一劍，殷紅的鮮血湧出，點點滴滴的洒落在地上。

「呃——」

劉貴妃痛苦的呃了一聲，道：「你……你……」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要妳快些滾出去。」

劉貴妃看了看手臂上的傷勢，知道下手太輕，只傷了皮肉，她痛得怒笑了一聲，道：「你的師祖都不敢這樣待我，而你一個晚輩居然敢這樣不把我放在眼裏。」

她像是非常傷心一樣，恨恨地道：「我不將你碎屍萬段不能解去心頭之恨！」

正在這時，室外突然響起一聲明朗地大笑，在黑夜之中傳來，震得室中四壁簌簌抖動，驚得上官雲臉若死灰，畏怕的望着室外。

劉貴妃嘴角顫動，喃喃地道：「是段皇爺！」

果然，笑聲一歛，門口人影已現，只見段皇爺衣衫飄飄，臉上陰陰浮出一絲笑意，步履輕盈，緩緩地走了進來。

劉貴妃急忙跪在地上，道：「我皇萬歲！萬萬歲！」

段皇爺哈哈一笑道：「好，妳還沒有忘了我。」

劉貴妃恭身跪在地上，低着頭道：「我皇恩比天厚，妃子怎敢相忘……」

段皇爺嗯了一聲道：「平身！」

劉貴妃急忙道：「謝皇上！」

她恭敬的站了起來，雙手低垂，低着頭退回一邊，要知大理國雖然是有名無實，可是段家門規森嚴，君臣之關係至今未廢，劉貴妃此時雖然已恢復自由之身，可是一見了段皇爺出現依然要執君臣之禮。

段皇爺斜睨了劉貴妃一眼，道：「妳

在這裏做什麼？」

劉貴妃全身突然一顫道：「我……」

段皇爺陰沉的一笑，道：「是他們欺負妳麼？」

劉貴妃在段皇爺之前，居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由於劉貴妃在大理後宮居住多年，對段皇爺生了一種畏怕心理，每當她和段皇爺相見之時，便覺得對方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威儀，而使得她自慚形穢，有些不敢仰視。

段皇爺目光一冷，道：「我們段家，世代顯赫，江湖各派，沒有一家不尊段氏家族人，妳在這裏蒙受委屈，我段皇爺自然要，……」

上官雲冷笑一聲道：「姓段的，你是趁火打刼……」

段皇爺冷冷地道：「你死在眼前，還敢頂撞我……」他冷冷地哼了一聲，目光緩緩流過劉貴妃的臉上，輕聲的問道：「妳可要我替妳作主……」

劉貴妃恭身的道：「全憑我皇作主，小妃謝皇爺的恩典……」

她盈盈又要下拜，段皇爺疾快伸手扶着她的手臂，劉貴妃激動的謝了一聲，往後退了下去。

段皇爺望着白雲飛冷笑道：「你還沒死去？」

白雲飛目光一閃，如刃的瞪了段皇爺一眼，恨恨地道：「你的寒玉七還要不了我的命。」他心中一陣激動，右臂輕輕推出，手中長劍一顫，道：「我還要領教！領教！」

段皇爺似乎一怔，沒有想到這個青年人會這樣的倔强，在身受重傷之下，還敢指名和自己動手。

他哈哈兩聲大笑道：「好一個狂傲的晚輩，在受傷之下還敢逞强，我姓段的是何等樣人，豈會乘這個時候和你動手，哈哈！等你傷勢完全恢復之後，我自然會再找你……」

他向前跨大一步，對沉沙谷谷主道：「上官雲，我倆的事怎麼了？」

上官雲冷冷地說道：「你看我還能動手麼？」

段皇爺故意裝着非常驚詫的樣子，奇怪的問道：「怎麼？難道上官兄生病了！是嗎？」

上官雲冷漠的道：「閣下在寒玉七上塗上了天星沙，這種詭異的安排，確實是出乎我的意料，從現在開始，在三年之中，南疆再也沒有人和你爭那天下第一之名稱了……」

「喔！」段皇爺奇怪的道：「有這種事？天星沙雖是我們段家祖傳之物，可是本皇爺還不會作這種事……嘿！我想起來了，這一定是我那笨徒幹的傻事，前幾天他還拿寒玉七煉焚天星沙……對了。」

上官雲冷笑道：「閣下又何必在本谷主面前演戲，你的心思能瞞得過所有人，却瞞不過我上官雲的一雙眼睛……」

段皇爺怒笑道：「這麼說上官兄眞相信我故意……」

上官雲目光寒光一閃，道：「我絕對相信我的眼睛，所見所聞都足證你會這樣做的……」

段皇爺淸叱一聲道：「你還看見什麼呢？」

上官雲不屑的道：「我曾親眼看見你利用劉貴妃傷害謝承岳，你可還記得那一段，你對劉貴妃說的話……」

段皇爺神色大變，道：「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不能再留你下來……」

上官雲暗中打了一個寒顫，面上却絲毫不懼，他冷哼一道：「我早知道你不會容我，不過你的心機又白費了，自從我知道這件事情以後，我已將這件事馬上寫在一本練功要訣上，只要你敢向我下手，那件事便會由一個人公開，而使整個江湖上都知道你的爲人，永遠不恥段家……」

段皇爺凝重的道：「那個人是誰？」

上官雲平靜的道：「是你所要害的那個人，你再想想，除了謝承岳外，還有誰是你極須除去的人，或許你心裏已經明白了……」

段皇爺雙目陡然一睜，大聲道：「他還沒有死？」

上官雲冷冷地笑道：「他人雖活着，却跟死差不多……」

段皇爺長長嘆了口氣，稍稍放心地道：「我現在已經想出對付他的辦法了，上官雲，沉沙谷裏面上下五十萬人，今晚休想有一個走出這裏，我姓段的若不將你除去，今晚當眞寢食不安……」

他嘿嘿兩聲大笑，對劉貴妃道：「妳可以報仇了，當初若不是上官雲，謝承岳也不會丟下妳，歸根結底，數這個老東西才最惡……」

劉貴妃恨得一咬牙，道：「是！我非殺了他不可……」

她像是瘋狂了一樣，尖銳的一聲大叫之後，身形一躍，張開雙臂，對着上官雲的身子抓過來！

白雲飛冷哼了一聲道：「妳冷靜一點好嗎！」

他深知此刻上官雲連舉手的力量都沒有了，如何能抵得過劉貴妃這沉重的一撲，長劍向上一斜，辛辣的劈向劉貴妃的背上來。

「嗤！」劉貴妃雙臂正要撲向沉沙谷谷主上官雲的喉結之處，背後突然響起一聲冷颼的劍嘯之聲，她心中一寒，身形向斜邊一飄，回手擊出一掌。

白雲飛曲臂一挑，劍尖突然自下而上，對準對方的掌心之處點出，這一着大出劉貴妃的意料之外，她收掌欲退之際，掌心之中已傳來一股疼痛，鮮血已自掌指間流下，瀉落在地上。

「哼！」劉貴妃一連兩次都是受傷在對方長劍之下，心裏那股憤怒，當即掩去了她昔日的冷靜，她痛呃了一聲，望着血淋淋的手掌發出一聲憤怒的大吼。

段皇爺神色一變，道：「妳給我下去，這個仇交給我來報……」

劉貴妃搖搖頭道：「妃子若不親殺此賊，誓不走出沉沙谷一步，他先前傷我左臂，現在又傷我手掌，這樁仇是永遠解不開了！」

白雲飛威風凜凜的叱道：「潑婦，妳再也不知進退，休怪我下手了……」

劉貴妃氣得五內欲裂，身軀上竟激起一陣抖顫，她大吼了一聲，望了段皇爺一眼，問道：「我能殺他麼？」

段皇爺搖搖頭道：「妳不行！」

他目光一冷，眉梢上突然罩上一層其寒如冰的煞意，冷笑一聲，緩緩的抬起了右掌，向白雲飛行去！

白雲飛心中一寒，握劍斜立，道：「很好，我們可以再拚個死活……」

段皇爺陰沉的答道：「不錯，這一掌我便要了你的命……」

只見他右掌在空中輕輕一揚，一股耀眼的光華自手中躍吐而出，這時白雲飛無法睜開眼睛。

上官雲臉色大變，道：「穿雲掌！」

「轟！」

掌勁一出，白雲飛正覺喉間一甜，身子在地上一顫，連連退了七，八步，他痛苦的哼了一聲，顫道：「妳好卑鄙！」

話音未逝，一股鮮血已經噴洒在地上，登時一擲長劍，暈了過去。

冷血劍客白雲飛在一招不及之下，痛暈在地上，上官雲神色慘變，急得哇地吐出一口鮮血，劇烈的顫抖了一下，憤怒的臉上浮起一連串劇烈的抽搐，他黯然的搖搖頭，望着白雲飛的身軀，喃喃地道：「天意，天意，這眞是天絕我……」

大烟桿歐陽空一見白雲飛受傷倒地，心裏一酸，兩滴淚水自眼角上流出，他大吼一聲，道：「雲飛，雲飛，你振作起來吧！」

他痛苦的拖着冷血劍客白雲飛的手臂，只見白雲飛臉色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一縷血絲自嘴角上溢出，低垂雙目恍已死去的人。

在歐陽空的耳際，恍如自夢幻中傳來段皇爺低沉的笑聲，在這笑聲裏，隱藏着一種令人恐懼的寒意。

歐陽空全身直顫道：「我替你報仇，白雲飛，我和你一同死！」他悲慘的一聲大笑，將縛在腰上的大烟桿拔了出來，二隻眼睛睜得像銅鈴一樣大，低嘿一聲，掄起大烟桿朝段皇爺的身上點去。

「嘿！」段皇爺身形一移，道：「你這個缺德鬼，居然還有兩下子！」

大烟桿歐陽空攻勢凌厲，大罵道：「放你媽七十二個臭屁，你是什麼狗屁皇爺，我這老烟虫生來賊命，專愛找富貴的人拚命！」

這個嘴上不饒人的高手，忠肝赤胆，一生之中僅交了白雲飛這個狂傲的朋友，這時一見他命在朝夕，心裏那種義憤，簡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他此刻已不知利害得失，只想能和段皇爺拚個同歸於盡，出手招式全無章程規矩，全然是攻敵招式。

奈何，雙方功力相差懸殊，一絲也取巧不得，不管歐陽空怎麼出手，段皇爺始終輕鬆的避了過去，連一絲衣角都沒有辦法摸着。

歐陽空怒叱道：「狗娘養的，你怎麼不還手？」

段皇爺哈哈笑道：「我只要一出手，你的命就沒有了！」

「罷了！罷了！」大烟桿歐陽空突然身形在空中一頓，黯然的一聲長嘆，悲凉的道：「我既然不是你的對手，還打幹什麼，我不如死在你的面前！」他深深的看了白雲飛一眼，道：「白雲飛，我先走一步了！」

這個肝胆忠友的老烟虫，性子當眞暴烈異常，說完之後，揚起了大烟桿，對着自己的腦子點上去。

「嘿！」段皇爺突然冷嘿一聲，道：「這麼太便宜你了！」

他的手指突然撩空點出，一縷勁風悄無聲息的點向大烟桿歐陽空的手臂穴上，出手之快，令人意想不到。

大烟桿歐陽空只覺手臂一麻，手中大烟桿頹然跌落在地上，他恨恨地怒視了段皇爺一眼，道：「你要怎麼樣？」

段皇爺嘿嘿一笑道：「我要你看看我的眼睛！」

大烟桿歐陽空一怔，不覺將目光移在對方的一雙眼睛上，他的心神劇烈的一顫，臉上那股悲憤欲死的表情突然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平淡而喜悅顏色！

在對方那種如夢幻的目光裏，歐陽空突然發現有一些失去的東西，從新回到了他的眼前，他的嘴唇輕輕閃動，發出一連串低聲的呼喚，那是一個女人的名字，是他永遠不會忘記的名字，他一步一步的向前行去，只望更走近些，看清對方目光裏所浮現出的東西！

段皇爺心平氣和的道：「我的眼睛裏有她，你的眼睛裏有我，唯有你進到這裏面，才會追尋到她，你來吧！安息之神將給你所要得到的東西……」

歐陽空恍如沒有靈魂一樣，向段皇爺的身前行去！

上官雲沉聲的道：「老烟虫，你中了他的攝魂大法！」

歐陽空像是整個神思都凝注在對方的眼睛裏，對於上官雲的喝聲充耳不聞，緩慢的移動着身子。

臉上沒有悲憤，也沒有痛苦，代之而起的是一種笑意，這笑意太勉強，在笑意的後面，始終有種令人不解的陰狠藏在其中，只是沒有人察覺，也沒有人注意！

段皇爺哈哈笑道：「在安息之神的國度裏，你將忘却了一切的仇恨與恩怨，你所要的是安息，永遠的安息……」

大烟桿歐陽空喃喃地道：「仇恨，恩怨，安息……」在距離段皇爺身前還有二步之遠時，他的身子突然泛起一陣抖顫，段皇爺知道他的靈智已失，不禁笑道：「這些東西對你已不重要，唯有在安息之神的快樂花園裏，你才會感覺得生命的充實與完美，那裏有你所得不到的美女，金銀，珠寶，美酒玉石……」

「嘿！」陡地，大烟桿歐陽空一聲低嘿響起，在段皇爺驟不及防之下突然躍地，揮手雙掌閃電的劈了出去。

「轟！」空中響起如雷般的巨響，「轟」地一聲響後，段皇爺身子斜斜的摔出半丈之遠，而歐陽空也倒翻在地上。

「嗯！」兩個人同時低哼了一聲，俱噴出一口鮮血，段皇爺歪歪斜斜的站了起來，怨恨的瞪着歐陽空。

歐陽空身子一顫，暗中打了一個寒顫，道：「你還能活着站起來！」

段皇爺一抹嘴角上的血漬，嘿嘿冷笑道：「我眞低估了你，沒想到你裝扮成中了攝魂大法的樣子，而乘機暗算我，還好我應變的快速，否則這兩掌準得要了我的命呀……」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素手飈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谷寒香拚冒埋骨險，鑽進崩塌山洞，終獲晤三妙祖師，罰下重誓，終生只殺四人，得到三妙師祖允諾，傳授絕藝，三妙師祖首傳本門內功心法，不厭其煩地向谷寒香反覆解說，歷時半個時辰，俠谷寒香全然領悟，無半點疑意，然後才命她依法修練。詎料谷寒香一摸着門道，循那內功心法練氣行功，頓時感到由石壁上傳來的斧鑿之聲震耳欲聾，那斧鉞之聲，原本極爲微細，但當谷寒香心神一靜之後，聲響却顯得特別巨大，然而，當她以原來的周天坐息之法練功時，又絲毫不受那聲響的打擾——

藝成身出困　情牽恨難忘

約莫過了一日時光，谷寒香依然無法摒絕那音響的困擾，當她移往丹室，或那間種植龍鬚寶竹的小室中時，那音響更響亮，此時，那中年文士也是愁眉不展，滿面憂色了。

谷寒香迫於無奈，最後語帶央求的道：「師父，弟子實在無法……」

那中年文士苦笑道：「老夫知道！本來，這心法練出三成火候，即可使蚊蚋之聲如雷鳴，初練之時，的確經不住雜音打擾。」

谷寒香問道：「弟子就練原來的內功，師父另傳弟子武功招術，成麼？」

那中年文士搖頭道：「妳那內功心法雖有大成，練至極處，也休想將那斷門巨石揭起。」

谷寒香秀眉緊蹙，問道：「以掌力將斷門巨石震碎，是否可行？」

中年文士道：「這洞中共有斷門石三塊，石質特硬，揭之不起，震其不碎。」說話中，突然緩緩起身，走下了那個墨玉蒲團，接道：「這墨玉座乃是武林至寶，妳坐上去試試。」

谷寒香入洞之後，尚是首次見他起身，不由黯然道：「這是師父的寶座，弟子怎能佔據！」

那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老夫業已三十餘年未下此座，於今也該退位讓賢了。」說罷舉步向丹室走去。

谷寒香怔了一怔，見他久不出來，只得坐到墨玉蒲團之上，重又試行練功。

這墨玉蒲團端的妙用無窮，谷寒香坐上不久，即感天君舒泰，靈明朗澈，那斧鑿伐壁之聲雖然聽來更爲清晰，但却不再搖撼心神，生離心奪舍之象了。

正是洞中無甲子，她這一坐，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起身之時，聽那斧鑿之聲，依舊聲聲不斷，不禁暗歎一聲，想道：「若非鄭秋，便是包九峯的主意，旁人決無如此的耐性。」

她振衣站起，聽那丹室室中尚無動靜，於是信步向左側的小室走去。

入室一看，那龍鬚寶竹之上，早又生出了一根竹筍，較之自己上次吃的，似乎還要大點，顯然，時間已不止三日。

她一見這根竹筍，頓時感到腹中饑餓，垂涎欲滴，但她並不將竹筍吃下，僅只飲了幾口山泉，然後以玉鉢盛了清泉，連同折下的竹筍，一起拿着往丹室走過去。

那丹室的石門自開啓之後，即未再次關過，谷寒香躡足走了過去，探首向室一望，那知她不望猶可，一望之下，不禁驚詫欲絕，脫口叫出聲來。

原來就這三四日的時光，那中年文士

的滿頭青絲，業已轉作了花白，頷下長鬚，更變得其白如銀，臉上皮膚鬆弛，皺紋隱現，看來至少是一個年屆六十的花甲老翁了。

這銀髯老人原是閉目趺坐在雲床之上，聞得谷寒香的驚叫之聲，頓時雙目一張，呵呵輕笑一聲，舉手招喚道：「妳為何吃驚？如今老夫是三妙老人了。」

谷寒香細辨那語音神情，除了畧顯蒼老外，依然神完氣足，儒雅從容，與以前無甚差別，於是舉步走了過去，惶聲道：「師父，你老人家原來是化裝易容……」她講了一半，突然感到那是大不可能的事，因而朱唇一抿，倏然住口不語。

那三妙老人目光閃動，向她手中的玉缽和龍鬚竹筍望了一眼，藹然笑道：「老夫不似妳這孩子，善以機詐對人。」他拂了拂頷下的銀髯，接道：「早會對妳講過，老夫已是油盡燈枯的人了，靠着那墨玉蒲團，和妳手中這龍鬚竹實的神效，始能苟延殘喘，勉强到今日……」

谷寒香未待他將話講完，霍地放下手中的玉缽和竹實，伏在雲床之上，放聲痛哭起來。

她也不知因何道理，自見這前輩奇人之後，情緒特別易於激動，動輒失聲大哭，與她素來的性情迥然兩樣，幸得這世外奇人應付得宜，每當她放聲大哭之際，便來個閉目枯坐，不理不睬，她哭了片刻，也只得自行收束眼淚了。

那三妙老人看她停了哭泣，微微一笑道：「人熟不死？只要死得其所就好，倘能撫心無愧，更是死而無憾。」他重新又笑了一笑，接道：「你將這龍鬚竹實拿來，是省給老夫吃的？」

谷寒香將頭一點，堅决地道：「我和師父輪流果腹，這次輪到師父了。」頓了一頓，接道：「弟子也是個一言出口，寧死不改的人！」

那三妙老人撚鬚一笑，道：「六天吃上一枚，那是有點飢餓的了，而且這龍鬚竹實除了充飢之外，尚有培元益氣，助長功力，駐顏添壽……」

谷寒香淡然截口道：「修到師父這般境界，也還是有羽化飛昇的日子，可見世上根本沒有長生不老之人，師父不吃，弟子也寧可餓死。」

那三妙老人呵呵一笑，道：「好吧，妳忍着飢餓，老夫亦忍死一時，也好多加指點，助妳早日功成脫困。」說罷拿起那截龍鬚竹實吃下，飲了幾口冷泉，然後在雲床裏端摸索一會，忽取出一個兩寸見方的玉盒來。

谷寒香倏地噗哧一笑，嬌聲問道：「師父還藏着些什麼寶貝，何不讓弟子開一開眼界？」

那三妙老人莞爾笑道：「這洞府之內，每一樣物件都是寶貝，不過對妳有用處的，只有這玉盒中的一粒藥丸。」

谷寒香雙目閃亮，盯住那玉盒一瞬不瞬，口中却不禁稚氣的道：「拳經劍訣和任何武學秘笈，對弟子都有用處。」

那三妙老人啓開玉盒，取出一粒寸半大小的蠟丸，一面含笑說道：「老夫不肯收錄於妳，正因我門下絕藝難學，縱然許妳列入門牆，妳也無福消受……」

谷寒香又氣又惱，嬌嗔說道：「既然如此，師父何必甘捨餘年，傳授弟子的武功？」

那三妙老人凝目注視她一眼，微笑說道：「老夫但望妳能練出三萬斤掌力，揭起那斷門巨石，不過老夫的畢身武學結晶，俱都要交托於妳，倘若妳揭起斷門石後，能夠看透恩仇二字，留在洞中，繼續鑽研老夫的絕藝，那時老夫雖死，依然追認妳為及門弟子，衣鉢傳人。」

谷寒香聽罷這一段話，不覺啞口無言，面露沮喪之色，她暗暗忖道：要我改變初衷，放棄夫仇，我便武功蓋世，又有何用？

恩忖中，一陣撲鼻異香，薰得自己陶陶欲醉。

原來那三妙老人已將蠟丸的外殼，剝開了薄薄的一層，但是就這外層一去，一種奇異莫名的異香，業已瀰於整個的丹室之內。

谷寒香瞧那香氣濃郁得異乎尋常，情知他手中這粒藥丸，必是由極為珍貴的材料，或是什麼罕世難逢的世間奇藥所煉成，由他的語氣聽來，似乎還有意將這粒藥丸贈給自己，因而驚喜交集之下，不禁雙眼奇光迸射，玉頸長伸，面龐直往那藥丸湊去。

她乃是天生絕色，嬌美無倫，在這三妙老人面前，又回復了純眞之態，任是那老人心如止水，微塵不驚，也被她惹得慈懷大暢，呵呵長笑不絕。

那三妙老人笑聲未竭，手指却已極快地剝去蠟丸的層層外殼，露出核心一粒大如龍眼的朱紅丹丸，一把塞入谷寒香的小咀之內，朗朗說道：「這藥丸名叫『火龜丹』，老夫費十年時光始才練成，保藏至今，為時已在一甲子以上，本來係為我未入門的弟子所備，如今却便宜妳這野孩子了。」

那「火龜丹」才入她的口中，立時溜入了腹內，聞言之下，不禁感激莫明，眼眶一熱，淚珠似乎又要奪眶而出。

只聽那三妙老人肅然道：「休得多言，速至墨玉座上，依照老夫所傳的調息之法運氣行功，老夫不喚，不許起身。」

谷寒香亦感到胸腹之間，有一團暖氣擴散開來，全身血液向上衝集，身子躍躍欲飛，當下感激不已地望了三妙老人一眼，轉身奔出室外，坐上墨玉蒲團，閉目行起功來。

她的任，督二脈，早在初入萬花宮時，卽已由獨眼怪人佟公常代為打通，加上自己的勤修苦練，其內功火候，早已登上一流高手的境界，如今雖然改練三妙老人的內功心法，那也不過因為新闢途徑，功力火候較遜而已，至於丹田眞氣，依然是流轉週身，通行百骸，毫無阻碍之處，是以她這一運氣行功，片刻之後，便將胸腹間那股暖氣揉合於本身的眞氣之內，流轉於周身百骸之中。

珠光輝映，無晝無夜，谷寒香趺坐墨玉座上，意與神會，渾然忘我，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忽然感到，自己周身血液的熱度逐漸增高起來。

她知道「火龜丹」的藥方，業已滲透於自己全身血液之內，因而繼續運氣行功

，催動藥力，使其周身百穴中流轉，然而，那熱度愈來愈高，到得後來，簡直像滾湯沸騰一般，燙得她經受不住。

片刻之後，她開始渾身汗下，呻吟出聲，再過一刻，她感到暈厥欲倒，她的身子不斷地扭曲，大汗如雨，濕透了衣履，一陣陣沸騰的熱氣，由她的頭頂冒了出來，她痛苦地喘了幾口大氣，終於雙目一閉，暈倒在墨玉座上。

不知過了多久，她悠悠的甦醒過來，張開雙目，向丹室望了一眼，她記起三妙老人曾有吩咐，未得召喚不許自己起身離座，於是她又調息運氣，閉目行功起來。

她感到自己體內的血液業已冷却了許多，雖然尚有難受的感覺，却不似先頭那種炙熱如火，好似要將人焚化的樣子。

隨着她的眞氣流動，她身上血液的熱度逐漸降低，濕透了的衣履早已乾燥了，她重又入了忘我之境……

那斧鑿伐壁之聲，依舊是日以繼夜，時光似水，悄然流動，那龍鬚寶竹的竹實早已結成了，倏地，丹室中傳出三妙老人虛弱的語聲。

只聽那三妙老人道：「谷寒香，妳快過來，老夫傳妳幾招手法。」

谷寒香矍然驚醒，嬌軀一幌，霍地閃到了雲床之前，惶聲道：「師父——」言未了，倏感眼中一酸，淚珠汨汨，沿着粉腮滾滾而下。

原來幾日時光，那三妙老人已是鬚髮如銀，面上皺紋累累，連背脊也微微佝僂起來了。

谷寒香想起初進洞時，他還是一位儒雅清奇，仙風道骨的中年文士，曾幾何時，竟然變成一個雞皮鶴髮，看來行將就木的老人，她原是天生情厚之人，想起這一切均是因了自己之故，不禁「哇」的一聲，掩面大哭起來。

忽聽三妙老人笑聲道：「妳這般好哭那裏像個綠林盟主……」

谷寒香突然反身奔出室外，抱着那個墨玉蒲團，重又奔了進來。

那墨玉蒲團原本頗重，但在她的手內，却是恍若無物，只見她將蒲團往雲床上一放，連推帶抱，道：「師父快坐上去……」話未講完，又已拿着玉缽，一溜烟地跑了。

展眼間，她一手托着玉缽，一手拿着龍鬚竹實，重又出現在雲床之前，三妙老人亦不推辭，吃了龍鬚竹筍，飲過山泉，一指石案上的一隻玉瓶，呵呵笑道：「那瓶中的藥丸勉可充飢，妳先吃上一些——老夫好與妳講話。」

谷寒香毫不違拗，走到石案之前由玉瓶中傾出五六粒藥丸，一口吃了下去，重又走到雲床之前道：「師父有何吩咐？」

三妙老人雙目微闔，傾耳向室外聽了片刻，道：「不知何人，正以一柄似鑽似杵的寶物，在第一塊門石上攻鑿，據老夫推斷，再有三五日時間，那人可能在斷門石上鑿出一個小洞，倘若其精擅縮骨神功，卽可由小洞鑽入，進至問心齋中。」

他說到此處，停下吁了一口長氣，谷寒香瞧入眼中心頭暗暗一痛，趁機插口道：「也許是鄭秋，旁人不會有這恒心。」

三妙老人微笑道：「比人也可將功折罪了，出洞之後，妳將他『向心露』的藥力解掉吧。」

谷寒香溫馴地點了點頭，道：「弟子謹遵師命。」

三妙老人莞爾一笑，道：「當他攻到第二座斷門石時，那聲響老夫已抵受不住了，妳也無法再繼續練功，因而老夫打算，先將後事交待清楚，然後傳妳幾招手法妳盡力去練，以便出困之後有力應變。」

谷寒香眼淚如斷綫珍珠一般，滾滾下落，道：「師父別說喪氣的話，有這墨玉寶座和龍鬚竹筍，你老人家至少還有百年好活！」

三妙老人脫口大笑，接着由身後拿出一個厚約寸許，狀如書本的玉篋，道：「老夫畢生的武學精萃，都藏在這玉篋之內，妳出洞之時，記着將這玉篋帶走，若有機緣，便替老夫覓個傳人。」

谷寒香接過玉篋看了一忽，然後放在墨玉座旁，幽幽的道：「倘若弟子本想長留洞中，繼承師父的衣鉢，却因外敵侵入，迫得非離洞不可，那末弟子也算列入了師父的門牆吧？」

那三妙老人哈哈大笑，道：「妳這丫頭狡獪得很，如果妳眞想長留洞中，老夫只要舉手一揮，卽可令整個的前洞崩塌，那時縱然土行孫前來也無法進入此間。」

谷寒香嬌靨一紅，忸怩道：「弟子的養子翎兒，他是你老人家的徒孫，弟子須得出洞一次，將他接來此處。」

三妙老人掀鬚大笑，道：「妳巧言令色，老夫不與妳胡扯。」他面容一整，接道：「妳謹記一事，最後一塊斷門石被人攻開之前，妳將那龍鬚寶竹連根拔起，將地面以下的部份，統統吃下肚去。」

谷寒香愕然問道：「為什麼？」

三妙老人道：「吃下之後，足可增加妳三十年的功力，而且身輕如燕，幾可蹈虛而行。」

谷寒香毫不思索，道：「那末師父把它吃掉吧，咱們一道離開這裏。」

三妙老人凝目望她半晌，看出她言出肺腑，完全是一片眞誠，不禁大受感動，伸手一撫她的秀髮，道：「老夫壽數已盡，不是藥物所能挽留，何況這玉篋非同小可，如果妳沒有蓋世的功力，定然保護不住，倘其落入壞人手中，那一場武林浩刼，較之妳這丫頭所造成的，又不知大過多少倍了。」

谷寒香小咀一撇，嗔道：「弟子幾時造刼武林了！」

三妙老人微微一笑，正色道：「閒話少說，老夫傳妳九招掌法，時日緊迫，妳要用心學，加緊練。」

谷寒香道：「師父先告訴我掌法的名稱。」

三妙老人道：「沒有一定的名稱，若是妳用來行善誅惡，就叫天雷掌，如果妳用來濫殺無辜，也可稱作天魔掌。」

谷寒香知道絃外有音，故意問道：「倘若弟子用來報仇雪恨又該怎麼稱呼？」

三妙老人淡淡的道：「世間何來仇恨？正如妳我之間並無恩惠一般。」說罷之後，不待她再次開口，立時口講指劃，將掌法的招式，變化，運力，使勁等，詳細的解說出來。

谷寒香才只聽完一招，便知這九招掌法，必是三妙老人一身武學中的精華，因而絲毫不敢大意，直到將所有疑難之處全問清楚以後，始才請教第二招掌式。

那三妙老人傳罷三招，立卽吩咐谷寒香自行演練，同時重將墨玉蒲團移至室外，親自在旁指點，三招掌法練得嫻熟於胸，毫無瑕疵之後，再學另外三招，待得第九招掌法教完，谷寒香尚未開始練習時，石壁之上，却突然傳出了一陣異響。

谷寒香自服食「火龜丹」後，耳目之力，早在不知不覺之間，加增了數倍不止，此刻聞得聲響，不禁脫口叫道：「師父，那『問心齋』的那塊斷門石，好似已被人鑿穿了！」

三妙老人點了點頭，含笑道：「此人鑿開這塊斷門石，化了十一個晝夜，依此而論，至少尚須二十餘日，始能抵達此處，妳速練掌法，不要分了心神。」

谷寒香恭喏一聲，立時飄開丈餘，練習最後三招掌法。

倏地，「咚！」的一聲悶響，由室外遙遙傳來，餘音未竭，又是「咚！」的一聲，其聲震耳令人聽到耳內，煩躁異常。

谷寒香掌勢一收，秀眉雙蹙，道：「這音響是來自甬道口麼？」

三妙老人將頭一點，道：「快快練功，心神不可旁騖。」

谷寒香楞了一楞，重又反覆地演練掌法。

最後三招練習純熟之後，谷寒香遵囑將九招掌法連綴起來，重頭施展，這掌法名爲九招，其實每一招中，俱都包含着極為繁複的變化，精奇玄奧，迥異常流。

這九招掌法，乃是去蕪存菁，千錘百鍊而成，掌法展開，能將全身每一寸地方，都防護得嚴密周到，同時亦能由任何一個角度，去攻襲敵人的要害。

谷寒香原本資稟過人，何況武學早窺堂奧，但她練這九招掌法，前後已化上十日的工夫，依然未能得心應手，離出神入化的境界，更是遠而又遠。

那斧鑿伐壁之聲，仍舊晝夜不斷，因那聲音較先頭遠爲響亮，而且石壁傳音，廻聲四起，激得人頭暈腦脹，片刻難安，若非三妙老人督導在側，時加訓勉，谷寒香勢必早已狂聲大叫，暴跳如雷了。

正當她練得筋疲力竭，欲待小憩片刻吃幾粒藥丸充飢時，忽然看到那三妙老人目光黯淡，面色蒼白精神萎頓之極。

谷寒香大吃一驚，撲到三妙老人身前惶聲叫道：「師父，你老人家怎麼了？」

三妙老人微微一笑，道：「老夫就要去了，這音響震耳得很，妳將老夫搬到雲床上去吧。」

谷寒香瞧他語音虛弱，簡直似個魂遊廢墟之人，臉上的微笑，亦似竭盡了混身的氣力，始才掙扎出來，不禁心頭一酸，珠淚奪眶而下。

她雙手平伸，捧住那墨玉蒲團，連人帶座，搬於丹室之內，放到雲床上面。

三妙老人伸手一撫她的秀髮，含笑道：「像妳這等情感脆弱之人，實在不宜練我這門功夫……」

谷寒香噙淚說道：「弟子只有在師父面前，才會這樣易於激動，對於其他的人，却是心腸剛硬得很。」

三妙老人失笑道：「剛硬也是不宜，要在心平氣和——」他越說聲音越低，說了兩句，終於語音一頓，大聲喘息起來。

谷寒香心頭大急，轉身將室門閉上，依然不能使那咚咚巨響減低，急得拉開室門，向外奔去。

忽聽三妙老人叫道：「谷寒香，妳要幹什麼？」

谷寒香聞言一楞，道：「弟子將那龍鬚寶竹拔來……」

三妙老人搖手笑道：「龍鬚寶竹只能增高功力，不能增長壽命，貿然拔掉，連妳也得餓死。」他喘了一口大氣，接道：「謹記妳的誓言，不可多殺一人，善藏老夫的玉篋不可落於匪類之手。」說罷之後，雙目緩緩闔上。

谷寒香瞧他雙頰之上，逐漸泛露出兩片紅光，情知他卽將大去，不禁悲從中來，珠淚簌簌，直往下淌，却又强忍悲痛，不敢哭出聲來。

咚——咚——咚——那斧劈石壁之聲，愈來愈響，好似在催促三妙老人，早點離開塵世一般。

倏地，那三妙老人雙目微睜，靜靜地望了谷寒香片刻，跟着雙眼重闔，兩條玉筋，由鼻內徐徐垂下。

谷寒香早已淚如雨下，濕透胸前的衣襟，她痴痴望了老人的遺體半晌，霍地跪落地上，默然大拜九拜。

然後，她將放置雲床上的玉篋拿起，貼身收藏妥當，悄然退出室外，掩上了丹室的門戶，她奔到左側的小室之內，躲在門後，低聲垂泣不止，她担心驚動了三妙老人的亡靈，因而不敢放聲痛哭，但她難抑心頭的傷痛，加以自悲身世，無法收束眼淚。

不知過了多久，忽聽數聲巨響傳入耳際。

她畧一思忖，卽知有人正以雄渾的掌力，擊在那甬道口的斷門石上，想是那人見掌力無效，因而那種規則和有節奏的斧鑿聲音，重又響了起來。

谷寒香悲痛稍止，立卽感到這種震耳的聲響極爲難耐，她恨恨地咬了咬牙，奔出室外，重又練起掌法。

一日，二日，三日……陡地，一聲轟然暴響，由室外透壁而入。

她暗暗忖道：聽這聲響，那第二塊斷門石想又洞穿了！

谷寒香被那晝夜不斷，一連二十餘日的轟轟之聲激得心躁意煩，這時見人已到了門外，頓時提起一口丹田眞氣，大聲喝道：「甚麼人？」

原來石室之外，當門站定一人，正是身穿黑袍，黑罩蒙面的鄭秋，左側一人，乃是少林派的天明大師，右側一人，則是自落雁谷大戰之後，一直未在江湖上走動的武當掌教紫陽道長。

那甬道出口處的斷門石上，被鑿了一個方圓尺許的小洞，人魔伍獨，鬼老水寒，毒火成全，陰手一魔，四人相繼穿洞而入，在那「賞心小藏」石室門外畧一瞥視，立卽向這面閃來，接着，那洞口射入一個緇衣背劍的老尼，跟着是一個形貌蒼古的和尙，這兩人緊隨在人魔伍獨等人身後

，目不旁瞬，對於甬道兩旁的石室，恍若未睹。

谷寒香在石門之後一聲喝問，門外諸人，只感嗡嗡聲，却辨不出是何人聲音。

天明大師忽向鄭秋搖了搖手，接着以「凝氣成絲」和「傳音入密」的功夫，朝着門縫中緩緩說道：「老衲是少林寺的天明和尙，室內若是香兒，可在石壁上輕擊三掌。」

谷寒香未曾料到自己的中氣如此充沛，一聲喝問，震的自己的耳膜也隱隱生痛，但她立卽明白，自己的內力雖有驚人的進展，但却火辣龐雜，離精純之境尚遠。

這時，天明大師細若蚊蚋的語聲，淸晰地鑽入了她的耳中，她愕然少頃，隨卽玉掌一揮，在那斷門石連擊三下。

她出手雖輕，而且落掌無聲，但那石門之外，却應手響起三聲轟轟巨聲，整個甬道之內，充滿了震耳的回音。

室外諸人，都以爲她在猛力劈擊石壁，多數人的眉頭，都暗暗的皺了一皺，鬼老水寒與人魔伍獨相視一眼，面上齊露會心的微笑。

天明大師暗暗忖道：這孩子想必受困太久，饑餓難耐，心頭煩躁的很。轉念之下，重以精純無比的傳音入密功夫，朝着門縫中說道：「香兒再忍耐幾天，爲師的加緊施爲，務必使妳早日脫困。」

說到此處，伸手一拉鄭秋，同時飄身退了七八尺遠，說道：「水施主，伍施主，兩位的掌力雄厚，就請相助老衲一臂之力，先將這兩扇石門震碎吧。」

鬼老水寒陰惻惻一笑，道：「老禿驢，你大概想先耗盡我們的功力，然後趁機將我等打敗，嘿嘿！」他狂聲一笑，接着道：「你這佛門弟子，倒是甚擅心機！」

他兩人講話，人魔伍獨和毒火成全等俱都目光閃動，在天明大師臉上梭來掠去，似乎想要看透老和尙的心意。

紫陽道長和那緇衣背劍老尼，以及那形貌蒼古的老僧，則都臉色沉凝，一派肅穆，但是三人的目光時時不離鬼老水寒等人身上，似在暗中戒備，提防彼等有猝然偷襲的舉動。

天明大師目光烱烱，輕注鬼老水寒一眼，淡然說道：「既然兩位施主顧慮如此周詳，就請退過一旁，待老衲來獨自施爲吧。」轉身面向室門，調息運氣，凝注功力。

那鄭秋滿身塵土，衣履盡濕，手持一根長達五尺，形如降魔杵的兵刃一擲，跨步上前，與天明大師併肩立定。

人魔伍獨睹狀之下，忽然哈哈一笑，道：「水兒，咱也賣點氣力，省得見到那丫頭時顏面無光。」說罷身形微幌，立到鄭秋身側。

鬼老水寒冷冷地瞥了紫陽道長和僧尼二人一眼，終於閃身上前，在天明大師身傍立定，四人小立片刻，霍地四手齊揚，向那兩扇石門隔空按去。

只聽蓬然一聲暴響，兩扇基厚的石門，頓時四分五裂，碎落地面，石屑紛飛中，露出了堵塞門戶的斷門石來。

這斷門石顏色微黑，青光閃閃，狀如一塊巨形石碑，上下兩頭，都在石槽之內，恰好將這室門堵住。

天明大師見石門一碎，頓時揚聲叫道：「香兒，妳無恙麼？」

谷寒香立在斷門石的側面，雖然瞧不到外邊的景況，對於室外的聲息，却已聽得一淸二楚，這時抑住心頭的激動，高聲道：「弟子沒事，你老人家怎地到此？」

天明大師聽她語音淸亮，神完氣足，不覺吁了一口大氣，道：「不但爲師的到了此處，連武當，崑崙，峨嵋，少林等四派的掌門，也都早已到達萬花宮內。」

人魔伍獨倏地狂笑一聲，道：「寒香，黑白兩道，各門各派，尙有成百成千的人，正往此地陸續趕來，只等妳這天下綠林盟主出困，一場百年未有的黑白決戰，卽要鑼鼓登場了。」

谷寒香秀眉微蹙，冷冷叫道：「龐士冲。」

龐士冲人不在場，鬼老水寒却接聲問道：「妳叫他則甚？」

天明大師忽然低聲一歎，道：「鄭秋的四弟子名叫『冷眼神梟』高嶙，那人得知鄭秋失手後，立時趕去天香谷內，將妳那翎兒擄到手中，如今正被龐士冲和迷踪谷的人困在一座山頭之上，雙方僵持了二十多天，須得等妳出面才能解決此事。」

谷寒香聞言之後，芳心一陣猛震，頓了好半晌，始才緩緩問道：「門外尙有何人？」

人魔伍獨乾笑一聲，道：「除了舊相識外，尙有武當紫陽，崑崙一休，峨嵋曼因，三派掌門，俱都在此恭迎芳駕。」

忽聽那緇衣老尼冷冷說道：「貧尼等到此，只是監督爾等，以防有人竊窃先賢遺澤，褻瀆了武林前輩的遺體。」

鬼老水寒勃然大怒，身形一轉，似欲發作，人魔伍獨却已狂笑一聲，搶着說道：「老夫還道你們想混水摸魚，乘機撈上一票呢！」

天明大師向那緇衣老尼歉然望了一眼，意似求她忍讓一時，接着轉向室門道：「這石碑堅硬異常，香兒耐住性子，再有十日工夫，卽能使妳出困。」說罷之後，將手中的純鋼禪杖靠在壁上，拾起那根形如降魔杵的兵刃，舉手一揮，直對斷門石上擊去。

這斷門石不知是何物製成，降魔寶杵，和天明大師的一身功力，威力至大，這一杵擊上，但見火星飛濺，響聲震耳，那石面之上，却不過微微顯出一點白痕。

谷寒香暗暗忖道：三妙師父的遺體尙在室內，而且聽他老人家說，這密室中尙有甚多的寶藏，如果斷門石被毀，門戶洞開，實不妥當。

轉念之下，又聽一聲震耳大響，急忙縱聲道：「師父暫請住手。」

天明大師歇手問道：「香兒有話要講麼？」

谷寒香道：「這聲響傷人的很，弟子承受不住，師父就請各人靜坐用功，待到功力復原後，咱們內外合力，將這斷門石扶了起來……」

只聽人魔伍獨截口笑道：「寒香，這鬼石碑叫做斷門石麼？」

谷寒香聽他叫的親暱，不禁暗暗冷笑，口中道：「正是。」

人魔伍獨含笑道：「妳知有多少份量

麼？」

天明大師壽眉暗蹙，接口道：「這斷門石質地特異，重約萬斤，加以不便着力，憑一人之力，那是萬難扶起，即使兩面施力，至少亦得兩萬斤以上的力道，始能有望扶起。」

他說到此處，重又向那斷門石打量幾眼，接道：「這外面可由在場的幾位合力施爲，妳那邊獨自一人，何來萬斤神力，將這斷門石扶起？」

谷寒香見天明大師將這斷門石的份量，估計的頗爲正確，對於這位記名師父的眼力，心頭確是暗暗佩服，她自知服過「火龜丹」後，自己的內力業已大非昔比，不過究竟到了何等境界，她自己也不確知，但她聽聞翎兒已落那個「冷眼神梟」高嵥手後，內心已是憂急如焚，亟欲出困。

她暗暗忖道：依照三妙師尊所言，那龍鬚寶竹的根部吃下之後，足可增加三十年的功力，有這兩般靈藥異寶相助，加上自己的修爲所得，想來所差也不致太遠。

心念一決，立時揚聲說道：「這室中另有物件相助，師父先歇運功，香兒準備妥當之後，立卽請師父動手。」

天明大師不知她有何物相助，不過自己連日勞累，身心交疲，亦感到體力不支須得養息，於是轉身向衆人合掌一禮，道：「承蒙諸位鼎力相助，貧僧感激不已，事到如今，尙祈各位成全到底才是。」

紫陽道長接口道：「些許小事，同道至交，老禪師勿須客氣。」說罷退出丈許，席地坐了下去。

那崑崙一休大師，峨嵋曼因師太，二人相覷了一眼，亦都退後丈許，當道而坐，不過三人俱都睜着眼睛，繼續監視鬼老水寒等人，尤其紫陽道長的兩道湛湛神光，始終不離毒火成全身上。

人魔伍獨目光流動，橫掠衆人一眼，轉向鬼老水寒，毒火成全和陰手一魔等三人笑道：「常言道，蛇無頭不行，咱們這幾個老不死的武功雖高，却是誰也不肯服誰，看來還是等待谷寒香出來，做個發號施令之人吧。」說着雙腿一盤，就地坐了下去。

轉眼間，甬道之內，九個人俱已坐下，除了鄭秋和紫陽道長等三人外，餘者都先後閉上了眼睛。

谷寒香立在斷門石後，傾耳聽了一忽，然後閃入左側的小室之內，去拔那株龍鬚寶竹。

她五指微注眞力，朝那龍鬚寶竹的根部抓下，山石雖硬，遇着了她的手指，竟然如同朽木相似。

抓開石地後，她握住竹根，將那龍鬚寶竹連根拔起，然後在山泉下將泥土洗淨，瞧那竹根，除了根鬚較多較軟外，也沒有何等奇特之處，但她不遑多想，張開檀口，咬下竹根便吃。

那龍鬚竹根入口冰冷，苦澀之極，她皺眉咧嘴，直將咬得動的地方，盡行吃下肚內，飲了幾口山泉，然後退出室外，席地坐了下去。

這龍鬚竹根的性質，與那「火龜丹」極端相反，她人才坐下，頓時感到腹痛如絞，渾身冰冷，骨髓似欲凍結，但她心頭却暗感寬慰，她覺得愈生異象，其神效必然愈大，因而她咬緊牙齦，盡力忍耐，同時耐住體內的奇寒奇痛，勉力運行三妙老人所傳的坐息之法。

室內室外，一片岑寂，內外十人，俱都在運氣行功，這一片奇異的寂靜，正是一陣排山倒海，橫掃大地的狂飈來臨的前奏，這陣狂飈似乎帶有一股奇異的香氣，同時又充滿了血腥之氣……

逐漸，一片死亡的氣氛，由甬道中生起，向洞外徐徐飄去。

驀地，武當派的金陽道長，由甬道口的小洞下飛射而入，他兩手各提一個細長的竹簍，竹簍中盛着滿滿的食物。

這甬道中飛花落地，所有的人俱可驚醒，金陽道長尙未着地，斷門石後，業已傳出谷寒香的喝問聲道：「甚麼人？」

衆人剛剛睜開眼睛，聞聲之下，不禁齊皆聳然動容，那金陽道長乃是武當派的第一高手，身負玄門絕學「太淸眞氣」，喝問之聲入耳，立卽辨出是谷寒香的聲音，而且聽那語聲淸越，彷彿中間根本沒有石壁阻隔似的。

金陽道長修眉連軒，飄身到了近處，地上之人，也都紛紛振衣而起。

毒火成全久未講話，這時陡然脫口問道：「谷寒香，妳在何處講話？」

谷寒香以三妙老人所傳的坐息之法，潛心練了幾個時辰的內功，體內的陰寒之氣一散，耳目突然變得靈敏異常，而且身軀虛浮，似欲離地飄起。

那金陽道長人未入洞，她心頭已起驚兆，因她懸念翎兒的安危，疑心是龐士冲入了洞內，故而衝口喝問一聲，此時聽毒火成全問自己在何處發話，不禁微微一怔。

忽聽天明大師藹然道：「是武當派的金陽道長，孩子妳無恙麼？」

谷寒香聽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安危，語聲之內，充滿了慈祥關切之意，芳心之內，不由生出一股歉疚之感，期期說道：「香兒無恙，師父請在外面施爲，只聽香兒出聲，立時將斷門石向上扶起。」

天明大師愕然少頃，轉身向金陽道長道：「煩勞道兄相助一臂之力。」接着又朝鬼老水寒與人魔伍獨將頭一點，道：「兩位也有勞一番吧。」

金陽道長和水、伍二人都默然無語，四人同時走到斷門前，身形微蹲，八隻手掌，同時貼至斷門石的底部，默運神功，透石而入。

谷寒香早已一躍而起，朝着丹室洒淚一拜，然後畧整衣衫，藏好玉匣，立至斷門石後，雙掌抵了上去。

她功貫雙掌，力透指尖，口中喃喃唸了幾句言語，倏地沉聲喝道：「起！」

室外四人，早已弓開弦滿，聞聲之下，頓時腰肢齊挺，內力迸出，將那斷門石猛然向上一擧。

但聽「吱呀」一聲，那重逾萬斤的斷門石，在內外兩股龐大無朋的內力夾扶下，霍地向上昇起露出了三四尺高的空隙。

天明大師等力道尙未使盡，倏地一股微風，由脅下疾掠而過，同時掌上一熱，那斷門石猛然朝下墜去。

只聽轟然一聲巨震，斷門石重又垂落，天明大師等人驚悸猶存，不覺本能地轉面望去。

但見谷寒香長髮披肩，身穿一襲又寬又大的白羅儒衫，默然不响地立在甬道之內，那儒衫顯然是男子之物，因爲過於長大，乃以一根絲縧，將儒衫向上提起，繫住腰肢，那模樣瞧來既是洒脫，又是詭異，令人眉頭直蹙，却又不能發笑。

然而，最令這一干絕世高手凜然心驚，惴惴不安者，却是她那瑩瑩生光的玉靨之上，那兩點亮若寒星的眼睛，她那雙眼稜光芒襲人，令人不敢迫視，畧一凝視，頓時生出芒刺在背之感。

鬼老水寒和人魔伍獨口齒啓動，然而兩人話到唇邊，倏又忍住。

在場之人，俱是當代武林的一時之選，有的是武學宗師，有的是一派掌門，有的是威震江湖數十年的蓋世魔頭，這干人無一不是目光如炬，一眼之下，便瞧出谷寒香已獲奇遇，有了一身不可思議的功力，就連神志已失的鄭秋亦能感覺出來，因而目幻奇光，似驚似喜。

天明大師與她自迷踪谷晤面後，睽離已久，這時瞧她雖然容貌如花，猶似往昔，神情之間，却流露出長時期風霜侵蝕之後，那種堅挺，自信，成熟，以及一種令人望而却步的肅煞之氣，再看她雙眉之間，那三道紫紋業已由顯而隱，但却栩栩欲活，不時在晶瑩如玉的皮肉下跳動，一時之間，不禁百感交集，怔立當地，不知如何開口才是。倏地，谷寒香移步上前，向天明大師盈盈一拜。

天明大師雖然久在佛門，定力深湛，此時亦不禁慈懷激動，不克自持。

老禪師見她一言不發，不由微微一愣，道：「香兒，妳怨恨師父麼？」

谷寒香拜伏在地，搖了搖頭，默然不語。天明大師浩歎一聲，道：「或許老衲打錯了主意，唉！如果柏齡身死之後，老衲將妳帶在身畔……」

谷寒香未待他將話講完，重又螓首一搖。

天明大師戚然道：「老衲也未善盡爲師之責。」說着將她攙扶起來，接道：「妳那孩子尙在『冷眼神梟』高嵥手中，咱們快點趕去，設法營救。」

谷寒香歙然望他一眼，平靜的道：「一切自有天意，弟子並不焦急。」說罷面龐一轉，向鄭秋望了一眼。

鄭秋靜立一旁，目光緊隨在谷寒香身上，瞧她望向自己，頓時雙目一亮，露出一片驚喜之色。

谷寒香玉容之上，瞧不出絲毫喜怒之色，但見她目挾霜刃，橫掃衆人一眼，淡然問道：「有那一位想要三妙老人的遺珍麼？」此言一出，衆人齊齊一怔，寂然片刻，人魔伍獨忽然含笑問道：「妳見過甚麼？得了甚麼？這室中尙還留有甚麼？」

他一連問了三個「甚麼」，關切之心，似是難以抑制。

谷寒香冷冷望他一眼，道：「我見過三妙老人，得了一身武功，這室中寶藏無盡，我尙未得其萬一。」

只聽見鬼老水寒乾笑一聲，道：「如此恭喜妳了。」

谷寒香目光一掠，在水寒，伍獨，毒火成全，以及陰手一魔等四人臉上一掃而過，漠然問道：「你們不想分一杯羹麼？」

四人目光閃動，飛快地交互一瞥，毒火成全忽道：「這甬道中十一個人，就此決一死戰，也未始不是快事。」

谷寒香暗暗忖道：他這話似在告訴自己，出洞而戰，不若在此有利。

轉念之下，移目一望紫陽道長，一休大師，曼因師太三人，道：「三位都是堂堂一派掌師，想必不致輕於犯險？」

紫陽道長稽首一禮，肅容道：「胡夫人，少林派的天禪大師率領門下百餘弟子，在萬花宮前佈下了『羅漢大陣』，武當派的百餘徒衆，亦已設下『五行劍陣』，此外尙有崑崙，峨嵋等派的人，俱在宮前待命。」說到此處，他微微一頓，接道：「然而，我等志不在於夫人，更不覬覦先賢的奇珍，干戈玉帛，但憑夫人裁奪。」

忽聽天明大師道：「香兒，妳若成爲罪魁禍首，如何對得起九泉之下柏齡？」

谷寒香淡淡的道：「如果眼下之人，就在這山腹之內同歸於盡，從此豈不天下太平了？」

那一休大師，曼因老尼，以及紫陽金陽等，俱是釋道兩門的高人，雖聽她出語霸道，竟都不動嗔念，只將目光朝天明大師望去，看他有何意見。

天明大師本已將純鋼禪杖握在手中，這時重往地面一插，道：「如此也好，是老衲穿針引綫，將妳誘導至三妙老人洞中，實只望妳受前賢感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然天意已定，人力無法挽回，老衲也不再逆天行事了。」說罷坐於地上，伸出雙掌，意似要與她一拚內力。

谷寒香格於自己的誓言，終身至多只能殺死四人，因而她頗欲就在這山腹之內，引起一場火併，令正邪兩派的首要人物自相殘殺，同歸於盡，然而，她未料到天明大師偏要選上自己動手，而且一上來就以內力相拚。

她呆了一呆，搖頭道：「弟子不能與師父動手……」

天明大師淡然截口道：「老衲不是妳的師父，正如那翎兒不是妳的兒子一般。」言外之意，便是假若自己是妳的師父，妳豈眞能違抗師命？假若那翎兒是妳的親生之子，妳聽他落了敵人手中後，豈能不急於營救？

谷寒香冰雪聰明，聞絃歌而知雅意，心知他責備自己是個六親不認之人，她情切夫仇，有口難辯，不禁怔怔地呆立當地，一時手足無措。

人魔伍獨暗暗忖道：此時是六對五的局面，出到洞外，却得落入「羅漢大陣」和「五行劍陣」之中，大江南北的綠林人物到得雖多，烏合之衆，終難勝得少林，武當兩派久經訓練的陣法……

思忖未畢，人已擧步上前，道：「天明，伍獨不才，就與你捉對拚拚。」說罷在天明大師身前坐下。

金陽道長向紫陽道長躬身一禮，道：「金陽請掌門師兄的法諭，與胡夫人勉力一搏。」紫陽道長打量周遭一眼，見天明大師和人魔伍獨的手掌業已抵上，鬼老水寒蠢然欲動，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目光閃動，似在暗中估量一休大師和曼因師太的實力，谷寒香則眼露殺機，望住了自己哂笑。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神眼遊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歐陽俊得到岳秀暗予帮助，一招制服侍衞宮的金領大班頭，脅迫他下令釋放被囚的丐帮長老彭尊和應召前來、自投羅網的沈大姑娘和沈二姑娘，歐陽俊俟他們離開後，又要脅大領頭讓他和岳秀安然離去，那大領頭貪生怕死，一一答允，依諾遵行。岳秀和歐陽俊離開侍衞宮城外分宮後，在返回城中時遇沈二姑娘，遂隨她往丐帮暗舵，沈二姑娘原欲挾恩迫彭尊說出丐帮密令，彭尊不願，設詞推諉，岳秀不欲使彭尊難堪，與歐陽俊離去。沈二姑娘似欲發作，沈大姑娘忙攔阻並責其妹不得對長老無禮——

雙姝遭殘暴 少俠護嬌娥

彭尊道：「這個不談了，不論如何？如非你們兩姊妹，老叫化保不住這條命，二姑娘就算衝撞老叫化幾句，老叫化子也就只好認了。」

沈大姑娘笑一笑，道：「彭老，妹妹脾氣一向不好，何況，請岳秀助拳，確也費了她不少的心機……」

彭尊道：「這個，老叫化子明白，所以，老叫化決無記恨兩位姑娘之意。」

沈大姑娘笑一笑，說道：「彭老多担待。」

彭尊笑一笑，道：「大姑娘言重。」

沈大姑娘笑一笑，道：「彭老，現在，已經沒有了外人，你老人家有甚麼話，可以說了。」

彭尊神情肅然，緩緩說道：「咱們帮主傳下了一道令諭，交給兩位姑娘一個任務，這件事機密異常，除了帮主之外，只有一兩個人知道。」

沈大姑娘臉色一整，道：「甚麼事，如此重大？」

彭尊道：「要兩位不惜任何代價，去查證一件事。」

沈二姑娘道：「彭老，你說了半天，還是沒有說明是一件甚麼樣的事？」

彭尊道：「那是一本名冊，上面列有天下各大門派中內奸的名字，咱們丐帮，自然也有人被列入冊中。」

沈大姑娘呆了一呆，說道：「有這等事？」

彭尊道：「不錯。」

沈大姑娘道：「那名冊放在何處？」

彭尊道：「皇宮內院。」

沈二姑娘道：「這個不太可能吧！」

彭尊道：「帮主交代老叫化傳他口諭時，曾經再三的說明，這消息很正確，也很眞實，希望兩位姑娘不要等閑視之。」

沈二姑娘一皺眉頭，道：「皇宮內院，樓台無數，總該有一個地名吧！」

彭尊道：「那地方叫作×花宮？」

沈二姑娘道：「×花宮？這如何一個找法？」

彭尊道：「事情是那人說到×花宮時，已快斷氣，帮主只聽到後面兩個字，第一個字，沒有聽得很清楚。」

沈二姑娘道：「為甚麼不再問問？」

彭尊道：「自然是會問，只可惜，他說完那一句話之後，就油盡燈乾，氣絕而逝。」

沈二姑娘道：「死了。」

彭尊道：「是！」

沈二姑娘道：「帮主的令諭，是如何一個下法？」

彭尊道：「最好是，能把那份小册子弄到手，那是眞憑實據，至少，也要看看是甚麼人？」

沈二姑娘道：「這個麼？如何一個下手法呢？」

彭尊道：「那是兩位的事了，老叫化子，也覺着十分為難了。」

沈二姑娘接着又道：「帮主只交待這些麼？」

彭尊道：「自然還有很重的賞，兩位姑娘完成此事之後，可以殊功，獲得本帮的榮譽退休，或是進入大功院，任榮譽長老，應該如何，由兩位姑娘自作決定。」

沈大姑娘道：「就我們姊妹兩人動手麼？」

彭尊道：「帮主說過，要本帮全力支援，不過，北京城中不准丐帮弟子進入的禁令，愈來愈嚴，這一點，不知兩位可有聽聞？」

沈大姑娘點點頭，道：「這一點，我們也聽到過。」

彭尊道：「那很好，這就用不着老叫化多費一番唇舌去解釋了。」

沈大姑娘笑一笑，道：「帮主如有令諭下來，叫咱們姊妹赴湯蹈火，咱們姊妹，亦是在所不惜，但咱們兩姊妹的力量有限，單是混入皇宮，就非我們姊妹的能力所及。」

彭尊皺皺眉頭，欲言又止。

沈二姑娘道：「還有一個原因，不知道彭老是否攷慮到了？」

彭尊道：「甚麼事？」

沈二姑娘道：「彭老暴露了身份，被侍衞宮中人生擒活捉而去，咱們姊妹，為了救彭老之命，咱們也暴露了身份，要我們姊妹，再明目張胆的在北京地面上活動，那似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了。」

彭尊道：「這個，這個，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沈大姑娘道：「所以，彭老也應該體念一下我們的痛苦。」

彭尊道：「兩位的意思，是要老叫化如何帮忙呢？」

沈二姑娘道：「不要帮忙，只要彭老替我們安排一件事。」

彭尊道：「安排甚麼？」

沈二姑娘道：「請彭老安排我們面見帮主？」

彭尊道：「兩位要見帮主？」

沈二姑娘道：「是！下情上達，我們要把目下的處境，禀告帮主，還是換人來此主持其事呢？還是仍由我們姊妹倆留下來。」

彭尊道：「如若兩位只是想請教帮主這件事，老朽覺着不用去見帮主了。」

沈二姑娘道：「為甚麼呢？」

彭尊道：「因為，帮主已經不在此地了，兩位這意思，老叫化負責替兩位轉達就是。」

沈二姑娘道：「帮主現在何處？」

彭尊道：「今夜停在萬壽山，天一亮就離開，聽說是趕往嵩山少林寺去。」

沈二姑娘沉吟了一下道：「彭老，我們等候你的消息。」

彭尊道：「好！老叫化子這就動身，我想盡快把消息轉達幾位。」

沈二姑娘道：「這要好長時間。」

彭尊道：「最多十日，至少則三日，老叫化定有回音。」

沈二姑娘問道：「彭老，準備幾時動身？」

彭尊道：「現在就走，老叫化這就告辭。」

舉步向外行去。

沈二姑娘輕輕歎息一聲，道：「彭老，記着把我們姊妹的苦衷，轉告帮主，我們在恭候佳音。」

彭尊道：「老夫一定轉告帮主，但帮主如何決定，老夫就不知道了。」

沈二姑娘緩緩說道：「不論帮主的意下如何？咱們都希望知道消息。」

彭尊道：「老叫化子會盡最大的力量，把帮主的決定，傳達過來。」

沈二姑娘道：「那就有勞彭老了。」

彭尊點點頭，大步向外行去。

沈二姑娘望着彭尊的背影，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姊，妳覺着彭長老是否有些可疑呢？」

沈大姑娘道：「彭長老有些可疑？這個，我倒沒有覺得。」

沈二姑娘道：「這人有很多可疑之處，最明顯的一件事，就是他身受很多的折磨，但却不見傷痕，第二個可疑之處，他剛剛受侍衞宮中的扣押，為甚麼還會有這樣的大胆子，這個人，的是可怕。」

沈大姑娘臉色一變道：「對！二妹，你這麼一說，我倒也覺着些可疑。」

沈二姑娘道：「大姊，根本就有些可疑，想不到以他在帮中的身份地位，竟然會作出此等事來。」

沈大姑娘道：「二妹，在沒有拏到眞憑實據之前，咱們怎能如此肯定。」

沈二姑娘道：「大姊，仁厚不是壞事，但如對敵人太過仁慈，那就是對不住自己了。」

沈大姑娘笑一笑，道：「二妹，這方面，你一向比我精明，你覺着咱們應該怎麼辦？咱們怎麼辦就是！」

沈二姑娘道：「第一個辦法是，咱們先要追踪那彭長老的去處。」

沈大姑娘快步奔了出去，片刻後重又行了進來，道：「我已經交代下去。」

沈二姑娘道：「告訴老麻，結束此地事務，最好一把火燒了這地方，別留下任何的痕跡。」

沈大姑娘點點頭。

沈二姑娘又道：「還有一件事，咱們得立刻趕回去，燒去留下的文件，緊急應變。」

原來，沈大姑娘雖然是姊姊身份，但在帮中的地位，却是低於妹妹。

兩個人快步奔行，趕回了住處。

只見那大門緊閉，不見有任何可疑之處。

沈二姑娘輕輕吁一口氣，緩步行到大門前面，輕輕叩動木門。

但聞呀然一聲，木門大開。

沈二姑娘道：「有人來過麼？」口中說話，人却快步行入客廳。

沈大姑娘緊隨在妹妹的身後。

二姑娘一步踏入廳，已發覺情勢有異，再想退出時，已然不及。

室中火光一閃，點起了一隻火燭。

燈光下，只見大廳中，站了七個人。四個緊靠在大廳門內兩側的牆壁上，一個人大剌剌的端坐在大廳正中的一張太師椅上，兩個佩刀的黑衣大漢，分站在那太師椅的兩側。

居中而坐的人，穿着一件猩紅長衫，頭上戴一頂黑絨武士巾，左手抱着一柄金把銀鎖的長劍。四十七八的年紀，顎下留着一部垂胸長髯，神情很端莊也很威嚴。

四個緊靠廳門兩側牆壁的黑衣大漢，似是早已胸有成竹，同時向裏面一跨步，堵住了廳門。

沈二姑娘眼看對方的合圍局勢已成，反而沉靜了下來，笑了一笑，說道：「諸位是那一道上的朋友，找上咱們吃開口飯的……」

紅衣人冷然一笑，道：「眞人面前，用不着說假話，兩位姑娘都是丐帮中人，身份已經確明，似乎是用不着再隱瞞什麼了！」

沈二姑娘微微一笑，道：「那麼閣下是侍衛宮中的人了？」

紅衣人笑一笑，道：「侍衛宮內副總統領，葉逢春。」

沈二姑娘臉色驀然一變，道：「閃電劍。」

葉逢春笑道：「正是區區，兩位是束手就縛呢？還是要和老夫比劃一陣子？」

沈二姑娘道：「想不到啊！爲我們姊妹，竟然勞動到副總領班出動，眞是我們姊妹的光榮了。」

葉逢春道：「咱們和貴帮，本有約定，不許貴帮中人，留在京中，但是貴帮竟然不守此約，這一點，使我們總統領不滿的很。」

沈二姑娘吶吶道：「副統領的意思，是——」

葉逢春道：「貴帮主既然不守信約，咱們也不能就此作罷，所以，希望貴帮主能出面作個交代。」

沈二姑娘道：「葉副統領是要我們姊妹把此訊轉告敝帮主了。」

葉逢春道：「這個不敢有勞，咱們把貴姊妹留下作爲人質，貴帮主自會派人來和咱們接洽了。」

沈二姑娘冷冷一哂，道：「如是我們不答應呢？」

葉逢春道：「姑娘，目下似乎是已經由不得兩位作主了。」

沈二姑娘道：「閣下的意思是——」

葉逢春接道：「把兩位帶回侍衛宮去，咱們再想法子通知貴帮主。」

沈二姑娘道：「咱們在丐帮中的身份很低微，就算你眞能通知咱們帮主，他也未必會爲咱們答應你什麼！」

葉逢春笑一笑，道：「這個，不用姑娘費心，能不能使貴帮主聽咱們的話，那是貴帮主的事。」

沈二姑娘道：「如若我們姊妹眞是丐帮中人，豈會甘願束手就縛！」

葉逢春道：「自然，姑娘可以反抗，不過，在動手之前，姑娘請先想想在下的快劍。」

沈二姑娘道：「那是說，我們姊妹，可能死在你閣下的快劍之下了？」

葉逢春道：「很難說姑娘，動起手來，很難保證不發生傷亡。」

對閃電劍的大名，沈家兩姊妹早有耳聞，那是快如閃電的劍法。

但聞葉逢春冷冷接道：「兩位姑娘可以決定了，在下沒有太多的時間，是反抗，還是就範？」

沈二姑娘沉吟了一陣，笑道：「咱們商量一件事如何？」

葉逢春道：「什麼事？」

沈二姑娘道：「我留這裏，束手就縛，但你放姊姊離去。」

葉逢春哈哈一笑道：「姑娘，你算盤打的很如意啊！」

沈二姑娘道：「你不同意？」

葉逢春道：「不同意。」

緩緩向前行了兩步，接道：「兩位如若不亮兵刃，那就把雙手高高舉起，由他們綁起來。」

沈二姑娘突然一擰柳腰，身軀疾轉，拍出一掌。

這一掌出手奇快，直取葉逢春前胸大穴。

葉逢春冷笑一聲，手中長劍一指，劍鞘迎擊之處，正是沈二姑娘的脈門要穴。

形勢迫人，逼的那沈二姑娘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兩步。

沈大姑娘眼看妹妹出了手，也只好跟着出手。

左手一招，一道寒芒，直刺過去。

葉逢春點了點頭，道：「來的好。」

長劍一舉，用劍鞘封住了沈大姑娘的攻勢。

沈二姑娘回過身子，右手一探腰間，也摸出一把七首。

一抖玉腕，疾衝過去。

葉逢春劍未出鞘，只用帶鞘的長劍，就把兩人的攻勢封住。

片刻之間，雙方已動手數十招。

葉逢春打得很輕鬆，一直是不肯拔劍，只用劍鞘，封擋兩人的攻勢。

任是沈家兩姊妹攻勢凌厲，但始終無法攻近那葉逢春的身側。

數十合後，葉逢春突然劍鞘揮展，逼開了兩人，笑道：「兩位，人貴自知，在下已經再三的給兩位面子了，如是兩位不知好歹，在下就要拔劍了。」

沈二姑娘早已把生死事置於度外，冷笑一聲，道：「如若咱們非死不可，死在此地，總比死在侍衛宮中好一些了。」

葉逢春搖搖頭，道：「以我葉某人的身份，還不屑對你們兩個後生晚輩下手，兩位只要肯束手就縛，自會保下性命。」

沈二姑娘回顧了沈大姑娘一眼，道：「姊姊，你看如何？」

沈大姑娘低聲回答道：「悉由妹妹作主。」

沈二姑娘道：「丐帮中，像咱們姊妹這樣的人物，那是多如恆河沙數，死上十個八個，也不會影响到丐帮的實力了。」

沈大姑娘道：「妹妹說的不錯啊！」

沈二姑娘道：「但丐帮只有一個帮主，咱們不能因貪生怕事，誤了丐帮大事，對麼？」

葉逢春一皺眉頭，道：「妳們自言自語在說些什麼？」

沈大姑娘道：「我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咱們姊妹今宵寧可濺血於此，也不會束手就縛。」

葉逢春哈哈一笑，道：「兩位姑娘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沈二姑娘道：「咱們早已把生死事置於度外，你可要我們兩條命，但你却無法要咱們聽憑擺佈。」

葉逢春大怒，叱道：「一個人就要死，也得有死的本領，你們姊妹，能够死得了麼？」

沈二姑娘道：「我們沒有勝人的本領，倒是不信，連死的能耐也沒有。」

葉逢春道：「不相信我的話，你就死一下給我看看。」

沈二姑娘冷聲道：「我就死給你見識一下。」

突然一回右腕，再向前胸刺去。

但見寒光一閃，噹的一聲，擊落了二姑娘手中的七首。

葉逢春平橫長劍，面帶冷笑，緩緩說道：「在下號稱閃電劍，如是讓你在我面前自絕死了，那豈不是白讓人叫了麼？」

沈二姑娘呆了一呆，道：「你……」

葉逢春接道：「你們已沒有選擇餘地，只有聽命行事一途了。」

沈大姑娘突然一揚右腕，手中七首疾如流星一般，打向葉逢春的前胸。

葉逢春長劍一抬，七首被長劍震開，劍勢不變，長劍直去斜拍，擊中了沈大姑娘回手拍向天靈要穴的右腕。

左手劍鞘同時點出，點中了二姑娘擊向天靈要穴的左腕。

沈大姑娘被一劍拍的右手力道散失，沈二姑娘也被劍鞘點中左肘穴道。

這一來，兩人果然過失去了自絕的能力。

葉逢春冷冷一笑，道：「敬酒不吃，吃罰酒，苦頭是你們自己找的了，給我拏下。」

站在兩側的佩刀黑衣大漢，應聲而上，各自取出一隻小巧的鐵鎖，正要套在沈家姊妹的身上，突聞一個清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住手。」

沈家姊妹抬頭看去，只見岳秀穿着一件很舊的長衫，臉上易容的藥物未去，仍是抱着三弦的那身打扮。

只是，此刻，他已未抱三弦，赤手空拳，雙目中隱隱閃動着神光。

葉逢春霍然回過身子，冷冷的望了岳秀一眼，道：「你是什麼人？」

岳秀道：「彈弦子的伙計。」

葉逢春喝道：「你幾時進入這大廳中的？」

岳秀道：「我一直在這裏。」

葉逢春道：「在下怎的竟無所覺。」

岳秀道：「那只好怪閣下的耳目不靈了。」

葉逢春仰天大笑三聲，道：「好霸道的口氣，閣下是眞人不露像啊！」

岳秀道：「誇獎，誇獎。」

葉逢春道：「朋友這等身手，想來在丐帮中的身份也不會太低了。」

岳秀道：「閣下的看法呢？」

葉逢春道：「大概是長老之尊吧！」

岳秀冷然一笑，未置可否。

葉逢春冷冷說道：「丐帮中幾位有名的長老，在下雖未見過，也曾有過耳聞，閣下怎麼稱呼啊！」

岳秀淡淡一笑，道：「咱們似是用不着通名報姓了。」

葉逢春突然舉步一跨，人已逼到了岳秀身前，道：「區區的閃電快劍之下，從不斬無名之輩，你報上名來。」

岳秀冷笑一聲，道：「在下不相信天下眞有殺死人的快劍。」

葉逢春怒道：「找死！」長劍起處，劍鞘點向岳秀前胸。

岳秀右手一抬，五指一合，抓住了葉逢春的劍鞘。

只這一抓之勢，立刻使得葉逢春臉上大變。冷笑一聲道：「好高明的手法。」

岳秀淡淡一笑，道：「碰巧而已。」

葉逢春用力一拉，不但劍鞘未能取回，卓然而立的岳秀，連動也未動一下。

葉逢春立時感覺到遇上了勁敵，右腕一挫，利劍出鞘。

但見寒芒閃動，葉逢春展開了一陣快攻。

葉逢春快劍如風，眨眼間攻出八劍。

岳秀右手揮動，用奪來的劍鞘，當作兵刃，一陣封擋，响起了一陣金鐵交鳴之聲。

葉逢春八招快攻，盡被岳秀的劍鞘，封擋開去。

岳秀平橫劍鞘，淡淡一笑，道：「閃電快劍，不過如此，閣下可以去了。」

葉逢春怒道：「咱們還沒有分出勝負，在下怎能就此退走。」

岳秀道：「江湖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葉逢春道：「丐帮長老，有閣下這種人才，必然是赫赫有名，何以閣下竟不肯見告姓名。」

岳秀道：「你非我敵手，縱然知曉了我的姓名，又能如何？」

葉逢春冷笑一聲，道：「閣下好托大的口氣！」右手一振，長劍疾如星火一般，急攻而出。

岳秀神情冷落，手中劍鞘，左右揮動，一陣金鐵交鳴，又把葉逢春的劍勢完全封開。

葉逢春連攻十二快劍，看對方瀟洒異常的封開了幾招劍勢，心頭震駭莫名，一收劍勢，正待開口，却不料岳秀手中的劍鞘，如影隨形般，呼的一聲，點了過來。

這一擊，看似平淡，但岳秀是隨着他收回的劍勢點出，這叫乘勢而攻。

葉逢春身子疾轉，想避過一擊，但已遲了一步，岳秀的劍鞘，已點中了他右「肩井穴」。

（未完）

偵探技擊奇情故事／文·倪匡 圖·令盧

紅鏢

雪夜現雛鳳 火窟走鐵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鳳姑和鐵雄蟄居山洞，逃過了玉娘子的排搜，那晚秦鳳姑趁下雪，獨自闖進萬龍崗，在谷口把看守的人殺死後，放火把瞭望木屋焚燬，又趁一嘍囉策騎往報玉娘子時躍登嘍囉馬上直馳進山，詎將近寨門，策騎嘍囉已暴斃，秦鳳姑遂偽裝嘍囉策馬進寨，途遇二大漢策騎而來，秦鳳姑立出手殺死二人，善良的她，連殺多人，心中大為懊惱——

秦鳳姑甚至將臉也埋進雪中，她心中在叫着：「算了，到這裏為止，算了，算了！」

但是，她卻又立時抬起頭來，迎着強勁刺骨的北風，緊抿着嘴，屏住了氣息，又站了起來。她不想殺人，可是也絕不能就此算了，她踏着積雪，向前慢慢地走去，三四馬在大雪紛飛中擠在一起，秦鳳姑來到了一個人的身邊。

那人血肉模糊的臉上，早已覆蓋了積雪，看起來好像很平靜，秦鳳姑略停了一停，俯下身，拔開了那人的大衣，不出她所料，那人的腰際，帶着一桿槍，他的手已經碰到槍柄了，可是沒來得及抓住它，就已經死了，秦鳳姑慢慢地自那人的腰際，取下這柄槍來，她極需要這柄槍，她的父親教她武藝，沒教她用槍，她父親的武藝是全國聞名的，人家說武藝越是高強的人，就越是憎恨火器，眞是一點也不錯，她父親從來也不准人提起火器來，秦鳳姑只是偷偷地，好奇地看見過幾次槍，直到有一位師兄教她用槍，她才偷偷地練了好久。

她不敢說自己的槍法好，但是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她實在需要一柄槍！

她的手指扣在槍機上，覺得有點僵硬，但是她仍然緊握着槍柄，將握住槍的手，伸進大衣裏，掩住了大衣，向前走去，來到了一匹馬前，身形拔起，上了馬。她用一隻手牽着韁繩策着馬，繼續向前去。

早在靈邱縣那裏，她陪着鐵雄養傷的時候，她已經千方百計，向人打聽萬龍岡的途徑，可是，就算是在這一帶出生的人，也不能說出魯南山區，究竟有多少小徑，究竟有多少山巒來。

秦鳳姑只是約略知道一點途徑，她聽李四講起過去萬龍岡的情形，是玉娘子帶他進總寨去的，沿途過了很多關，玉娘子說，有人來拜山生事，就帶人走這條路，自己人，就另外有路走，秦鳳姑當時，根本沒有去留意這些話，她當時只是注意着自己的丈夫，在提起「玉娘子」這個女人的名字之際，眼中有一種異樣的光采，顯得很特別而已。直到事情演變成這個地步，她拚命搜索記憶，想從當日李四的話中，拼湊出到萬龍岡總寨去的途徑來，卻已經無法做得到了。

不過，有一點，她是知道的，那就是，要通到總寨去，一定要經過很多關卡，剛才的那木屋是一個，可是為什麼已經過了那麼久，還未曾見到第二個呢？

秦鳳姑勒定了馬，用手遮着眼，向前看去，遠遠近近的山影，彷彿全在大雪之中晃動着，除了山影之外，什麼也看不見，她完全無法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

而當她繼續向前馳着，仍然是什麼也看不到之際，她知道，自己迷途了！

她知道，自己已經迷失在錯綜複雜，千條百道的山區小徑之中，要是這樣亂走的話，根本到不了萬龍岡的總寨了。到這時候秦鳳姑只担心一個人：鐵雄。

秦鳳姑並不担心自己，因為她既然能在山洞裏過了那麼久，自然也有辦法在雪地裏求生活。她担心的是鐵雄，她離開那山洞的時候，曾對鐵雄說過，叫他千萬不可離開，在雪停止之前，她會回來。

但是現在，她回不去了，她完全迷失了！

雪仍然那麼大，秦鳳姑將馬策到一片斷崖下，在一塊大石後，背着風，靠着大石。

她担心鐵雄，如果在雪停之後，還不見她回來，會怎麼樣。那間木屋燒了，死了好幾個人，玉娘子和李四，一定會接到報告，如果鐵雄躲在山洞裏，至少還是安全的，要是他一出來，那就完了！

秦鳳姑閉上眼，她的眼皮在跳動，雪花在她的頭上，簌簌地向下落，她只好等着，企盼鐵雄聽她的話，千萬不要離開山洞。

秦鳳姑料得不錯，玉娘子很快就接到了報告。

萬龍岡寨裏的屋子，也全是粗大的木

頭搭出來的，在外面看來，極其粗糙，可是玉娘子住的那幾間，裏面却是華麗無匹，幾盆炭火，令得屋子裏暖和得像百花齊放的春天一樣。

玉娘子只穿着一套湖水綠的夾襖，細長的手指，挾着一枚黑子，正在考慮怎麼個下法。坐在她對面的李四，簡直不是在下棋，而只是傻傻地望着她。

玉娘子瞪了李四一眼，李四立時握住了她的手，也就在這時，外面傳來了一陣呼叫聲，喧嘩聲，接着，有人在外面疾聲叫道：「舵把子！」

玉娘子倏地站了起來，道：「什麼事？進來說。」

門推開，厚厚的棉簾子掀開，一股風，和三個大漢，一起走了進來，那三個大漢的臉色，全難看得像老婆叫人搶走了一樣。

玉娘子在那三個大漢進來之後，倒又盈盈坐了下來，若無其事地，揚着眉，道：「有事慢慢說，我不喜歡看你們這種氣急敗壞的樣子！」

那三個大漢齊齊地答應了一聲，道：「是！」

玉娘子連瞧也不瞧他們，李四在一旁，看出要不是有急事，三個人也斷不會進來，忙問道：「怎麼啦？」

一個大漢搶着道：「四爺，第一站的哨子，叫人拔了，三個兄弟全死了！」

玉娘子口角牽動了一下，道：「還有呢？」

那大漢吞下了一口口水，又道：「我們四個人，死了一個，竟瞧不出他是怎麼死的。」

李四立時向玉娘子望去，只見玉娘子豐腴的手，托着腮，看她的樣子，還像是在考慮怎麼下這一子。

她若無其事地道：「一定不止這些，還有呢？」

那大漢道：「是，凌老三他們一批，兩個人，也全死了，是叫人……好像是叫人用鐵鎚在臉上重重鎚了一下才死的，連五官都分不清了！」

玉娘子抬起頭來，向李四望了一眼，聲音仍然很安詳，道：「原來你老婆還學會了她父親的開山拳法，我們倒眞是小看她了！」

李四覺得十分尷尬，以他這樣聰明的人，一時之間，不知怎麼回答才好。

秦老爺子的「開山拳」，大江南北，無人不知，據說當他盛年之際，功夫在登峯造極的時候，一拳可以打碎一塊半尺厚的石碑。

但是，李四也實在不能想像，秦鳳姑那樣纖弱的手，也練得成這種要靠十數年苦功才練成的硬拳法。

李四當然不知道，那兩人是在雙方都放馬疾馳之中，猝然出拳而死的，自然，秦鳳姑的拳力，也決計不輕，可是當時雙方急衝，使拳力變得不知猛了多少倍，却也是事實。李四是因為玉娘子說這話，不好回答，所以在沉吟，但是玉娘子看到了李四的這種情形，心中陡地一凜，面色也為之微微一變，道：「你是在想，你丈人也來了？」

李四年一聽得玉娘子這樣說，不禁嚇了陡地一跳，直直地望定了玉娘子，一時之間，更是說不出話來。

天地之間，要是還有一個人，能使李四害怕的話，那麼就只有青帮大佬，秦老爺子一個人了！李四雖然怕着玉娘子，但是那是因為他對玉娘子實在迷戀的緣故，並不是害怕。而如果他即使有如今這樣多的壞事，而沒有用這種卑鄙的辦法對付秦鳳姑的話，他不會害怕。然而，現在這樣的情形下，玉娘子一提起了秦老爺子，李四就覺得，整間屋子之中，像是根本沒有燃着火，一股涼意，自心底深處，直透了出來！

他過了好半晌，才道：「我……我看不會吧，他當年罰過毒誓，絕不過長江，別說來到山東了！」

玉娘子皺着眉，道：「要是為了女兒呢？」

李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看也不會！」他略頓了一頓，忽然又笑了起來，道：「根本，她不會對她父親去說，她寧願自己來！」玉娘子「嘿嘿」地笑了起來，道：「原來有男人脾氣，嘿嘿，難得很！」

玉娘子一面冷笑着，一面又向那三個大漢望去，道：「是不是還不止這些？」

一個大漢道：「就是這些了，第二道卡上，沒有事發生，連人影也沒有見過，眞是奇怪得很！」

李四道：「這倒奇怪了。照說，在這樣大雪天——」

他才講到這裏，便陡地停了下來，那是在這一剎間，他已經想到發生了什麼事了！

而他想到發生了什麼事，玉娘子也想到了，玉娘子立時「格格」笑了起來，她笑得如此之高興，一面笑，一面伸手，將一局棋，攪得亂成一團，又陡地止住了笑聲，道：「玩完了！」

這一句話，李四倒不明白了，他知道玉娘子笑，是因為她也想到，秦鳳姑一定在此過了第一道卡，又殺了兩個人之後，在大風雪中迷了路。

在這樣的天氣之下，在大風雪中迷了路，對於普通人而言，自然是十分危險的事，但是對秦鳳姑來說，如果說她從此完了，那就太低估她了！

李四望着玉娘子，玉娘子伸手，在他的臉上，輕輕拍了一下，道：「這兩個月來，有一件事，你一直不知道，不但不知道，只怕你連想也沒想到過！」

李四聽說還有他不知道的事，不禁有點愕然，但是看到玉娘子那種得意的神情，就可以知道事情一定是對他有利，而不是有害的。

李四也笑了起來，道：「什麼事？」

玉娘子緩緩地道：「這些日子來，我一面派人，在山中到處找人，另一方面，也叫人到處在捉狼——」她講到這裏，昂起頭來，道：「已有多少頭了？」

一個大漢立時道：「也數不清，有時餵遲了些，就自相殘殺，但少說也在兩百頭以上！」

玉娘子又格格笑了起來，道：「我早就料到，她一定還躲在山中，我找不到她，算她本事，可是她不會躲着不動，一定

會出來，我也料定，她一定在等頭場大風雪——」

玉娘子又抬起了頭，道：「是不是自天陰起，就沒有餵過牠們？」

那大漢道：「是，嗥得鬼哭神號！」

玉娘子揮手道：「行了，一起放牠們出去，讓牠們去找人，比我們去找，好得多了！是不是？」

玉娘子一面笑，一面向李四望了一眼，她的眼色是如此之媚，如此之蕩，可是李四却呆呆地坐着，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好。

玉娘子竟然養了一羣狼！

養了一羣狼還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心思如此之縝密，想得如此之周到，而且，事情還完全照她所想的那樣發展！這兩百來頭餓狼，放了出去，在大雪封地之後，要找尋食物，自然不易，而憑狼的嗅覺，十里八里之內有人，牠們也會趕了去！

而一個人，無論武功如何之高，是決計無法獨力抵抗上百頭餓狼的！

玉娘子似笑非笑地望着李四，道：「怎麼樣，可是不捨得老婆麼？」

李四笑了起來，道：「看你，不叫玉娘子，該叫醋娘子，到這時候，還來講這種話！」

玉娘子又嬌笑了起來，一笑投懷，李四緊緊抱住了她，以前，李四一抱玉娘子豐腴軟柔的身體時，只想到一件事，可是這時，他想的却不是那一回事，李四在想：她這時，心中在想什麼呢？她對我作了一點什麼安排呢！是不是也有料事如神，極其周密的安排呢？

李四覺得，自己根本不能想下去，因爲若是向下想去的話，實在太可怕了，他只好不想，只好將玉娘子抱得更緊，那三個大漢，見到了這等情形，互望了一眼，一起退了出去。

房間內一片春光，萬龍岡的總寨之後，大雪紛飛之中，响起了一片可怕的狼嗥聲，兩百來頭餓狼，直竄了出來，一竄出來，立時隔着木寨，反撲了過來。

在木寨內的人，早有準備，一排火槍轟了出去，火光夾着濃烟，將狼羣嚇得四下奔逃了開去，木寨上立時燃上了熊熊的火炬。

餓狼羣竄開去的足跡，不需多久，也全被落下來的雪花蓋住了。那一陣狼嗥聲，和在山谷中响起陣陣回音的火槍聲，秦鳳姑也沒有聽到。

因爲秦鳳姑在的地方，離萬龍岡總寨，還有三個山頭，回聲也傳不過她在的地方，她料到玉娘子一定已經接到了她出現的報告，可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她倒也不怕玉娘子的人會找得到她。

她所担心的，還是鐵雄！

她將巖石後的積雪掃淸了一些，裹着老羊皮大氅，躺了下來，望着灰濛濛的天，望着自天上飄下來的雪花，有時，一片大雪花在她的睫毛上，溶了開來，令得她要不住地眨着眼，在她的一生之中，沒有見過這樣的大雪，也從來沒有這樣關切過一個人！

鐵雄一直在洞口等着，烏雲似乎在漸漸散開去，天地間更明亮，瞇着眼，可以看出去老遠，鐵雄只希望可以看到一個小小的黑點，只要看到一個小黑點，他就有希望了，可是他極目看去，只見一片明亮得耀目的白。

烏雲漸漸散開，終於看到了一綫陽光，陽光照耀在積雪上，更令人不由自主，要瞇起眼睛來。

洞口正是當風的所在，一陣陣勁風，捲着地上鬆軟的積雪，向鐵雄直撲了過來，鐵雄的全身都凍得麻木了，幾乎一點感覺也沒有了，只有他的一顆心，却越跳越劇烈！秦鳳姑還沒有回來，他實在不能再等下去了，他總得設法去找找她，她一定發生了什麼意外！

鐵雄眞的覺得自己無法再等下去了，雖然他還記得秦鳳姑臨走時的吩咐，但是他也肯定，秦鳳姑一定遭到了意外，他不能一直等下去，必需要有點行動。

於是，秦鳳姑最担心會發生的事發生了，鐵雄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不由自主地打着冷戰，向洞外跨去。

他跨出了一步，畧停了一停，又跨出了一步，接着，他踏着積雪，大踏步向前走去，等他想到，要回頭看一看之際，他看到了一列淸晰的脚印，在他的身後，一直伸展到他躲了近兩個月的山洞洞口。

鐵雄苦笑了一下，他一點也不爲自己担心，他只是盼望能找到秦鳳姑，是以他又向前走去，一面走，一面盡力向前張望着。

寒冷刺骨的勁風，使得他的身子搖幌了不定，積雪是如此之深，有時候，一脚下去，整個人的身子，會陡然向下，陷了下去，直到腰際，要費很大的工夫，才能爬起來，繼續向前走。

鐵雄只希望能遇到秦鳳姑，然而，漸漸地，他發覺自己，實在是一個大傻瓜，他根本沒有法子，在遍地積雪的山巒起伏的岡嶺之中，找到任何人！

鐵雄捱到了一塊大石之前，坐了下來，雙手托着頭，望着眼前地上的一片積雪，一動也不動。

他應該怎麼辦呢？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應該怎麼辦的話，他也不會停下來。

鐵雄當然不是一直低頭坐着，他終於抬起了頭來，而當他抬起頭來時，他發現，在他面前，已經站着三個人，鐵雄陡地站了起來，他全然不知道那三個人，是什麼時候開始站在他面前的，那令他吃驚得發不出聲來。

鐵雄才一站起，那三個人中的兩個，已伸出了粗大强勁的手，按住了他肩頭。

鐵雄被那兩隻手一按，身不由己，又坐了下來。這時，他已經認出那三個人來了，他見過他們，那還是在天最熱的時候，當他們五家鏢局的鏢頭，在半途的茶棚中歇足，遇上了襲擊的時候。

這三個人是玉娘子的手下！

鐵雄在刹那之間，覺得自己的心也停止了跳動，他一挺身，立時又想站起來，可是按在他肩頭上的兩隻强勁有力的手，手指一緊，却已將他的肩頭，緊緊抓住，仍然按着，不讓他起身。

兩個人按住了他，另一個人走了過來，大皮帽下的雙眼，銳光四射，打量着鐵雄，看得鐵雄心寒，好半响，那人才道：「貴姓是鐵？」

在這樣的情形下，聽到了那樣的問話，鐵雄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才好，那在他面前的大漢却又問道：「大號是一個雄字？」

鐵雄陡地啞着嗓子，大叫了起來，道：「是，我是鐵雄，你們將鳳姑怎樣？」

那大漢道：「鐵先生，你眞行，比兔子還行，我們滿山遍野，找了你兩個月，你倒是躲在什麼地方？」

鐵雄用力掙扎着，可是那兩個大漢的手是那麼有力，緊緊地按着他，不讓他動彈，鐵雄還想用力掙扎，在他前面的那漢子，已陡地揚起了手。

那漢子出手極快，鐵雄看到眼前掌影一閃，立時想偏過頭去躲避時，已經來不及了，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叭」兩下响，口中立時泛起了一陣鹹味，眼前金星亂迸，一時之間，也不覺得疼痛，只覺得天旋地轉，眼前泛起了陣陣烏雲。

他耳際只聽得一個人說道：「別打得太重了，帶他回去見當家的，怕沒有他受的？」

另一個大漢道：「小心別再讓他跑了，找不到他！」

鐵雄才開始有點痛的感覺，身子已被人推得向前一仆，便倒在雪地上，正好在這時候，一顆牙齒，和着一口鮮血，「哇」地一聲，吐在雪地上。

他手在按着，想站起來，但是背上，立時有一隻脚，重重踏了下來，那一脚，踏得他整個人，都陷進了積雪之中，當他的臉頰碰到積雪之際，那種才開始的熱辣辣的疼痛，倒減輕了不少。可是他的心頭，却像是有一千根一萬根針在刺着一樣。

他落在玉娘子手下的手中了，這一點，他並不難過，他想的只是：秦鳳姑怎麼了，是不是也和他一樣？

鐵雄是雙手被緊緊反縛着，一路受着拳打脚踢，像是畜牲一樣，被趕進萬龍岡的總寨來的，當他出現的時候，居然引起了一陣哄動，幾乎人人都奔出來，爭着看他們找了那麼久而沒有找到的人，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看到鐵雄的人，顯然個個都失望了，因爲鐵雄一點也沒有什麼特別，他又瘦，又乾，鼻青目腫，面上全是血污，頭髮和鬍子糾在一起，看來簡直不怎麼像人。

鐵雄被推進了玉娘子的屋子，才一進屋，當他脚步還踉蹌着，未曾站穩之際，一股暖意，撲面而來，令得他幾乎窒過氣去，接着，暖意自四面八方包圍了過來，令得鐵雄的全身，生出了一陣奇癢難熬的感覺。

他喘着氣，定了定神，看到了坐着的玉娘子和李四。

玉娘子和李四兩人也正望着他，臉上都有幾乎不相信的神情，但是這種神情並沒有維持多久，他們已經認清了，在他們面前的那個人，正是鐵雄！

玉娘子半轉過頭去，似笑非笑地望了李四一眼，李四完全可以知道玉娘子這一眼之中的含意，心中極不是滋味，只好嘿嘿地乾笑起來。

玉娘子先不理鐵雄，只是問道：「你們是在那裏找到他的？」

推鐵雄進來的一個大漢道：「我們在雪地上看到了一列脚印，跟着脚印，先找到了一個山洞，那山洞裏，倒看不出有人躲過的痕跡，再跟着脚印向前走，就看到了他，坐在一塊大石上發楞啦！」

玉娘子冷笑一聲，道：「他是從那山洞出來的，怎說那山洞裏沒有人躲過的痕跡？」

那大漢忙道：「洞裏雖然有點乾草，可是絕沒有生過火的跡象……」

那大漢才講到這裏，玉娘子已然「格格」地嬌笑了起來，又望了李四一眼，道：「打乾草鋪，倒也委屈了尊夫人！」

李四一張俊臉，陡地紅了起來，霍地起身，來到鐵雄身前，厲聲道：「那賤人在那裏？」

鐵雄先是一怔，接着，他只覺得說不出的舒泰，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李四這樣問，那就是說，秦鳳姑不回來，並不是已落在他們的手中了！只要秦鳳姑沒有事，那麼，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鐵雄一面吁着氣，一面自內心笑了出來，李四一伸手，抓住了鐵雄的鬍子，又喝道：「那賤人在那裏！」

鐵雄望着李四，不但微笑，而且大聲笑了起來，李四撩起手一巴掌摑了過去。

李四出手，和別人出手可不同了，「叭」地一聲過處，鐵雄幾乎是整個人，全被這一擊之力，打得飛了起來，又重重地跌在地上，被反綁的雙手，恰好壓在他自己的身下，那一陣徹骨的疼痛，令得他尖聲叫了起來，他一挺身，未曾站起來，眼看着李四的額上，青筋暴現，又向他大踏步走了過來，鐵雄一側頭，看到一盤熊熊的炭火，就在他的身邊，他根本沒有多想一想，飛起脚，「噹」地一聲，踢在那盤炭火上，滿盤火炭立時向李四飛了過去。

李四顯然未曾料到會有此一着，身子一閃，立時向後，疾退了開去。

李四退得够快，被鐵雄踢起的一盤炭火，倒沒有丁點，射在他的身上，可是，炭火散了開來，刹那之間，只聽得「嗤嗤」响聲不絕，整間屋子中，都冒起了濃烟，烟中立時夾起了火舌。

鐵雄還在地上打滾，已聽得玉娘子尖叫道：「快拿水來救火！」

玉娘子的叫聲，是如此之尖厲，好像是一支利針，直刺進鐵雄的身中一樣，令得鐵雄陡地一挺身子，跳了起來。等到鐵雄跳起身來之際，滿屋的濃烟，火舌，已經到了對面不見人的地步。

鐵雄呆了一呆，他絕想不到，自己在絕望之前的一下掙扎，踢翻了炭盤，會造成這樣的結果，而就在他一呆之際，濃烟已然直撲了過來，鐵雄一陣嗆咳，身子搖擺着，向前衝了過去。

他的雙手仍然被反縛着，是以向前衝去的時候，簡直是直跌了出去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衝向何處，到處全是烟和火，他眼看自己撲出去的地方，是一大團烈火，轉眼之間，「轟」地一聲响，屋頂上已然塌下了一大幅來，屋頂上厚厚的積雪，一起滑了下來，嗤嗤之聲不絕，火頭稍熄，變成了一大團濃烟。

鐵雄人雖然楞，但是到了這樣的危急關頭，逃生的本能却還是在的，他一見到火頭稍熄，立時撲地，向前滾了過去，滾

進了那團濃烟，又滾過了那團濃烟，直到整個人又到了外面，才掙扎着，挺身站了起來。

而當他挺身站起來之際，他更加呆住了。

人在他的周圍，奔着，叫着，一時之間，看來也不知有多少人，鐵雄從來也沒有看到那麼多人擠在一起，亂成這樣子過，有好幾個人，撞在他的身上，但是却像是完全沒有看到他一樣，每一個人的口中，都在大聲叫着，但是誰也聽不清誰在叫些什麼！

這許多人中，最鎭定的，怕是鐵雄了，他隨即發覺，每個人在極度的慌張之中，根本沒有人再去注意他，他在人叢中擠着，向前奔出了十來步，倚着一株樹，喘了幾口氣，突然之間，只聽得樹上，响起了一陣劈劈拍拍的聲响，鐵雄抬頭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只見那株大樹的樹枝，已經全燒了起來，變成了一株火樹。

鐵雄再向前看去，玉娘子所住的那一列屋子，早已變成了一片火海，而且，火鴉亂飛，火頭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着，也有人提着桶，在向火頭潑水，可是等到水從那被冰封了口的井中提起來，再潑進火窟去，火頭早已蔓延開來，所有的人，都在叫着，向後退，曖得異樣的熱氣，隨着勁風，捲了過來，不但人叫着，馬也在嘶着，在雜亂之極的人聲之中，終於聽得有人啞着嗓子，厲聲叫道：「大伙快走，這場火救不熄了！」

所有人之中，最先走的，也是鐵雄，那倒並不是他最聽話，而是他完全沒有牽掛，這場火，燒不掉他的什麼，却給了他逃命的機會。

他轉過身，向前拚命奔了出去，不知碰撞了多少人，也看到不知有多少大漢，像發瘋一樣，非但不避開大火，而且還號叫着，反向烈燄飛騰的屋子中撲去。

鐵雄當然不明白這些人爲什麼要去找死，這些人，當然不是找死，他們要闖進屋子去，是因爲幾年來，他們用盡了手段，殺人擄掠，所分得的財物，全在屋子裏，他們不捨得棄了那些財物逃走！

要是鐵雄不是雙手被反綁着的話，他可能會出手將幾個人從火窟中拉出來的，但這時，他却有心無力，只好眼看着那些人，勇不可當地向前撲過去，撲進火窟中，明知只有死無生，他們自己却好像全然不覺一樣。

鐵雄一直向前奔着，來到了一度極高木柵之前，才停了一停，當他再轉過身去看時，整個萬龍岡總寨，數百間大木搭成的房屋，已經全陷進了一片火海之中，挾着有木頭焦香味的曖風，直撲了過來，一大團火，凌空落下，木柵也迅速燒了起來，在這一列木柵附近，只有鐵雄一個人，鐵雄急速地喘着氣，火頭順着木柵，燒了開去，燒出了一個缺口來。

鐵雄來到了那一缺口之前，用盡生平氣力，向上躍起，躍過了那缺口，躍出了木柵。他那一躍的力道十分大，足躍了五六尺遠，却未曾料到，那一道寨後的木柵，是緊貼着一個陡坡豎着的，是以他一躍了出去，脚才落地，身子便已骨碌碌地滾了下去。

鐵雄的雙手被反縛着，在他向下滾去之際，全然無法止住下滾的勢子，那陡坡約有五六丈高，臨到坡尾時，被一塊大石，畧阻了一阻，令得他的身子，直彈了起來，這才又筆直地摔下丈許來高的峭壁，落進了積雪之中。

如果不是他落地之處，積着那麼厚的雪，這一下直摔下來，怕不令得骨折筋裂？現在，他的身子，直陷了積雪之中，四周的雪又瀉了下來，將他整個人都埋在雪內，鐵雄幾乎沒有閉過氣去，他竭力掙扎着，打着滾，總算從雪中掙扎着，又站了起來。

他踏着積雪，跌跌撞撞，向前又走出了幾步，抬頭向崖上看去，耳際只聽得轟轟發發的火聲，風聲，連那麼嘈雜的人叫聲和馬嘶聲，也蓋了過去。

萬龍岡的總寨，已全陷在火海之中！

鐵雄忽然張開口，想大笑起來，可是他才一張口，一股寒風，直撲了過來，使他趕緊轉過身去，全身發顫，向前不斷奔着。

連他自己，也不知究竟奔出了多遠，才停了下來。當他停下來之際，他發覺自己，眞的已奔出了很遠，因爲四圍靜得出奇，一點聲音也聽不到了，鐵雄在沒命也似向前奔出去時，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向那一個力向奔出的。可是這時，他站定之後，却可以知道萬龍岡的總寨，是在什麼地方。

因爲他一抬頭，就可以看到一大蓬濃烟，在遠處的一個山頭上升起，萬龍岡的總寨，還在燒着！

鐵雄靠着一棵樹站着，喘着氣，樹上的一團積雪，落了下來，跌進了他的衣領之中，冷得他機伶伶地直打寒戰。這時，他雙手已被綁得痲木，而受盡了拳打脚踢，滾跌折磨的身子，全身每一處，都說不出來的疼痛，可是，他心裏的高興，却眞是難以形容！

他大笑了起來，由心底深處，直笑了出來！

這時，如果有人看到鐵雄，看到他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樣子，居然還能笑得出來，一定以爲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瘋子了。

但是，鐵雄却一點不瘋，他眞有着難以形容的高興，這是絕想不到的，他踢翻了一盆炭火，而那盆炭火，燒了整個萬龍岡的總寨！

鐵雄一面笑，一面仍然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這時，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在天色漸黑之際，看萬龍岡總寨上冒起的那一股濃烟，可以看得出，在濃烟之中，夾雜着無數閃亮的，飛躍的火星。

鐵雄仍在笑着，好幾次，幾乎笑得閉過了氣去，但是他仍然笑着，他眞希望這時，秦鳳姑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他好將萬龍岡失火的情形，講給秦鳳姑聽，和秦鳳姑一起來大笑。

鐵雄的笑聲，是突然間停止的，那時，天色已經相當黑了，他陡地看到前面，有三個蹲着的黑影，每一個黑影，都有兩點暗綠色的圓點在眨動着。當他發現了那三個蹲着的黑影時，對方顯然也發現了他，一起站了起來，那是三頭大青狼！

鐵雄在刹那之間，感到了一陣莫名的恐懼，眼睛盯着那三頭狼，身子向後退着，那三頭狼，却在漸漸向前迫來，鐵雄心怦怦跳着，我要生一堆火，他告訴自己，可是，一個雙手被反綁着的人，有什麼辦法，能在雪地之中，生起一堆火來呢？

他實在需要一堆火，不然，當那三頭青狼迫近來，發現他全然沒有抵抗能力時，他就完了！

他抬起頭來，天色更黑，萬龍岡總寨冒起來的烟柱，簡直已成了火柱，可是那離他太遠了，而那三頭狼，却離得他越來越近，閃眨着的，暗綠色的眼珠，死死地盯住了他。鐵雄一直退到了一株大樹之前，背靠着樹，他才一停下，一頭青狼，已經直撲了過來。

鐵雄一閃身，「嘩」地一聲响，狼爪抓在樹幹上，將樹皮抓下了一大塊來，鐵雄閃身閃得急了些，一個站不穩，另外兩頭狼，已一起撲了過來。

鐵雄發出了一聲大叫，可是他那一下叫聲，被突如其來的兩下巨响，一起震散了開來，那兩頭狼，撲到半空，向下直跌了下來，另一頭飛竄着奔了開去。

鐵雄整個人都呆住了，剛才那兩下是槍响，是誰在他性命交關的時候，發槍斃了那兩頭狼，救了他的性命？

他急速地喘着氣，慢慢站起來，在他對面不遠處，也有一個人，慢慢站起來。

天雖然越來越黑，但是雪地上反映的微光，却可以使鐵雄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他對面站起來的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秦鳳姑！

鐵雄的口發着顫，「鳳姑」兩個字，就在他的喉際打着轉，他竟然叫不出來，而秦鳳姑已向他急步走了過來，一直到秦鳳姑來到了他的身前，鐵雄才帶着哭音，叫了出來，道：「鳳姑！」

鳳姑也直撲到鐵雄的身上，緊緊地抱住了鐵雄，他們兩個人都一動都不動，就像是他們身邊的枯樹一樣。

鐵雄的雙手，不斷地摔着，抖着，漸漸地，他的指尖，總算有了點知覺，那像是千百根針一起在輕輕刺着的感覺，表示他體內的血，已開始流到了他凍僵了的，又紅又紫的手指上。

他們沒有生火，鐵雄將他在萬龍岡總寨之中，踢翻了那盆炭火，引起了一場不可收拾的大火這件事，說了又說，一面說，一面還不住地笑着。

秦鳳姑只是靜靜地聽着，一直沒有出聲，鐵雄說到後來，她只是拿着枯枝，在地上劃着。

雲層仍然很厚，但是月光偶然透過雲層射下來，映得積雲閃起一片銀輝，鐵雄止住了笑聲，望着秦鳳姑，道：「鳳姑，你不覺得高興？」

秦鳳姑抬起頭來，月色和雪光交溶之中，她的臉色看來格外蒼白，她緩緩地道：「可憐那些山西富商，受盡了折磨，到頭來還是不免死在火窟裏！」

鐵雄低下頭來，心裏也一陣難過，過了半晌，他才道：「我……我不是故意放這場火的！」

秦鳳姑忙道：「我不是怪你，沒有人會怪你的，也根本沒有人能怪你，我只是在想，夏天的那一趟鏢，現在，所有人全死了，只有你和我，還在世上！」

鐵雄並不能完全體會秦鳳姑心中的那份傷感，但是他想起了楊胖子，想起了那些粗獷豪爽的鏢頭，他的心中，也不禁一陣難過。

他嘆了一聲，道：「我也是死過的人了！」

秦鳳姑站了起來，她個子很纖小，站在鐵雄的身邊，要比鐵雄矮上大半個頭，可是鐵雄望着她的那種神色，却是無比尊敬的，就像她是天上的神一樣。

秦鳳姑道：「萬龍岡中，一定有很多人逃了出來，他們……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

鐵雄怔了一怔，他一直沒有想到這一個問題，他只是覺得這場火，燒得十分痛快，直到秦鳳姑說起，他才「啊」地一聲，抬頭看去。

上半夜，萬龍岡總寨所在的那個山頭，火星子還在直向上冒，老遠都可以看得見，但是到了下半夜，已經什麼也望不到了。

這場大火，决不是人力所能救得熄的，自然是因爲燒得什麼都燒完了，燒無可燒了，才自行熄了的。鐵雄搓着手，道：「我看，他們的情形，也比我們好不了多少，說不定在那一個山坳子裏藏身！」

秦鳳姑道：「是，現在我們要找他們，可容易得多了！」

鐵雄聽得秦鳳姑這樣講，陡地興奮了起來，立時道：「我們這就去！」

秦鳳姑望了鐵雄半晌，才道：「雖然容易多了，可是他們人多，就算他們只剩下了兩個人一樣很難對付，你還是……」

鐵雄用力揮着手，道：「你別再多說了，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隨你說什麼，都是一樣！」

秦鳳姑低下頭去，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道：「我眞不該再遇見你，這樣下去，何時是了局？」

鐵雄瞪大了眼，道：「什麼何時了局，我總是跟着你，也就是了！」

儘管秦鳳姑滿腹心事，可是聽鐵雄將事情說得如此的簡單，她也不禁笑起來。

× ×

萬龍岡的那一伙，從火窟裏逃了出來的，雖然不致於如秦鳳姑所說的那樣，只剩下了玉娘子和李四兩個人，但是十停之中，却也去了八停。

本來，火起得再快，連縛住雙手的人，都能逃了出來，人人都可以有機會逃生的，可是，更多的人，想在烈火中搶出財物來，反倒撲進了火窟之中，結果，進去了再也沒有出來，黃金白銀，分燒成了溶汁，漏進了石縫之中，這些人，都變成了焦炭，他們總算和他們爲非作歹搶來的財物在一起了。

另有一批人，從火中帶了財物出來，可是全受了傷，其餘人非但沒有去幫助他們的同伴，反倒想起自己已經喪失的財物，趁機打刧起來，從萬龍岡下山的幾條小路上，倒滿了被火燒傷，又死在他們伙伴手裏的人。到最後，跟着玉娘子和李四，一起來到了那個小山坳裏，只不過是十五個人。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圖




長嘯（大結局）



玄門金光閃 妖邪形神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黑石公逃離山洞時，尉遲鵬為他所傷，尉遲青幽立偕岳懷冰、蒼髯奴護送尉遲鵬往鐵筆太歲隱居處求治，鐵筆太歲治好尉遲鵬傷勢後，說出不日當有大批魔頭會到來大雪山生事，他除了指示應付機宜，傳予陣法外，又取出昔年他所得的至寶，分贈予尉遲鵬兄妹及蒼髯奴，將主持除魔陣法的晶盤交予岳懷冰，四人分別得到好處，及獲授應變機宜後，即告退返回大雪山。一日，天將破曉之際，紫面神君偕葛少華率領四大弟子暗侵大雪山，他們在來此之前，料大雪山防守必嚴，是以先作了萬全準備——

在紫面神君筆直的闊臂後方，斜揹着一口厚背無柄的大刀，刀式奇古，紫色皮鞘之上，鑲嵌着七顆大小如同桂圓般大小的紅色寶石，閃閃有光，另外在他左肩後側，緊緊紮繫着一個豹皮革囊，看上去鼓膨膨的，似乎裏面裝滿了物件！

最奇之處，是在他高冠之頂，明滅着三朵紫色火燄，燄頭各高數寸，閃爍明滅，照射着他那張像是塗了紫色油彩那般明亮的紫色大油臉，的確是够氣派，令人望之，由心眼深處生出一片寒意！

四名弟子，每人背後皆揹有一口仿照紫面神君身後刀樣的一口大刀。

各人隨身也都帶有一個革囊，雄糾糾氣昂昂，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上門生事的樣子。

男女老少六人，猝然現身大雪山主峯「天一門」所在之地，確是够顯眼的！站定之後，為首的「紫面神君」四下裏一張望，目光轉向四弟子之一，冷聲大氣的道：「尙飛！」

四人中頓時閃出一個矮胖麻面漢子。此人位居「玄武門」百七十三名弟子之長，一身魔法已深得紫面神君傳授，大可獨當一面，人稱「麻少君」，在「玄武門」內，有舉足輕重之威！

「麻少君」尙飛應聲而出，抱拳道：「教主吩咐！」

紫面神君道：「天一門玄門正統，爾等不可失禮，我等此來，理當先禮後兵，你去傳話，要天一門尉遲兄妹之一前來答話！」

「遵命——」

「麻少君」尙飛高應了一聲，身形前縱，連帶着一溜子火光，已縱出十丈以外，正當天一門「冷香閣」前方不遠。

他兩手抱拳，宏聲高宣道：「天一門的人聽着，今有玄武教開山教主『紫髯神君』，偕同副教主葛仙子及門下四大弟子專程拜訪，即請主人尉遲兄妹之一出來答話！」

四山寂靜，空谷無人。

「麻少君」尙飛這幾句話，說得是字正腔圓，聲震四野，錯非是主峯無人，否則萬無聽不見之理！

尙飛說完退後一步，過了一會兒不見回音。

紫髯神君冷笑道：「再吆喝一遍！」

尙飛依言又自高聲叫了一遍，這一次聲音比剛才更大，果然，就在他話聲方自一落的當兒，空中白光一閃，現出了一個大頭蓬髮的麻衣老叟！

此人與「麻少君」併站在一塊，倒是眞像一對父子！

他乍然現身，雙手抱拳，向着對面的紫面神君深深一揖道：「老奴蒼髯奴，參見秦教主——」

轉過臉來又向四名紅衣弟子一揖道：

「參見四位少君——」

言罷退立一旁，却連正眼也不看那妖嬈婦人葛少華一眼！

葛少華氣忿不過，冷叱道：「有眼無珠的狗才，你還認得我麼？」

蒼髯奴嘿嘿冷笑，正要反唇相譏。

紫面神君偏過頭道：「這人是誰？」

葛氏冷笑道：「天一門的一個奴才，哼哼，他自以為跟隨尉遲家三代就了不起了，說白了還不是一個奴才！有什麼了不起的！」

蒼髯奴嘻嘻一笑道：「老奴忠心服侍尉遲家門三代不易其忠，固然沒有什麼了不起，莫非妳葛少華弒夫叛門，就有什麼值得驕傲之處麼？」

須知蒼髯奴一向謙卑成性，從來還不曾聽過他惡言向人，此刻竟然一反常態，以如此鋒利言辭回敬葛氏，設非是他內心恨惡對方過甚，萬難至此！

這幾句話，說得葛少華粉面通紅，倏地閃身向前，怒叱道：「大胆的奴才！」話方出口，揚手一掌，直向蒼髯奴臉上括去！

可是她的手方才舉起一半，即為身旁紫面神君一把抓住！

葛少華怒嗔道：「你放手！讓我教訓這個老奴才！」

紫面神君冷森森的道：「堂堂玄武門的副教主豈能向對方一個奴才出手？」

他目光一轉，盯向蒼髯奴道：「老奴才，本教主此來是要與你們上主人答話，何以久久不出來？如此待客，豈不失笑天下？」

蒼髯奴抱拳凌然道：「敝掌門人岳少主因事不能前來迎接，特令老奴前來聽任差遣！」

「岳少主——？」紫面神君嘿嘿一笑道：「本座耳中還不曾聽過這麼個人！尉遲兄妹呢？為什麼不來？」

蒼髯奴冷笑道：「尉遲兄妹原該出迎，只因來客中，有他們不願見之人，是以不便來此——」

紫面神君面色一沉道：「放肆！」

葛少華却發出了一陣清脆的凌厲之聲，道：「不孝不義的兩個小狗，等一會拿住了他們兩個，我再給他們好看！」

蒼髯奴上前一步，向着紫面神君冷下臉來道：「敝掌門人吩咐老奴，要老奴轉告教主說，天一，玄武素無仇恨瓜葛，教主不可聽信別人讒言，妄圖對本門猝興干戈——」話方到此，却為紫面神君一陣宏笑聲中途打斷。

可是蒼髯奴並不為他這陣笑聲所嚇阻，微微一頓，他繼續接下去道：「——敝掌門人要老奴上覆教主，敝門隨時隨刻，已作好萬全準備，貴教主為惜昔日英名，務請三思而後行！」

「好狂的小子——」「紫面神君」秦蒼波在聽完這番話後，再也難以保持住先時風度，登時為之勃然大怒！

在他仰天一陣狂笑之後，手指蒼髯奴，厲聲道：「老奴才，去叫姓岳的小狗出來，本教主有話當面關照他，他若敢說個不字，本教主舉手之間，就能把冷香閣化為飛灰——天一門上下，包括你這老狗在內，休想有一個逃得活命！」

話聲一頓，却見蒼髯奴兀自站在眼前，並不曾移步轉回！不禁厲叱一聲道：「聽明白了沒有？還不快滾！」

却不曾想到，面前這個老奴才冷冷一笑，道：「秦教主，老奴先前已經說過了，敝門已作好萬全準備，教主如以武力威脅，只怕是不智之舉！」

紫面神君一聲叱道：「給我殺了。」

四弟子早已聽得不耐，其中丘桐，外號「火霹靂」，最是性暴，若非碍於師父在前，早已按捺不住，此刻聽聞師父一聲命令，首先怒叱一聲，只見他長臂一伸，背後大刀，已化為一道血光，怒龍鬧空般的，直向着蒼髯奴身上捲了過來。

雙方相隔甚近，這道血光只一閃已到了面前。

「玄武門」四大弟子，功力當然不弱，每人一口「化血神刀」更是威力無匹！想像中，蒼髯奴一介老奴萬難敵擋。

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當下只聽得蒼髯奴一聲叱道：「好——」遂見其袍袖展處，陡地由其袖內昇出了一團半月形的銀色旋光！

那團光華陡一昇空，遂即就空一轉，忽地加大了一倍！

各人這才看清了，竟是一隻半月形的巨大銀斧，只見就在半月形的斧鋒之上，點綴着半圈金星，約莫有七八顆之多！

這團斧光方才昇空，即由斧面上暴射出數十丈長短的一道長虹，另外斧鋒上的七顆金星更射發出七道長有丈許的金光！金銀光華交插射出，蔚出了一天旋光，冷森森寒瑟瑟，刺目難開。

紫面神君乍見對方放出了這般的一傢伙，先是一怔，及待眼睛看清之後，由不住大吃了一驚，大喝一聲：「撤刀。」

同時間一拍肩上，身後寶刀，已化為一道經天紫虹，直向着蒼髯奴所放出的那輪斧光上迎去——

饒是他這般疾快，却依然慢了一步。

眼前銀虹兩道光華，已先紫光一步迎在了一塊！天空中嗆啷一聲脆響——

各人目光望處，但只見那半輪銀斧光華迎着丘桐所發出的血色長虹只是一絞，一摔！頓時將紅光切為兩段，天空中猝然落下了一天紅星，乍看上去就像是下了一天血雨般的瑰麗！

緊接着紫面神君的紫色長虹迎上來，雙方乍一接觸，已糾絞在一處，纏了個不可開交。

蒼髯奴想不到「鐵筆太歲」所贈的「五丁神斧」這般厲害，只是他旨在誘敵，却是無心戀戰。

此刻見紫面神君的這道紫色光華，顯然比他手下弟子那道紅色血光要厲害得多。他預計着眼前陣法必已發動，自己職責在身，更不宜在此久戰！

當下一揚手，將自己飛劍「太白清風」化為一道白光迎上去，同時間信手一招當空神斧，化為一道銀虹，破空直起，直向附近一座隣峯上飛去。

在場各人俱都為之一怔，想不到對方剛一出手即會撤退！

其實，蒼髯奴所放出的那口飛劍，亦不過意在緩和，並無眞個要打鬥的意思，僅僅只和「紫面神君」的紫色刀光交接了

一下，卽隨同着蒼鬚奴的身後，一併快速退回！

紫面神君怔得一怔，他自恃身份，不便去追擊對方一個下人，却是爲蒼鬚奴所惹起的這番怒火忿忿難收——他這裏方自喝叱一聲，正要運用玄功，將那口「七寶紫金刀」化爲一道長虹，向對方身後飛去之際——

猛可裏，當空响了一聲霹靂！

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這聲霹靂來得是那麼突然，由於聲音過大，其勢絕猛，使得各人大吃了一驚，彷彿整個的山峯都爲之動搖了一下！

等到每個人驚魂甫定，再向空中觀察時，却發覺到主峯四週，湧起了漫天無際的大片雲烟，其勢有如萬馬奔騰，刹時之間，已將抬頭所能看見的整個天空全數蓋了起來。

事發突然，就在每個人尚還心悸着方才的那聲迅雷之時，事實上，已全數爲空中雲烟遙遙罩住！

紫面神君眉頭微微一皺，四下打量了一眼，冷笑道：「我們上當了！」

一招手，收回空中紫光。

葛少華却還不甚解的問道：「怎麼回事？」

紫面神君凌笑道：「他們佈好了陣勢，我們已被困住！哼哼……想不到妳那兩個小雜種，居然還有這麼一手，我原打算看妳的面子，不太難爲他們，現在看來是欲罷不能了！」

說話時，他手下四名弟子已然各自縱駕遁光，快速的在主峯附近繞行了一週。

四道紅光在破曉前的天空貼地低飛，交插而馳，刹時間已完成探測觀察任務，同時在紫面神君夫婦面前落身停下！

「龐少君」尚飛臉色疑惑的道：「奇怪，並不像是甚麼陣法——來去自如，毫無阻攔！」

紫面神君不吭聲，只把一雙蘊含着精光的眸子，徐徐的在四週轉着——

頓時爲他看出了端倪！

記得方才來時，環目所覩，四山羣峯，一覽無遺，可以毫無障碍的盡入眼底，而此刻，那些山峯，俱都隱入雲霧之中，目光所及，僅僅只能看見四座山峯！

四座山峯，一在正東，一在正北，另外在南面交接之處，連接着兩座山峯！

所有山峯俱都爲雲霧所遮滿，只有這四座山峯依然淸晰在目——

看到這裏，紫面神君已然心內雪然！

他冷笑着點了點頭道：「倒是小看了這幾個小輩，看情形這陣勢大是不凡，我等不可大意——」

眼睛一掃四弟子，道：「爾等四人各查一峯，速去速回！」

四弟子抱拳應了一聲，各自駕起遁光，分向四座山峯飛身而起！

四人中，丘桐奔向正東，王大剛奔向正北，尚飛與李全興直飛南西——

因爲這兩個方向的兩座山峯連接在一起，無形中二人就成了一路。

尚飛人稱「龐少君」，李全興稱「瘦山神」，一個是大頭龐面，一個是馬瘦毛長，模樣兒都不經看！只是在「玄武門」中，除了教主以外，論魔法可就敎他們兩個最强，人也是最難說話！

兩道遁光，夾含着一陣破空之聲，刹時間已來到雙峯之前，一收遁光，落下身來！

「龐少君」尚飛乍一抬頭，頓時就見兩峯交接之處，一片翠草如茵，却有一「紫」一「黃」兩面長形旗幟迤邐舒徐的飄於峯巔！

雙峯相連處，設有一茅草小亭，亭內石座之上，併排坐着一雙少年男女！

二少年男的是骨秀神淸，英姿俊朗，女的是冰艷出塵，芳華絕世，男女併坐，儼然一對神仙美眷，羽衣雲裳，望之卽知絕非凡俗之士！

「龐少君」尚飛與「瘦山神」李全興遠遠站定，卽由尚飛上前一步，怒聲道：「咊！我等是隨同玄武門教主雲駕來此拜山，天一門的人都死光了不成？如此藏頭縮尾，算是甚麼玩藝？你二人是幹甚麼的，還不出來答話！」

亭內青年男女，分別是岳懷冰與尉遲青幽！

二人遵從那日鐵筆太歲指示，與尉遲鵬、蒼鬚奴早已於三天之前，分別各守職責，果然鐵筆太歲神機妙算沒有猜錯，正好在第三天的頭上，來了這麼一羣心懷不軌的要命魔星！

當時聆聽之下，岳懷冰神態從容的微微一笑道：「在下岳懷冰，忝爲天一門掌門弟子——」

用手一指身側的尉遲青幽，道：「這是尉遲姑娘——尊駕既爲玄武門弟子，何以出口傷人，未免有失忠厚——」

尚飛怒叱道：「老子要你這乳臭小子來教訓麼？看刀——」

左肩一沉，背後化血神刀，倏地破空直起，化爲一道其紅如血的長虹，直向岳懷冰身前飛來！

同時他身側的「瘦山神」李全興也將化血刀施展飛出，兩道彩虹交叉着，一奔岳懷冰，一奔尉遲青幽，雙雙飛到！

亭內二人，見狀並不緊張！

岳懷冰還不曾出手，身側的尉遲青幽翠袖輕揚，已由袖管內雙龍出海般的飛出了兩道綠色光華，一出袖卽兩下分開，分別敵擋住對方的兩道紅光，凌空戰在一塊，竟然並不遜色！

尚飛破口大罵道：「妳這丫頭就是尉遲青幽麼？妳母親葛副教主已經親自來了，還不快過來自行請罪，却還要與我動手麼？」

他話方說完，却見尉遲青幽並不答話，那個豐朗俊秀的少年岳懷冰却由袖內拿出了一個碧光瑩瑩的玉盤。

尚飛追隨紫面神君多年，也頗有些見識，見狀方自心裏一動，似乎覺出必有蹊蹺！

却只見眼前少年，左手二指向着掌上盤內一指，刹時間平地風起——

狂猛的風力乍起時就地一旋，其聲如嘯，倒立寶塔般的起了一層螺絲旋兒！

尚，李二人方自瞧出頗似「九天龍捲風」，不禁大吃一驚，奈何事發突然，已是逃走不及，刹息間已爲風力捲起半空！

緊接着閃電一亮，震天價般的響了個霹靂！

可笑尚，李二人那般道力魔法之人，只因爲不曾認出對方陣法奧妙，空有一身功力，却是無法施展，就這般被風力高高捲起，直擲出百十丈外，緊接着這一些霹靂更是要命的殺着！

兩個人連一聲「哎呀！」都沒有叫出來，待到身子落下地時，已成了兩灘燒焦的肉糊。

空中的兩口化血神刀，由於主人的猝然身亡，頓時失去了控制，拉着長長的兩道紅尾巴，直向谷下墜落而去！

這番情形直把當場的岳懷冰與尉遲青幽驚得呆住了！

岳懷冰是另一次施展陣法，想不到威力如此之猛，居然在一照面的當兒，連喪對方二命，當然吃驚不小！

妙的是風雷一度之後，現場仍然回復到先時靜悄悄模樣，草靑樹秀，就像根本沒發生過這件事情似的！

就在岳懷冰尉遲青幽相對驚愕的一刹那，空中光華連閃——

紫面神君，葛少華，以及另外兩名丘桐以及王大剛，紛紛來到了面前！

這些人乍見尚飛，李全興兩具燒焦的屍體，俱都爲之大吃了一驚！

尤其是「紫面神君」秦蒼波目覩二弟子屍身之後，像是中了魔般的發出了一聲怪嘯，右面大袖向外霍地一展，「呼——」的一聲大響，自其袖內猝然展出了數十丈方圓的一片碧色魔火。

像是海潮泛濫般的，帶着一陣鬼哭神號，沒頭蓋頂的直向着岳懷冰與尉遲青幽身上罩落了下去！

這片火光尚還離着二人坐處甚遠，二人已感覺出一陣子寒冷襲面，彷彿整個身軀在對方這一陣寒風猛襲裏，都將要爲之凍僵了。

尉遲青幽眼明手快，一聲淸叱之下，玉手向空一揚，卽見一片金光隨手揚起，打出了一件物件！

兩方面湊合得如此之巧，也就是說對方那片碧焰大海席天瀰地來到的一刹時，正是金光揚起之時！

金光就像是一個半圓的帳篷似的，一下子把二人環身罩定，後來的那片火海却是慢了一步，被隔於帳篷之外，刹時間圍成了一圈，只聽得「赤！赤！」一片火焰燃燒之聲，却是無論如何，攻燒不開眼前這片金色光幕。

紫面神君與隨行各人驚看對方所發出的那件東西，才知竟是一隻金色小牛！

那隻金色小牛，高高懸立在二人當空頭頂之上，大片金光卽由牛嘴之內噴出，另有兩道紅色光華，却由金牛的一雙瞳子裏射出。

碧色的火焰，一經觸及金牛的兩道紅色目光，頓時滋滋有聲的泛起一片輕烟，化爲烏有——

但是因爲火海其勢極廣，綿延十數里內外，前面的雖然部份消失，後繼却是不潰！

一時間靑焰滾滾，碧光閃閃，其勢有增無已！

最奇的是眼前這片碧色火焰所放出的光焰不是熱的，而是冷的——奇冷砭骨，較之正月初雪猶要冷上百倍有餘！

是以在碧色火海四週，眼看着草枯樹朽，刹時間時光倒流，竟把十面香光的陽春三月，一下子變成了隆冬飛雪的酷寒世界！

岳懷冰與尉遲青幽雖有那隻「奔雷犢」所吐出的金光護體，却也是冷得全身戰抖不已。

紫面神君打算發動火海攻勢，對方萬難抵擋，却不意依然難以奏功。

他仔細一打量空中那隻金牛，登時吃了一驚，紫色的大圓臉上神色猝然一變，厲聲道：「原來鐵筆太歲當年鎭山之寶，俱爲你等得到！——嘿嘿！又有甚麼用，本教主不給你們一些厲害，諒你們是不知天高地厚！」

說到這裏，一隻手驀地向身後罩囊中一探，取出了一個金漆葫蘆。

他身旁的葛少華忽然拉住他道：「且慢！」

她妙目一轉道：「你就是這個火爆脾氣，幹嘛呀，你還眞想把我們丫頭燒死是怎麼？」

紫面神君冷笑道：「妳還爲妳女兒討情麼？」

葛氏先不答理他，却轉向金色光幕內之二人——

只見她臉上刹時間帶出了一片笑靨，微笑說道：「幽兒——聽娘的話，趕快收了法寶出來，當着娘面前跟秦教主賠上一個不是！教主氣一消，妳這條小命，可就保住了——」

說到這裏，眼波一飄岳懷冰——

「還有你，姓岳的小子——」她笑吟吟道：「憑你那點道行，豈能是秦教主的對手，乖乖的聽話，把那口蒼鷹劍獻上，再改拜教主爲師，我担保你沒有事……要不然，哼！你可是看見了！」

她無視於當前敵我的情勢，儘自賣弄着她的風騷姿態！

眉毛一挑，眼睛一勾，嗲聲道：「小子——你怎麼說？快給個話兒！」

岳懷冰碍於尉遲青幽在側，不便說甚麼。

尉遲青幽眼見母親如此無恥行徑，早已氣得發昏。

她實在忍不住，怒叱一聲，尖叫道：「不要臉的女人——誰是妳的女兒，給我滾開——」

玉手輕揚，由袖內飛出了兩道青光，穿幕直出。

不意方自一入對方碧色火海之內，登時不見踪影，卽見空中滋滋冒出了幾絲白烟，兩把「青龍刀」，竟然這般的消失無踪！

尉遲青幽駭然一驚，這才知道對方果然厲害，平白喪失了師門一雙至寶，好不心痛！

「美芙蓉」葛少華想不到女兒竟是這麼一副嘴臉，當着人前，簡直無地自容。

只見她粉面一陣子發紅，破口大罵一聲道：「賤丫頭，我看妳八成是看上姓岳的小子了，好吧——老娘偏偏不叫對妳稱心如意——」

說罷惱羞成怒的轉看向紫面神君道：

「老頭子，放你的『十煞火』燒吧——」

紫面神君冷笑一聲，道：「誰要妳多

此一擧！」

說時一隻手剛要向葫蘆上拍去！

就在這一剎間，西面天空裏，忽然傳出了尖厲無比的一聲長嘯！

這陣長嘯聲方一入耳，卽見當空天空現出一團黑色烏雲。

像是雪地裏滾動的一枚大雪球似的，所不同處只是這枚雪球是黑色的！

等到各人驚於對方這番來勢之時，那團烏雲已風馳電掣般的來到了面前。

緊隨着黑色的雲團，倏地炸開來，一個長瘦身軀，上軀微佝的黑面紅唇老人已站立當前！

在塲除了岳懷冰，尉遲青幽以及紫面神君以外，其他各人俱不識來者何人。

來人一手執着一個紅光閃爍的雀狀瓷瓶，另一隻手顯然齊根折斷，只剩下一個空袖子隨風飄舞！

雙方乍一相見。

紫面神君頓時由手上飛出一道紫色長光，把身側各人一倂圈入光環之內，同時左手招處，原本環繞在岳懷冰尉遲青幽身側的一天碧火，頃刻倒捲着快速收回！

可是依然慢了一步。

只見來人怪笑一聲，手中紅瓷雀瓶猝然向外一揚，一陣子焰滾烟揚，由其瓶口內噴出一百十丈大小的一片火雲！

一紅一碧兩片火雲乍一交接之下，只聽得滋滋滋滋一陣子響聲，立刻間俱都化爲烏有！

原來來人正是脫困黑石峯的魔頭黑石公，那片火雲正是他得自朱雀瓶內的附屬之物，由於火雲性靈如焚，與對方所發出的碧焰寒火，正是兩極對照，是以乍一交接，雙雙化爲烏有！

黑石公固是意外心痛！

紫面神君又何嘗不是一樣？

雙方原本是不世的大仇人，乍一見面，竟然顧不得現場第三者「天一門」下弟子，雙雙交起手來。

黑石公首先怪嘯一聲，喝道：「秦老兒——想不到吧，我們先算了這筆老賬再說！」

言下火唇猝張，卽由其嘴內，噴出一道紫顫顫的光華，正是此老囚居數十年練成的罕世絕功「子午離合神光」。

紫面神君手拍葫蘆，由其中噴出了一天金星，亦是他傾半生之年，在星宿海所收集的「十煞星火」！

兩相猝一滙集，遂卽裹在了一團！

雙方正待大戰的一剎那，陡然空中響起了一聲雷鳴，一時間風聲大作，天地變色。

原來陣勢在岳懷冰催使之下，已然發動！

天昏地暗裏，當只見一尾金魚，口吐金光，前後連貫着足有十數丈長短，像是碧海裏的一條金龍，霍地直向敵方襲到！

紫面神君因首當其衝，勢難兩方兼顧，身子方自拔起一半，已被金光襲中了下體。

剎時間，金光猝吐，一聲霹靂之下，眼看着他下半個身軀，炸爲肉泥爛醬，四下飛濺而起！

緊接着金光過處，一連又是幾聲霹靂，玄武門二弟子慘叫聲中，全數了賬！

倒是葛少華行動敏捷，她駕着一道遁光，直向北面縱飛去——

黑石公在末尾的一聲霹靂裏，長嘯着向東面撤退！環身四週紫光緊護，看上去亦是不勝狼狽之至！

那尾金魚乍一掉首，第二次吐出金光，在風雷侵空，天地變色之間，又自追上了紫面神君的半截殘軀——

後者正自髮剔目張，連聲怪嘯着騰空欲起的當兒，乍見魚口金光二次噴到，嚇了個魂飛魄散。

只見他袍袖揮處，發出了數團碧光，兩相一交接之下，各自炸了開來，一時天驚地動，其勢銳不可當。

紫面神君長嘯着第二次正待騰起的當兒，却只見由側方匹練般的飛出了一道墨綠光華。

他方自認出了這道光華的路數，已是躱之不及，在此一刻十方風雨埋伏裏，紫面神君就是有通天徹地之能，也是躱之不易，況乎他下軀已失，早已受了重傷！

一聲慘叫之下，頓時吃墨光繞過，僅剩的上半截身子，彈指間，已化爲肉雨星飛——

就在他上軀消失的一剎那間，只聽得「吱！吱！」幾聲尖叫，卽見由其頸項裏同時飛出三條人影，俱都和紫面神君肉身一般模樣，在三團紅色血光維護之下分作三方，同時電閃而馳！

猛可裏白光猝伸，連同着岳懷冰先自所發出的那道墨綠劍光，雙迎之下，吱吱兩聲慘叫，三條人影，頓時消逝了兩條，下剩的一條，把握着此一刻良機，猛可裏化爲一道黑煙，破空直起，其疾如箭，一閃而逝。

岳懷冰，尉遲青幽那等的眼明手快，仍然未奏全功，紫面神君所煉的三屍元嬰，依然被他逃了一個，却爲今後留下了一個隱憂，話雖如此，紫面神君再想爲惡，也須待再世爲人，兩世修爲不可了。

眼前情勢當眞是混亂到了極點！

先者，葛少華飛身駕遁光直向東面峯頭上落去！而老魔黑石公却奔向西面——

兩人身法俱是奇快無比！

葛少華此刻雖未曾被金魚口中所噴金光擊中，但多少也波及了一下，一身雲裳仙衣早已片碎，看上去不勝狼狽之至！

她遙見一峯，似有白旗飄動，在漫天迷霧，風雷大作聲中，但見那尾奪命的金魚，口噴金焰，正自向着自己奔來！

葛氏早已嚇了個忘魂喪胆，長叫一聲，縱遁光直向對峯上飛去！

却聽得正面一人大喝道：「無耻妖人，滾！」

葛氏方自看出峯上那面白旗下立着一個長衣少年，却不知正是自己親生兒子尉遲鵬，尉遲鵬嫉惡如仇，只見葛氏遁光，更不曾認出光中人竟是自己生母！

是以，隨着他喝叫之聲，揚手發出飛劍，金光乍閃，那口新近方自鐵筆太歲處得到的玄門至寶「金手劍」，已自脫手飛出！

金光過處，只聞得葛氏慘叫一聲，連人帶同遁光自空而落！

尉遲鵬心方一喜，只見隨着葛氏屍墜之處，霍地騰起來一個披髮赤身的女子煉魂！

尉遲鵬大喝一聲，指揮着金手劍二次飛出。

猛可裏耳邊人聲道：「不可——這是你母煉魂！」

尉遲鵬大吃一驚，却見出手金光宛若金河倒捲，圍繞着葛氏煉魂身側極其快速的捲了一個圈子！彷彿暗中有人催使仙劍有意保護葛氏煉魂一般！

尉遲鵬見狀既喜又悲，禁不住大聲哭叫道：「娘——生門在我妹子那邊，您快往我妹子那邊去吧！」

金光中赤身女子形骸至爲驚懼，只見她披髮舞臂，狀似瘋狂！她業經驚駭，早已嚇煞，總算母子天性，尉遲鵬的這幾句話她却是聽見了。

當下尖嘯了一聲，足頓處，直向方才來處箭也似的穿出！

尉遲鵬一面手指金光，衝開滾滾雲浪，一面大聲叫道：「娘啊——來世好好爲人吧！」

叫聲方住，只見空中大片火星急擁而來，黑石公在滿身火星簇擁之下，自空而墜。

顯然這個老魔頭在撲向西面時，亦不曾討好，只見他全身衣衫俱已起火燃燒，卽連髮鬚上亦沾滿了火星，狀極狼狽！

他打算由尉遲鵬這裏脫身，却見尉遲鵬手指向白旗上一指，澎湃聲中，宛若小山般的浪花直向他身上捲到！

黑石公此刻早已是驚弓之鳥，叠經重創，除却個朱雀瓶緊持右手外，餘寶盡失，見狀那裏還能停留？回身就跑，尉遲鵬如何放得過他，手指處金光一閃。

黑石公慘叫一聲，一隻右腿，齊根斬落！

尉遲鵬方見黑石公那張猙獰的臉極爲可怕，後者已借着血光，運行「血遁」之術，直向「地元」「地煞」雙峯處奔去！

原來黑石公魔法高深至極，設非他上來爲紫面神君纏住了身子，又以陣法猝發，萬萬不會至此，此刻雖在這魂喪胆落途上，依然辨出了陣勢「生」門所在處！

是以借着「血遁」魔法，夾起了一天血光，連同着一聲凄厲的叫聲，直向「地元」「地煞」二峯交會處，電般的撲了過去！

原來「地元」「地煞」二峯正是岳懷冰，尉遲青幽設防之處！

黑石公借血光遁到之一剎那，正自目睹着葛氏赤身煉魂亦自撲飛的同時。

這時就見漫天雲霧水火之中，獨獨正面現出一道青色夾縫，不過半尺寬狹，眼看着葛氏煉魂，一閃而逝，彷彿鬼使神差般的由那道夾縫中逃出。

黑石公睹狀大喜，算定了這道青色夾縫，正是全陣中唯一的「生」門逃處。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黑石公一念及此，無視于身側水火風雷無邊攻勢，一凝神，把腦後「玄牝珠」化爲兩片綠色光華，色夾着自己身子，以雷霆萬鈞之勢，直向着青色縫隙撲去！

他又那裏知道，那道青色生門，乃是尉遲青幽與岳懷冰特意爲葛氏所開，不過一開卽閤，待到黑石公撲出之時，早已關閉——

黑石公快速迎上的一剎那，却迎上了正面的一個焦雷，一聲霹靂之下，只把他震了個七葷八素，「玄牝丹氣」所化的兩片綠光，頓時散爲寸段。

此刻同時，二峯間一白，一青兩道光華直飛而近，右側方那尾形若長龍的大金魚，更是口發金光猝然撲至，雙方夾擊之下，黑石公慘叫一聲，整個下身，已吃金光飛劍炸削支離！

這個老魔頭果然厲害至極！

如此情形之下，他又自忘不了拚死逃生！

大嘴張處，玄牝丹氣，貫出青濛濛的一道光華，帶同着半截殘軀，陡地向着先時「生」門現處猛然攻去！

青光猝閃之中，已爲他撞開生門脫困而出！

天下事竟有如此凑巧者！

黑石公身拚萬死，脫困而出的一剎間，却聞得空中一聲斷喝道：「老鬼，還我的朱雀寶瓶來！」

他還沒看清是怎麼回事，手上朱雀瓶已吃對方劈手奪過！

同時間，三數道各色劍光電閃而起。

黑石公歷經千險方自脫困而出，却未曾料想到，竟然在脫困之後，喪生於這非其敵的尋常飛劍之下。

劍光飛過之處，上半截殘軀，早已化爲一灘肉泥！血光猝現中，黑石公所煉元嬰，冲天直起！

忽然一道墨綠光華冲霄直起，追躡着黑石公所煉元嬰只是一絞，頓時化爲一片嵐煙，至此，黑石公才算落得了形神俱滅的下場！

×　×

先時的風，雷，水，火，在黑石公脫困的一剎間，全數停止——

現塲依然是木秀山青！

翩翩儒衣的岳懷冰，與天上仙子般的尉遲青幽倂肩而出，緊接着金白光華閃處，尉遲鵬與蒼鬚奴亦分駕遁光現身而出！

正面，等待着他們的一行人是——朱雀叟，郭彩雲，以及兩名弟子——左辰，右弼！

這幾個人顯然不是想像中那副凶惡模樣，反之，人人臉上都現出一片愧疚，畏懼之色！

朱雀叟一面收下了手上朱雀瓶，一面向着岳懷冰等四人打着稽首道：「老夫此行，全係爲着收回敝門至寶朱雀瓶而來，想不到正巧逢見貴派掃蕩羣魔，南某一行等得能從旁致力，實感榮幸之至——」

言罷微微一頓，目光望向岳懷冰道：「這一位想必是天一門掌門弟子岳少君了？失敬，失敬！」

岳懷冰先已由尉遲青幽小聲告之，得悉對方身份，當下乃上前連同尉遲兄妹各人，分別執弟子之禮。

朱雀叟等一行，因方才目睹對方之諸般神威，內心早已生了警惕。

試想以「紫面神君」「黑石公」等一干魔王，尚還不是對方對手，朱雀叟卽使法力不輸於以上二人，却也自知無能取勝，如其到時丢臉，還不如眼前趁機下台，隨行的郭彩雲更是這般心理。

是以他等才會改變初衷，臨時有了類



如戲劇性的轉變！

岳懷冰與尉遲兄妹雖然明知對方來意，既知對方已心存反悔，知難而退，也就莫爲已甚，裝作不知不予點破！

於是雙方也談了幾句。

尉遲青幽原本想誠邀各人至冷香閣一叙，無奈朱雀叟等一行却是興頭盡失，不便久留，當下師徒交待了幾句塲面話，即駕馭遁光作別而去！

刹時走得一空。

現塲只剩下「玄都仙子」郭彩雲一人──只見她粉面通紅的窘笑了笑，面向尉遲青幽道：「以往都怪我這個老大姐錯了，妹子妳別見怪……唉……我是鬼迷了心竅……什麼都別談了，我走啦！」

言罷剛想舉手作別。

却未曾想到，尉遲青幽含笑上前，親熱的執起她一雙玉手，温柔的道：「郭姨娘何必見外？後輩有事請教，不知姨娘肯不肯答應？」

郭彩雲大出意外，一笑道：「妹子這麼稱呼，我可不敢當，我如今是待罪之身，巴不得能爲你們辦點事，將功折罪，好，妳就說吧！」

尉遲青幽一笑，說道：「不久四九天刧將要來到，後輩想邀請姨娘做個伴兒，搬來『聽雷閣』共同居住，郭姨娘──妳可願意？」

這一說，可眞是說到了她的心眼兒裏了。

她那會不答應？當下只見她臉一陣紅，低下頭，少頃再抬起頭時，眸子已噙滿了淚。

「妹子──」她喃喃的道：「原來妳早已知道我的心意……謝謝妳妹妹……」

她緊緊握着尉遲青幽的手，一雙眸子無意間却看見了一旁的尉遲鵬──

忽然她想起了一件事，含笑道：「我還忘了一件事──」她眼睛看着尉遲鵬道：「我那個新收的弟子沈雁容，現在在外子那裏，如果大妹子與鵬兒弟不反對的話，過些時候我就去把她接來同住可好？」

尉遲鵬頓時臉上一喜，但却沒有說出話來。

尉遲青幽明察秋毫，焉有不知之理，當時含笑道：「那可是太好了──」

說到這裏乃向岳懷冰介紹道：「這位是郭仙姑──」

又介紹岳懷冰道：「這位是敝門掌門人岳懷冰，岳二哥──」

岳懷冰抱拳見禮，郭彩雲急忙檢袵還禮，道：「岳少君不必客氣──」

說到這裏嘆了一聲，吶吶道：「前山的沈堡主……」

岳懷冰忽然插口笑道：「在下正想廊煩仙姑一件事，不知仙姑可願代勞？」

「岳少君請直說！只要能力所及，我願意將功贖罪！」

岳懷冰道：「仙姑那裏有什麼罪？」

說至此，長嘆一聲，目含熱淚道：「我原思今生今世絕不與沈，鮑二人干休，可是如今自參習道術以來，已漸悟眞理是非，況乎那件宿仇，倒也不能全怪沈，鮑二人……因此請仙姑代轉他二人，就說在下昔日之仇可以不究，只請他二人今後痛改前非，否則，以後相見，只怕在下萬難寬恕！」

郭彩雲含笑點頭道：「這就是了，『惟寬人者乃得道』，少君不愧爲天一門所推重，今後必是發揚天一門道統之人，失敬，失敬！」

說罷嬌笑了一下，轉望向尉遲青幽道：「這麼說，我先去前山傳話，還有好些話，咱們回頭再談！」

笑向各人畧一點頭，足頓處化爲一道白光，卽向前山飛去！

一塲兵凶，至此化解乾淨。

在塲的每一個人，臉上都現出了和諧的笑容。生命是如此的美好，焉能不善加珍惜！

（全書完）

下期預告

蕭逸先生繼「長嘯」後又一精心巨著：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故事

「流浪兩匹狼」

本文描述兩關外青年往中原揚名闖萬，詎知途中誤驚正在狩獵的皇帝，被大內高手及各方捕快追捕，情節驚險緊湊，奇峯迭出，在蕭逸先生的生花妙筆下，不落俗套，誠不可多睹之傑構，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雙英堡…………………… 1.40
天靈神掌…………………… 1.20
血　　路（第1集）…… 3.00
（第2集）…… 2.20
（第3集大結局）…… 2.20
鐵膽雄心（全3集）每集 3.00

定價$4.00



定價$3.60



南刀北劍（1-2集）每集 3.40
（3-4集）每集 3.80
紫鏢囊（1-2集）每集 3.40
（第3集）…… 3.80
風塵怒俠（1-2集）每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3.80
心　　祭（第1集）…… 3.00
（第2集）…… 3.00
（第3集完）… 3.60

東方英

最新
貢獻

